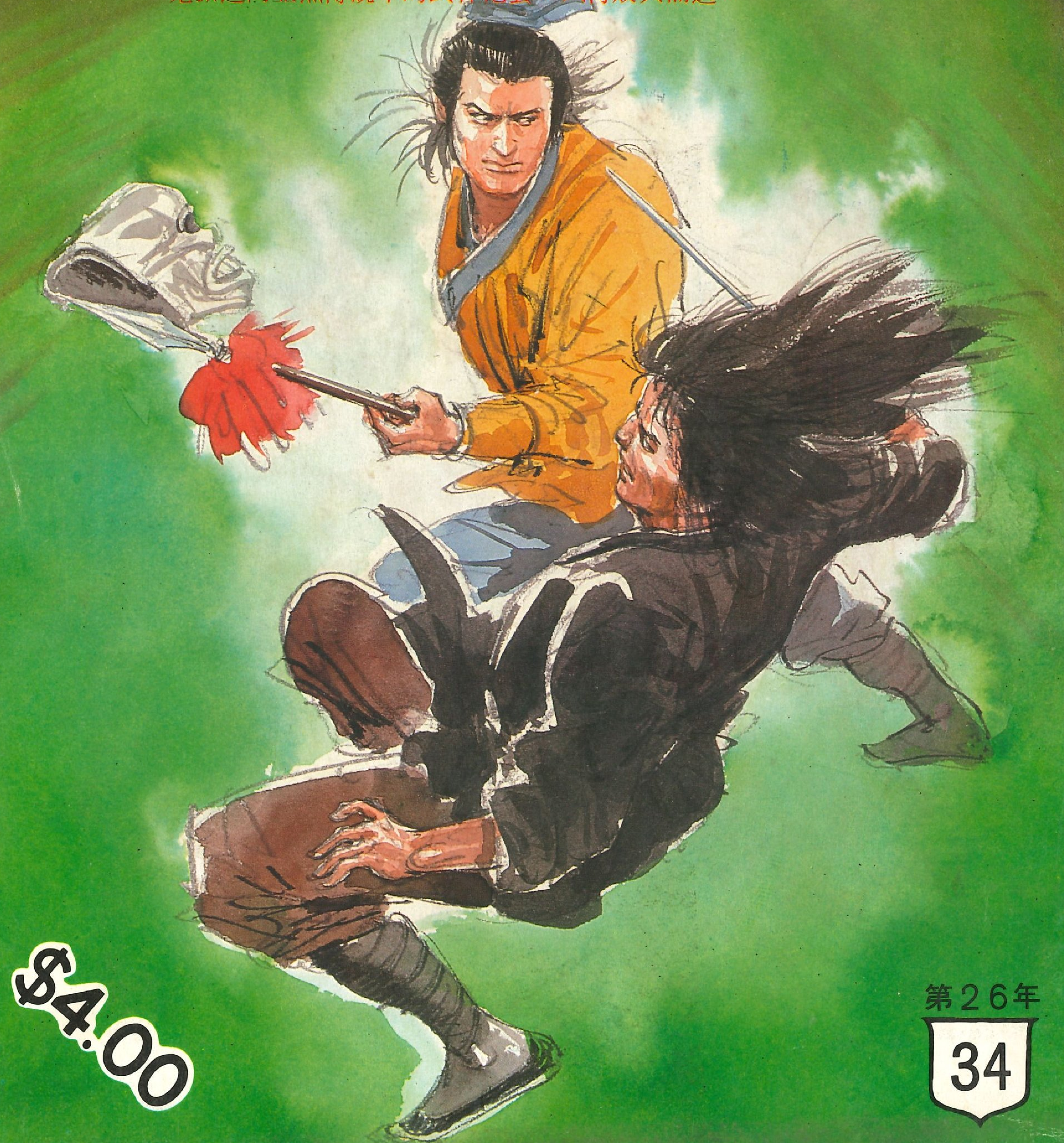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鬼臉神槍（俠情倫理奇情故事）高皐・文

揚州城裡的小混混狄飛虹，居然被太原豪門擄去，以丫環冒充小姐，招爲快婿，小混混一登龍門身價十倍。但狄深藏不露，原是一位不求聞達的少年奇俠，太原豪門這別有用心的措施，他自然毫不領情。後來他又結識黃蜂谷主覃小蝶，在遊歷途中遇天羅門主，相與至大雪山撈寶，果然獲得鬼臉神秘，但鬼臉之內並無傳說中的武林絕藝，只得敗興而返。



$4.00

第26年
34

編者話

高皐先生今期替本刋撰寫一篇俠情倫理故事——「鬼臉神槍」。是篇題材新穎，結構緊湊，人物性格獨特，妙趣橫生。敍述一個小混混，居然被一個太原豪門擄去，以丫環冒充小姐，招他爲婿，從此小混混一登龍門，聲價十倍。但小混混是個深藏不露的人，原來他竟是一位不求聞達的少年奇俠，豪門對他這別有用心的措施，他自然毫不領情，後來……過程相當精采，文末一段有你意想不到的交代，敬請先睹爲快。

*　　*　　*

西門丁旅遊回港，不忘過去讀者們的熱烈愛戴，立即揮筆撰寫一篇奇幻小說「魔曲」以酬讀者。他爲了創作是篇，曾經翻閱了不少有關的書籍，以增閱讀興趣。「魔曲」故事是講述幾個不同國籍的人，突然着了「魔」，經常合奏出一段不明來歷的樂曲，而那闋「魔」曲，他們根本不曾學過，也未曾聽過。這幾個人後來跟上海一個傳奇性人物纏上關係，於是一連串怪事從此就發生，第36期刋出。

下期巨型小說是「毒侏儒」，怪人怪事，匪夷所思。但不要忘記了這個侏儒竟是……下期奉告。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34期
（總號132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俠情倫理奇情 故事／高皋·文 可飛·圖

鬼臉神槍

胡裏胡塗 當上姑爺

「醒來了?姑爺,快起來吧,小姐在等你進早餐呢。」

姑爺,是一個人人喜愛,而又十分普通的一個的名詞,他却神色一呆,滿臉都是詫異之色。

「姑娘,妳叫誰?」

那是一位十七八歲,一身青衣的俏丫環,他認爲她必然叫錯人了,所以才有此一問。

青衣丫環抿嘴一笑道:「又來了,此地除了姑爺你再無別人,我還能叫誰?」

他的詫異更深了,不由流目向四週打量一眼。

這是一間富室千金的深閨,寶奩生輝,溫香滿室,任何一物之微,都顯得富麗堂皇,高雅無比。

這是他做夢都想不到的環境,他却綺羅滿身,坐擁牙床,還被人尊爲姑爺,說小姐在等他共進早餐。

莫非這迷離幻境,只是南柯一夢?

按說他這般想法沒有錯,因爲他的頭腦清醒得很,知道他是一塊什麼料,是怎樣一個人物。

在揚州,他是一個小混混,靠天香樓打打雜,替姑娘們買點什麼來維持溫飽。

在揚州,狄飛虹微不足道,他上無片瓦,下無立錐,連天香樓的姑娘都對他呼來喝去,怎麼會是富室千金的姑爺?

但,夢是飄渺的,虛幻的,他現在的感受,却是如此的眞實。



「咳,姑爺,你又在胡思亂想了,再不去早餐涼了小姐會不高興的。」

「去就去,妳們還能吃了我不成!」

他心裏這麼一想,立即掀開錦被,躍下牙床。

青衣丫環上來服待,着衣,盥洗,眞個是無微不至。

狄飛虹沒有這麼待候過別人,也不習慣如此被人服待,因而婉謝道:「不敢勞動,姑娘,讓我自己來。」

青衣丫環櫻唇一噘道:「姑爺,青兒不懂,你究竟甚麼時候才能完全清醒?」

狄飛虹一怔道:「姑娘名叫青兒?」

青兒歡呼一聲道:「是啊,姑爺終於記起小婢的名字來了,再想想,咱們小姐的閨名叫甚麼?」

狄飛虹心中暗忖:「天曉得妳們小姐的閨名,妳那個青兒還不是妳自己說出來的。」

青兒頗富心機,她雖然猜不出狄飛虹的心裏在想些什麼,却瞧出他不以爲然的表情。

「咳,姑爺,你不同意青兒說的?」

「沒有,我只是想不起來。」

「其實你應該想得起來的,咱們小姐技冠武林,美逾嫦娥,只要提起金燕子,當得是家喻戶曉,無人不知,你是她的丈夫,居然不知道她的姓名,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狄飛虹雖然只是揚州城的小混混,但天香樓可是一個龍蛇混雜的所在,他聽到客人提到過太原府的金燕子,聽說她姓金,名叫玉燕,不只是武功極高,而且貌擬天人。

據說太原金府是一個武林世家,他們的老主人金照宇,曾經連敗當代二十一名高手,獲得武林第一人的盛譽,只可惜門衰祚薄,人丁不旺,當他因病故世之後,只留下金玉燕這麼一個女兒。

一個良田千頃,家財萬貫的豪門,只有一個千嬌百媚的女兒,這不只是武林俊彥,也是一般王孫公子爭取的對象,她如今居然是揚州城裏小混混的妻子,這不僅使人難以相信,在狄飛虹來說,也是一樁絕無可能的異數。

再說揚州與太原之間遙遙千里,他想不起是怎樣來到太原的。

爲了好奇,爲了瞧瞧這究竟是怎樣一個佈局,他決心會會他那美麗的妻子。

「帶路吧,青兒,我有點餓了。」

「是,姑爺請跟小婢來。」

大厦千間,迴廊百轉,處處雕樑畫棟,令人有眼花撩亂的感覺。

揚州天香樓是達官貴人依紅偎翠,一擲千金的所在,建築及陳設,不是一般家庭所能比擬的,但與太原金府相比,在氣勢上就不及萬一,更不必說那建築及陳設了。

最使狄飛虹駭異的還不只這些,這座威震武林的府第,竟然樁卡林立,戒備之嚴,無異龍潭虎穴一般。

一個武林世家,難免有許多仇人,何況一門孤寡,而又擁有偌大的財產,他們如此戒備,實在無可厚非,狄飛虹想到這裏也就釋然了。

不過金府一門孤寡,却能駕御如此衆多的部屬,及若干身負絕學的高手,如非才智出衆之人絕難辦到。

這是誰?是老夫人還是金燕子?

不管他是誰,狄飛虹既是金府的姑爺,這些遲早他會知道的。

他在思忖之際,已經跟着青兒來到一間廳堂,這兒四週都是花圃,陣陣清香隨風飄入廳內,使人精神爲之一爽,廳名「沁香」,倒也頗爲切題。

其實最使人賞心悅目的,還是這座廳堂別具匠心的建築。

它的牆壁、樑柱、傢俱,全是花的形狀,不僅雕鏤精細,色澤的調配也恰到好處,來到此地之人,如不仔細瞧看,還以爲這是一間花房呢。

靠沁香廳的左側近窻之處,是一朵巨大的梅花,五片花瓣是五張椅子,中間花蕊是可以轉動的圓桌。

此等別開生面的設置，除了太原金府，天下找不出第二家，像狄飛虹這等小混混，不目瞪口呆才怪。

說來的確奇怪，遇到此等天下少見的場面，他居然面不改色，一雙冷淡的目光，一逕向梅花椅上坐的人兒瞧去。

那是一位年華二九，丰姿若仙的姑娘，她那芙蓉一般的嬌靨帶着一絲淺淺的笑意，披肩長髮隨着晨風在淺紅色的衣衫之上輕輕的飄揚，配合此間的環境，當眞如夢如幻，美得不可方物。

紅衣姑娘的身後，立着黃紫白三位丫環，她們的年歲與青兒相似，也都是一般的美麗。

紅衣姑娘遠遠瞧到狄飛虹，便緩緩站了起來，目光向他投下一瞥，立刻垂了下去。

青兒道：「小姐姑爺請坐，姐妹們上菜。」

青黃紫白四婢立即上菜，一樣樣精緻的點心搬上了花蕊形的桌面，當眞色香俱佳，使人饞涎欲滴。

狄飛虹從來沒有吃過如此精美的早餐，實在很想馬上嚐嚐，不過他的個性是喜怒不形於色，泰山崩於前等閒視之，一點精緻的點心又算得了甚麼？

他沒有進早餐，雙眼可沒有閒着，目光灼灼一直逼視着紅衣小姐。

對一個陌生姑娘如此瞧看，是不禮貌的行爲，不過他是姑爺，丈夫對妻子愛怎麼看就怎麼看，沒有人敢說他行爲放肆。

何況她是如此的美麗，說她有沉魚落雁之美絕不爲過。

於是他忍不住嘆息一聲道：「秀色可餐，古人的確沒有說錯。」

金燕子名震江湖，如果有人敢於當面對她評頭品足，縱然是當代的一方霸主，只怕也瞧不見明天的日出，但，現在就有人當面品評，而且他還是揚州城裏的一個小混混。

因此金燕子面色陡的一沉，一雙柔似春水的美目，忽然印上一股凌厲的殺機。

青兒即忙咳了一聲道：「小姐，姑爺大病初癒，只怕不耐久坐，再說點心涼了不好吃，妳就陪姑爺隨便用點吧。」

金燕子雙目中的殺機收斂了，她再度向狄飛虹瞥了一眼道：「請。」

「請」是叫狄飛虹吃早餐，但她不願多說一個字，隨即低頭吃喝起來。

狄飛虹是一個小混混，身份低賤，像他這樣的一個人，根本就沒有能力娶妻生子，壓根兒他就沒有成家的念頭。

如今他是太原金府的姑爺，有一個美如仙姬，人人羨慕的妻子，像這樣由天上掉下來的鴻福，縱然是受點窩囊氣也該認了。

但，呼的一聲他站了起來，一轉身就向廳外走去。

他這項突然其來的行動，使得金燕子主婢神色一呆，她們絕未想到像狄飛虹這麼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名利美色誘惑之下，居然會有威武不屈的表現。

青兒呆了一呆，忽然縱身一躍，攔住狄飛虹的去路，道：「姑爺，你是怎麼啦？是誰得罪了你？」

狄飛虹冷冷道：「姑娘，戲演完了，請妳讓開一點。」

青兒面色一變道：「這話怎麼說？難道咱們小姐配不上你？」

狄飛虹道：「是我配不上她，我不明白你們這麼做究竟爲了甚麼？」

「這話太長，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解釋的，老朽想再委屈公子一下，咱們一定會給你一個圓滿的交待。」

接話的是一個兩鬢斑白的灰衣老者，瞧他那充足的眼神，與高高隆起的太陽穴，必然身負上乘武功。

他正待詢問灰衣老者是誰，青兒已施了一禮道：「見過舅老爺。」

灰衣老者道：「請狄公子回去歇息，玉燕跟我來。」

他轉身要走，狄飛虹却哼了一聲道：「慢點，老丈，在下想回揚州，老丈該不會反對吧？」

灰衣老者道：「公子想回揚州，老夫當然不會反對，不過公子在揚州既無恆產，又無親人，那等寄人籬下的生活，難道會好過現在？」

狄飛虹道：「老丈說的是，不過人各有志，老丈如果別無他事，在下就此告辭。」他不再理會灰衣老者，也不再理會金燕子主婢，脚下一挪，逕向前廳闖去。

金府樓宇千重，不明底細之人，多半像進了迷宮，狄飛虹不知道自己所處的位置，連門朝那裏都不知道，就算路上毫無阻碍，讓他跑個筋疲力盡，不見得就能闖得出去。

何況金府是一個名滿江湖的武林世家，府中戒備之嚴，他曾經親眼目睹，任他是何等人物，既到金府就得俯首聽命，他只不過是一個市井小人，妄想闖出金府，豈不是痴人說夢！

果然，在一個迴廊九轉之處，他被人攔了下來，那是十二名黑衣彪形大漢，分兩排堵住他的去路，這般人背插單刀，雙臂環抱，雖是不言不動，却有一股令人心寒的威猛氣勢。

狄飛虹脚下一窒，道：「各位，借個光……」

雙方相距不過八尺，他借路的請求黑衣大漢不可能沒有聽到，但他們像木雕泥塑一般，連眼皮都沒有眨動一下。

狄飛虹咳了一聲，雙拳一抱道：「各位，請讓讓路，在下要出去走走。」

這回他提高了嗓門，話也說得十分明白，結果還是一樣，一點反應也沒有。

「哼，路是人走出來的，此路不通還有別的路。」他知道這條路行不通了，身形一轉，自言自語的向另一條走廊走去。

轉過一個房角，他悄悄吁出一口長氣，沒有人隨後追趕，總算運氣不差，及再拐過一條走廊，他不由倒吸一口涼氣。

敢情舊事重演，身前數丈之處，不正是十二名黑衣彪形大漢？

這一下可惹來他的怒火了，於是拉開嗓門大聲叱喝道：「你們這是做甚麼？擄人是要吃官司的，妨害自由更是罪加一等，怎麼，太原金府難道就敢藐視王法？」

他這一陣吼叫，果如立竿見影，立即有人接下話了。

「狄公子，你言重了，太原金家財寶如山，閣下要走可以，總得讓咱們清點一下。」

好傢伙，這不只是倒打一耙，簡直是栽贓嫁禍，如果他們當眞將狄飛虹往官府一送，以金府的聲勢，他就算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他呆了一呆，再擧目向發話之人瞧去。

那是一位瘦高條子，頭戴瓜皮小帽，身着青色長袍，鼻樑上架着一副金邊眼鏡，右手執着一隻餘烟嬝嬝的旱烟鍋，這形象不正是一位老夫子？

狄飛虹知道這等人物最難招惹，也明白他的處境極端不利，但他這位揚州城的小混混，竟然面不改色的哈哈大笑起來。

「朋友，你這是大計小用了，狄某只是一個市井小人，值得你們費這麼大的勁嗎？」

青袍老者微微一笑道：「太原金府所以能夠保持百年盛譽，就是因爲搏獅搏兎都用全力，現在，嘿嘿，閣下除了聽從咱們別無選擇。」

狄飛虹冷哼一聲道：「有一點只怕你沒有想到，狄某別的沒有，只有一身威武不屈的傲骨，如果你們想愚弄在下，金府百年盛譽，可能就難以保全了！」

青袍老者面色一變，但他瞧得出狄飛虹絕不是虛聲恫嚇，他是金府的總管，在江湖上聲譽極高，只要提起追雲聖手聶如風，沒有人不憚忌三分。

自然，像他這等人物，必然是見多識廣，狄飛虹說話的眞實性，他焉能瞧不出來？

不過狄飛虹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毫無份量，就算他說的話是眞的，他又能將金府怎樣？

在常情來說，追雲聖手聶如風應該有這般想法。

但，這位太原金府的總管，竟然是一副沉重的臉色，因爲他發覺狄飛虹像天空，像海洋，有點令人莫測高深。

金錢權勢算不得甚麼，只有無法了解的對手才最爲可怕。

這雖然不是什麼格言警句，但却有它眞實的道理，試想，如果你有一個莫測高深的敵人，豈不像芒刺在背，而寢食難安呢！

追雲聖手聶如風畢竟是一位高人，他瞧不透狄飛虹，却不願就此罷手，彈身一躍，去勢若電，右掌倏伸，一把扣着狄飛虹的脈門。

「你這是做甚麼？老丈，君子動口不動手，虧你活了這麼一大把年紀，還是這麼行爲暴燥！」

追雲聖手輕功無雙，拳掌無敵，狄飛虹逃不過他這一記快似閃電的擒拿，自在意料之中。

令他想不到的却有兩點，一是狄飛虹根本不會武功，他這一記擒拿，算是白費氣力，這點意外還不致讓他震驚，使他錯愕的是狄飛虹的態度。

他抓出的右掌只用了三成眞力，在一般常人來說，這三成眞力，就可以使被扣着的腕骨斷裂，蝕骨之痛，如同錐心，豈是一般人所能忍受的？

狄飛虹的額頭已經暴出了汗水，但他神色自若，語氣平淡，好像那隻被扣的手不是他的，除了具有超人的意志，視生死如等閒之外，誰能這般泰安處之？

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追雲聖手聶如風闖蕩江湖數十年，今日總算遇到這麼一個超羣逸倫的人物。

他鬆開了手，雙拳一抱道：「對不起，狄公子，老朽適才太過魯莽，謹向公子表示歉意。」

狄飛虹道：「好說，在下現在可以走了麼？」

追雲聖手聶如風道：「老朽相信沒有人敢攔阻公子，不過，請公子前來太原是老夫人的吩咐，咱們是下人，不得不先向老夫人請示。」

狄飛虹道：「好，老丈去請示吧，在下在此地靜候。」

聶如風道：「公子現在走的並不是出府之路，請先到書房歇歇，老朽再派人帶領公子出去。」

狄飛虹吃軟不吃硬，聶如風既然如此，他倒硬不起來了。

安置好了狄飛虹，聶如風立即奔往內廳，隔着一道珠簾，向老夫人請示。

「稟老夫人：狄飛虹堅欲出府……」

「哦……他怎樣出去？是硬闖還是軟求？」

「此人雖然不會武功，但氣勢磅礴，如要硬闖，只怕攔他不住！」

珠簾裏面老夫人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道：「你說甚麼？揚州城裏的小混混竟然氣勢磅礴？」

聶如風道：「是的，老夫人，此人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臨美色而不動心，陷豪門而不屈志，屬下闖蕩江湖數十年，像狄飛虹此等之人尙屬僅見。」

老夫人沉吟半晌，才說道：「請舅老爺。」

聶如風道：「是。」

他命令佇立廳外的一名黑衣大漢去請舅老爺，片刻之後，這座戒備森的內廳，在擧行一項高峯會議。

主持這項會議的是老夫人，其實她並不算老，只不過五十剛剛出頭，雖然鬢角微微有點斑白，但面頰紅潤，目如點漆，神態擧止，在沉穩之中顯出一份超越常人的威儀。

她先向聶如風瞥了一眼，接目光一轉，瞧着舅老爺道：「大哥，照聶總管所說，那姓狄的似乎不是常人？」

舅老爺姓段名毀，在當今武林之中，一身功力算得是出類拔萃的人物，只不過他深藏不露，因而江湖之上沒有人知道他身負上乘武功，狄飛虹是他由揚州弄來的，所以老夫人才對他有此一問。

段毀點點頭，道：「這是我的疏忽，當初只知道他水功極高，想不到他還有一副寧折不彎的個性。」

老夫人眉峯一蹙道：「現在怎辦？」

段毀嘆口氣道：「他不會武功，水裏功夫却十分不凡，而且他是一個孤兒，毫無人際上的牽掛，對咱們來說應該是理想的人選……」

老夫人道：「這有什麼用，咱們又留他不住。」

聶如風道：「老夫人，屬下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老夫人道：「不要緊，你說。」

聶如風道：「一個天生傲骨之人，必然講道義，重感情，咱們如果由這方面下手……」

如何由這方面下手，聶如風沒有說，老夫人及段毀也沒有問，因爲他們全都明白應該怎麼做，可是這項高峯會議，却陷入一個不易解決的困境，內廳的氣氛也陷入可怕的低潮。

良久，段毀目光一抬道：「妹子，這的確是一個難題，但妳必需有所決定。」

老夫人道：「大哥，咱們能不能另找一個？」

段毀搖搖頭道：「咱們費了五年時間，花了龐大的財力，足跡踏遍一十三省，才找到了這麼一個理想的人選，就算咱們再用相同的時間再找一個，如果他仍然不聽咱們的那又該怎麼辦？」

老夫人長長一嘆道：「如此說來，咱們當眞束手無策了！」

段毀道：「有，聶總管適才說過。」

老夫人咳了一聲道：「想不出別的法子？」

段毀道：「除非咱們不再貪圖鬼臉神槍，否則別無選擇。」

聶如風道：「老夫人，屬下覺得狄公子是一個非常之人，他隱身市井，只是不求聞達而已。」

段毀道：「聶總管說的不錯，我也存有此種感覺，何况他英俊倜儻，秉性超人，只要稍加培植，必然會在武林中大放異彩。」

老夫人沉吟半晌道：「適才燕兒得罪了他，只怕他不肯留下。」

聶如風道：「此事包在屬下的身上，不過小姐那邊還得請舅老爺費點神。」

段毀道：「燕兒是一個識大體的孩子，我想不會有甚麼問題，只是，妹子，要咱們去分頭進行，還得妳點一下頭。」

老夫人道：「大哥是太原金府的半個主人，你何須如此客氣。」

段毀道：「不，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如果因親情而破壞了規矩，大哥就成爲太原金府的罪人了。」

老夫人說道：「大哥言重了，好吧，老身授權兩位去說服狄公子與燕兒，兩位請。」

段毀與聶如風辭出內廳，分別去執行他們的任務，不過其中的難易就不可以道里計了。

金燕子是一個明大義，識大體的女孩，段毀只要說明利害得失，她必然會甘心接受。

狄飛虹就不同了，他被人暗中擄來，原已裝滿了一肚皮的窩囊氣，再受到金燕子的輕視，胸頭的怒火要燒到頭髮尖尖上去了，要他留下那有可能？

不過聶如風既敢討這個差事，必然胸有成竹，他來到狄飛虹歇息之處，進門一個哈哈，再雙拳一抱道：「恭喜你啦，狄公子。」

狄飛虹淡淡道：「老丈是要放在下回揚州了，在下原是被你們弄來的，這有什麼好恭喜的。」

聶如風道：「公子誤會了，老朽是恭喜你要當咱們金府的姑爺，所以來討個賞賜。」

狄飛虹由鼻中哼了一聲道：「新瓶裝舊酒，在下對這個不感興趣。」

聶如風道：「這不同，原先只是舅老爺個人的主張，並未邀得老夫人及小姐的同意，現在兩位正主兒都已經首肯，所以老朽才來報這個喜訊。」

狄飛虹搖了搖頭，說道：「市井小人怎堪匹配豪門千金？齊大非耦，在下不敢高攀。」

聶如風道：「這麼說公子就錯了，太原金府雖是財雄勢大，說穿了不過是些江湖人物罷了，與公子的身份相比，他們並不高在那裏，再說公子隱跡市井，雖是俯仰無愧，但那等地方終非是大丈夫安身立命之地，換個環境對公子並沒有什麼不好。」

狄飛虹道：「老丈說的雖是有理，但在下生性淡泊，名利與我無緣，老丈的好意只得心領了。」

聶如風道：「公子志節高超，老朽十分佩服，不過人生短短數十年，縱使不能立功立德立言而流芳萬世，也該做些有益人羣之事，公子如此妄自菲薄，豈不辜負上天給予的大好人生！」

聶如風口似懸河，辯才無碍，決心返回揚州的狄飛虹被他說得動了心了，只是神色之上，仍然顯得有些遲疑。

聶如風忽然面色一正道：「老朽知道公子俯仰無愧，義薄雲天，如果你就這麼一走，咱們小姐可就要落得身敗名裂了，公子，難道你竟這麼忍心？」

狄飛虹一怔道：「這話怎麼說？我走了她怎會身敗名裂？」

聶如風道：「公子前來本府就親，雖然只是舅老爺一廂情願，只不過本府上上下下全都知道了，而且一定會傳入江湖，名節是女人的第二生命，你如若一走，叫她今後怎麼見人！」

狄飛虹是一個輕利重義的少年，經聶如風這麼一說，他就完全屈服了。

聶如風知道他已經掌握了這位英俊的少年，立即雙拳一抱道：「小姐在居處恭候，公子請。」

他引導狄飛虹回到原先曾經歇息過的精舍，青黃紫白四婢已聞聲迎了出來，道：「小婢參見姑爺。」

狄飛虹道：「不敢當，四位姑娘勿須多禮。」

聶如風道：「進去吧，老朽告退。」

狄飛虹道：「老丈請便。」

聶如風走後，他就被四婢擁進去幽香細細的紅樓深閨，此時舊地重臨，景物依舊，他却是兩樣心情。

閨房中的桌面上擺着四色精緻的點心，金燕子正默默的坐在一側，當狄飛虹走進閨房之時，她含着一副我見猶憐的羞態，緩緩站了起來，道：「相公只怕餓了，請坐。」

她是美麗的，縱然是輕顰淺笑，都有一股令人無法自已的魅力。

狄飛虹無法拒絕她的邀請，只得雙拳一抱道：「恭敬不如從命，小姐請。」

他們吃過早餐，青兒叫紫白二婢收拾餐具，同時向狄飛虹稟報道：「姑爺請小婢去更衣。」

狄飛虹道：「更衣做甚麼？」

青兒道：「自然是跟小姐舉行婚禮了，因爲今天正是黃道吉日。」

狄飛虹愕然道：「爲甚麼要這麼急，我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

青兒道：「老夫人跟舅老爺仔細討論過，爲了姑爺今後行動上的方便，所以才這麼決定。」

這的確是一個很好的理由，狄飛虹只得跟着青兒去更衣。

婚禮在大廳舉行，雖是簡單了一點，却也頗爲隆重。

然後他們這一對新人，被送往洞房，在狄飛虹來說，這無異一登龍門，身價十倍，此等奇遇簡直像作夢一般。

不管怎樣，他的奇遇是眞實的，雖然，他始終心有所疑，却是無法否定這個事實。

三朝之後，他們帶着青黃紫白四婢走出了太原金府，這是老夫人的一番好意，叫他們去到江湖上歷練增加一點見聞。

離開太原之後，他們一直奔向西南，金燕子說的好，軟紅十丈不少藏汚納垢之處，倒不如名山大川，能夠使人心胸開豁，於是他們預定經陝西，越四川，到西康省境的大雪山玩玩。

這天傍晚時分到達風陵渡，準備前往潼關投宿。

潼關襟山帶河，地勢險峻，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風陵渡與潼關隔河相望，這個渡口自然也頗具重要性了。

狄飛虹等趕到渡口之時，岸邊等候過河的人約有十八九個，這般人一律白衣紅帽，臉蒙黑帕，每人揹着一隻烏油油的長弓，腰間是一袋利箭，此等裝扮實在詭異以極。

最令人矚目的是一頂白色軟轎，轎頂四週懸着許多金色銅鈴，在河風吹拂之下，不停的响着叮噹之聲。

這般人必然是一個江湖門派，但久走江湖的金燕子主婢，却瞧不出他們是何方神聖。

反正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管這般人如何詭異，只要不招惹他們又有何妨。

這是金燕子主婢的想法，誰知這個念頭在腦海中還沒有消失，找碴的就已找上門來。

來人一共三個，併肩子走到金燕子一行身前丈外之處，其中一名身材較高的白衣人說道：「走遠一點，不要再讓咱們瞧見。」

金燕子主婢呆了一呆，青兒哼了一聲道：「爲什麼？」

白衣人道：「不爲甚麼，如果妳想死，妳可以留下來。」

青兒勃然大怒，扭頭對身旁的黃衣女婢道：「此人有眼無珠，去摘下他一對照子。」

黃衣女婢應了一聲，撤出肩頭的長劍，脚下一挪，踏前幾步道：「朋友，大話人人會說，想趕走咱們總得抖露兩手讓咱們瞧瞧。」

白衣人哈哈一陣狂笑道：「好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丫頭，妳旣然找死，大爺成全妳就是。」

彈身一躍，出手如電，右手五指帶着勁風，猛抓黃衣女婢的肩頭。

黃衣女婢撇撇嘴，長劍一震，劃出一道弧形，滿天銀霞帶着絲絲劍風直襲白衣人的五指。

白衣人心頭一懍，足尖一點，身形倒竄，以毫釐之差，逃過了斷指之危。

黃衣女婢哼了一聲道：「黔驢之技不過如此，還要趕咱們走麼？」

白衣人摘下背上的長弓，嘿嘿一聲冷笑道：「不要狂，小丫頭，待妳接下大爺的后羿十七式再狂不遲。」

語音甫落，長弓急振，一片烏光，挾着扣人心弦的異聲，直向黃衣女婢當頭罩來。

此人以長弓作兵刃，已是武林一絕，而且招式詭異，威力無窮，黃衣女婢雖是功力不弱，仍被迫得落於下風。

青兒瞧得面色一變，立即發出一股嘯聲，黃衣女婢全力攻出一招，然後彈身倒竄，退回到青兒的身前。

青兒神色一肅道：「擺陣。」

四象金燕陣，是太原金府的不傳之秘，他們憑藉此一陣法，縱橫江湖，無往不利。

其實太原金府的奪命金燕，就是一種追魂奪命的暗器，其震駭之力，江湖上無出其右，所以他們擺陣的機會不多。

但，他們現在遇到的是一個詭異門派，不只是長弓威力驚人，它還可以發射利箭，青兒瞧出當前的危機，才下達擺陣的命令。

青黃紫白四婢，個個功力不凡，尤以青兒是其中的翹楚。

她們圍着狄飛虹、金燕子緩緩地遊走，雙掌揮舞之間，每人發出四隻如蟬翼的金燕。

金燕在陣外八尺之處急速流轉，繞陣飛行，速度越轉越快，最後只見到一片金光，連陣內的人影都無法瞧得清楚了。

白衣人大吃一驚，他絕未想到這幾名少年男女竟然來自太原，他不敢替本門樹立一個强敵，意欲返身請示，一股敲金戛玉般的聲浪忽然由軟轎中傳出，道：「上船……」

渡船來了，自然應該上船，但，如果就這麼一走，豈不是怕了太原金府？

白衣人雖是心有不甘，却不敢違抗軟轎內所發的命令，只得狠狠的向四象金燕陣瞥了一眼，返身一躍，逕與其餘白衣人簇擁着軟轎登上渡船，然後逐波而去。

待白衣人去遠，狄飛虹才長長一吁道：「好厲害，倒讓我開了一次眼界。」

金燕子點點頭道：「不錯，這般人以長弓作兵刃，使得出神入化，的確是江湖罕見。」

狄飛虹道：「我說的是不是他們。」

金燕子道：「那是說誰？」

狄飛虹道：「妳不認爲妳這四名丫頭十分突出？」

金燕子道：「這個——咳，她們麼？只是說得過去罷了。」

狄飛虹微微一笑，沒有再說甚麼，其實他心中的疑問很多，只是不方便說它出來。

就這些日子的觀察，他覺得金燕子不像小姐，青兒才是這幾名丫頭的主人，原因是青兒往往會自作主張，有時竟然侵犯

到小姐的權力。令人不解的是金燕子從來沒有糾正過青兒的行爲，似乎那是理所當然一般。

也許金燕子太忠厚，而且生性豁達不願計較，在主人的放縱之下，青兒自然無所顧忌了。

狄飛虹是姑爺，對幾個丫頭來說，比小姐又差了一層，金燕子既然不管，他又何必多惹是非。

好在他喜怒不形於色，他心中的疑慮沒有人瞧得出來。

此後他們經潼關、西安，一直到達太白山麓的驢馬店，都沒有發生什麼意外。

這是說沒有外來的問題，但他們這六個人的小集團却發生了一種無形的變化。

金燕子是豪門千金，她原是瞧不起狄飛虹這個溷身市井的小人物的，她嫁給他只是迫於無奈。

及成親之後，她才發覺這位市井小人，竟然具有超羣逸倫的風度與氣質，他外表的英俊固然可愛，內在的高貴更是無人可比。

這是仙露明珠，人間異寶，得婿如此還有何求。

於是金燕子轉變了，在大庭廣衆之中，她保持一份矜持，一到閨房，她就溫柔體貼，千依百順，使狄飛虹獲得人生難得的閨房樂趣。

最令人難解的是青兒，她似乎對狄飛虹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只要姑爺吩咐一聲，她必然言聽計从，小姐金燕子的話，她反而當作耳邊風。

這天到達驢馬店，只不過晌午時分，他們騎的全是產自蒙古的長程健馬，再趕個三五十里，還不致有什麼問題。

打尖之時，狄飛虹對金燕子道：「玉燕，咱們今晚就歇在這裏，妳看可好？」

金燕子道：「咱們跋涉千里，也應該好好的歇一下了，你是不是有點累？」

狄飛虹道：「是有一點，不過我還撐得住。」

金燕子雙目一揚，向坐在另一邊的青兒道：「青兒，咱們今天不走了，吃完飯就去訂好房間。」

青兒說道：「爲甚麼？現在還早得很呢。」

金燕子道：「姑爺有點累，他明天還想去遊太白山，所以想早點歇息。」

青兒啊了一聲道：「姑爺累了？小姐何不早說，店家……」

店家是一個六旬上下的老者，他是掌櫃的兼小二，店裏一切雜務，全是他一個人包辦，好在此地客人不多，有時候是忙了一點，大致上還能應付。

今天可能趕到一個巧字，食堂上除了狄飛虹一行六人，另外還有兩起，一起是四位和尚，另外一起是七名身着黃衣，面蒙輕紗的姑娘。

食堂原本不大，現在裝了十幾名客人，店家可就忙不過來了。

青兒呼叫店家，他正被七名黃衣姑娘要酒要菜，弄得手忙脚亂，雖是口中答應來了，就是分身不開。

青兒柳眉一豎道：「小白，去拎他過來。」

白衣女婢應聲起立，身形一轉，走到店家的身後，右掌急吐，五指抓向他的肩頭。

小白沒有使用眞力，但出掌之快，仍然不是常人能够逃避的，但她掌出一半，忽然又收了回來。

莫非店家是一位高人，這一掌抓他不着？

不，店家一點也不高，只是這兒坐的七位黃衣姑娘，每一個都不是等閒之輩。

最靠近店家的一個，正好背部對着小白，她忽然反臂出招，筷子帶着勁風，猛襲小白的脈門。

小白不防有此一着，如非縮得够快，那隻粉臂可就遭了殃了。

「臭婆娘，妳敢暗算妳家姑奶奶！」

小白動了眞火，一退再進，纖掌挾着八成眞力，拍向黃衣姑娘的背部。

太原金府四婢，全都身負上乘武功，她這一含怒出掌，勢如急雷撼山，黃衣姑娘是坐着的，而且背部對着小白，這一掌她如何接得下來？

在千鈞一髮之際，她手按桌面，身形向空中拔起，凌空一個轉折，落地之處已在一丈開外了。

她這一逃，掌力可就撞上了桌子，但見菜餚四濺，熱湯橫飛，與她共食的六名同伴可就遭到池魚之殃了。

這幾名黃衣姑娘大爲震怒，其中一人叱喝道：「賤婢找死！」

她怒叱之際，同時伸手撫向腰間懸掛的一個朱紅葫蘆。

另一名黃衣女道：「不要，小芬，叫他們到鎭外了斷，以免波及無辜。」

名叫小芬的黃衣女郎道：「好，穿白衣的，咱們在鎭外候教。」

七名黃衣姑娘走了，金燕子及青黃紫白四婢的神色却顯得嚴肅以極。

她們絕未想到這般黃衣姑娘是黃蜂帮的，更想不到爲了一點鷄毛蒜皮的小事，竟然惹來這麼一個強敵。

黃蜂帮是一個神秘而可怕的帮派，他們不只是武功別走蹊徑，而且每人都帶着一個黃蜂葫蘆，葫蘆裏面飼養着一百隻異種黃蜂，牠是黃蜂帮的鎭帮之寶。

此種黃蜂不只是飛行絕跡，令人防不勝防，牠毒囊中所貯的毒液，眞個劇烈無比，只要被牠叮上一口，半個時辰之內，必然會毒發身亡。

好在這般人很少在江湖上出現，如若有人瞧到他們，多半會遠遠的避開，因爲他們比洪水猛獸還要可怕。如今金燕子一行竟然招惹上這般人見人怕的煞星，她們主婢焉能不花容失色！

她們呆立半晌，青兒忽然牙齦一咬道：「小姐帶着姑爺由後門走，快。」

金燕子道：「不，妳帶着姑爺走，我去擋她們一陣。」

小白嘆息一聲道：「你們都不必走，寃有頭，債有主，是我開罪了她們，由我去好了。」

她們這一爭執，使得狄飛虹大惑不解，因爲這一路之上，金燕子主婢的表現是驕狂任性，目無餘子，似乎天下武林各派，沒有人值得她們正眼一顧。

當然，她們的確不凡，風陵渡迫走使長方弓的白衣人，就是最好的證明。

然而，想不到，她們對那些黃衣姑娘，竟然這般畏懼，似乎只要她們走出鎭口，必然是有去無回。

據狄飛虹的看法，那些黃衣姑娘，說甚麼也强不過在風陵渡所遇的白衣人，金燕子主婢竟然如此畏懼，實在叫他百思難解。

於是他咳了一聲道：「妳們不必出去，這件事讓我來解决。」

青兒一怔道：「你說甚麼？姑爺，讓你來解决？」

狄飛虹道：「是的，原本沒有甚麼大事，妳們何必如此緊張！」

青兒哼了一聲道：「咱們緊張？哼，你知道她們是誰？」

狄飛虹道：「不管她們是誰，閻王爺也得講理……」

他說話之間，已經挪開脚步，青兒却攔住他的去路，道：「使不得，姑爺，她們的毒蜂螫人無數，你不會武功，一隻毒蜂你也躱避不開。」

狄飛虹微微一笑道：「她們的毒蜂會螫死人，如果她們不放毒蜂，豈不就沒有事了？」

他不聽青兒的勸阻，一逕向鎭口奔過去。

坐在食堂一角的四位出家人跟着站了起來，也許他們喜歡看熱鬧，所以想去開開眼界。

金燕子主婢目送狄飛虹與四僧的身影消失，她們仍然呆呆的立在食堂之內，良久，青兒才嘆口氣道：「狄飛虹年少無知，連四個和尚也不知死活，唉……」

金燕子道：「不，咱們也該去瞧瞧，否則怎好向老夫人交待？」

青兒沉吟半晌，道：「好吧，不過咱們要離他們遠一點，走……」

她們奔出鎭口，及擧目向前面一瞧，不禁又是一呆。敢情在路旁一塊空曠的山坡之上，雙方已經較上了勁，令人不解的是四名灰衣和尚，也加入了狄飛虹的行列中。

此時是一名鬚髮斑白的老僧，與狄飛虹盤膝趺坐，他們垂眉闔眼，四掌相抵，像是拚鬥內力，也像是運功傳力。

另外三名和尚則站在三才方位，擺出右掌撐天，左掌前推的架式。

黃蜂帮的七名姑娘，全部手執葫蘆，圍着三才陣遊走，雙方劍拔弩張，氣氛顯得既凌厲而又詭異無比。

金燕子主婢不敢驚動他們，悄悄進入一片叢林之內，然後摒息靜氣的觀看這場別開生面的搏鬥。

約莫盞茶時分，黃衣七女之中有人發出一聲怪嘯，接着黃蜂蔽空，異聲大作，鬥場之上出現一片扣人心弦的奇景。

首先是數百隻黃蜂連成一片，像一塊黃雲，在三才陣的上空盤旋飛行。

然後牠們連成一綫，首尾相接，圍着三才陣迅速的旋轉。

半晌，怪嘯再起，黃蜂忽然兵分兩路，一半由高空下撲，一半由四週進攻。

此時旁觀的金燕子主婢緊張得手足顫抖，甚至有些喘息出聲，同時兩眼睜得大大的，一瞬不瞬的向鬥場注視着。

這本是一場奇詭的戰爭，人蜂大戰，武林罕覩。

但第一波接觸，却算不得怎樣精彩，無論是上空下擊，或是四週進攻的黃蜂，在接近三才陣五尺之處便遭到阻力，那兒似乎有一道無形的牆壁，這羣來勢洶洶的毒蜂，無法攻得進去。

而且有部份毒蜂受到傷害，牠們紛紛下墜，至少損失三分之一。

在一記嘯聲之後，剩下的毒蜂停止了撲擊，不過包圍之勢未解，牠們仍在三才陣的四週盤旋。

此時氣氛的緊張更甚於前，黃衣七女正在醞釀第二度的激戰。

片刻之後，嘯聲再起，黃衣七女每人持着一柄月牙形的金色短刀，分七面向三才陣猛撲。

人蜂夾擊，江湖少見，聲勢之猛，有如天崩地裂一般。

可惜她們依然無法突破三才陣的防綫，而且遭到强烈的反擊，黃衣七女摔向四方，落地之後就猛噴鮮血，顯然，她們已經受到嚴重的內傷。

遭遇最慘的還是那些毒蜂，但見黃光起落，滿空飛射，像天降黃雨一般，在三才陣的四週，佈上一層厚厚的蜂屍。

這股毒蜂遭到無情的毀滅，但也有不少漏網之蜂，牠們失去了控制，有些在高空盤旋，有些則向樹林中竄了進去。

青兒見狀大驚，道：「毒蜂來了，快逃！」

這是意外的橫禍，金燕子主婢絕未想到毒蜂會飛進樹林來的，由於驚慌失措，乃至各不相顧，分頭逃亡，青兒時運不濟，臀部終於被螫了一口。

起初她還能忍着疼痛往山裏奔跑，最後一跤摔倒就暈了過去。

不知經過若干時辰，她總算醒了過來，第一個發覺是身側不遠之處，在燃着一個火堆，由火光的照耀，看得出她置身之處是一座頹廢的破廟。

她身下墊着稻草，身上蓋着一件錦袍，耳中雖是聽到寒風虎虎，倒也不覺得怎樣寒冷。

她想到自己曾經被毒蜂螫傷，一股痲痺疼痛的感覺立刻傳入她的神經中樞，她不由伸手向傷處摸去。

傷感在臀部，是女孩子羞於見人之處，但她這一摸，不只是芳心狂跳，一片羞紅忽然映上她的粉頰。

她是一個處子，小姑居處尚無郎，她發覺傷處已經被人包紮，如果那人是一個男子，豈不羞死人了！

不過她是羞紅滿面，却露出一絲耐人尋味的喜悅，因爲她認出身上所蓋的錦袍，是姑爺狄飛虹的。

「哦？莫非我是被狄飛虹所救，他人呢？」

對狄飛虹，她似乎有一股說不出的喜愛，由她平時的表現，就可以瞧得出來。

如果她是被心愛的人所救，不要說是裹傷，就算摩頂放踵她也在所不惜。

於是她仰起螓首，流目四顧，藉火光的照耀，她終於發現一個人體。

是他，狄飛虹。

他坐在牆角的一隻蒲團之上，垂眉闔目，正在那兒入定。

據說他是揚州城裏的小混混，根本不會武功，只因他水功極高，才被舅老爺看中。

但，他日間與四名高僧聯手對抗黃蜂帮，此時又在那兒打坐調息，如果說他不會武功，只有白痴才相信，那麼他混進太原金府，是別有用心的了。

想到這裏，她難過極了，幾乎衝動得要叫醒狄飛虹問個明白。

問，他會說麼？這樣，豈不叫他有了警覺！

「很好，我倒要看看你是什麼存心，太原金府可不是好欺侮的。」

她在自言自語，看樣子是跟狄飛虹鬥上了，可是她的眼角却逐漸潮潤，接着淚水也悄悄的擠了出來。

她這麼七情上臉，又喜又悲，充份表現出少女又愛又恨的心態。

金燕子主婢久走江湖，各色各樣的男人她們都見過，所謂曾經滄海，她們的眼光自然要高於一般常人，這就是狄飛虹初到金府，未被金燕子主婢重視的原因。

往後時間一長，形勢就大為改觀，說簡單一點，狄飛虹不只是贏得金燕子的芳心，也贏得四名婢女的敬愛。

婢女愛上姑爺，這種事不算出奇。出奇的是青兒，她時常公開向狄飛虹表示愛意，既不顧慮小姐，小姐也裝聾作啞，視若無睹。

也許她們主婢之間存有某種神秘，但不管怎樣，青兒的付出是眞實的。

一個付出眞實感情的少女，對愛，她有一份執着，縱然明知對方存心不良，行為不當，她總是會編出很多諒解對方的理由。

就像現在，她分明猜出狄飛虹身負武功，深藏不露，他混入金府，可能懷有不良企圖。

但話說回來，他來到太原金府，是舅老爺用迷藥將他弄來的，而且不惜犧牲一個女孩子的清白，硬跟他扣上一個姑爺的頭銜，這怎能怪他？

再說她被毒蜂螫傷，活不過一個時辰，如非狄飛虹相救，她早已飲恨荒山，埋香異地了，救命之恩如同再造，怎能對他生出懷疑的念頭！

青兒似乎想通了這些問題，臉上的恨意消失了，代之而起是一片關切的神色。

風號古木，為荒山帶來凌人的寒意，她雖是墊着稻草，蓋着錦袍，仍然瑟縮着不勝夜寒之感，狄飛虹只穿着一身單衣，如何能抵禦這凌厲的嚴寒？

他們沒有被褥，除了狄飛虹的這件錦袍，找不出任何一件可以禦寒的衣物，雖然有一個火堆，但破廟四處通風，關不住火焰的熱氣，這耿耿長夜，如何才能够渡過？

青兒倒是想出了一個好法子，人體取暖。

但，她是一個女孩子，這種話叫她如何說得出口？

最後……

「嗯……哎喲……」她擁住錦袍呻吟，當得是唱做俱佳，在牆角打坐的狄飛虹，怎能不被她吸引過來。

「青兒，妳怎麼啦？」

「我……我好冷……傷處……也痛得很……」

「忍耐一點，青兒，咱們沒有禦寒的衣服，只能熬過這寒夜，天一亮就會暖和一點的。」

「那……你給我換藥……」

「這……」

他有治療蜂毒的藥，是那幾位高僧給他的，替青兒換藥自然輕而易舉。

只不過她的傷勢在臀部，是女人最神秘的地方，適才如非為了救命，她又在暈迷之中，否則，他絕對不敢輕舉妄動。

可是如今……他難免有些遲疑了。

青兒幽幽一嘆道：「不要迂了，相公，對妻子還有什麼好顧忌的。」

狄飛虹一怔道：「妳在說些甚麼？青兒。」

青兒道：「我不是青兒，她是你現在的妻子。」

狄飛虹愕然道：「妳不是青兒，那妳是誰？」

青兒道：「你應該瞧得出來的，否則就是你太過粗心大意了。」

狄飛虹對眼前這位青兒，原就有些懷疑，此時仔細一想，不禁勃然大怒。

他是一個喜怒不形於色的人，心頭雖是震怒，這位假青兒却一點也瞧不出來。

他沒有再說甚麼，取出兩粒紅色丹藥，捏碎了拌入一塊有水的瓦片之中，然後翻轉假青兒的嬌軀，褪下她的內褲。

適才他替假青兒換過藥，這不是第一次，但在心情上却有顯著的差異。

她是金燕子，太原金府的小主人。

金府以婢女青兒假扮小姐嫁給他，他們存心的毒惡是不可原諒的。

如今金燕子負了傷……俯仰由人，而且她由鄙視變為愛慕，並自認是狄飛虹的妻子，如果他要對金府施行報復，名滿武林的太原金府，必然會一敗塗地。

不過狄飛虹是一位風骨峥嶸的君子，心胸不致那麼狹窄，只有一點他要堅持，他的妻子是青兒。

這些思緒在他的腦海中一閃而過，他的雙手却沒有閒着。

待解開傷處所縛的布條，目光所及，禁不住神色一呆。

傷處紅腫已褪，入眼的是一片奪目的艷光。

憑良心說，青兒是美麗的，但金燕子更是艷冠羣芳，那渾圓的臀部，像凝脂的肌膚，以及一握柳腰，當得是我見猶憐。

這些誘人的艷光、美色，具有無比的魔力，縱然是七老八十，瞧到這些只怕也會古井興波。

狄飛虹是一個年輕人，血氣方剛，他却像無情的木石一般，在感情上瞧不出絲毫波動。

他敷好藥，包紮好了布條，身形一轉，一逕向屋角走去。

金燕子想不到狄飛虹會如此冷漠，這等無情，不由大失所望。

然而太原金府的大小姐是何等人物，讓你看也看了，摸也摸了，豈能就這麼一走了之。

「姓狄的，你這太可惡了，你給我過來。」

「怎麼啦，大小姐，在下是那裏不對了？」

「哼，照顧妻子是丈夫的責任，瞧你像根木頭似的，還敢說你對？」

「哎，大小姐，妳在說些甚麼？我怎麼聽不懂。」

「哼，裝蒜，我問你，你是不是太原金府的姑爺？你的妻子是不是金燕子？」

「不錯，是有這麼回事。」

「我就是金燕子，你還敢說你不是我的丈夫？」

「青兒，這種話可不能亂說，冒充小姐是以奴欺主，一旦傳揚開去，妳這條小命還想不想要了？」

「傳揚開去又怎樣，我本來就是太原金府的大小姐，不相信，你可以去問問我娘。」

「這我就不懂了，我跟金燕子成親，是老夫人主持的婚禮，妳倒叫我去問老夫人，這份胆量，實在叫人佩服。唾吧，姑娘，天快亮了，在下還要調息一下。」

「咳，相公，我的確是金燕子，就算不問我娘，江湖道上的朋友認識我的也不在少數，當初讓青兒代替我跟你成親，是娘他們的意思……」

「哦，老夫人是甚麼意思？你先說說看。」

「這個……好吧，我告訴你，娘是怕我所嫁非人，再後悔就來不及了。青兒是陪嫁的丫頭，遲早會給你收房的，現在，咳，只不過早一點收房罷了，對咱們的關係並不妨碍。」

「就這麼簡單？」

「請相信我，相公，我沒有騙你。」

「也許妳沒有騙我，但事實上絕對不會這麼單純，我問妳，咱們去大雪山做甚麼？我想這是妳娘授意的吧？」

「是我娘授意的，咱們是去找一件東西，想借重你水上的功力。」

「我明白了，你們犧牲一個丫頭，要我死心塌地的替你們賣命，如果我不幸遇難，對你們也沒有什麼損失，對麼？」

「這是我舅舅的如意算盤，其實『銀槍鬼臉』之事，可以說無人不知，就拿咱們遇到的白衣人及黃蜂帮來說，咱們太原金府如非以全力應付，單憑咱們幾個，不只是無法達到任務，幾條小命只怕也要擱在大雪山了。」

「甚麼叫『銀槍鬼臉』？莫非是一種稀世的寶物？」

「也可以這麼說，因為它是狄元帥的遺物。」

「哦……」

「據說『銀槍』是狄元帥當年衝鋒陷陣所用的那桿爛銀槍，它不只是鋒利無比，而且任何寶刀寶劍都不能動它分毫，『鬼臉』是狄元帥所戴的青銅面具，裏面刻有三種絕世武功，比銀槍更有價值。」

「唔，是那三種武功？」

「倒馬槍法、九陽神功、霹靂指。」

狄飛虹遇事沉穩，任何驚天動地之事他都能泰然處之，金燕子所說的三項武功，只要獲得其中任何一項，就可以逐鹿江湖，與天下英豪一爭長短，凡是武林中人，沒有不動心的。他只是嘴角牽動了一下，再也沒有任何一種表氣。

金燕子嘆口氣道：「我原以為咱們太原金府實力強大，現在才知道我只是坐井觀天，唉……」

狄飛虹道：「哦，姑娘的感慨竟然如此之深！」

金燕子道：「在咱們府中，除了我娘，舅舅與聶總管全都身負上乘武功，他們居然不知道你是道上的高手，這豈不是十分可怕！」

狄飛虹道：「姑娘太抬高在下了，在下這點莊稼把式，與不會武功又有什麼兩樣？」

金燕子撇撇嘴道：「還要睜着眼睛騙人？對自己的床頭人，怎能够這麼不盡不實！」

狄飛虹面色一正道：「金燕子，有一件事妳必須明白，我的妻子是老夫人主婚的，這是一項無法改變的事實。」

金燕子呆了一呆，然後嘆口氣道：「好吧，咱們不談這些，我只問你，咱們還去不去大雪山？」

狄飛虹道：「八方風雨會西南，這是難得一見的盛會，怎能不去？」

對婚事的問題，金燕子沒有再作爭辯，只要狄飛虹肯去大雪山，這件事她相信可以圓滿解決的。

翌晨，金燕子的蜂毒已經痊癒，他們在山區找了一天，並沒有找到青黃紫白四婢，於是他們越過太白山的東麓，逕向佛坪縣奔去。

這兒是一個山城，由於地處崇山峻嶺之中，除了輸運貨物的行商，一般旅客頗為少見。

「太白居」是縣城最大的一家客棧，由於兼賣酒菜，生意倒是不錯，狄、金二人也投宿到這家客棧來了。

他們要了兩間上房，淨了一把臉，就到食堂裏面進食。

他們只不過剛剛坐下，身後一聲哈哈，一名藍衫皂履，年約三旬的文士，滿面笑容的走了過來，道：「這當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久違了，金大小姐。」

金燕子柳眉一挑，淡淡道：「這兒沒有大江大海，你來做甚麼？」

藍衫文士道：「燕雀處堂，焉知鴻鵠之志，在下暢遊名山，只不過一消胸頭的壘塊罷了。」

金燕子撇撇嘴道：「好一個鴻鵠之志，可惜閣下只是一條小泥鰍，要是當眞遇到鴻鵠，不被牠們吃掉才怪。」

這兩人一見面就唇槍舌劍，各逞機鋒，敢情他們是素識，像現在這種情形也不是第一次。

藍衫文士姓常名旭，江湖道上都稱他一聲小龍王。

因為他是龍江一家的少主人，其父常嘯旻武功卓絕，名噪宇內，只要提起龍王常嘯旻，任何人都會敬畏三分。

常旭一身武功，業已盡獲乃父眞傳，在年輕一代之中，是一個頗為突出的人物，只是年近三十，中饋猶虛，由於眼光過高，因而浪擲了不少寶貴的歲月。

金燕子是他惟一追逐的目標，只可惜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每次都弄得不歡而散。

不過他是男人，對小姐總得稍加禮讓

，今天也是一樣，說到最後他語鋒一轉，對着狄飛虹攀談起來了。

「朋友尊姓大名，咱們似乎沒有見過面？」

「在下狄飛虹，名不見經傳，閣下自然沒有見過。」

「好說，金燕子的友人又豈會是泛泛之輩，在下常旭，咱們可不可以交個朋友呢？」

金燕子冷冷接道：「拙夫不是武林中人，像閣下這等人物咱們高攀不上。」

常旭面色一變，道：「甚麼，妳嫁了人？這麼說在下是輸定了！」

金燕子見他青筋暴露，面色大變，不由心頭一軟道：「天涯何處無芳草，以常公子的條件何求不可得……」

常旭嘿嘿一笑道：「所以常某不想認輸，想跟狄少俠賭一賭。」

金燕子道：「我說過，拙夫不是武林中人，要賭你找別人去吧。」

常旭冷哼一聲道：「太原金府是名滿江湖的武林世家，它的乘龍快婿居然不會武功，這豈不是一件天大的笑話！」

金燕子說道：「你聽錯了，常公子，我是說拙夫不在武林，却沒有說他不會武功。」

常旭一呆道：「這有區別？」

金燕子道：「當然有，拙夫練武旨在强身，但不涉足任何武林恩仇。」

常旭道：「好，狄少俠既會武功，常某願意就教高明，此地不够寬敞，常某在西門外殺虎坡候駕。」

語音一落，身形急轉，剎那之間，已經走得無影無踪。

狄飛虹眉峯一皺道：「這才叫做無妄之災，妳說應該怎麼辦？」

金燕子嘆口氣道：「此人死纏活纏的沒完沒了，兩三年來，只要我一出江湖，他就會寃魂不散的出現，唉，當眞煩死人了。」

狄飛虹道：「姓常的一表人材，妳嫁他應該是很理想的一對，爲甚麼要拒人於千里之外呢？」

金燕子道：「哼，目空一切，個性乖張，像這樣的人怎能跟他相處？」

狄飛虹說道：「原來如此，這就難怪了。」

金燕子道：「怎麼辦，你去不去殺虎坡？」

狄飛虹道：「我並沒有答允他，爲什麼要去？再說，此人跡近無賴，何必跟他一般見識！」

金燕子搖搖頭道：「你如果不去，他會寃魂不散的纏着你，依我說，不如快刀斬亂麻，一了百了。」

狄飛虹道：「好辦法，如果我鬥他不過呢？」

金燕子道：「別氣餒，必要的時候我會帮你。」

狄飛虹雙目一瞪道：「妳要我依多爲勝？哼，狄某雖然不是君子，這等丢人現眼的事我可不幹。」

金燕子長長一吁道：「好，我不帮你，如果你鬥他不過，我再向他挑戰。」

狄飛虹道：「就這麼辦，咱們現在就走。」

結伴同遊　流露真情

殺虎坡是一個野草叢生，人跡罕至的荒涼所在，此時城裏的居民空羣而至，這塊人跡罕至的山坡，竟然盛況空前。

狄飛虹與金燕子擠進人潮，直到常旭丈外之處才停了下來。

雙拳一抱，狄飛虹道：「狄某應約而來，朋友請命題。」

常旭道：「咱們兩人只有一個能够活着，取出你的兵刄吧！」

狄飛虹道：「咱們無怨無仇，何必以死相拚，依在下之意，咱們不妨在拳脚上過幾招玩玩。」

常旭道：「閣下橫刀奪愛，咱們勢難兩立，不必說廢話，拿出你的兵刄吧。」

金燕子怒叱道：「姓常的，你在胡說些甚麼？什麼叫橫刀奪愛，誰愛你了？」

小龍王常旭，在江湖道上，可也是一個知名人物，如今在衆目睽睽之下，金燕子完全否定了他的立場，說明了他是剃頭担子一頭熱，他這個人可就丢大了。

人怕傷心，樹怕剝皮，在金燕子說話之際，他的臉色一變再變，兩眼睜得大大的，射出一片凌厲的殺機。

金燕子心頭暗暗一懍，悄聲囑咐狄飛虹道：「我說話傷了他的心，只怕他會不顧一切的撲擊，當心他的摺扇，其中的鋼骨是可以作暗器用的。」

狄飛虹道：「知道了，妳退開點。」

金燕子剛剛退開五步，一片金光帶着一股獵獵勁風猛向狄飛虹的前胸襲擊，來勢之急，宛如雷霆乍驚一般。

一柄摺扇能够封着敵人前胸每一個部位，此人功力之高，果然是名下無虛。

不過他這威猛無比的「封金掛印」，並未碰到狄飛虹一絲衣角，這位太原金府的姑爺，好像原本就站在那兒。

「好身法，再接這招試試。」

常旭再度出手，聲勢依然猛烈，但威猛之中却有着飄逸，但見金芒亂舞，往返穿梭，一柄摺扇構成一片網幕，無論狄飛虹的身法如何高明，要脫出這片銅幕，只怕十分不易。

瞧熱鬧的人羣之中，不少江湖人物，他們不讚同小龍王常旭的行爲，但對他的武功却不得不由衷的讚許。

當然，這般人都是旁觀者，場中打得你死我活，與他們痛癢無關。

金燕子就不同了，她是三角關係的主角之一，其緊張的程度，自然不是一般瞧熱鬧的可以相比的。她掏出三枚「金燕」，雙目緊緊盯着鬥場，只要狄飛虹一遇危機，她會毫不遲疑的發射出去。

此時小龍王常旭已連攻五十餘招，招招追魂奪命，不斷的施展煞手。

只是狄飛虹身法詭異，使人難以捉摸，常旭使盡絕招，就是傷他不到。

再說狄飛虹雖是守多攻少，但只要他攻出一掌，必然會迫得常旭收招自保，看情形，縱使再鬥數百招，情形絕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當他們鬥過百招之後，一股怪異的嘯聲忽然遙遙傳來，人們一怔之間，近百隻黃蜂已經飛臨狄飛虹及常旭的頭頂。

黃蜂帮是一個詭異的門派，江湖上的奇人異士雖是不少，但沒有一個不聞蜂色變。

現在毒蜂飛臨頭頂，這兩位捨死忘生的寃家對頭，再也沒有鬥下去的勇氣了。他們不僅停止了拚鬥，並且同仇敵愾，準備聯手對付黃蜂。

此時三名黃衣女郎排衆而入，其中一名嬌聲叱喝道：「你走吧，姓常的，咱們要找的不是你。」

常旭如蒙皇恩大赦，立即雙拳一抱道：「多謝。」轉身一躍，逕自落荒而去。

常旭走了，毒蜂還在空際盤旋，金燕子彈身一躍，奔到狄飛虹的身側道：「相公，你快走，我掩護你。」

狄飛虹解下腰帶，咳了一聲道：「燕子，妳不該過來的……」

金燕子道：「別把我當外人，相公，你快走。」

狄飛虹道：「不必，憑咱們兩個，還不致將這些毒蜂放在心上。」

金燕子道：「好，我攻你守。」

她說話之際，纖掌同時一抖，三隻金燕已激射而出，江湖門派使用暗器的很多，但像太原金燕具有無比震駭之力的却不多見。

太原金燕手法玄奥，飛行之快，急如閃電，當眞是防不勝防，而且它如若擊不中目標就會自動飛回。

百十隻毒蜂經金燕一陣撞擊，立即紛紛下墜，餘下的也陣式大亂，如非放蜂的黃衣女郎發出嘯聲將牠們收回，一經亂竄，瞧熱鬧的就可能會遭到池魚之殃了。

這是黃蜂帮跟狄飛虹金燕子第二度交手，她們的毒蜂同樣落得慘敗，不過這回黃衣女郎沒有使用全力，如果另外兩人也放出毒蜂，狄金二人就不會這麼輕鬆了。

那收回殘餘毒蜂的黃衣女郎道：「姓狄的，你兩度殺害本帮的神蜂，可知道要付出什麼代價？」

狄飛虹道：「姑娘，妳這麼說就不對了，找碴的是妳們，莫非要被毒蜂螫死妳們才甘心？」

黃衣女郎道：「咱們兩度相遇，都沒有加害你們之意，難道你瞧不出來？」

狄飛虹道：「這是姑娘的說法，在下不敢這麼想。」

黃衣女郎嘆息一聲道：「這是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了，咱們如是想傷你們，可以配合神蜂向你們攻擊，你們自信逃得出咱們的掌握？」

狄飛虹一怔道：「這話有點道理，只是在下不懂，貴帮爲甚麼要照顧狄某？」

黃衣女郎道：「本帮帮主要借重少俠的長才，事成之後，絕對不會虧待你。」

金燕子撇撇嘴道：「好主意，妳可知道我答不答允？」

黃衣女郎冷哼一聲道：「這是說妳不答允了，憑甚麼？」

金燕子說道：「憑他是我的丈夫，行麼？」

黃衣女郎哈哈一笑道：「據我所知，狄飛虹的妻子是太原金府的丫頭青兒，幾時又變作妳金大小姐的丈夫了？」

金燕子面色一沉？說道：「這妳管不着……」

黃女衣郎說道：「你們互相利用，各懷鬼胎，這種骯髒事，沒有人願意管，不過，太原金府的這一招，當得是其行可鄙，其心可誅，我只是替狄少俠感到不平而已。」

金燕子面色一變道：「妖女找死！」

她盛怒之下，原想發出金燕，與黃蜂門下一搏的，但被狄飛虹握住她的手腕，道：「不要意氣用事，燕子，走，咱們回店去。」

他們轉身回城，沒有人出面阻止，只是隨風送來黃衣女郎的語聲道：「想想看，狄少俠，太原金府用丫頭冒充小姐嫁給你，對你是輕視，是侮辱，後來見你並不簡單，金燕子才親自出馬，這夥奸詐之徒，你値得替他們賣命？」

這股聲浪不是以傳音送出，瞧熱鬧的能够聽到，金燕子自然也聽得一字不遺，她氣得要返身拚命，却被狄飛虹抓住向城裏狂奔，直待到達城門，他才放鬆她的手腕。

待回到客房，金燕子倒在狄飛虹的懷裏嚶嚶啜泣道：「相信我，相公，要青兒冒充我，是舅舅的主意，燕子對你……」

狄飛虹道：「不必解釋，燕子，我有點累了，有話咱們明天在路上聊。」

他不聽解釋，金燕子也無可奈何，只得快快返回自己的客房，及一脚踏進房門，她不禁目瞪口呆，甚至發出一聲短促的尖叫。

狄飛虹的房間就在金燕子的隔壁，她那聲尖叫雖然短促，却已引起他的懷疑。

「怎麼啦？燕子。」

「……」

沒有回答，也聽不到任何一點聲音，這是不可能的，只要金燕子在房裏，她絕不會不回答狄飛虹的詢問。

他原已脫下外衣準備就寢，爲了到隣房瞧個究竟，只得重新穿了起來。

金燕子的房門未加門，房裏却人影杳然，經過仔細查看，後窗已經打開，莫非她發現了甚麼，由後窗追出去了？

狄飛虹躍出後窗，再翻身躍到屋面，藉着微弱的月光向四週打量，但見街道一片寧靜，瞧不出任何一點岔眼之處。

他呆立半晌，正待躍下屋面，忽然發覺一條人影由西北方位冒了出來。

月光原就不太明亮，此時更是浮雲掩月，雖然如此，他仍然覺得那不是一個人，那人的背上好像還揹着一個。

那人一冒上屋面，立即向西北狂奔，速度之快，宛如輕烟一般。

狄飛虹既然發現了可疑之人，當然不能放過，立即雙脚一點屋面，含尾急追而去。

他們一追一逃，轉眼進入山區，狄飛虹担心那人逃進叢林，但竭盡全力，仍然無法將距離拉近。

及翻過一重山頭，前面不遠之處，果然出現一片莽莽叢林，此時那人已經到達叢林邊沿，不管狄飛虹的輕功有多高明，看來這個人非追丢不可。

令人不解的是，那人並沒有一頭鑽進樹林，待到達林沿，他忽然身形一轉，沿着林邊跑起來了。

狄飛虹瞧得一呆，暗忖：「這人怎麼

啦，莫非樹林太密，他鑽不進去？」

不管怎樣，這倒是一個好機會，只要那人進不了樹林，拚長力，狄飛虹自信可以將他追到。

這是一片長方形的樹林，雖是枝葉茂密，並不是無法進入，那人爲甚麼不鑽進林中躲避，一個勁兒的沿着林邊狂奔，這豈不是大反常理？

狄飛虹雖是心有所疑，脚下可沒有放鬆，兩人仍然一追一逃，全力衝刺。

他們圍着樹林跑了兩圈半，天空忽然浮雲飄散，視綫模糊的大地，立刻大放光明。

狄飛虹的目光原是一直盯着前面那條人影的，此時他神色一呆，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他不追了，因爲前面那人是一個駝子，將駝峯誤認爲揹着一個人，而且追逐幾個時辰，豈不十分好笑。

他不追，駝子也不逃了，但他這一笑可就笑出了麻煩。

人影一閃，其勢若風，眨眼之間，那位被他追了半夜的駝子，已經來到他的身前。

「小子，你倒是說說看，這究竟爲了甚麼？」

「對不起，前輩，晚輩的朋友丢了，剛好瞧到前輩，所以才引起這場誤會。」

駝背老人聞言一怔，這兩名萍水相逢的老少，忽然同時哈哈大笑起來。

駝背老者只笑出了一聲，便搖搖頭道：「不對，你平白無故的追了老夫幾個時辰，你必須還我一個公道。」

狄飛虹道：「這不公平吧，前輩，晚輩正在奇怪當時你爲甚麼要逃，如果你不逃，這項誤會不是立刻就弄清楚了？」

駝背老者哼了一聲道：「我爲甚麼不逃？只要有人追，我就非逃不可。」

狄飛虹愕然道：「只要有人追，前輩就非逃不可，莫非你是一個逃犯？」

駝背老者怒叱道：「小子，你敢口沒遮攔，小心老夫劈了你！」

狄飛虹道：「對不起，前輩，因爲晚輩想不出你非逃不可的理由，並不是有意侮辱前輩。」

駝背老者說道：「理由很簡單，老夫要是不逃，就會砸掉老夫幾十年的金字招牌！」

狄飛虹道：「金字招牌？這話晚輩不懂。」

駝背老者道：「咳，你有沒有走過江湖？」

狄飛如道：「走江湖？晚輩聽人說過，只不知怎樣走法。」

駝背老者咳了一聲道：「你原來是一個土包子，老夫不跟你浪費時間了。」語音一落，轉身急馳而去。

狄飛虹目送駝背老者逐漸消失的身影，心頭感到一片茫然……

「只要有人追，他就非逃不可，否則就會砸掉他的金子招牌……」

天下當眞有這麼一塊金字招牌？如果它是靠逃得來的，這種金字招牌，還是不要也罷。」

這是狄飛虹的想法，但聳人聽聞的怪誕不經的事，多得不勝枚舉，他年少識淺，總算長了一次見聞。

長長一吁，然後轉過身來，他是想回店瞧瞧，也許金燕子已經回店來了，及目光向前一瞥，不禁神色一呆。

敢情前面丈外之處，正靜靜的立着一名年約三旬的紅衣女郎，她眉目如畫，姿色當在中人以上，但那美麗的粉頰，却使人不願多瞧一眼，因爲它好像由冰窖裏挪出來似的，不只是一片冷酷，而且還佈滿了殺機。

紅衣女郎的身後，一排站着八名黃衣少女，她們懷抱長劍，腰懸葫蘆，不必問，她們自然是來自黃蜂帮了。

金燕子的失踪八成與黃蜂帮有關，如今這般人送上門來，雖是來者不善，狄飛虹的心情倒是開朗了許多。

雙拳一抱，他向紅衣女郎行了一禮，道：「姑娘必然是黃蜂帮的高人了，在下正有事請教。」

紅衣女郎冷冷道：「說……」

狄飛虹道：「在下與貴帮任何一個都不相識，貴帮却一再找碴，請問這究竟爲了甚麼？」

紅衣女郎道：「我原先以爲狄飛虹必然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如今一見，頗有見面不如聞名之感。」

她不答問題，先來上一陣譏諷，而且語氣冰冷，每一個字都像從寒冰地獄裏迸出來似的。

狄飛虹淡淡一笑道：「這叫做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原來就是一個小人物，妳何必少見多怪？」

紅衣女郎撇撇嘴道：「總算你還有點自知之明，不要說廢話了，跟我走吧。」

狄飛虹一怔，說道：「跟妳走，爲甚麼？」

紅衣女郎道：「聽說你水功很好，能够潛伏水底三天三夜，我想如非好事者誇大其詞，就是你自己吹噓的，不管怎樣，咱們帮主却要試試你，我也只好跑一趟寃枉路了。」

狄飛虹被紅衣女郎說得一文不值，不過他不想分辯，只是淡淡道：「金燕子是不是被你們擄去了？」

紅衣女郎道：「不錯，她正在咱們那兒作客。」

狄飛虹不屑的哼了一聲道：「好高明的手段，勿怪貴帮能够名滿江湖了。」

紅衣女郎面色一沉道：「姓狄的，你想找死！」

狄飛虹道：「怎麼，我說的不對？擄人勒索是下五門的手段，貴帮如此作法，怎能叫人心服？」

紅衣女郎道：「我不跟你一般見識，有話你跟咱們帮主說去。」

狄飛虹道：「好，姑娘請帶路。」

他們由佛坪南下，至寧强縣東折進入米倉山區，在巴峪關附近的一個山谷之中，就是黃蜂帮的總壇。

這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山谷，繁花似錦，嫣紅滿谷，狄飛虹從來沒有瞧過如此衆多的花卉，如今置身其中，幾有目不暇給之勢。

惟一令他不安的是，成羣的黃蜂在空際穿梭追逐，有些則停留着花瓣之上，如果牠們羣起攻擊進谷之人，只怕沒有人能

夠倖免。

好在同行的是黃蜂帮的人，狄飛虹雖然不明白黃蜂爲甚麼不螫她們，至少在安全上不必顧慮。

走完花海中的白石通道，迎面是一座八角涼亭，進入亭中向前一望，但見一片大湖橫亘於眼前，湖水滔滔，不下兩百餘丈，除非脅生雙翼，無人可以飛越。

它有一條吊橋通達彼岸，是由兩岸石壁牽下許多鐵鍊架空而成，吊橋距離地面高約五丈，凌空飄搖，如在天際，翹首仰望，令人有目眩神搖之感。

地面與橋面並不連接，如非具有一躍五丈以上的輕功，就只有望橋興嘆了。

狄飛虹向吊橋瞥了一眼，回頭對紅衣女郎道：「姑娘，這是橋麼？」

紅衣女郎道：「不錯，咱們進谷惟一的通路，就靠這條吊橋了。」

狄飛虹道：「太高了，這叫人如何上去？」

紅衣女郎道：「跳上去嘛，五丈高的距離莫非你跳不上去？」

狄飛虹道：「不怕姑娘見笑，三丈以內在下還可以勉强獻醜，這種高度，在下，咳，就無能爲力了。」

紅衣女郎哼了一聲道：「別裝了，狄少俠，我相信再高一點也難你不倒。」

狄飛虹苦笑一聲道：「多謝姑娘瞧得起，在下可不敢往臉上貼金，如果別無通路，在下只好回去了。」

紅衣女郎哼了一聲道：「回去？嘿嘿，這回可沒有空門四怪帮你，不信你就出谷試試。」

狄飛虹從來沒聽過空門四怪這個名稱，但前次的確有四位黃衣和尚帮他擊退過毒蜂，這空門四怪八成就是他們的名號。

那是幾位深不可測的高人，紅衣女郎既然提到他們，何不就此唬她一唬？

於是他淡淡一笑道：「這一點姑娘應該明白，空門四怪身負曠代絕學，貴帮惹得起麼？」

紅衣女郎呆了一呆，說道：「他們如果敢來黃蜂谷，咱們決不叫他們活着走回去！」

狄飛虹道：「大話人人會說，如果他們當眞來了，黃蜂帮縱然不至冰消瓦解，只怕也會元氣大傷，姑娘爲貴帮樹立這麼幾個强敵，實在不是明智之舉！」

紅衣女郎面色一變道：「你是在威脅我？」

狄飛虹道：「姑娘言重了，但願他們瞧不到我留下的暗記。」

紅衣姑娘不再說甚麼，纖掌倏吐，一把扣着狄飛虹的腕脈，足尖一點地面，帶着他騰身而起，紅袖飄飄，像彩雲仙子一般，輕輕曳落在吊橋之上。

她不作半分停留，雙脚一着橋面，立即發足狂奔，片刻之間便已抵達彼岸。

跟隨她的八名黃衣少女功力全都不弱，沒有作半分躭擱，便已接踵而至。

橋頭兩側建有房屋，其中住有數十名黃衣姑娘，她們不僅每人都有一個葫蘆，而且懷抱諸葛連珠弩，以毒蜂及連珠弩守衞吊橋，任是何等人物也難以飛渡。

離橋不遠是一片竹林，紅衣女郎牽着狄飛虹在其中穿行，她的走法十分古怪，忽前忽後，不用說，這片竹林必然是一種陣法了。

進入黃蜂谷的心臟地帶，必須經過前敍的三重險關，在當今武林之中，只怕很難找到一個能够闖關而入的人物，勿怪紅衣姑娘不理會狄飛虹的恐嚇，而將他帶入總壇重地。

竹林之後一箭遠近，兩山驟合，形成一個瓶口，那兒設有關卡，過關之後才是黃蜂帮的總壇。

由這些設置推斷，黃蜂帮中必有能者，江湖上只知道她們會放毒蜂螫人，那是坐井觀天，小看她們了。

關卡的後面是一片鱗次櫛比的房屋，許多白石道路貫穿其間，像一幅精心設計的圖案，房屋的四週仍是一片花海，將這些房屋點綴得花團錦簇，美麗無比，狄飛虹忍不住叫起好來。

紅衣女郎那冷肅的面頰，也因爲狄飛虹的叫好而綻開了笑容，道：「少俠，咱們這兒還看得過去麼？」

狄飛虹道：「豈止看得過去，簡直是人間仙境，再美麗的辭藻，也難以形容它的萬一，只不過那些鷹兒……」

鷹兒與黃蜂，正是黃蜂谷中動態的美，黃蜂在花間飛舞，而巨鷹在空際盤旋，牠們各不相擾，互有疆界，這也是一項奇觀。

狄飛虹提到鷹兒，紅衣女郎遂解釋道：「神鷹是咱們帮主的得力戰士，也是她的忠實部屬，江湖上稱她爲蜂王，却不知道咱們的神鷹比黃蜂更具威力。」

狄飛虹由衷的佩服道：「貴帮主胸羅玄機，當眞令人欽服。」

一頓續道：「貴帮全是女人，想來帮主也不例外了？」

紅衣女郎道：「對不起，不得談論帮主，是敝帮的帮規之一，今後少俠要注意一點。」

狄飛虹道：「是，在下記下了，哦，姑娘的尊姓芳名能否賜告？」

紅衣女郎道：「冷艷芳，本帮五大班頭之首。」

狄飛虹道：「好名字，姑娘艷如桃李，冷若冰霜，這個名字形容得恰到好處，請問……」

冷艷芳打斷他的話頭道：「少俠不必多言，何況這兒也不是談話之所。」

他們已經到達大街，人來人往，談話的確不便，狄飛虹只得將要問的話嚥了回去，再說他已被街口的景色所吸引，正在目不暇給，那有時間說話。

此地是荒山野嶺，窮鄉幽谷，不只是瞧不到一個村落，連樵夫獵子都很難見到，但這黃蜂谷中居然會有整潔的街市，而且百物輻輳，熱鬧非凡，這怎能不叫他大爲意外。

不過這個街市，與一般街市有些不同，它裏裏外外全是女人，瞧不到一個昂藏七尺之軀的男性。

店裏的貨物，除了日常生活所需，幾乎全是女人的用品。

當然，這是一個女人國，全谷沒有一個男性，自然用不着男人的用品。

狄飛虹在冷艷芳引導之下，進入一幢十分雄偉的建築，裏面的陳設不止是匠心

獨運，其精美豪華之處，絕不在一般王侯府第之下。

在一間廳堂之內，冷艷芳請狄飛虹暫作歇息，然後轉身自去，片刻之後，一黑一白兩名老婦伴着一位身着紫衣，艷麗若仙的少女進入廳堂，後面跟着冷艷芳及四名腰束金帶的黃衣女郎。

冷艷芳趨前兩步，指着狄飛虹對紫衣少女道：「稟帮主，這位就是狄少俠。」

狄飛虹聞言一呆，他絕未想到一位叱咤江湖的一帮之主這麼年輕，據他的估計，這位帮主的年齡，絕不會超過十六。

年輕並不能代表「無知」，因而狄飛虹仍然抱拳一禮道：「在下狄飛虹參見帮主。」

蜂王擺擺手道：「少俠遠來是客，勿須多禮，請坐。」

狄飛虹道：「多謝。」

他們相對而坐，四目交投，一直到達飯頓之久，誰也沒有收回目光。

此時廳堂鴉雀無聲，雖然裏面聚集近乎十人，却沒有人吁出一口大氣。

惟一變化的是蜂王，她的面色原是穆肅的，此時冰山已經溶解，那稍帶稚氣的粉頰，綻開了美麗的笑容。

「狄公子——」

「聽說你能在水中潛伏三晝夜……」

「帮主有甚麼指示？」

「在下潛水之能，只是比一般人稍微高明一點，江湖上過甚其辭，帮主千萬不能輕信。」

「公子太謙虛了，咱們這兒需要你這樣的人材，不知公子願不願留在敝帮？」

「在下不慣拘束，帮主的好意只好心領。」

「你聽我說，公子，如果你願意留在敝帮，可以担任客卿的地位，不受任帮何規約束，你看可好？」

「承蒙帮主厚愛，在下十分感激，不過，這是一件大事，在下需要一點時間考慮。」

「好，侍書，妳去通知許管事，將瑯宮收拾乾淨，請狄公子前去下榻。」

侍書是蜂王的貼身婢女金帶四婢之一，她應了一聲，立即轉身馳去。

狄飛虹說道：「帮主，在下有一個請求。」

蜂王道：「好，公子請說。」

狄飛虹道：「請放掉金燕子，咱們的事與她無關。」

蜂王道：「公子誤會了，金姑娘不在咱們這兒。」

狄飛虹道：「此話當眞？」

蜂王面色一正道：「公子認為我有欺騙你的必要？」

狄飛虹道：「在下相信帮主，但金燕子在貴帮作客是冷姑娘說的。」

蜂王目注冷艷芳道：「當眞？」

冷艷芳道：「不是眞的，只因當時狄公子詢問屬下金燕子是不是被咱們所擄，屬下因為他輕視本帮，才故意氣他。」

蜂王哼了一聲道：「事關金姑娘的安危，妳怎能隨便說話？」

冷艷芳回答道：「屬下錯了，願領帮規。」

狄飛虹道：「說幾句氣話並沒有什麼，不過金燕子與在下同行，她的安危，在道義上在下不能推卸責任，她既然不在此地，在下就此告辭。」

蜂王說道：「不，公子，茫茫四海，找一個人談何容易！何況你很少行走江湖，你知道到那兒去找？」

狄飛虹道：「這個……」

蜂王道：「這樣吧，我叫冷班頭率領本帮弟子去找，限十天之內，將金姑娘找來。」

冷艷芳道：「屬下立刻去找金燕子，但十天期限太過短促，屬下斗胆請帮主寬限三十天。」

蜂王道：「公子認為如何？」

狄飛虹道：「可以，不過在下想隨着冷班頭前去。」

蜂王笑道：「那就三十天都不够了，就算三年公子不見得就能找到金姑娘。」

狄飛虹道：「為什麼？帮主該不是故作驚人之語吧？」

蜂王道：「據我所知，江湖各派為找『鬼臉神槍』，必須尋覓一個水功極佳之人，公子能够潛水三晝夜，正是一個理想的人選，原先公子在太原金府，他們想找你多少有點顧忌，一旦你離開金府投身江湖，那般人自然不會放過你。」

狄飛虹淡淡道：「帮主之意是要在下永遠托庇於黃蜂谷？」

蜂王道：「不要這麼說，公子，我把你當朋友，自然有緩急相濟的義務，如果公子認為我是巧言佞色，包藏禍心，你可以走，黃蜂谷沒有人敢留難你。」

蜂王言辭中肯，態度眞純，由不得狄飛虹不生出好感，遂雙拳一抱道：「請恕在下失言，那就偏勞冷班頭了。」

冷艷芳道：「這是我份內之事，公子勿須客套。」

語音一頓，再向蜂王抱拳一禮道：「屬下告退。」

冷艷芳剛剛離開，侍書已與一名年約四旬，滿面笑容的紅衣女人走進廳堂，她向蜂王施了一禮道：「參見帮主，瑯宮已經拾奪整齊，隨時可以進住。」

蜂王點點頭道：「好！這位就是狄公子，他是本帮的客卿，今後狄公子的生活起居，就由妳負責照顧。」

這位紅衣女人就是黃蜂帮的內管事許霓裳，雙拳一抱，她對狄飛虹微微一笑道：「許霓裳見過公子。」

狄飛虹還了一禮道：「不敢當，在下年少無知，今後還望許管事多多指教。」

許霓裳道：「公子言重了，今後如有什麼需要，霓裳自當盡力。」

蜂王道：「許管事，狄公子只怕餓了，有沒有準備吃的？」

許霓裳道：「準備好了，是開在此處還是瑯宮？」

蜂王道：「開在葭蒲軒吧，那兒的情調好一點。」

許霓裳應了一聲是，然後立即轉身自去。

蜂王回顧黑白二姥道：「兩位去歇着吧，咱們有拂琴她們侍候就够了。」

黑白二姥同聲應道：「是，老婆子告退。」

黃蜂谷遇紅顏知己

蜂王只是一個二八年華的少女，她却能有條不紊，情理兼顧的處理事務，有人說「有志不在年高，無志空長百歲。」這話確有幾分道理。

此時她緩緩起立，衝着狄飛虹風情萬種的嫣然一笑道：「公子請。」

「請」這個字平常得很，但狄飛虹却目瞪口呆，幾乎有點不知所措。

這是什麼原因？莫非那個請字含有什麼魔功？

不，蜂王雖是胸羅玄機，智慧絕倫，但她並非魔道中人，也不知道什麼魔功。不過她却有一種上蒼賜予的天賦，「魅力」。

當年楊太眞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那只是媚。媚會導人遐思，引來邪惡，所以她才送給玄宗一頂綠頭巾。

蜂王的魅力是高貴的，聖潔的，雖然見到她的人都會喜歡她，却沒有一個敢有褻瀆的念頭。

狄飛虹很少失態，這是他第一次嚐試此種經歷，不過他發呆的時間十分暫短，幾乎在一瞬之間就回過神來，道：「帮主請。」

蜂王微微一笑，嬌軀一旋，舉步向廳外走去。

這是一幢巨大豪華的建築，大厦雖然沒有千間，但全是迴廊九轉，雕樑畫柱，初到之人如非有人引導，可能會迷失自己的所在。

葭蒲軒是個別院，它不只是花香處處，綠草如茵，還有涼亭修竹，荷池假山，格局及設置之美，簡直像人間仙境一般。

軒內窗明几淨，設有琴台、棋台、圖書、書桌等，原來這兒是專供休閒之用。

屋子的中央安放着一桌酒席，正熱香四射，蜂王向菜餚瞥了一眼，道：「坐下來，別讓菜涼了。」

這兩名初次相見的陌生男女，竟然歡若平生，他們在交談之後，不僅發覺彼此個性相投，而蜂王腹笥之豐，更使狄飛虹大感意外。對江湖現勢，他固然瞭如指掌，武學之深奧，也令狄飛虹衷心欽服，尤以她酷愛文學，詩詞歌賦幾乎無所不能。

這一席懇談，縮短了他們之間的距離，而且彼此傾慕，相逢恨晚。

在酒醉飯飽之後，狄飛虹提出了一項要求。



紅衣女郎帶着狄飛虹騰身而起，落在橋上。

「帮主，在下想明日出谷……」

「是去找金燕子？」

「是的，在道義上在下不能不管。」

「我知道，不過你必須稍延數日。」

「哦……」

「當今江湖動蕩，四海鼎沸，你知道為了甚麼？」

「是為了鬼臉神槍吧？」

「不錯，而這次江湖動亂，公子却是動亂的主角。」

「帮主說笑話了，在下名不見經傳，只是一個渺小的人物。」

「但公子水功之高，天下無人能出其右。」

「我明白了，鬼臉神槍必然埋藏在水裏。」

「是的，聽說是在大雪山絕頂的鸝鶘池中，那兒水深百丈，奇寒澈骨，除了夏季，可以說終年都被冰雪所封蓋……」

狄飛虹長長一吁，說道：「那是說在下縱使會一點水中功夫，也英雄無用武之地了。」

蜂王道：「是的，不過……」

狄飛虹道：「怎麼啦？帮主，莫非其中別有蹊蹺？」

蜂王道：「這也算不得甚麼蹊蹺，只是一物必有一物尅，大雪山寒氣雖重，還難不倒萬物之靈的人類。」

狄飛虹哦了一聲道：「在下知識淺陋，想不出尅制奇寒的法子。」

蜂王道：「自從『鬼臉神槍』在大雪山出現之後，武林各派就在積極進行兩項工作……」

狄飛虹道：「慢點，帮主，鬼臉神槍既在鸚鵡池中，那是如何被人發現的？」

蜂王道：「這是十年以前的往事，當年維族雙雄之一的吉蘇坦在無意中發現鬼臉神槍，但不幸又被崑崙派的無影神姥發覺，他們爲了爭奪這兩項武林異寶，因而一路追殺，纏鬥不休，最後吉蘇坦失足跌入鸚鵡池中，才結束了他們那場萬里奪寶的打鬥。」

狄飛虹道：「這件事是無影神姥說出來的？」

蜂王道：「不，她沒有說，只是此後幾年，每逢夏季，崑崙派就往大雪山撈寶，他們犧牲了不少生命，但始終還是毫無所獲。」

狄飛虹道：「他們撈寶之擧，自然瞞不過別人，消息就這樣傳入江湖了？」

蜂王道：「不錯．但由於崑崙派撈寶的失敗，人們才知道要撈寶就必須先克服兩項難題。」

狄飛虹道：「是尋找水功極佳之人，及如何克服寒氣？」

蜂王道：「是的，尋找水功高强的人固然不易，尅制奇寒尤爲困難。」

狄飛虹道：「帮主不是曾說一物必有一物尅麼？莫非……」

蜂王道：「我是說過，天地孕育萬物，天材異寶到處都有，只要找到九葉朱草，尅制奇寒並非難事。」

狄飛虹道：「九葉朱草？那到那兒去找？」

蜂王道：「九葉朱草生在極寒之地，深山大澤之間可能生有此種寶物。」

狄飛虹沉吟半晌道：「這我就不懂了，太原金府爲甚麼騙我去大雪山，莫非他們已經獲得九葉朱草，或是擁有其他能够尅制奇寒的藥物？」

蜂王道：「不，我想他們是赴大雪山碰碰運氣……」

狄飛虹道：「碰運氣？」

蜂王道：「有陰就有陽，而且這兩種極端相反的東西常常就在隣近。」

狄飛虹道：「我明白了，所以很多門派前往大雪山，但帮主爲甚麼不去碰碰運氣？」

蜂王微微一笑道：「當漁翁豈不是更好？」

狄飛虹哈哈一笑，說道：「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無論誰獲得九葉朱草，他必然會遭到羣雄的攻擊，別說到鸚鵡池中去取寶，能够安然下得了大雪山就算是奇蹟了。」

蜂王道：「公子果然聰明。」

一頓接問道：「空門四怪是公子的朋友？」

狄飛虹道：「這……我原本不認識這幾位前輩，他們那次帮我，只不過興之所至罷了。」

蜂王搖搖頭道：「空門四怪從不管別人的閒事，我想他們是看中你了。」

狄飛虹一怔道：「不可能吧，當日咱們聯手擊退貴帮的屬下之後就分了手，在下連一個謝字都來不及說……」

蜂王說道：「要是他們讓你說出個謝字，領了你的情，就不是空門四怪了，不管怎樣，此事必然另有發展的，你等着瞧吧。」

他們邊吃邊聊，此時已經酒足飯飽，蜂王忽然擧手相邀道：「公子，咱們去瞧瞧鷹兒。」

狄飛虹說道：「好，我正想開開眼界呢。」

距離蜂王的居處約莫一箭之地，是一片狹長的原始森林，兩側削壁插天，形勢頗爲險要。

在削壁半腰之處，有許多大小不等的洞穴，那兒就是鷹巢，近兩百隻鷹兒都棲息在那些洞穴之內。

在森林的一側是一塊空曠的場地，場中一片空蕩，只有一些用草紮成的人物猛獸。

空中羣鷹長鳴，地上設置這麼多的假人假獸，如果一個陌生人闖來此地，必然會有怔忡不安的感覺。

狄飛虹雖然沒有不安的感受，但也有些不解，他正想問個明白，蜂王已微微一笑道：「有點奇怪吧？公子，這兒是咱們的訓鷹場。」

狄飛虹道：「我明白了，那些假人假獸是作鷹兒攻擊用的，但……」

蜂王道：「正是，不過如何控制鷹兒，却是一門學問，公子想不想學？」

狄飛虹道：「我又沒有鷹兒，學了有什麼用？」

蜂王道：「那還不簡單，我送你幾隻就是。」

狄飛虹道：「多謝帮主，不過君子不奪人所愛，帮主的好意在下心領了。」

蜂王櫻唇一噘道：「瞧你，又是多謝，又是心領，眞教人弄不懂你，其實咱們這兒有近兩百隻神鷹，而且每年都有小鷹出生，送你幾隻又算得了甚麼，現在注意我的嘯聲。」

她發出一股嘯聲，盤旋空際的羣鷹立刻應聲飛下兩隻，一左一右停於她的左右雙肩之上。

這兩隻鷹兒長像神駿，神態威猛，如果再習得搏擊之術，不亞於兩名馳譽武林的一流高手。

蜂王憐愛的撫摸牠們的羽毛，然後再度發出另一種嘯聲，雙鷹振翼而起，向一具假人撲了過去。

牠們凌空撲擊，一合即分，速度之快，宛如風馳電掣一般，狄飛虹再瞧那具被攻擊的假人，不禁心頭一慄。

頭頂抓裂，後胸洞穿，如此慘重的創傷，任何血肉之軀也難以承受，這雙鷹兒的威力，怎能不叫狄飛虹大爲震驚。

接着蜂王指揮羣鷹作各種表演，使得狄飛虹大開眼界，當眞嘆爲觀止。

經過這次參觀，狄飛虹對鷹兒發生了極大的興趣，蜂王再提送他兩隻神鷹之事，他自然不再推辭了。

此後他在黃蜂谷一待半年，他學會了指揮鷹兒，也能够指揮黃蜂，在他來說，黃蜂谷已經沒有秘密可言了。

這似乎是不可能的，狄飛虹何許人也，只不過揚州城的一個小混混罷了，對黃蜂谷的任何一個人，他都八輩子也扯不上一點關係，他何以能够登堂入室，使得蜂王推心置腹，傾蓋相交？

這是一個很難解釋，不容易說得明白

的問題，要麼只能說這是年輕人的心態，或是蜂王的冒險投資。

如果說是後者，那麼蜂王年歲雖輕，心智之高，就不是常人可以蠡測的。

蜂王姓覃名小蝶，是繼承她娘黃蜂夫人而統治這片小小的王國的。她雖是承受先人的餘蔭，但全帮上下無不對她敬若神明，可見這位年紀輕輕的蜂王絕非常人可比。

如今她在作危險的投資，黃蜂谷裏却沒有人說她的行爲不對。

× × ×

這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夜晚，清風徐拂，繁星滿天。

如果有一對相愛之人，在這兒携手漫步，花兒會爲他們祝福，虫兒會爲他們伴奏，在碌碌人生之中，有幾人能在這良辰美景之中陶醉！

是的，像這樣的人的確不多，不過現在却正有一對。

他們正是狄飛虹與蜂王覃小蝶，這兩位十分出色的少年，正在葭蒲軒之中依偎着。

良久……

「飛虹……」

「嗯……」

「你當眞要去尋找金燕子？」

「是的，小蝶，我雖然不願離開妳，但……」

「我知道，她在你的身邊失踪的，你不能不負道義上的責任。不過，我想你此時出谷，對於金燕子來說，並沒有甚麼帮助。」

「怎麼說？」

「金燕子被人所擄，擄人的只有一個目的……」

「哦……」

「用金燕子交換袪寒藥物，以及入池取寶之人。」

「不對吧，小蝶，他們如果要我，爲什麼不連我一道擄去？」

「如若他們的人手不够呢？你狄公子豈是那麼容易爲人所擄的？」

「妳說我該怎麼辦？」

「這就要看你了，你想不想到大雪山去尋寶？」

「不想。」

「那就不必去找金燕子了，太原金府財雄勢大，他們會擺平這件事的。」

「然後呢？」

「黃蜂谷美景無邊，還不能打發未來的歲月？」

「好一個美景無邊，只可惜咱們年歲還輕，就此終老似乎早了一點。」

「這麼說你是志在千里了，好，你說說看，想要我怎樣帮你。」

「我沒有那麼大的野心，只是覺得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我國河山如此壯麗，不到處瞧瞧豈不虛渡此生？」

「說得好，那我就陪你去浪跡天涯，踏遍靈山勝水，你看可好？」

「好一個浪跡天涯，可惜妳是一帮之主，黃蜂谷少不了妳。」

「不，咱們是一個有組織有紀律的團體，只要遵照帮規，任何人都可以管理，何況黑白二姥是本帮歷經三代的老功臣，將黃蜂谷交給她們絕對不會誤事。」

「妳最好再考慮一下，這畢竟不是一件小事。」

「不必，如果我連這點決斷都沒有，怎能担當一帮之主。」

「這個我相信，但有一點只怕妳沒有想到。」

「哦，那一點？」

「妳選錯了浪跡天涯的同伴。」

「怎麼說？」

「只要我一出黃蜂谷，武林各派決不會放過我……」

「這一點我早就想到了，我相信沒有人能够將咱們怎樣。」

「小蝶，妳太自信了，須知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咱們武功再高，也不能與天下武林爲敵。」

「誰說咱們與天下武林爲敵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要是有人想殺你，難道你會束手待斃？再說，人活着總得有點意思，如果事事畏首畏尾，那種生活豈不太過痛苦了。」

「有道理，咱們明天就出谷。」

× × ×

江湖像大海，無風三尺浪，永遠沒有平靜的一天。

狄飛虹與人無爭，從來不管江湖中的閒事，按說他是不應該有麻煩的，但是，他才走出黃蜂谷不過五天，麻煩就找上他了。

跟隨狄飛虹出谷的，除了蜂王覃小蝶帶着琴棋書畫四婢，還有五大班頭之首的冷艷芳，及所屬八名得意弟子，男女共有一十五人。

這是一股堅强的戰力，放眼天下，能够奈何他們的只怕不多。

當然，黃蜂帮自然是離不開黃蜂，他們這一行十五人之中，就有十四人帶着葫蘆。

狄飛虹沒有携帶黃蜂，他却帶了十二隻鷹兒，牠們是黃蜂谷最出色的神鷹，號稱十二天魔。

十二天魔也有首領，牠們是黑將軍與白夫人，狄飛虹最喜愛這兩隻通靈的神鷹，幾乎無時無刻不帶着牠們。

他們出谷之後往西南走，是想去瞻仰青城，暢遊峨嵋。

這天到達劍門關，已是落日含山，炊烟處處的時分了，狄飛虹抬頭向天色瞥了一眼，道：「小蝶，咱們今晚趕不到劍閣了，就在這兒歇一晚妳看可好？」

覃小蝶道：「好吧。」

她語音甫落，道旁突然傳來一聲輕哼，問道：「老譚，你有沒有瞧到過飛蛾赴火？」

「這個麼，在下闖蕩江湖數十年，見到不少離奇怪誕之事，惟一的遺憾，就是沒有瞧過飛蛾赴火。」

「那你這回可以開開眼界了，不過人家妞兒跟你縱然非親，也應該是故，你可不能袖手不管。」

「咳咳，你在玩什麼花樣？甚麼非親是故的？」

「我可沒有說錯呀，你姓譚，她姓覃，在姓氏上看來，你只比她多了一個『言』字，我想你們的老祖宗八成是本家，因

爲你們這一房的人愛說話，所以被趕出覃家了……」

說話的是兩個人，他們分明在說笑，却又有所影射，如果光只這樣，還不致引起覃小蝶的注意，但在怒馬狂馳，蹄聲震耳之中，還能將路旁談笑之聲聽得如此清楚，那就事非偶然了。

此時覃小蝶與狄飛虹雙騎並轡，領頭奔馳，他們已經馳過路旁茶棚一箭之地，那兩人的對話仍然清晰可聞。

覃小蝶猛的勒住韁繩，將坐騎勒得人立而起，狄飛虹在馳出丈外後才圈轉馬頭道：「怎麼啦？小蝶。」

覃小蝶說道：「你聽到那兩人談話了麼？」

狄飛虹道：「聽到了，那兩人的內力頗高，可能是一對江湖異人。」

覃小蝶道：「他們是在向咱們示警，走，咱們去問個明白。」

狄飛虹道：「好的。」

茶棚中坐着兩名五十上下的客人，一個蓬首駝背，一個鼠目尖嘴，兩人一身破爛，此時正蹺起一對泥腿，在仰着脖子猛灌茶水。

狄飛虹啊了一聲道：「原來是前輩，勿怪晚輩聽得有點耳熟。」

這位老人家，敢情就是引得狄飛虹平白無故一追幾個時辰的駝背老者，現在他以內力傳音將黃蜂帮一行引來，不知又在玩弄什麼花樣。

覃小蝶見狄飛虹跟那對怪人打招呼，以爲他們是素識，因而淡淡一笑道：「原來你認識這兩位前輩。」

狄飛虹還沒有答話，駝背老者已經哼了一聲道：「認識？哼，老夫是何等人物，豈會有他這樣乳毛未乾的朋友？不過，小妞兒，妳得評評理，老夫跟他素不相識，半年前的一個夜晚，他竟然無緣無故的追趕老夫幾個時辰，今日咱們狹路相逢，老夫非討還這個公道不可。」

覃小蝶一怔道：「前輩的確應該討回公道，不過前輩旣要晚輩評理，晚輩就得明瞭其中的眞相。」

駝背老者雙目一闔道：「老夫不願饒舌，問妳那口子吧。」

覃小蝶面色一紅，目注狄飛虹道：「你說——」

狄飛虹道：「其實也沒有甚麼，那晚金燕子忽然失踪，我躍登屋面查看，發現這位前輩正巧冒上另一屋面，我想過去問問，誰知他老人家拔腿就逃……」

覃小蝶道：「原來如此，前輩，請恕晚輩說句公道話，這件事麼，要討回公道的應該是狄飛虹……」

駝背老者哇哇大叫道：「甚麼，你們小兩口一個鼻孔出氣，想欺負我老人家，好，說說妳的理由，如果說得不好，老夫決不饒妳。」

覃小蝶道：「我知道前輩遊戲風塵，以比賽脚程來逗樂子，但如果因此而躭誤正事，前輩就不能推卸責任了。」

駝背老者道：「妳不要瞎栽贓，老夫躭誤了甚麼正事？」

覃小蝶道：「當日金燕子被人所擄，如若前輩不將狄飛虹引走，他也許可以救回金姑娘，咱們就事論事，前輩難脫調虎離山、帮助賊人的嫌疑，所以金姑娘今後的安危，應該由前輩負責。」

馳背老者神色一呆，道：「咳，小丫頭，老夫只不過跟狄小哥兒比賽了一下脚程，妳可不能將陳年舊賬一古腦扣到老夫的頭上。」

覃小蝶道：「晚輩說的是理，前輩如果不講理，你可以不認這筆賬。」

駝背老者雙目一瞪道：「誰說老夫不講理了？只不過……咳，老譚，瞧你一聲不响的，該不是在幸災樂禍吧！」

姓譚的老者道：「歐陽兄別誤會，我只是覺得人家姑娘理直氣壯，咱們無話可說而已，我看這樣吧，咱們不妨跟她作一塲交易……」

駝背老者雙掌一擊道：「這當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小妞兒，老夫跟妳談一筆交易。」

覃小蝶道：「談交易？前輩找錯人了，晚輩不會。」

駝背老者道：「這個簡單得很，一條命換十五條命，賺便宜的是妳，難道妳還不願意？」

覃小蝶道：「甚麼一條命換十五條命？前輩語含玄機，晚輩不懂。」

駝背老者道：「瞧你一臉聰明像，原來笨得可以！」

覃小蝶道：「那是前輩看走眼了，晚輩原本就笨。」

駝背老者道：「好吧，碰到笨人老夫只好多費一點唇舌，我問妳，你們這一行，是不是一十五個？」

覃小蝶道：「正是。」

駝背老者道：「就算老夫無意中害了金燕子，如果救了你們，兩相比較，是不是你們賺了便宜？」

覃小蝶道：「話是不錯，但咱們一路平安，沒有人要將咱們怎樣，前輩這買空賣空的交易，晚輩不感興趣。」

駝背老者怒叱道：「甚麼，妳敢說老夫買空賣空？好，譚兄，你告訴他們。」

譚姓的老者微微一笑道：「小姑娘，這麼說妳是冤枉好人了，你們如果再前進三里，可能會跌進陷井之內！」

覃小蝶愕然道：「有人在官道之上設陷井？」

譚姓老者道：「不相信？你們可曾想到這條人來人往的官道，爲甚麼除了你們之外別無行人？」

覃小蝶暗忖：「這話不錯，這條連貫川陝的官道，應該是行人不斷的，但他們馳騁半天，却一個人影都沒有見到，那麼譚姓老者的話是眞的了。」

她這種想法沒有錯，但一陣蹄聲立時否定了她的想法。

那得得之聲並不驟急，還夾着車輪的音响，看來是來了一輛馬車。

蹄聲入耳，茶棚中四人同時一呆，他們誰也沒有吭出一聲，但每一張面孔全都現出一股驚疑之色，而且眼巴巴的瞅着來路，希望瞧瞧來者是何許人物。

片刻之後馬車終於出現了，瘦馬破車，在民間是常見的。趕車的是一個老態龍鍾的糟老頭兒，一眼瞧去，就知道他們是當地的鄉下人。

馬車到達茶棚之前，趕車的老者勒着

韁繩，回頭向車廂道：「芹姑娘，這兒有個茶棚，下來歇一下吧。」

車簾一掀，出來一位身着深藍土布衣褲，年約雙十的姑娘，道：「大爺，咱們只稍歇一下，否則今晚就趕不到家了。」

趕車的老者道：「這個我知道，不會誤事的。」

他們來到茶棚，各自飲了一杯茶水，趕車的老者這才取出一桿旱烟鍋，呼嚕呼嚕的吸起旱烟來了。

吸旱烟原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但這位老人家的吸法却有些不太平常。

他吸烟不進喉管，立即大口大口的吹它出來，他正好坐在上風，位於下風的狄飛虹等就大過烟癮了。

覃小蝶第一個忍耐不住，立起身來道：「大哥，咱們走……」

她這樣長身立起，應該不會有什麼不對，她却頭腦一陣暈眩，身軀搖搖欲仆，如非扶住身前桌子，就可能會摔倒下去。

狄飛虹看得愕然，道：「妳怎麼啦？小蝶。」

他站起來想扶持覃小蝶，雙手還未伸出，也暈眩得扶住了桌面。

他們這一對年輕人各有一身上乘武功，除非身中劇毒，幾口旱烟絕對不可能使他們這樣的。

如果他們當眞是中了毒，那麼駝背老者及譚姓老者跟他們坐在一起，難免也會遭到池魚之殃。

果然，駝背老者雙目暴睜，瞪着趕車老者冷冷道：「你是毒尊冉玉琦？想不到閣下的易容之術，與使毒一樣的高明。」

趕車的老者的確就是毒尊冉玉琦，此時哈哈一陣大笑道：「逃仙果然高明，可惜你發現得太晚了。」

駝背老者複姓歐陽，單名一個超字，此老一生遊戲風塵，功力之高，在當代武林是一個頗爲突出的人物，他的輕功更爲特出，每每以此自傲，並時常找人比賽逗逗樂子，如果有人追他就逃，因而江湖上就送給他一個逃仙的雅號。

譚姓老者雙名一公，也是一位樂天知命，遊戲風塵的怪傑，由於他們性情相投，遂結爲知己的朋友，此老原籍四川，所以江湖上又稱他們爲「南駝西鼠」。

此時譚一公打了個哈哈道：「不要得意，老毒物，你向咱們下毒不要緊，得罪了這位姑娘，嘿嘿，你會遭到報應的。」

毒尊冉玉琦哼了一聲道：「別門縫裏瞧人，你以爲老夫會怕幾隻小黃蜂？」

他沒有說錯，既然稱爲毒尊，自然不會在意黃蜂之毒，可是他却忽略了一點，黃蜂谷除了黃蜂，還有一項更厲害的武器，那就是他們的鷹兒。

適才黃蜂谷一行十五人，在返回茶棚之時，由於出言示警的只是兩名老者，而且人家原是一番好意，茶棚又小，裝不下他們這批人馬，覃小蝶才叫他們在附近的樹林中歇息。

現在時間過去一大截，還沒有見到覃小蝶跟狄飛虹回來，琴棋書畫四婢不放心，就帶着黑白雙鷹前來茶棚看個究竟。

她們剛一出現，狄飛虹立即發出一股嘯聲，雙鷹如响斯應，振翼冲霄而起，待飛臨茶棚上空，雙翼一斂，以疾雷撼山之勢，分別撲向毒尊冉玉琦，以及毒尊的同伴芹姑。

這一對神鷹是看狄飛虹的手勢而選擇搏擊的對象，牠們縱橫飛騰，急如閃電，同時以利啄鋼爪，向敵人展開了無情的攻擊。

冉玉琦除了使毒之能天下無雙，一身武功也十分了得，他見神鷹來勢兇猛，只得以旱烟鍋相拒，一鍋揮出，力逾千斤，不要說被旱烟鍋直接擊中，就算被烟鍋帶起的風力掃一下，鷹兒只怕也承受不了。

但神鷹動作靈活，飛行絕跡，冉玉琦空費不少眞力，連神鷹的邊也無法沾到，鬥到後來，他不只是肩背連連負創，更是氣喘如牛，再鬥下去，不被神鷹抓死也會累死。他那位同伴就不必說了，早已身負重傷，成了琴婢的階下之囚。

一旁觀戰的逃仙忽然嘆口氣道：「老譚，你適才說甚麼來着，好像是說老毒物會遭到報應？」

譚一公道：「不錯，我是這麼說的，你瞧他不是遭到報應了麼？」

逃仙歐陽超道：「此人的確該死，不過我却認爲他死期未到。」

譚一公道：「那是爲了甚麼，莫非他害人還沒有害夠？」

歐陽超道：「咳，譚兄，我請教你，咱們跟他毫無過節，他爲甚麼要對咱們使毒？」

譚一公道：「這個我怎麼知道？」

歐陽超道：「既然不知道，就該問問他，至少咱們知道他使毒的原因，說不定是其中還有更大的陰謀。」

這兩位玩世不恭的江湖異人說了一連串的對話，不只是說得又快又急，音量也十分之大，好像故意說給狄飛虹覃小蝶聽的。

如果他們當眞是這般用意，實在用不着這麼旁敲側擊，直接了當的說出，狄、覃二人並不傻，何嘗想不到要弄個明白，只因他們在運功袪毒，一時無暇他顧而已，當然，這時的戰局已經穩定，可以說勝券在握，除了琴棋二婢在照顧她們的主人，書畫二婢也加入了搏殺，老毒物早已遍體鱗傷，無論他功力多高，必定難以再支持半個時辰。

此時狄飛虹已將毒力逼入左臂，立即發出一股嘯聲，書畫二婢及黑白雙鷹停止了攻擊，但雙鷹仍在空際盤旋，隨時可以俯衝下擊。

狄飛虹先向覃小蝶打量一眼，見她已經無碍，這才目光一抬，瞅着老毒物冉玉琦道：「請問閣下，咱們有仇？」

冉玉琦冷冷道：「小子乳臭未乾，老夫豈會跟你有仇！」

司棋撇撇嘴道：「暗中下毒傷人，是不要臉的下流勾當，居然還敢倚老賣老，簡直是無恥之尤。」

冉玉琦雙目暴睜，衣衫無風自動，顯得惱怒以極。

拂琴哼了一聲道：「怎麼，老羞成怒？其實閣下應該明白，適才如非咱們公子出聲阻止，你這幾根老骨頭早就被咱們的鷹兒拆散了，莫非你還不服？」

所謂敗軍之將，不堪言勇，老毒物冉玉琦被兩名丫頭一頓數說，雖是氣憤塡膺

，却也無可奈何。

逃仙歐陽超道：「這沒有甚麼，老毒物，陰溝裏翻船的事不是沒有，說去說來還是怨自己學藝不精，如今既然落在幾個晚輩手裏，最好光棍一點，別叫人家使出一點甚麼手段，這往後，咳咳，老臉該往那兒擺？」

譚一公道：「老毒物，你應該明白，人家小倆口可是看在咱們哥倆的份上才對你手下留情，再不識相一點，嘿嘿，那就有你好看的了。」

此時冷艷芳已率領八大高手將茶棚包圍，十二隻神鷹在空際穿梭往返，振翼飛鳴，這種陣勢無異於銅牆鐵壁，老毒物除了認栽，實在別無生路。

一聲英雄末路的嘆息，老毒物冉玉琦道：「老夫認栽，這是解藥，服食一粒其毒自解。」

他將一隻白色瓷瓶交給拂琴，瓶中約有三十餘粒綠色丹藥，拂琴倒出兩粒，交給芹姑道：「吃下去。」

芹姑道：「為甚麼要我吃？」

拂琴道：「妳可能也中了毒，吃兩粒解藥並沒有什麼害處。」

芹姑哼了一聲道：「姑娘好深的心機，好，我吃。」她接過丸藥，毫不遲疑丢入口中。

約莫一盞熱茶之後，拂琴才將解藥分給覃小蝶等四人服用，只需略一運功，果然藥到毒除。

狄飛虹雙拳一抱道：「請問前輩，你這是為了甚麼？」

老毒物冉玉琦道：「你知道獵人捕象的故事麼？」

狄飛虹道：「就因為牠生了一對值錢的象牙？」

冉玉琦道：「不錯，少俠水功高强，宇內無雙，圖謀少俠的人多得難以數計，老朽只不過其中之一而已。」

覃小蝶道：「你不是受人指使？」

冉玉琦哈哈一陣狂笑，說道：「老夫除了今天栽在幾隻鷹兒的手裏，可以說縱橫天下，無往不利，姑娘這麼說是小看老夫了。」

覃小蝶眉峯一皺，回顧狄飛虹道：「大哥，你看怎麼辦？」

狄飛虹道：「讓他走吧，時間已晚，咱們也不能躭擱了。」

覃小蝶伸手一揮，黃蜂谷弟子立即讓開一條出路，待冉玉琦與芹姑離去之後，她忽然柳眉一揚，衝着逃仙歐陽超道：「前輩，咱們的賬該怎麼算？」

歐陽超一怔道：「咱們的賬？咳，老夫不欠妳的，那來的賬好算？」

覃小蝶哼了一聲道：「你說一條命換十五條命，咱們活得好好的，適才却救了你們兩條命，你說這筆賬該不該算？」

歐陽超道：「咳，小丫頭，老夫說的是前面三里……」

覃小蝶道：「冷班頭，派人帶兩隻神鷹，快馬向前面探道，無論有無情況，搜索十里即刻回頭。」

冷艷芳應了一聲，當即指派兩名部屬，携帶神鷹急馳而去。

片刻之後，兩騎去而復回，據報搜索十里，毫無敵情徵兆。

覃小蝶瞅着歐陽超道：「前輩，你怎麼說？」

歐陽超聳聳肩道：「小丫頭，妳該不是要老夫的老命吧？」

覃小蝶道：「那倒不是，不過咱們却有一項要求。」

歐陽超道：「好，妳說。」

覃小蝶道：「金燕子的被擄，前輩難辭其咎，這話不錯吧？」

歐陽超道：「老夫無意推諉。」

覃小蝶道：「為了尋找金燕子，咱們這麼勞師動衆，也就是說咱們的安危，前輩應該負直接的責任！」

歐陽超雙手連搖道：「別損我，小姑奶奶，如果你們不行，老夫還不是只有乾瞪眼的份兒。」

覃小蝶道：「前輩名滿江湖，何必如此謙虛？再說，咱們的要求，只是想預先知道敵情，前輩見多識廣，輕功舉世無雙，咱們的這點要求不算過份吧？」

歐陽超苦笑一聲，回頭對譚一公道：「聽到了麼？譚兄。」

譚一公道：「聽到了，這可不關我的事。」

歐陽超哇哇大叫道：「不關你的事？哼，咱們南駝西鼠可是一根綫上拴的兩個蚱蜢，何况你適才中了老毒物的暗算，可也是人家救的。」

譚一公嘆口氣道：「你駝子存心拉個墊背的，看來我也只好認了。」

歐陽超哈哈一笑道：「那好，咱們走吧。」

這雙遊戲風塵的怪傑，被覃小蝶硬給他們套上了一副籠頭，他們走了，黃蜂谷一行也向劍門關趕去。

他們在劍門關歇了一晚，翌晨繼續南下，經劍閣縣城一逕向梓潼縣境奔去。

這一路倒是平靜得很，直待到達梓潼以北的上亭舖，才知道他們果然處於四面楚歌之中。

上亭舖距離縣城不遠，經過此地的旅客多半只是打尖，狄飛虹等一行，也是準備趕到縣城投宿的，但他們剛剛進入鎮集，就有人向狄飛虹獻上一紙便箋。

與狄飛虹並肩而行的覃小蝶道：「大哥，上面寫了些甚麼？」

狄飛虹道：「是逃仙歐陽前輩派人送來的，他說這一路之上，意欲圖謀咱們的門派有五起，目前已有四路退兵，現在只剩下一路了。」

覃小蝶道：「這倒是一個好消息。」

狄飛虹道：「不，是壞消息。」

覃小蝶道：「我不懂，五路退了四路為甚麼會是壞消息？」

狄飛虹道：「因為他們畏懼剩下的這一路，不敢跟他相爭。」

覃小蝶愕然道：「這一路是少林還是武當？」

狄飛虹道：「不，是天羅門。」

覃小蝶道：「天羅門？中原武林似乎沒有這麼一個門派。」

狄飛虹道：「這我就不知道了，信上說天羅門武功之高，武林中無人能敵，他勸咱們儘快返回黃蜂谷，或者可以留下一命。」

覃小蝶哼了一聲，道：「天羅門既是

天下無敵，他們為甚麼還要找咱們的麻煩呢？」

狄飛虹道：「這就難說了，也許他們不希望中原武林獲得鬼臉神槍吧！」

他們在說話之際，已經來到一家飯庄之前，不管前途如何兇險，總得先塡飽肚子。

這是本鎮最大的一家飯莊，食堂擺着二十張桌子，只有一張坐着五位客人，如果用門可羅雀來形容這家飯莊，倒是再也恰當不過。

為甚麼會這樣？

狄飛虹一行十五人，幾乎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有這樣的疑問，但當他們踏進食堂之後，不必解釋他們就全都明白了。

一股淩厲的殺氣，充塞着這間食堂·只要有人走進來，多半會汗毛倒豎，肉跳心驚。

這股殺氣是從那兒來的，莫非是那五位客人？

不錯，正是他們。

上座的是一名鬢髮如霜的老者，白髮紅顏，目如冷電，一眼瞧去，通常人會覺得他不怒而威，道上的朋友就會瞧出他是一位深不可測的高人。

他的兩旁坐着兩男兩女，男的一律身着紅衣，女的是一玄一紫，這四人的年歲全都不大，男的在三四十歲之間，女的約莫雙十年華。

狄飛虹等一行十五人之中，以冷艷芳的江湖閱歷最為豐富，對這老少五人，她却全不相識。

狄飛虹選了臨窗兩張桌子，向店小二要來飯菜，他們就默默的吃喝起來。

這本來不該有事的，河水不犯井水，也沒有碍着誰，但當狄飛虹結好賬，準備離開之際，那老少五人之中的一名紅衣大漢忽然向他走了過來。

「朋友請留步。」

「兄台是招呼在下？」

「不錯，咱們門主邀請朋友一談。」

「貴門主是那位高人？」

「就是坐在上首的那位。」

「咱們似乎素不相識。」

「那來的這麼多廢話，請吧。」

此人年約三十四五，身材魁梧，聲若宏鐘，憑氣勢已經勝人三分，只是他那頤指氣使的神態，難免叫人生出反感。

司棋第一個忍耐不住，冷哼一聲道：「叫你們的門主過來，不是他要見咱們公子的嗎？」

紅衣大漢面色一變，右掌忽然一吐，食中二指像兩隻利劍，以快如閃電的速度，截向司棋的雙目。

覃小蝶的貼身四婢都俱有一身上乘武功，一般武林高手，很少放在她們的眼裏，但紅衣大漢這出手一擊，幾乎戳破司棋的剪水雙瞳，她雖然仰身倒竄，逃過了這一刦難，情形却顯得狼狽以極。

狄飛虹覃小蝶全都面色一變，黃蜂谷的人馬一起站了起來，一個個手握刀把準備一戰。

食堂的氣氛更緊張了，一塲搏殺似乎難以避免。

坐在上首的天羅門主輕輕哼了一聲道：「祁雲住手，叫他們到鎮外黑石坡了斷吧。」

紅衣大漢、祁雲雙手一垂：「是。」語音一落，回顧狄飛虹道：「本門在鎮外黑石坡候教。」

天羅門一行五人走了，狄飛虹自然不便賴在這裏，他與覃小蝶交換了一下眼色，再向店小二問明黑石坡的所在，也隨後向鎮外奔去。

這兒亂石縱橫，林木掩映，是一個頗為荒涼的亂石崗，此時却萬人空巷，在黑石坡圍上一大片人潮。

天羅門的老少五人站在塲中，黃蜂谷一行立在他們對面丈外之處，狄飛虹雙拳一抱道：「晚輩狄飛虹參見門主，請問門主有什麼指教。」

天羅門門主道：「聽說少俠水功高强，老夫想借重少俠的長才……」

狄飛虹問道：「門主是想獲取鬼臉神槍？」

天羅門主道：「老夫並無獨佔鬼臉神槍之心，只是不願讓它們落在奸邪的手中，在江湖上掀起一塲浩刦罷了。」

覃小蝶哼了一聲道：「好一個悲天憫人的心腸，可惜咱們正有要事待辦，無法給門主任何帮助。」

天羅門主略作沉吟道：「貴谷有事老夫自然不便强人所難，不過，如果本門先帮助貴谷解决困難，狄少俠是否可以助老夫一臂之力？」

覃小蝶原以為天羅門是依仗武功，强迫他們就範，想不到天羅門主不只是語氣和善，態度又是如此的誠懇，這就叫她難於處理了。

於是她回過頭來，詢問狄飛虹道：「大哥，你說呢？」

狄飛虹道：「可以，門主如果能替咱們找回金燕子，在下願意帮門主取得鬼臉神槍。」

天羅門主道：「多謝少俠，咱們回客棧再作長談。」

他們回到原先的飯莊，想瞧熱鬧的鎮民難免大感失望，這實在是一件想不到的變化，連狄飛虹都沒有想到是如此一個結局。

當然，江湖之上波譎雲詭，未來的發展，沒有人能夠預料，那就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現在他們在作交易，由狄飛虹提出他的條件，交給天羅門負責解決。

狄飛虹的條件只有一個，請天羅門救出金燕子，但必須不受任何傷害。

金燕子被擄已經不是秘密，可以說天下皆知，究竟是誰擄了金燕子，却沒有一個人知道內情。

按說擄刦金燕子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迫使狄飛虹帮他們尋獲鬼臉神槍，如果當眞是這樣，那擄人者早該找狄飛虹談判了。

如今毫無消息，好像金燕子忽然由世界上消失一般，天羅門縱然武功蓋世，他們又怎能救出金燕子？

這是一個十分困難的條件，但天羅門主却一口答允下來，他只是聲明一點：「如果在本門找到金燕子之前，她已經受到傷害，這與本門的約定無關。」

天羅門主說的是正當理由，狄飛虹自

然應該承認，雙拳一抱道：「多謝門主，咱們一言爲定。」

天羅門主道：「少俠可以去縱情山水，我想三個月內，本門必然能夠報命。」

× × ×

「嵩高維嶽，峻極於天」，這是前人對嵩山雄偉山勢的形容，名滿天下的少林寺，就在少室北麓五乳峯之陽。

這天晌午時分，一名紅衣青年，伴着一名玄衣少女來到少林寺前，他們似乎不是來朝山禮佛的，在廟門丈許之外他們就停了下來。

名山古刹，不管有無香期廟會，進香的信男善女總是不在少數的，如今廟外多了兩個人，誰也不會注意他們。

但那紅衣青年忽然發出一聲長嘯，音韻高亢，有如石破天驚，寺中的香客固然驚惶不已，不少僧侶也被那剛勁的嘯聲引了出來。

一名年約四旬的和尚，向紅衣青年單掌打了一個問訊，說道：「貧僧無戾，是本寺的知客，施主駕臨敝寺，不知有何貴幹。」

紅衣青年滿臉嚴霜的冷冷道：「叫你們掌門出來見我。」

少林藝冠當代，人材輩出，數百年來，一直執中原武林的牛耳，江湖黑白兩道，無不奉少林爲武林泰斗，現在居然有人指名要掌門出來見他，此人不只是胆氣凌人，他這瘋狂的行爲，也有點駭人聽聞。

知客無戾大師沉聲道：「施主你剛才說些甚麼？」

紅衣少年脚下一挪，丈外距離一閃即到，同時右臂一伸，五指箕張，向無戾大師的脈門扣去。

無戾大師是掌門了凡的親傳弟子，不僅見多識廣，長於機辯，一身功力已獲了凡掌門的眞傳，他却未能化解紅衣青年的一記擒拿，並被摔出一丈以外。

無戾大師雖然被摔得頭暈眼花，畢竟是一個修爲有素的高僧，因而一躍而起，並制止他的同門向紅衣青年施行報復。

他震嚇於來人的武功，担心一個處理不當，會爲少林寺帶來可怕的後果。

於是他合十一禮道：「請示師承及名號，以便爲施主轉達。」

紅衣青年道：「天羅門弟子方山祝翠姑。」

無戾大師面色一變，道：「施主請稍候，貧僧這就去請敝掌門。」

無戾大師匆匆奔入寺內，迎面遇到羅漢堂住持了眞禪師，及一磚堂住持無燈大師，率領數十名弟子走來，他立住脚步，合十一禮道：「參見師叔。」

了眞禪師向他瞧了一眼道：「出了甚麼事？」

無戾大師道：「稟師叔，寺外來了一雙男女，自稱是天羅門下……」

了眞禪師心頭一震道：「你跟他們交過手了？」

無戾大師道：「是那男的方山突然向弟子出手……」

了眞禪師道：「你敗了？」

無戾大師低下頭，道：「弟子無能，被他摔了一跤。」

了眞禪師嘆息一聲道：「六十年前的慘禍，莫非要重現於今日，好，你去請掌門吧。」他不敢躭擱，率領無燈大師等逕向寺外奔去。

六十年前，天羅門一名門下前來中原，因爲細故與終南弟子發生衝突，終南以地頭蛇姿態仗勢欺人，華山偏袒終南聯手對付天羅門下，結果終南鷄犬不剩，華山也元氣大傷，迄今仍然一蹶不振，如今天羅門再現中原，並找上了少林寺，了眞禪師怎能不大爲憂心。

一聲嘹亮的佛號，了眞禪師寶相莊嚴的道：「敝寺與貴門素無恩怨，方施主爲何要興這無名之師？」

方山道：「在下無意跟貴寺動手，只是想與貴掌門打個商量。」

了眞禪師哦了一聲道：「方施主如果有事，跟老衲說也是一樣。」

方山道：「你是誰？」

了眞禪師道：「老衲了眞，是了凡掌門的師弟。」

方山道：「那好，本門想找一個人，貴寺是中原武林的領袖，所以才想勞動貴掌門。」

了眞禪師面色一沉道：「貴門雖是遠居海外，也應該知道士可殺不可辱的道理，爲了尋找一個人，施主竟然登門尋衅，豈不是欺人太甚？」

方山道：「如果這個人關係中原武林的安危呢？」

了眞禪師道：「方施主該不是危言聳聽吧，是什麼人具有如此驚人的份量？」

方山道：「太原金府的大小姐金燕子，老禪必然有過耳聞。」

了眞禪師哼了一聲道：「方施主是在消遣老衲？」

方山道：「在下說的是實話，希望老禪師能夠相信。」

了眞禪師道：「就算老衲相信也帮不上施主的忙，因爲金燕子不在敝寺。」

方山道：「在下知道金燕子不在貴寺，只是請求貴寺代爲尋找而已。」

了眞禪師冷冷道：「對不起，敝寺可以爲武林同道盡力，但施主的請托敝寺恕難從命。」

身着玄衣的祝翠姑忽然插口道：「老和尚，咱們打個賭你看怎樣！」

了眞禪師說道：「哦，女施主請說下去。」

祝翠姑道：「久聞少林羅漢陣馳譽天下，爲貴寺鎭山之寶，咱們既到名山，總該不虛此行才是。」

了眞禪師愕然道：「兩位施主要闖羅漢陣？」

祝翠姑說道：「不，只是小女子一個人。」

了眞禪師喧聲佛號道：「鍊鐵成鋼，集腋成裘，女施主，敝寺的羅漢陣決非浪得虛名啊！」

他是說少林羅漢陣是經過苦練，以及集中精英編組而成的，希望祝翠姑不可輕視。

誰知祝翠姑却淡淡一笑道：「我知道，少林開派數百年，能夠生出羅漢陣的並不多見，不過老禪師別忘記小女子的說話，咱們要不虛此行，何況，小女子還要以闖陣與貴寺賭上一賭。」

了眞禪師長長一嘆道：「佛法無邊，難使頑石點頭，說吧，女施主，妳要如何賭法？」

祝翠姑道：「我如果傷在羅漢陣中，只怨自己學藝不精，天羅門不得再有報復的行爲，要是我能闖出羅漢陣……」

了眞禪師佛學高深，武功極爲淵博，除了了凡掌門，在少林寺沒有人是他的對手，在江湖上他更是名噪遐邇，無論黑白兩道，都會對他敬畏三分。

以他這樣一個修爲有素的高人，竟會對一名少女生出怯意，豈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的確，當祝翠姑說「要是我能闖出羅漢陣」之時，他竟然心頭一懍，一股莫名其妙的恐懼，震撼着他每一根神經。

雖然如此，他畢竟是身經百戰，見過大風大浪的高僧，因而深深的吸進一口長氣，道：「請說下去。」

祝翠姑道：「如果我能安然出陣，咱們只有一個要求，請貴寺於兩個月內，査出金燕子的踪跡。」

了眞禪師道了一聲「好！」同時擧手一揮，他身後的三十六名弟子，立即人影閃動，佈下一座威震武林的羅漢大陣。

祝翠姑向陣勢瞧了一眼，再由腰際解下一條軟鞭，脚步輕輕一點地面，嬌軀便已投空而起，然後以乳燕投林之勢，向陣中落了進去。

她身形剛剛着地，立即感到一股强大的壓力，它是由四面八方擠向中央，如是功力較差之人，不必動手過招，就已經癱倒地上去了。

「名無倖致，少林羅漢陣果然不凡。」這是祝翠姑內心的感覺，但她輕鬆的神色，並無絲毫改變。

少林羅漢陣，原是一種先天奇門陣法，陣中成員移形換位，出招攻敵，都暗含無限玄機，任是何等之人，只要進入其中，就難以全身而退。

此時陣中的壓力在逐漸加重，少林僧侶正準備作石破天驚的全力一擊。

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時刻，勝負之機就在此一擧。

一股扣人心弦的異聲，忽然在此刻响了起來，它像猿啼巫澗，嫠婦夜哭，一片愁雲慘霧，在婉轉哀鳴聲中，籠罩着寺前的門場，也籠罩了整個少林寺。

少林寺的僧侶無法抵抗這股異聲，他們心旌搖搖，如痴如醉，那名震武林的羅漢陣，自然不攻自破了。

了眞禪師一見大事不妙，立即貫注內力，發出一聲佛門獅子吼，少林弟子雖然神志一清，祝翠姑却已兵不血刃的走出羅漢陣外。

她來到了眞禪師的身前，雙拳一抱道：「承讓。」

了眞禪師哼了一聲道：「妳並非以武功取勝，咱們輸得不服。」

祝翠姑撇撇嘴道：「禪師一代高僧，想不到見識竟是如此的淺薄，請問適才那股聲音是由那兒發出來的？」

了眞禪師道：「是妳那條怪鞭。」

祝翠姑冷冷道：「不錯，是我這條黑蝙蝠，鞭上有六十四個小孔，只要以內力一摧，它就會發出聲音，這不是邪術，不信你也可以試試！」

其實了眞禪師早已發覺她這條軟鞭的奧妙，說它不是武功，實在是違心之論，如今要他試試，他可就爲了難了。

以了眞禪師的功力，使鞭上的小孔發出聲音，倒還難他不到，但要像祝翠姑那樣婉轉悲鳴，他就力難從心了。

一聲低沉的佛號，適時傳入人們的耳鼓，十餘名僧侶正魚貫的由寺中走了出來，領頭的一名老僧身着袈裟，寶相莊嚴，少林弟子自了眞禪師以下，全部雙掌合十躬身一禮，道：「參見掌門。」

敢情這位寶相莊嚴的老僧，就是少林寺當代掌門了凡禪師，他向方山打量一眼，然後對祝翠姑道：「女施主好高明的九幽神功，不知令師是那位高人？」

祝翠姑道：「我沒有師父，武功是爹娘教的。」

了凡掌門道：「哦，令尊是……」

祝翠姑道：「祝滄海。」

了凡掌門道：「天羅門主？那……女施主的九幽神功必然是令堂傳授的了。」

祝翠姑道：「不錯。」

了凡掌門道：「女施主身負兩家之長，敝寺羅漢陣怎能不敗，自即日起，敝寺將全力追查金燕子的下落，但山川廣大，找人十分不易，如若不能在限期內完成，尙望女施主能夠鑒諒。」

祝翠姑與大師兄方山交換了一下意見，當即點點頭道：「咱們有兩點要求，希望前輩能夠俯允……」

了凡掌門道：「女施主請說。」

祝翠姑道：「一，貴寺必須當眞盡了全力，才能延展限期，二，縱然不能在兩月之內找到，貴寺必須找到金燕子爲止，才算了却咱們的賭約。」

了凡禪師道：「好，敝寺遵辦。」

× × ×

金陵覆舟山的北麓，玄武湖的南端，是一個山環水抱，景物秀麗的所在，那兒聳立着一棟氣象萬千的莊院，名叫百鹿山莊。

這天傍晚時分，莊前來了一雙少年男女，男着紅衫，身材魁梧，女着紫衣，容貌娟秀。看情形，他們是來遊歷的，玄武湖本來就是風景如畫的地方。

但一雙灰衣大漢竟然攔住他們的出路，其中一個較高的道：「此路不通，朋友請止步。」

紅衣青年冷冷道：「天下的路天下人走，你竟敢攔阻咱們？」

灰衣人大漢向他打量一眼道：「朋友好像是道上的，但應該知道這兒是什麼地方。」

紅衣青年道：「百鹿山莊，是嗎？叫你們帮主出來，就說天羅門弟子祁雲甘玲要見他。」

灰衣大漢道：「祁朋友好大的口氣，如果你想到丐帮的總壇撒野，那是你活得不耐煩了！」

紅衣青年祁雲冷哼一聲，二話不說，一掌拍了出去。

灰衣大漢面色一變，待要出掌招架，胸前已被擊中，他那龐大的軀體被震飛一丈開外，落地之後必然氣息全無了。

另一灰衣人大吃一驚，隨手發出一枚

旗花，翻身就向莊門逃竄。祁雲只是發出一聲冷笑，並未跟踪追擊。

甘玲道：「二師兄，這樣不太好吧，如果殺傷太多咱們只怕很難達成任務。」

祁雲道：「這是婦人之仁，妳要知道，丐帮人多勢衆，不殺人怎能立威？」

甘玲不同意他的見解，但數十名丐帮弟子已由莊門湧出，她再想勸說已經沒有時間了。

來人領頭的是一名年約四旬，身着青衫的威武漢子，左邊是一個鶉衣百結，腰際懸着酒葫蘆的老者，右邊是一名黑衣老者，肩上掛着九隻金光閃閃的金環，身後二十八名白衣少年，每人手中抱着一柄長刀。

青衫漢子目如冷電，向祁、甘二人打量一眼，道：「朋友是天羅門的高人？請問貴上下怎樣稱呼？」

祁雲道：「在下祁雲，這位是我的師妹甘玲。」

青衫漢子道：「久仰，在下應天雄，現任丐帮帮主，據在下所知敝帮與貴門素無恩怨，朋友闖莊傷人究竟爲了甚麼？」

祁雲道：「這可不能怪我，在下求見帮主，貴門下竟然出言不遜。」

肩掛金環的黑衣老者怒哼一聲道：「丐帮弟子的血不能白流，姓祁的，老要飯的鬥鬥你。」

丐帮帮主應天雄道：「祁長老不可衝動，要算賬也得先將事情弄個明白。」

語音一頓，回顧祁雲道：「祁朋友有什麼事要見在下？」

祁雲回答道：「請貴帮替咱們找一個人。」

應天雄一怔道：「就只這樣？」

祁雲道：「不錯，就只這樣，丐帮弟子遍天下，找人必然輕而易舉。」

應天雄道：「找誰？」

祁雲說道：「太原金府的大小姐金燕子。」

應天雄哈哈一笑道：「原來如此，其實太原金府財雄勢大，他們的大小姐丢了，何勞閣下操心，再說本帮也沒有代閣下找人的義務。」

祁雲目射煞光，冷冷道：「哼！在下是好言相求，希望貴幫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肩掛金環的黑衣老者大喝一聲道：「不要狂，姓祁的，別人怕你天羅門，我九連環楊登却不怕你。」

九點環楊登是丐帮的長老，在江湖道上，也是一個响噹噹的字號，據說只要讓他九連環出手，任是何等之人，不死也會負傷。

像他這樣一個頗負盛名的高人，怎會將一個後生晚輩放在眼裏？

祁雲像適才擊斃灰衣大漢一樣，二話不說，就一掌拍了出去。

現在可不比剛才，對象已換了人，距離也比較遙遠，當然不可能收到相同的效果。

不過他的掌力依然凌厲無比，雙方相距一丈以外，九連環楊登依然被震得倒退幾步，口角之旁流出一縷血絲，顯然，這位名滿江湖的高人，適才曾經全力出掌相抗，結果還是受了內傷。

這是他心有不甘的，立即摘下肩頭的九隻相連的金環，口中一聲虎吼，縱身就向祁雲撲去。

九連環又名環鞭，是一件頗爲特殊的奇門兵刃，一鞭揮出，耀眼的金光帶着金環撞擊之聲，頗具擾亂敵人心情的作用。

九連環楊登爲了一掌之仇，一上來就全力搶攻，環鞭泛起漫天金霞，金鐵撞擊之聲更是震耳欲聾。

也許是因爲他負了內傷吧，名滿江湖的九連環猛攻二十餘招，並沒有將祁雲怎樣。

這是一場武林罕見的搏殺，成名多年的九連環全力搶攻，竟然治不了一個後生晚輩。

當楊登攻出第三十七招之時，他手上突然一緊，同時腰際一麻，這位丐帮長老已然動彈不得。

他敗了，兵刃被奪，穴道受制，他焉能不敗！

祁雲丢下奪來的九連環，向應天雄雙拳一抱道：「在下一時失手，請帮主鑒諒，不過這位楊前輩的穴道必須習得本門功夫之人才能替他解穴，如若要自己出手，可能造成他終身殘廢，在下言盡於此，告辭。」

他們師兄妹轉身走了，丐帮帮主應天雄却半晌做聲不得，丐帮的另一名長老一壺醉石靈道：「答允他們吧，帮主，咱們寧可信其有……」

應天雄嘆了一口氣，然後揚聲呼叫道：「祁少俠請留步。」

祁雲立定脚步，道：「帮主有什麼指教？」

應天雄道：「敝帮願在兩個月內找出金燕子存身之處，但不負責出手救人。」

祁雲道：「多謝帮主。」屈指一彈，震開九連環楊登的穴道，雙拳一拱，師兄妹二人轉身急馳而去。

鴉鵲池撈寶一場空

在黑龍江省的南部，龍鎮縣與北安市之間，有一個鎮集名叫「孫家船口」，一般人通常稱它爲「龍門」。

龍門鎮緊靠「謨納河」的南岸，以出產烏魚著名。其實它最著名的不是烏魚，而是龍江第一家。

龍江第一家是一個武林世家，在關外，它就像中原的少林武當，被人們目爲泰山北斗，就地區而言，少林武當，實在遠不如龍江第一家！

它現代的主人姓常名嘯旻，是一位年約五旬的驃形大漢，他武功卓絕，慷慨好義，在東北江湖道上是一位跺跺脚地皮都會震動的人物。

這天風和日麗，原本是一個好天氣，但龍江第一家却顯得陰霾四佈，一片山雨欲來的景象。

在龍江，沒有人敢打龍江第一家的主意，任是何等兇神惡煞，也要對它退避三舍。

如今，龍江第一家却警訊頻傳，這名震關東的武林世家，似乎已陷於風雨飄搖之中了。

一名武士裝扮的大漢，神色慌張的奔

進大廳，向一名身着青袍的驃形大漢抱拳一禮道：「禀主人，有人闖莊。」

這名青袍大漢就是龍江第一家的主人常嘯旻，一個月以前他已經獲得情報，知道天羅門及黃蜂谷兩般人馬正在向龍江奔來。

在黑龍江，是他常嘯昊的天下，任何風吹草動，都會跟他發生牽連，如今兩個門派聯手出關，不管對方來意如何，他必須防患未然。

調集高手，加强戒備，對來人作全面追踪。這些都是他所作的應變準備，估不到來人竟如此大胆，居然單刀直入，闖到龍江第一家來了。

常嘯旻的內心雖是十分震怒，神態却顯得一片莊嚴，所謂善者不來，來者不善，他認爲這是龍江第一家的一項考驗，於是他率領四名高手迎了出來。

來人只有十八個，他們是天羅門的方山、祝翠姑、甘玲，及黃蜂谷一十五人，縱然將盤旋空際的十二隻巨鷹算上，爲數不過三十而已。在塲的龍江門下將近八十，論人數，他們是處於絕對的劣勢。

然而這般處於絕對劣勢的少年男女，每一個都是氣勢磅礴，穩重如山，令人一瞧之下，就會生出一股怯意，龍江門下雖是人多勢重，竟然呆在一旁像寒蟬一般。

當常嘯旻瞧到塲中的氣勢，心頭也暗暗一懍，他輕輕咳了一聲，目注方山道：「少俠是那位高人的門下？駕臨敝處有什麼指教？」

方山道：「天羅門下方山，帮朋友抓賊來的。」

常嘯旻面色一變，道：「誰是賊？希望方少俠說個明白。」

方山哼了一聲，回顧狄飛虹道：「還是你說吧。」

狄飛虹雙拳一抱道：「在下狄飛虹，請問前輩上下怎樣稱呼？」

常嘯旻道：「老夫常嘯旻，是這兒的主人。」

狄飛虹道：「久仰，請問小龍王常旭，可是前輩的公子？」

常嘯旻道：「正是犬子，莫非他開罪了狄少俠？」

狄飛虹道：「他擄來了在下的一位朋友，請前輩叫他出來。」

常嘯旻愕然道：「犬子不在家中，少俠被擄的朋友是那一位？」

狄飛虹道：「敝友是太原金府的大小姐金燕子，只要前輩交出金大小姐，咱們也不爲已甚。」

常嘯旻面色一沉，喝道：「朋友好大的胆量，居然敢到龍江第一家來訛詐！給我殺。」

在黑龍江，甚至整個關東，龍王常嘯旻就是一個土皇帝，他的話比聖旨綸音還要管用，要是容許別人登門指責，豈不砸了龍江第一家的金字招牌！

當然，他也明白狄飛虹等人不好惹，好在他們只有十八個。龍江第一家却有八十個，雙拳難敵四手，螞蟻多了淹死象，來個以多勝少，必然可以留他們下來。

這是常嘯旻的如意算盤，但搏殺一經展開，他的如意算盤立即遭到幻滅。

狄飛虹等一十八人不亞於十八隻猛虎，龍江第一家的門下則如同一羣綿羊，不過實際出手迎戰的只有十三個，狄飛虹、覃小蝶，以及三名天羅門下並未出手。

以十三對八十，龍江門下仍然人仰馬翻，只不過片刻之間，這片廣塲之上已變作人間地獄。

常嘯旻大吃一驚，他絕未想到這些年紀輕輕的小姑娘，竟然具有如此凌厲的身手，如果不叫他們停止，他這般訓練多年的部屬，只怕會全部擺在這裏。

於是他貫注內力，發出一聲大吼道：「住手。」

混亂的搏殺停止了，常嘯旻領着四名高手走進塲中，冷冷地一哼，衝着方山及狄飛虹說道：「兩位可知道你們做了些甚麼？」

方山冷冷道：「咱們做了些什麼？嘿嘿，奔波萬里只爲了抓幾條地頭蛇兒，早知道這樣我就不來了。」

常嘯旻勃然大怒道：「龍江第一家威鎮關東，開罪了常某，管叫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語音一頓，回顧身後的四名高手道：「那位替我將姓方的拿下。」

「屬下願意。」

說話的是一名年逾四旬，虬髯繞腮的大漢，他是龍江四大頂尖高手之一，名叫伍喘，此人身如鐵塔，力能扛鼎，使用一隻巨大的鐵杵，是江湖罕見的重兵刃。

他踏前幾步，大吼一聲道：「姓方的，出來。」

方山正待出戰，小師妹甘玲道：「大師兄，讓我來。」

方山點點頭道：「好吧。」

甘玲嬌小玲瓏，跟伍喘對面一站，像小孩子與大人，簡直不成比例，伍喘呆了一呆道：「妳來幹甚麼？小姑娘，快回去叫妳家大人出來。」

甘玲撇撇嘴，說道：「我家大人只會宰牛，你麼，一隻蹩脚鷄罷了，殺鷄焉用牛刀！」

伍喘大喝一聲，單臂一振，鐵杵挾着勁風，猛襲甘玲的前胸，聲勢之厲烈有如雷撼山一般。

誰知甘玲身形一側，左手一把抓着鐵杵，右脚前踏，掌沿順勢向伍喘的手腕切去。

看來弱不禁風的小姑娘，竟能以纖纖玉指抓着鐵杵，如非親眼目睹，只怕誰也不會相信。

而且抓杵出招，快如電閃，伍喘如非棄掉鐵杵，他的右掌就不必想要了。

龍江四大絕頂高手之一，一招之中竟落得丢盔棄甲，龍江門下還能不噤如寒蟬，那裏還有出手一搏的勇氣。

狄飛虹咳了一聲道：「常前輩，眼前的情勢你應該十分明白，別看你們人多勢衆，咱們如是痛下煞手，龍江第一家從此就要在江湖除名了。聽在下良話相勸，只要你們交出金燕子，其他的咱們可以不再追究。」

常嘯旻神情沒落的嘆息一聲道：「好，老夫認栽，不過金姑娘及犬子的確不在此地，老朽保證在日落之前將金姑娘交還少俠。」

狄飛虹道：「既然如此，咱們在龍江

客棧相候。」

傍晚時分，龍江第一家果然將金燕子送來客棧，這位太原金府的大小姐，較往日要憔悴幾分，瞧到狄飛虹，她的淚水忍不住奪眶而出，口中一聲悲呼，縱身就向他的懷裏撞來。

「咳咳，不要這樣，金姑娘，妳還好吧？」

對這位一向驕寵的金大小姐，狄飛虹本來就沒好感，救她只是爲了責任而已。

但金燕子却不是這般想法，她認爲她跟狄飛虹名份已定，如今刧後重逢，他的態度不應該如此冷淡。按她一向刁蠻的性格，如非碍於在場人多，只怕她早已使出女人的三大法寶了。

當夜深人靜之後，她終於找上了狄飛虹。

「相公，爲甚麼？你說。」

「咳，燕子，我不懂妳的意思。」

「哼，咱們是夫妻，你爲甚麼對我如此冷漠？」

「妳弄錯了，金大小姐，往日在太原金府所演的一幕，只是一種遊戲，千萬認眞不得。」

「甚麼？你把女人的名節看做一種遊戲，咱們找人評評理去。」

「金大小姐，這使不得，如果逼我說出你們是騙婚，嫁給我的只是一個丫頭，那時不只妳的名節受損，你們太原金府拿什麼臉去見人？」

這是實話，無論金燕子如何憤怒，這口氣她必須忍耐下來，如果反臉成仇，難保狄飛虹不抖出他們騙婚的醜事。

只不過金燕子是一個敢愛敢恨的女人，她深深的愛着狄飛虹，却換來無情的冷漠，爲了金府的聲譽，她不得不忍，但也不能算完。

「很好，姓狄的，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語音一落，返身急馳而去。

× × ×

由打箭鑪入西康，經折多山、瓦切、東俄落，騎乘四日就到大雪山麓的高日寺了。

大雪山叢莽森森，終年積雪，雖當夏季，積雪也只能消化一半，且山中空氣稀薄，人獸都極易感到疲乏，更有一種高山病，一般人稱它爲「冷瘴」。

除了這些，大雪山也有它好的一面，其間奇花異卉，良材美藏之多，當得是不可勝計，至於深林邃壑，奇峯萬仞，冰鏤玉琢之壯麗，更令人嘆爲觀止。

祇是靈山勝景未經開發，巍巍雄山顯得一片荒凉，但見溝壑千萬重，雲深不知處，茫茫山涯，連半絲人跡也很難找到。

不過今年的夏季却異於往常，由打箭鑪至高日寺的山道上整天行人不斷，似乎這大雪山中，出了什麼轟動天下的大事。

的確，鬼臉神槍在本山出現，在武林來說，自然是一件無可比擬的大事。

如今天下武林都在向這兒集中，但鬼臉神槍只有兩件，在粥少僧多的情形下，糾紛自然要層出不窮了。

其實自打箭鑪向西走，已經是地廣人稀，山林無盡，在此等荒凉的所在，如果再發生鬥毆兇殺，誰還敢踏上這條死亡之路？

但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鬼臉神槍是武林異寶，一旦據爲己有，就可獨霸武林，大雪山具有如此重大的誘惑，誰不想來碰碰運氣？

當然，這些奪寶者之中，也有天羅門師徒五個，及黃蜂谷包括狄飛虹在內的一十五人，他們人數不多，兩派加起來不過二十，但實力之强，却不是一般門派所能比擬的。

這天傍晚時分，他們到達折多山麓，此地有幾戶野店，食宿問題，當可獲得解決。

邊地荒凉，旅客原本不多，只要三兩家野店，足可應付過客的需求。只是今天不比往常，這三家野店竟然家家客滿，後來的狄飛虹一行就找不到容身之地了。

沒有住處並不要緊，身負上乘武功的高手，只要打坐調息一下，就可恢復一天的疲勞，最重要的是飲食，不塡飽肚皮如何能夠做事？但當前的景象却使他們神色一呆，連長途跋涉的疲憊都忘了。

三家野店是成品字型，並列的兩家旅客暴滿，而對面一家却只有兩名客人，莫非這兩家招徠有術，另一家不能令旅客滿意？

看情形可能不是這樣，因爲一股詭異而恐怖的氣氛正籠罩着這三家野店。

這般旅客全是跨刀佩劍的武林豪客，每一個幾乎都是刀尖上舔血的朋友，按說應該是一個喧聲震耳的場面，但他們却噤若寒蟬，連大氣都不敢吭出一聲。

只有兩名客人的店門之外，橫七豎八的躺着七具屍體，他們是被强悍的掌力所擊斃，斑斑血跡，洒得遍地都是。

狄飛虹向店內投下一瞥，只見距離店門不遠之處，坐着兩名鬢髮斑白的老人，他們是一男一女，男着紅袍，女着白衣，他們的神色顯得無比的倨傲。

顯然，門前的七具屍體，必然是這兩人的傑作。

冷艷芳向他們瞥了一眼，道：「谷主，這般人是青城七傑，他們身手不弱，在江湖道上具有頗高的評價，想不到竟喪生在這兩名老者的手裏，如非親眼目覩，只怕誰也不會相信。」

覃小蝶道：「不，如果妳知道這兩人是誰，妳就不會這等想法了。」

冷艷芳道：「谷主認識他們？」

覃小蝶道：「不認識，不過據傳聞在狼山有一對武林怪傑，江湖上稱他們爲雷公電母，他們的長像及穿着，與傳說十分相似。」

語音一頓，回頭對天羅門主道：「前輩，除了這家野店，別無食宿之處，咱們怎麼辦？」

天羅門主道：「這不要緊，待老夫跟他們談談。」

他說話之際已經緩步走向店門，當他正要跨過門檻之時，一股剛陽無比的勁力，挾着雷鳴之聲迎胸撞來，聲勢之猛，無異於雷霆萬鈞。

天羅門主面含淺笑，脚下絲毫未停，仍然跨過門檻，緩步走入店內，那股石破天驚般的掌力，對他竟然絲毫無作用。

發掌的紅袍老者的確是狼山怪傑雷公，他輕易的毀了青城七傑，却無法傷到天

羅門主，不禁面色一變道：「好功力，你是誰？」

天羅門主道：「天羅門主祝滄海，閣下想必就是狼山雷公了，請問，咱們素昧平生，閣下爲甚麼見面就是一掌？」

雷公哼了一聲，說道：「你要知道理由？」

天羅門主說道：「老夫是想知道，請說。」

雷公道：「這家客棧咱們包下了，如果有人持强進入，那就怪老夫不得。」

天羅門主淡淡道：「好霸道，本門主原想跟閣下打個商量，看來不必多此一擧了。」

雷公道：「沒有什麼好商量的，你請吧。」

天羅門主冷冷道：「那有這麼便宜的事，你適才打了本門主一掌，總得連本帶利討它回來。」

雷公道：「此地不夠寬敞，咱們外面見。」

店旁有一片廣場，正好做爲較技的場所，雙方剛剛站好，另兩家野店的客人已空羣而出，喜歡瞧熱鬧是人們的天性，何況爭鬥雙方都是名震武林的高人，他們當然不肯放過。

此時天羅門的大弟子方山，在徵得祝滄海同意之後，向前踏出數步，同時雙拳一抱道：「天羅門下方山候教。」

雷公冷哼一聲道：「黃口孺子也配向老夫叫陣，叫你的師父出來。」

方山道：「家師出手要看對象，閣下先過了在下這一關再說。」

雷公白眉一挑道：「你既然找死，老夫就成全你。」

語音甫落，揮掌直擊，重如山嶽般的掌力，挾着雷鳴之聲撞向方山。

這一掌當得是風雷俱動，四週瞧熱鬧的都爲之悖然失色。

方山只是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縱使藝出名門，也將難當雷公全力一擊，這是瞧熱鬧者的看法，按常情這種看法並沒有錯。

然而當方山立掌如刄，平胸推出之後，奇蹟發生了，那勢若驚雷的掌力，像輕烟遇到强風，一瞬之間便已點滴不存。

「啊……」

這聲驚呼是瞧熱鬧的所發，雷公的老臉可就有點掛不住了，武林中人愛名重於惜命，他寧肯當塲戰死，也不能砸了他的金字招牌。

於是在一聲暴叱之後，他飛身撲了上來，方山不甘示弱，也挺身迎了上去。

這老少二人一交上手，立時各展所學，奇招百出，只打得勁風四溢，砰砰之聲不絕於耳，看來三五百招之內，他們絕難分出勝負。

一旁觀戰的祝翠姑忽然向天羅門主道：「讓女兒去會會電母，好麼？」

天羅門主道：「好，不過人家是成名已久的高人，妳千萬不可大意。」

祝翠姑道：「女兒知道。」

她越衆而出，向電母拱手一禮道：「前輩！咱們閒着也是閒着，何不過幾招玩玩？」

電母向她打量了一眼，然後嘆息一聲道：「不必了，咱們認栽，停手吧，老頭子，咱們一大把年紀了，何必還要爭强好勝呢。」

雷公收招後退，神情怏怏的說道：「妳說的對，老者不以筋骨爲能，咱們回狼山去吧。」

語音一落，雙雙縱身而起，一閃之間便走得踪影無存。

天羅門主原想勸他們留下來的，邊地荒凉，天色又已接近黃昏，此時離開野店，只怕很難找到寄宿之處，想不到他們走得如此之快，只好嘆息一聲作罷。

今晚的食宿問題解決了，天羅門也在武林中樹立了無比的聲威。

雷公、電母都是武林公認的絕頂高人，竟然栽在天羅門兩名弟子手裏，這不只是聳人聽聞，也使武林各派對天羅門心生疑懼。

樹大招風，名滿遭忌，天羅門原本不爲中原武林所接受，如此一來豈不更會遭到排擠！

他們並不在乎這些，原因是天羅門立派海外，並不想逐鹿中原。祇不過與他們一起行動的狄飛虹以及黃蜂谷就爲了難了，他日天羅門一走，黃蜂谷豈不要代人受過！

這是後話，就眼前的情況來說，八方風雨會西康，前來大雪山的都是一代俊彥，天羅門雖是武功蓋代，與黃蜂谷加起來不過老少二十個人罷了，如果中原武林聯合起來，雙拳難敵四手，他們未必能操勝算。

蜂王覃小蝶武功莫測高深，並具有超越常人的機智，她原是不願與天羅門合作的，只因狄飛虹已經答允，她不得不勉强相從，不過她却暗中作了一個決定，除非在萬不得已的情形之下，黃蜂谷絕不參與任何搏殺。

翌晨他們由野店出發，越過折多山向瓦切奔去，此後直到大雪山麓的高日寺，並未發生任何事端。

惟一使他們詫異的是那般江湖人物，因爲這一路之上，原是頗爲熱鬧的，前前後後不時會有武林各派出現，如今除了他們這一行二十人，就再也見不到一個江湖同道了。

他們在高日寺借住一宿，次日開始登山，大雪山雖是高峻陡峭，只要不登山巓，一般的山路倒是寬平易走，而且松柏杉檜，夾道森森，仰望萬山殘雪俯視綠草黃花，成羣的綠鸚鵡穿梭其間，亦足以令人心胸一暢。

第三日他們到達鸚鵡池畔，但見碧水澄波，四山環繞，一片冒着嚴寒的水氣，籠罩着這片廣大的空間，造物者之神奇，不能不令人讚嘆不已。

只可惜這神奇的鸚鵡湖畔正籠罩着一股凌厲的殺機，數百名武林高人正嚴陣以待，他們要對付的，竟然是天羅門與黃蜂谷一行二十人。

天羅門主祝滄海環目瞥了一眼，然後作了一個籮圈揖道：「怎麼啦，各位，寶還沒有撈就要兵戎相見？」

對面的這般人中，有太原金府、神箭門、少林、武當、峨嵋、崑崙、丐帮等七大門派，還有空門四怪、南駝西鼠等不屬

於各大門派的高人，聲勢之盛，當得是江湖罕見。

此時太原金府的老夫人哼了一聲道：「鸚鵡湖撈寶是咱們中原武林的事，不容外人插手，希望閣下立即退下山去，免得傷了咱們的和氣。」

天羅門主微笑道：「本門弟子全爲炎黃子孫，沒有一個是披髮左衽的異族，怎能稱爲外人？再說本門參與大雪山之會，只有兩個目的，並無佔有異寶之心。」

崑崙無影神姥道：「那兩個目的？請說。」

天羅門主道：「鸚鵡池秉天地極陰之氣聚爲寒泉，池內萬物不生，任何血肉之軀，只要進入池內，在一盞熱茶之內必然血肉凍結而死亡——」

無影神姥身形一震，沒有再問下去，因爲崑崙派爲了撈寶，曾經喪失幾位弟子的生命，當時的情形正與天羅門主所言相似。

峨嵋掌門普渡禪師道：「那是說異寶將永沉池底，無人能夠撈取了，這是施主要說的目的之一？」

天羅門主道：「不，在下的目的之一，是要告知各位，何時才能下池撈寶。」

金老夫人道：「莫非池內極陰之氣，在某一時段會暫作消失？」

天羅門主道：「正是這樣。」

太原金府的舅老爺段毀，不待天羅門主把話說完，急忙插口道：「經門主一說，咱們明白了，撈寶既然不必急在一時，咱們何必在這兒挨凍！」

金老夫人道：「這話不錯，門主請，咱們帶有牛皮帳幕，可阻擋一下寒氣。」

空門四怪之一的佛牒和尚大聲怪叫道：「慢點，金老婆子，妳要請客咱們不反對，但要請門主先把話說完。」

金老夫人面色一沉道：「大和尚這是不近人情了，先讓門主緩一口氣，再說並不爲遲。」

無影神姥哼了一聲道：「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天羅門主是何等人物，豈會中妳的計算！」

金老夫人大怒道：「妳敢血口噴人，侮蔑老婆子！聶總管，給我廢了她。」

太原金府財雄勢大，在武林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實力，此次大雪山之會，他們帶來「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旗，這雖然只是金府力量的一半，已經具有威懾全場的聲勢了。

追雲聖手聶如風奉到老夫人的命令，立即越衆而出，他由袖中取出一柄摺扇，向無影神姥雙拳一抱道：「請賜招。」

立在無影神姥身後的一名青衫少年踏前幾步道：「在下龍鏢客，聶前輩請。」

龍鏢客是崑崙門下，一身功力出類拔萃，在江湖道上的聲譽，並不在追雲聖手聶如風之下。

他們這一交手，很可能引發一場難以收拾的局面，江湖嘛，本是一個恩恩怨怨的場所，何況這般人幾乎全都心存貪念，誰都希望獲得武林異寶。

只是他們這一亂，天羅門倒是漁翁得利了，這般人原是在太原金府的搧動之下，一致聯手對付天羅門的，想不到天羅門倒變作局外人，實在有點出人意料之外。

誰知天羅門主卻振吭發出一聲長嘯，聲如龍吟九天，四山迴响，歷久不散，在場各派高手，每一個都感到心悸神奪，聶如風與龍鏢客如何門得下去？

嘯聲一停，天羅門主以穩定有力的語氣道：「爲了一些小事，各位何必兵戎相見，再說鬼臉神槍之事雖非空穴來風，但狄元師那青銅面具之內，究竟有沒有記載武功，還是一個未知之數，如果傳言有誤，那只是一件具有歷史價值的古物罷了，值得咱們如此拚命？」

金老夫人道：「這就要問無影神姥了，是她將吉蘇坦打下鸚鵡池的。」

無影神姥雙目一瞪道：「誰說的，寶物沒有到手，我豈肯打他下去，他失足墜入池中，我也十分懊悔。」

南駝歐陽超道：「神姥是第一個知道鬼臉神槍出世，及追逐吉蘇坦之人，必然知道那青銅面具之內是否載有武功？」

無影神姥搖頭道：「我只是聽到兩名維族人談話，說及吉蘇坦獲得狄元帥的青銅面具及神槍，並說面具之內載有三項絕世武功，後來我抓着那兩名維人，迫他們說出吉蘇坦住處，誰知此人十分狡猾，千里追逐，連鬼臉神槍是何等模樣都不知道，怎能曉得面具之內有沒有記載武功？」

她此言一出，全場爲之嘩然，失望之色迅速蒙上每一個人的面頰，在一陣沉默之後，峨嵋掌門普渡禪師喧聲佛號道：「萬人趨利，結果還是一個空字，這趟雪山之會，看來是徒勞往返了。」

金老夫人向天羅門主雙拳一抱道：「門主認爲如何？」

天羅門主道：「咱們勞師動衆，跋涉萬里，既已來到地頭，總得下去瞧瞧，不過今天是六月初八，必須等到十四日才能下水。」

金老夫人道：「這爲甚麼？」

天羅門主道：「斗指丙位是謂大暑，也就是俗稱的三沸，在當日酉初四分下水，亥末出水，撈寶時間共有三個時辰。」

天羅門主胸羅玄機，似乎無所不能，在場數百名武林精英，無不對他衷心的佩服，他說十四日酉初才能下水，雖然仍未說明原因，却也沒有人敢於提出反對。

少林寺一磚堂住持無燈禪師忽然喧聲佛號道：「斗指丙位，氣臨三沸，酉初陰伏，子初陰生，祝施主能窮天地之奧秘，使老衲心儀不已，至於入池撈寶之人，不知施主是否已有安排？」

天羅門主道：「老朽祇不過粗通易理，不敢當禪師謬讚。」

語音一頓，續道：「鸚鵡池本是一個寒泉，又稱天眼，其深度當在十五至二十丈之間，且陰寒雖於酉初暫作靜止，池中寒氣，仍不是血肉之軀所能拒抗的，因此，老朽雖已安排入池之人，却不敢保證一定成功，好在各派英雄全在此地，我想其中必然會有出衆的人物。」

崑崙無影神姥道：「老婆子找到一個人，希望他下池試試。」

接着太原金府及丐帮也說他們備有入池撈寶之人，但這三個門派並未說出入池者的姓名來歷，其他門派也未追問。

如今距撈寶還有六天，雖是高山苦寒，生活諸多不便，但這般既入寶山的各派

高人，又不得不在鸚鵡池畔居住下來。

× × ×

冷月斜照，寒星在天，鸚鵡池畔微風不揚，却有一股侵肌徹骨的寒氣。

約莫子夜時分，一股淒凉悲切的語聲送入黃蜂谷的帳篷，它只送來三個字「狄相公。」

黃蜂谷連狄飛虹在內一十五人，全是身負絕學的高手，他們自然聽到了這股悲切之聲。

覃小蝶瞧着身旁瞑目調息的狄飛虹道：「大哥，是有人叫你。」

狄飛虹道：「我聽到了。」

覃小蝶道：「那就出去瞧瞧。」

狄飛虹道：「不必！」

覃小蝶一嘆道：「你忍心？」

狄飛虹咳了一聲道：「我不忍，但我不願再度墜入他們的陷阱。」

覃小蝶明白狄飛虹昔日在太原金府的遭遇，她知道這股呼聲必然就是那位假冒金燕子的青兒，但，不管金府怎樣，這位姑娘是無辜的，何況那聲聲斷腸，令人酸鼻的悲呼，如何叫人忍得下來？

於是她勸狄飛虹道：「不要担心，大哥，我不相信太原金府能耍出甚麼花樣，咱們陪你去。」

狄飛虹道：「好，咱們走。」

出帳幕向右走，五丈之外是一個亂石縱橫的所在。狄飛虹目光銳利，遠遠就已瞧到一塊山石之上，坐着一名長髮披肩的女郎，他正待繼續前進，覃小蝶却一把拉住他道：「大哥慢點，其中有詐！」

狄飛虹停下脚步道：「妳瞧出了什麼啊？」

覃小蝶道：「那些犬牙交錯的亂石之中，可能藏有伏兵，拂琴，用蜂兒趕他們出來。」

拂琴應聲放出黃蜂，口中發出一股怪異低嘯，近兩百隻黃蜂便向亂石中飛出。

黃蜂飛行迅速，五十丈距離眨眼就到，牠們果然發現了伏兵，立取展開兇猛的攻擊。

神功天降，是這般伏擊者夢想不到的，立即哀聲四起，抱頭鼠竄，在這寧靜的鸚鵡池畔，造成驚人的浪潮。

在場武林各派，原是各懷鬼胎，如此一來，自然全都聚集到這兒來了，金老夫人沉着臉首先問道：「是誰在這兒行兇，聶總管，給我將姓狄的小子抓起來。」

狄飛虹冷哼一聲道：「做賊的喊抓賊，這倒是一件天大的怪事。」

金老夫人道：「聶總管，還不動手，如有反抗死傷不論。」

追雲聖手聶如風率領青龍、朱雀、玄武三旗武士共一百餘人，向狄飛虹猛撲過來。

此時，狄飛虹的身邊，只有覃小蝶及琴、棋、書、畫四婢，她們衆寡懸殊，縱使放出黃蜂也將難逃刦數，看來金老夫人是想殺人滅口了。

此時，天羅門主忽然大吼一聲道：「住手！」

金老夫人哼道：「怎麼？姓狄的一夥行兇傷人，門主難道還要袒護他們。」

天羅門主運目向亂石之中一瞥，果然瞧見太原金府的門下在那兒哀嚎翻滾的竟有數十人之多，他目光銳利，已看出事有蹊蹺！不由淡淡一笑道：「請問老夫人，貴門下爲何來到這兒？」

金老夫人微微一呆道：「聶總管，這是怎麼回事？」

聶如風道：「這個……也許是一場誤會。」

金老夫人哼了一聲道：「咱們的人傷的如此之多，難道就罷手不成？」

覃小蝶見金老夫人色厲內荏，微微一笑道：「既是誤會，晚輩願意道歉，貴屬下的傷不要緊，司棋，快給他們解藥。」

司棋應聲送去兩瓶解藥，顯然，大家都不願意將事擴大，這場鬧劇就此收場，此後一連數日平靜無事，直到十四日酉初，鸚鵡池畔才出現另一個緊張場面。

天羅門主向在場各派雙拳一抱道：「時辰已到，各派入池人員可以下水了。」

他語音一落，三條人影立即投入水中，但見水花一濺，便已失去踪影。

天羅門主面色穆肅地對狄飛虹道：「少俠，請將固本神丹服下去，運功三週天，再行入水。」

狄飛虹取出天羅門原先所贈的固本神丹服下，就地運功三週天，待藥力運行週身，然後投入水中。

鸚鵡池中已先後投入四人，湖面平靜無波，連一絲漣漪也瞧不到，岸邊數百名各派高手只好眼睜睜地等待着。

約莫一個時辰過去了，岸邊忽然有人發出一聲驚呼，及定睛一瞧，原來是丐帮所僱的水功高手，不過此人已然僵硬，生命不屬於他了。

半個時辰之後，第二具屍體又浮了起來，他是太原金府重金聘用的水中高手，也與丐帮一樣難逃失敗的命運，但金老夫人却大聲怒吼道：「必然是姓狄的傷了他們，太原金府決不罷休。」

少林高僧無燈禪師宣聲佛號道：「他們身無傷痕，必定難耐寒氣所致，施主何能抱怨他人。」

金老夫人目射殺光，回顧聶如風道：「咱們走！」

太原金府的高手在金老夫人命令之下，一齊退下山去。

不久，池中又飄上一具屍體，乃是崑崙弟子，此時入水者已四去其三，覃小蝶等不由爲狄飛虹担起心來。

時間在慢慢溜走，一個時辰像一年那麼漫長，在人們焦急的等待之中，一條人影終於由水中冒了出來，他正是狄飛虹。

這位獨幸生還的少年，似乎已脫力，雖然留着命在，却已疲憊不堪，但人們並未留心他的疲乏，所有的目光全部投向他的雙手之上，因爲他右手拿着一支烏黑的長槍，左手正是傳說中的青銅面具。

狄飛虹將鬼臉神槍交給天羅門主，便在覃小蝶扶持之下就地調息。

天羅門主將鬼臉神槍檢視一遍，便丟棄於石地之上道：「江湖傳言當眞害人不淺。」

敢情青銅面具之內連一個字也沒有，那來的絕世武功？

於是，武林各派之人，乘興而來，敗興而返，這鸚鵡池畔也恢復了往日的寧靜與蕭索了。

（全文完）

龍虎雙傑傳奇故事／馬騰·文 可飛·圖

勇破珠寶案

中計被擄　被迫偷竊

卡凡下班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七時四十一分了。

幹記者這一行，就是這樣的了。沒有固定的下班時間，不像朝九晚五的白領階級那樣定時上班定時下班，還有諸多假期，但也不像白領階級那樣呆板，他們爲了採訪新聞，雖然辛苦，但卻刺激而又多姿多彩，這也就是卡凡樂此不疲地幹下去的原因。

他的性格一向就是喜愛刺激，也最怕刻板的工作，這與他幹特技演員的好朋友泰迪，可說是志同道合，也因此兩人自小到大，一直成爲親逾手足的好朋友。

他工作的報館距他乘搭巴士的那個巴士站，只有兩個街口遠，本來，他是有一部二手房車的，但由於泊車困難，若是被警察抄牌，送上一張「牛肉乾」（告票），實在肉痛，故此，他爲免麻煩，乾脆將那輛二手房車賣了算數，免得爲泊車的問題而頭痛。

走過第一個街口，他便感覺到有點不對，但一時間，又說不出是什麼地方不對，總之，就是有點不對，起初，他也不以爲意，在走過第二個街口，巴士站就在面前約十碼遠的時候，那種感覺更加强烈，而他亦恍然省悟到，那種感覺，就像如芒附背的感覺。

他的心不由劇跳了一下，一個念頭也電閃般，從他的心頭掠過——他已被人跟蹤！

但這只是他的感覺，而不是發現，所以，他必須加以證實！

若是一般的人，在感覺到後面有人跟蹤時，必然會馬上掉轉身，向後面察看一下，以確定是否真的有人跟蹤，以及跟蹤的是什麼人。

這是一般人很自然的反應。

卡凡卻沒有像一般人那樣自然的反應，因爲這樣，很容易使跟蹤的人，發覺到被跟蹤的人已警覺了，從而加强了警覺，改變跟蹤的方法，那時，你若再想查出跟蹤者，那就不容易了，所以，卡凡沒有馬上摔轉頭向後面查看，而是繼續若無其事地往前走。

而他的心中，一直在打着主意——想辦法試一下，怎樣才能夠在跟蹤者毫不知覺的情形下，探查出誰是跟蹤者。

因爲這時候街上的行人很多，大多數都是趕回家吃晚飯的，而巴士站前，由於搭車人多，排了一條人龍。

他看到那條人龍，馬上便有了主意。

人龍的龍尾，正好在走過去的那個方向，他快走幾步，走到龍尾，裝出搶先的樣子，一步搶到龍尾前，疾轉身，排在最後那個人的後面。

而他的一雙目光，在轉身的剎那，已飛快地掃了一眼跟在他後面走着的行人。

憑他敏銳的感覺，他自信在這一掃之間，有把握發覺到那跟蹤者，但出乎他意料之外，他發覺不到，陸續從他身邊走過的行人，沒有一個是他認爲覺得可疑的。

換言之，他發覺不到那個是跟蹤者。

這一來，不禁令到他對自己的那種感覺懷疑起來，莫非是自己太敏感了，因此而產生出一種錯覺？

正在心中思忖着，他要乘搭的那一路巴士已駛來了，人龍開始移動，他也就不再去想那樣多，隨着移動的人龍，往前走去。

他擠上了巴士，巴士跟着便開動了，在擠迫的車廂內，他卻再也感覺不到那種被跟蹤的壓迫感覺，他便相信了，那只是他一時間敏感而產生的一種錯覺。

下了巴士，走過前面那個街口，便是他居住的那幢住宅大廈了。才走了幾步，那種如芒在背的感覺，忽然間又產生了。

這一次，卡凡再也忍不住了，忽然間，霍地窒步轉身，向後面迅快地掃視了一眼！

街上人來人往的，他這一停，令到跟在他後面，腳步急往前走的路人一個收勢不住，猛地撞在他的背上，撞得他幾乎歪跌在地上，背上隱隱作痛。

「喂，你是怎樣走的？撞得我好痛！」那撞上卡凡的是一名年約三十多歲的粗壯漢子，黑黑實實，一看就知道是幹體力工作的人，粗聲惡氣地大聲對卡凡不友善地喝叫。

卡凡知道是自己不對，所以只好連聲道：「老友，對不起，請原諒。」

那漢子瞪了卡凡一眼，卻發作不起來，口裏又吐出一句粗魯的咒罵聲，才悻悻然地往前走去。

卡凡惟有苦笑連聲，亦轉回身，快步越過那個街口。

因爲他在剛才窒步轉身急瞥的剎那，發覺不到身後如流的人潮中，有誰是值得可疑的跟蹤者。

而他亦知道，他就算再站下去，也不可能發現那神秘的跟蹤者，他不走也是白站，何況他這時已饑腸轆轆，還是趕回家去，弄晚飯吃爲上。

但好奇怪，他越過路口，走入他居住的那幢住宅大廈，那種被跟蹤的感覺又消失了。

他走入電梯時，故意掃了一眼外面，沒有可疑的人，也沒有人跟着他走進去，這令到他放心不少。

回到住所後，脫去外衣，捲起衣袖，從雪櫃中取出蔬菜肉類，他馬上動手弄晚飯。

這時候，他已忘記了可能有人跟蹤他的那種感覺了。

他只是專心一意地，想盡快將晚飯弄好，以便享受一頓悠閒的晚飯。

現在社會進步飛躍，從每個地方皆表現出來，就拿燒飯弄菜來說吧，以前是用柴燒，後來是用火水，跟着是石油氣，而最簡捷方便的，莫如用煤氣與電了，所以，卡凡只是用了三十分鐘，便煮好飯，燒好菜，開了電視，邊欣賞節目，一邊吃起來。

在現代的都市人來說，這可以算是一種享受。

卡凡雖然是一個人，而且經濟能力也過得去，但只要下班的時間不太晚，他還是寧願自己在家中弄飯吃，而不願意在外面吃的。

這不是省不省錢的問題，他只是覺得，在外面吃雖然省時省力，但卻缺乏了那一份在家中的自由自在與毫無拘束的閒適，這是一種外面所沒有的享受。

這一頓飯，他足足吃了三十分鐘，喝了一瓶啤酒。

這個時候，大約是晚上九時左右。

飯後，大概再坐了十多分鐘，他才將碗碟收拾進廚房，順便將垃圾桶拿出門外，好讓清潔工人於晚上十時以後，前來清理。

就當他將垃圾桶拿出來，走向大門那邊的時候，他忽然嗅到一陣硝烟味，不覺奇怪起來，及至目光掃視到大門下的縫隙中，有烟火竄冒進來的剎那，他驚得心頭劇跳了一下，三步併作一步，衝到大門前，急忙將大門拉開來。

一陣炙熱的氣浪「呼」地迎面疾撲過來，令到他的氣息爲之一窒，全身炙痛，他本能地向後疾退一步，火光映眼中，他看到鐵門外面，火光熊熊，火舌自鐵門下面的間隙中，捲噬入來，門腳已經燒着，大門兩邊的門框腳亦已被燒着，一股烟火猛地撲鼻薰來，他不由急劇地嗆咳起來。

手一鬆，他馬上將大門關上，以免被烟火湧入屋內，緩過一口氣，馬上扯開喉嚨，大聲叫了起來：「火燭啊，火燭啊！快來救火啊——」

連叫數聲，他扔下那隻垃圾桶，轉身跑進浴室，扭開水喉，盛了一膠盆水，飛快地奔到大門前，將水潑在大門上。

他這樣做，是想將大門淋濕，那麼，火勢便不會那樣容易從門腳及門框蔓延開來，捲撲到屋內。

潑過水後，他馬上又衝入浴室，再盛了一盆水，衝出來，潑在大門上。

這時候，外面人聲喧叫起來，夾雜着驚叫聲與呼喝聲，有人大叫打電話報警，有人叫去通知管理處，有人叫救火，眞是熱鬧得很。

接着，警鐘大鳴，敲破玻璃聲，潑水聲，拉喉聲，卡凡潑到第四盆水時，外面已响起一陣水柱激射聲，一片接着一片的水花從門脚下的隙縫中，濺射入來，而烟火亦已不像先前般濃烈地湧冒進來，他這才喘了口氣。

大約三分鐘左右，外面有人大叫：「屋內有人麼？火巳救熄了！」

原來，這座都市由於地少人多，只好向高空發展，大多數的住宅樓宇，不但層數多，每一層的住宅單位也不少，而卡凡居住的這幢大厦，樓高二十六層，每一層有六個單位，外面救火的人，正是這一層樓其中五個單位的住客聞聲出來撲救熄的，加上了上下兩層的住客，人多勢衆，而每一層又設有消防救火喉，加上火勢還不算十分猛烈，在外面那些人的全力撲救之下，火勢終於被撲滅。

對於救火，這些人是比捉賊還要齊心合力的，無他，因恐火勢蔓延開來，無法撲救時，殃及池魚，那時候無家可歸，怎辦？

也所以有不少人在遇刦時不叫打刦而叫「火燭」，正是這個道理。

× × ×

「多謝各位協助救火。」卡凡由衷感激地將大門及鐵閘打開，對聚集在外面的左隣右舍說。

這時候管理員巳經聞訊趕了上來，擠上前，接口問：「卡凡先生，怎麼會起火的？」

卡凡吁口氣，攤開雙手，苦笑道：「這一點，我也是莫名其妙，我吃過晚飯，正想將垃圾桶拿出門外，便嗅到一陣烟火味……打開大門一看，赫然發覺鐵門外火光熊熊，便呼叫起來……」

「嗯，卡凡先生說得一點不錯，火是在大門外燒起來的，我聽到卡凡先生的呼叫，打開門跑出來察看。首先嗅到的是一股濃烈的火水味，各位想一下，大門外面是石屎地，根本就沒有易燃物品，怎會無緣無故燒起來的？」說的是居住在卡凡居所左面那個住宅單位的張先生。

他這番話說得不無道理。

「那一定是有人放火了！」一個年輕住客反應快速地衝口說出來。

所有人的臉色皆遽變了一下，將目光射在卡凡的身上。

卡凡早巳想到了這一點，但那青年一口說出來，他仍然禁不住地倒吸了一口凉氣。

「對，一定是有人放火，將火水淋在門口，他媽的，那傢伙好毒，幸好及時救熄了，否則，豈不是連咱們也燒死了？」說話的是住在上一層的住客。他說的也是實話，若是火勢猛烈到無法控制，將整層樓封住了，居住上面的人，無法逃到地下，那確是會被燒死的，難怪他這樣氣怒，衝口說出一句粗話來。

一陣「嗚嗚」的鳴叫聲驀然傳來，令到那些人不由向電梯那邊望去。

絕無疑問，消防救火車巳經聞訊趕來了。

接下來，是救傷車的鳴叫聲，利時間响成一片。

但隨即便戛然而止，那名管理員急忙按電梯按鈕，乘電梯下去，以便將消防員帶上來。

而這時候，整幢大厦的住客巳被警鐘聲驚動了，聞說是火燭，哪個不心驚胆跳。匆忙間，大半的住客巳疏散到樓下，引得途經的行人停下來駐足觀望，附近的街道上，一時間站滿了人。

不久，那名管理員便帶着數名消防員乘電梯上來，在現場觀察，找尋起火的原因。

卡凡這一次可說是飛來橫禍，大門前的地上及大門的下半截燒得一片焦黑，鐵門雖然亦燒得焦黑，却沒有損毁，還可以用，但那面大門却非換不可，這眞是既受驚，又破財。

這還算是不幸中的大幸，要是火勢是在他睡了後才燒起來，他在一無所覺之下，那眞是不堪設想了。

那幾名消防員在經過一番調查後，初步確定，這是有人故意縱火，而在樓梯的轉角處，找到了一個空的火水罐，是那種只裝一公升的鐵罐。

卡凡聽了之後，不禁倒吸了口氣，也出了一身冷汗。

因爲這是他意料不到的，居然會有人敬意縱火，這確是太兇險了。他要不是及時警覺，有可能會變成一隻燒豬。

× × ×

「到底是什麼人要這樣對付我？」卡凡坐在廳中的沙發上，皺着眉在苦思。

這時候，經巳是晚上十一時五十三分了。

消防車早巳開走，左隣右舍的住客亦巳各自回到自己的住所，關門休息了，大厦又恢復了往昔的沉寂，只偶爾從樓下或是樓上，傳來電視機的聲浪。

他苦思了足有十多分鐘，却茫無頭緒，想不出有什麼人會對他下此毒手，想燒死他。

既然想不出，再想下去徒費腦筋，還是不去想算了，夜巳深了，明天還要上班，他便走入浴室，洗了個澡，然後上床睡了。

不過，這一晚他睡得很不安寧，時時從睡夢中驚醒過來。

——他是恐防那放火者會在半夜時候，再來放火，若是熟睡不醒，那實在是太危險了。

翌日早上起床時，他感到腦袋一陣昏沉，精神欠佳，他知道是由於昨晚時時驚醒的緣故。

但工作還是要幹的，他只好用冷水淋頭，好讓自己巳清醒振作起來，然後穿衣出門上班。

在管理處，他委托管理員代他找人將那面大門換掉，然後才乘車上班。

在路上，他提足了十二分精神，就像武俠小說描述的高手那樣，眼觀四面，耳聽八方，警覺地留意着，有沒有值得懷疑的人在跟踪他。

這一次，他是白費神了，他不但沒有發現什麼值得可疑的人，更沒有感覺到被人跟踪，平安無事地回到報館。

回到報館，他立刻忘記了昨晚遭遇的一切，專心地整理昨天採訪到的一宗有關一個爆竊集團被破獲的經過，以及作案的手法，準備在明天刋登出來。

說起來，他搜集這個業巳破獲的爆竊集團的資料，巳花了他近十天的時間，其中，被他搜集查訪到不少該集團的秘密資料，他相信，他這篇報道一旦在報上刋登出來，一定頗爲哄動，因爲，這是本市歷來被破獲的最大爆竊集團，仍然成爲市民談論的熱門話題！

事關這個爆竊集團，曾經在數月之前，於一幢工廠大厦的一個寫字間中，爆開一個古老的大夾萬，意外地竊走了一批價值數千萬元的珠寶首飾，這乃是本市有史以來，最大宗的爆竊案，一時間，成了市民的熱門話題，這是由於誰也想不到，那批珠寶首飾的主人，居然會將一批價值數千萬元的珠寶首飾，收藏在一個那種業巳過時，一般的竊匪皆輕易便可以爆開的夾萬內，而那幢工廠大厦的保安措施又是那樣鬆懈，這令到不少人大爲奇怪，不免議論紛紛起來。

這也難怪市民在閱報知悉這宗爆竊案後，議論紛紛的，因爲根據報道，那批珠寶首飾是沒有買保險的，而又存放在那種幾乎等於不設防的地方，這內中的情由，未免有點耐人尋味，不少的忖測之詞，亦紛紛出現。

有人說那批珠寶是走私集團偷運進本市的，由於見不得光，所以不敢買保險，更爲了免麻煩，可以隨時出手，而沒有存放在銀行保險箱內。

亦有人說，那位物主不想讓人知道他擁有那批價值不非的珠寶首飾，故意存放在一般人認爲不安全的地方，換言之，最不安全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因爲任是誰也不會料到，在工廠大厦的寫字間內，居然收藏了一批數千萬元的珠寶首飾，相信連那個爆竊集團中的人，在爆竊到那批珠寶後，亦幾乎不相信，那批珠寶是眞的，更想不到，那古舊的夾萬內，會收藏了一批價值數千萬的珠寶首飾。

因爲一般的工廠大厦，除了機器及生產材料以及產品之外，不會存放什麼錢財及貴重的物品的，這也是這件爆竊案轟動一時的原因。

而卡凡正是查訪到人們最感興趣的這一宗珠寶巨竊案的內幕消息。

至於那內幕消息是什麼，目前只有卡凡一個人知道，要等明天刋登出來後，才會公然大白。

而卡凡相信，明天他的報導見諸報紙後，勢必哄動一時！

「鈴鈴鈴……」寫字枱上的電話忽然鈴聲大作，令到正專心一意在整理資料的卡凡，悚然驚跳了一下，急忙將話筒拿起來，吐口氣，「喂」了一聲。

話筒中立刻傳來一把沉重的話聲：「你是卡凡先生麼？」

卡凡應道：「我是，請問你是誰？」

對方沉默了一下，才慢慢說道：「你不要管我是誰，聽說你搜集查訪到不少關於那個爆竊集團的資料，特別是有關那宗珠寶首飾竊案的資料，準備刋登出來，是麼？」

卡凡直承道：「是啊，你是怎樣知道的？」

那人冷冷一笑，有點神秘地道：「這一點，恕難回答，不過，我却有一點極之秘密的資料，是有關那爆竊集團的幕後主腦人的，相信你一定有興趣吧？」

卡凡心頭一動，小心地道：「當然有興趣，先生，請問你貴姓？」

那人在電話中說道：「爲了我自己的安全起見，我不想將自己的姓名說出來，總之，你答我一句，你想不想得到那些資料？」

卡凡遲疑了一下，答道：「先生，我當然極之想得到……」

「那就好辦！」那人在電話中打斷了卡凡的話，「你現在馬上出來，趕來市南郊龍崗大道的花園露天茶座，到時我自會與你接觸，若超過一個小時，你不來，咱們的交易就拉倒，記着，帶一千圓來。」

那人說完，不等卡凡說話，「咔」地一聲，將電話掛斷了。

卡凡「喂」了一聲，拿着話筒，呆了好一會——足有兩三分鐘，才將話筒放回電話機座上。

「這人到底是誰？他怎會知道我正查訪搜集那爆竊集團的資料的？他說的到底是眞是假？」這一連串的問題，在卡凡的心中閃過，却全部得不到答案。

「不管那人是誰，他既然說得出來，極有可能是眞的，何況，那花園露天茶座是公衆地方，應該不會有什麼危險的，爲了得到更多更詳盡的資料，走一趟又何妨？」卡凡在心裏下了決定，立刻站起身來，將枱面上的那叠料資叠好後，鎖回抽屜內，對一名坐在他對面的同事交代了一聲，便向主編的辦公室走去。

他舉手敲敲門，室內的主編叫道：「進來。」

卡凡應聲推開室門，走了進去。

老編抬起頭看一眼，見是卡凡，放下手上的筆，笑說道：「卡凡，你那篇報導整理好了麼？」

卡凡搖搖頭。「還沒有，我剛才接到一個電話，有一個人自稱手上擁有關於那個爆竊集團的幕後主腦人物的秘密資料……」他將那人的話，原原本本地向主編說了一遍。「我特來請示你，要不要與那人交易，那人開口要一千圓。」

那位主編想了一下，食指「篤」地一聲，敲在枱面上，決斷地道：「當然要與那人交易，你那篇報導，當然是越詳盡越好，我這就寫張字條，你到出納支取一千圓，馬上跑去與那人交易。」

主編說着，巳取出一張白紙，寫了一行字，簽上大名，遞給卡凡。

卡凡接過，揚揚手，馬上走出去，趕到出納處，支取了一千圓，在路邊截了一輛街車，趕去花園露天茶座。

這時候，只不過是早上十時零七分。

× × ×

卡凡趕到市南郊的花園露天茶座時，只不過是十時四十一分。

露天茶座內只有寥寥兩三個客人在坐

着，由於這茶座是專做下午生意的，要到十一時才開始營業，這時候離營業時間還有十多分鐘，所以，人客不多。

卡凡走入茶座，目光掃視着那兩三名客人，但却發覺客人可能不是約他來此的人，他只好在一張枱子邊的椅子上坐了下來。

看一下腕錶，離約定的最後時限，還有二十分鐘，他知道急也沒有用，乾脆倚坐在椅子上，悠閒地欣賞着茶座對開的那一片沙灘的海水景色。

距十一時還有二分鐘左右，陸續有客人走進茶座來，但却沒有人向卡凡招呼。

正正十一時，茶座開始營業了，那些女侍應開始穿插在茶座間，招呼人客，擴音器忽然響了起來。「卡凡先生，請聽電話。」

卡凡聞言，霍然站起身來，走向櫃面那邊。

櫃面上，還有一具電話筒放在櫃面上，卡凡上去說出了他的名字，那名女收銀員指了指枱櫃面放着的話筒。「先生，請聽。」

卡凡道謝一聲，便拿起了話筒，「喂」了一聲。

話筒中即時傳來話聲：「卡凡先生？」語聲低沉，卡凡一聽，便聽出是那打電話到報館找他，約他來此的神秘人。

「我是。」卡凡即時道：「你現在甚麼地方？」

「我就在這附近。」那神秘人說道：「你立刻來茶座後面的停車場來，我在那裏等你。」

那神秘人說完，馬上收了綫。

卡凡放下話筒，站着想了一下，便走出茶座，向後面的停車場走去。

× × ×

茶座的停車場就在山脚下的一幅空地上，這時候由於不是旺市，所以停車場內，只停放了三數輛車子。

也可以說，一目了然。

卡凡還未走進停車場，老遠便看清楚了停車場內的情形。

停車場內，只有三數輛車子，却一個人影也不見。

這令到他放心不少。

不過，他還是提高了警覺，雙眼四下掃視着，走進了停車場。

他沒有走向那些車輛那邊，而是走在空地上，這樣，就不會被有可能躲在車子後面的人冷不防撲出來，而對他突施襲擊了，只要有甚麼風吹草動，他都可以及時發覺！

他走入停車場不遠，便站停下來，目光四下掃視，在等待那神秘人的出現。

一條高瘦的人影即時從一輛房車的後面冒起來，行動顯得有點鬼祟地，從車房走出來。

卡凡馬上扭轉身，望着那傢伙。

那傢伙高高瘦瘦，臉無四兩肉，十足一個癮君子，年紀大約在四十上下，閃爍的目光掃了一眼卡凡，低聲急促地道：「你就是卡凡先生？」

語聲沉沉的，卡凡一聽，便聽出是那約他來此的神秘人，站着點點頭道：「你，你就是那位……」

那傢伙點點頭，急不及待地道：「錢帶來了麼？」

卡凡從第一眼看清楚那傢伙的模樣後，一顆心便放了下來，絕無疑問，眼前這人肯定是一名毒癮很深的道友，他很清楚這種人的品性，在毒癮發作，而又身上無錢時，爲了得到買毒品的錢，是甚麼事也會幹出來的。

而這名道友，顯然就是知道那個爆竊集團的一些秘密，以此換取金錢，以購買毒品了。

也因此，他放心了不少，起碼，這應該不會是個陷阱。而危險性也相對地減少了。

「帶來了。」卡凡拍拍他的褲袋，目光盯着那傢伙。「我要先知道，你的秘密資料可信的程度……」

「不成，我太吃虧了，萬一你看過後，故意說沒有價值，但你已記在心中，却不與我交易，我豈不是一個大餅（一元）也得不到？」那人急聲道：「這樣吧，你先交給我五百元，我將秘密讓你看一遍，你看過後，認爲物有所值，才將另外五百元給我，咱們各自走路，怎樣？」

卡凡想了一下，自忖諒那傢伙也玩不出甚麼花樣來，便點點頭，答應了。「好吧。」

說完，便伸手從褲袋中，掏出一疊百元鈔票來，數了五張，遞了前去。「來吧，拿出你的秘密資料來，咱們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那傢伙一眼看到那疊鈔票，雙眼放光，點頭不迭，伸手從貼身的袋中，拿出一張摺疊起來的紙張，遞了過去，另一手急忙伸出去取錢。

卡凡亦伸出另一隻手去接那張紙張。

錢落在那傢伙的手上，那張紙張亦被卡凡取到手中。

卡凡立刻逼不及待地，展開來，目光落在一張紙上，細看起來。

豈料就在這時候，從停車場的入口處，飛駛入一輛汽車來，直向卡凡站着的地方衝過去！

卡凡馬上便警覺到了，起初，他不大在意，還以爲是一些來茶座消遣的人客將車子駛入來停泊，只是瞥了一眼，便又看起來，及至到他發覺不對時，那輛車子已直衝至他的身前，眼看就要撞在他的身上了。

卡凡不由心胆俱裂，大驚失色之下，尚幸沒有亂了方寸，亦沒有被嚇呆了，而不知閃避，他的反應是異常快捷，身形在那刹那猛地斜跳開去，身形撲倒在地上，疾滾出去！

「吱——」一下尖銳的急刹聲，那輛房車就在卡凡搶跳開去的刹那，刹停了下來。

看來，這輛車子的人是不想撞倒卡凡的，而是想嚇他一下。

無疑的，駕駛這輛車子的人，是一位好手，將車子控制得恰到好處，否則，就算卡凡的身手怎樣敏捷，也不能在那刹那，閃跳開去而不被那輛狂衝而至的車子撞倒。

車子由於急刹的關係，衝力令到車子猛地向一側橫擦出去，後座的車門亦在那

霎間飛快地打開來，跳出二名漢子來，疾撲向在地上滾動的卡凡。

卡凡在閃跳開去，撲地滾開的刹那，已知不妙，因爲他在錯眼間，已瞥到那名道友早已閃縮至一輛車子的側面，眼中閃射出一抹狡猾的光芒。

換言之，那傢伙是預早便知道那輛車子會疾馳進來，撞向他的了，先一步已閃避開去了。

他心中不由又驚又怒，絕無疑問，這是一個陷阱！

他猛地一翻身，便從地上竄躍起來，那知道腦袋「轟」地一响，眼前金星亂冒，天旋地轉，雙眼一黑，重重地撲倒回地上！

原來從車上跳下來的兩名漢子中的一個，恰好猛撲到卡凡的身側，執在右手的一截短木棍閃電般揮擊在卡凡的後腦袋上，一下將卡凡敲昏了。

而另一名漢子的手上，赫然握着一支短鎗，這時亦已撲到來，看來，卡凡就算避得過那一擊，也逃不過另外那個漢子的手鎗的威脅，一樣逃不了。

這時，前面駕駛座的車門亦推開，駕車的傢伙探出頭來，呼喝道：「快，快將他抬上車！」

那兩名漢子忙將手上的木棍及手鎗插在腰間的皮帶上，動手將昏迷過去的卡凡抬上了車子後面的車尾箱內。

接着，那兩名漢子亦登上了車子後座，將車門關上，車子的馬達立刻怒吼一聲，一個急轉，車頭掉轉過來。

卡凡被兇徒押着向報館後門走來。

那名閃縮在車子旁邊的道友，一下子跳了出來，揮着手，邊跑向那輛車子，邊叫道：「喂，停一停，那傢伙（他指的是卡凡）身上還有五百圓，那是我的……」

「黑仔明，幹掉他！」坐在後座，身上有鎗的那名漢子目中兇光大盛，朝開車的青年低喝一聲。

那開車的青年全身皮膚黝黑，點了一點頭，車子又再怒吼一聲，駕駛盤猛地一扭，車頭一掉，有如一支火箭般，疾衝向那名道友。

那名道友顯然料不到車子上的人會向他下毒手的，驀然發覺車子向他狂衝過來，嚇得他臉無人色，雙脚一軟，居然不曉得閃避，只是睜着一雙驚駭的雙眼，瞪望着那輛車子猛撞過來。

「呀——」一聲慘叫响起，那輛車子就像一頭發狂的蠻牛般，重重地疾撞在那道友的身上，將他整個人撞得拋了起來，飛出老遠，「砰」地一聲，重重地墜跌落一輛停着的車子的車頂蓋上，接從車頭蓋上，滾落在地上，軟軟的，身子一動也不會動。

車子一個急刹，接倒退，車頭急掉，怒吼聲中，有如一匹脫韁的野馬般，衝出了停車場的入口！

一輛車子恰好從入口外面駛入來，眼看就要撞上了，對面那輛車子的駕駛者嚇得魂飛魄散，急忙本能地向外側一閃。

那駕車的黑仔明似乎駕車的技術一流，亦在那霎間，倏地向外一扭駕駛盤，兩輛車子交錯而過，「砰」地一聲，仍然互相擦撞了一下，各自傾側了一下，那駕車的黑仔明手急眼快，駕駛盤回扭，百忙中將車子穩定下來，呼嘯着飛馳而去。

那一輛車子的駕車者，不知是被嚇破了胆，還是反應不夠快，只聽「隆」的一聲，車子傾側着，一頭撞在停車場入口側面的一條柱上，劇烈地震動了一下，倒彈開來。

那駕車者倒伏在駕駛盤上，大概是被撞昏過去了。

待到茶座內的人聞聲趕來查看發生了什麼事時，看到的只是一具躺在一輛車頭被壓凹的車子旁邊地上的屍體，以及停車場門口停着的一輛車頭已經撞毀凹塌的房車，以及伏在駕駛盤上的駕車者，衆人呆了一呆之後，馬上便有人跑回茶座內撥電報警。

× × ×

卡凡醒過來的第一個感覺是，腦袋像爆裂開來般劇痛，他忍不住呻吟出聲。

好一會，他才能勉强將眼皮睜開來。

但他却看不到什麼，眼前只是一片昏暗。

他蠕動了一下身體，這才發覺，自己是躺在乾硬的地上，手脚沒有被綁上，只是頭痛得幾乎忍受不了，他不由又發出一聲呻吟聲。

馬上，他便聽到一下一下的脚步聲，他的眼前，終於出現了一雙脚。

那雙脚在他的眼前，彷彿就像一雙象脚般巨大粗壯，直逼眼前，他不禁努力地眨了眨眼！

那雙脚才變回平常人般大小。

接着，他的耳中便响起一聲呼喝。「

喂，起來，躺着裝死麼？」

這一聲喝，令到他的心神一震，昏沉劇痛的腦袋亦不由一醒，吸口氣，他掙扎着從地上爬起來，坐在地上，仰起頭來，望着眼前那人。

那人一雙閃亮的目光，亦盯着他，口裏「嘿」了一聲。「你就是那位在報館做記者的卡凡！」

卡凡頭才仰起，腦袋裏就像要爆裂開來般，劇痛得「霍霍」有聲，眼前也一陣昏眩，好一會，那陣昏眩的感覺才消失，喘口氣，終於看清楚了那人的樣貌。

那人在昏暗的屋子內，顯得更加黝黑，卡凡費了好一會神，才看清楚了那人的五官樣貌，啞澀地道：「你是什麼人？」

這一說話，腦袋又「霍霍」劇痛起來，他不由呻吟着摸一下後腦，還好，沒有破，不過却腫起一大塊。

「你管我是什麼人！還是關心一下你自己的死活吧！」這人正是駕車的黑仔明，惡毒地盯着卡凡。

卡凡吐出一口氣，閉上了咀巴，這時候，他省起了，他在昏倒之前所發生的事情。

而他亦弄明白了，他昏倒後，被這些人帶到這裏來，看來，自己身在險地了，一個弄不好，甚至可能會被殺死。

他不禁暗暗吃驚不已，忍着頭痛，在飛快地轉着念頭。

而他也知道，這伙將自己「綁架」來這裏的人，必然與他負責整理刋登的那篇有關爆竊集團的資料報導有關。

「超哥，那傢伙巳經醒了。」黑仔明朝屋外叫。

話聲才落，屋外便响起一陣脚步聲，接着，「吱」地一聲，卡凡只覺眼前一亮，急忙閉上雙眼，接一黯，他忙睜開眼一看，門巳打開，正有兩個人從門口走來，身體將從門口射入來的光綫遮住了大半，不過，他却從隙縫中，望到屋外面一片亮光，大概這時候巳是白天，却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那兩人走進來後，走在後面的一個，就倚站在門邊，大概是要守着屋門口吧。

當先的一人，身材高矮肥瘦適中，T恤牛仔褲，腰上插着一支手鎗，站在黑仔明的身邊，朝黑仔明抬抬下巴道：「黑仔明，將他綁在椅子上！」

黑仔明應了一聲，上前一步，伸手一把執住卡凡的右手臂，接一扭一拉，痛得卡凡雙眼發昏，被拉得順勢站了起來。

本來，他是可以趁此機會，展開反擊的，但他却顧忌到那人插在腰間的手槍，所以忍受着沒有發動。因爲他很明白，就算他的動作再快，也快不過那人身上的手鎗，若是反抗，那只是自討苦吃，那又何必呢？

黑仔明接用力一推，將他推到一張椅子上，接將他的雙手反扭向後，用一根繩子將他緊緊地綑綁起來。

卡凡只有咬着牙，忍受着。

× × ×

「聽着，你若不想死的話，老老實實地回答我的問話！」那腰上插着短鎗的超哥惡狠狠地對卡凡說。

卡凡忍着一口氣，說道：「你們到底想怎樣？我自問沒有開罪過你們……」

「哼，你雖然沒有開罪過我們，但你却太多管閑事了！」超哥獰聲說道。

卡凡這時候的腦袋巳不像剛醒來時那樣痛了，頭腦異常清醒，吸口氣，他明知故問：「我根本就不認識你們，我自問沒有管過你們的閑事吧？」

「還說沒有？」超哥一揚手，摑了卡凡一巴掌，獰惡地道：「你爲何到處搜集訪查咱們兄弟的資料？」

卡凡耳鼓「嗡」地嗚響了一下，臉上火辣辣般痛，腦袋也一陣暈眩，好一會，他才定下神來，憤怒地道：「你……我搜集了你們什麼資料？我根本就不知你們是什麼人？」

「哼，還裝糊塗！」超哥右拳一揮，抽擊在卡凡的肚子上。「那你爲何肯用一千圓，收買烟精旺的秘密？」

卡凡肚子上挨了一拳，痛得他「喔」地叫出聲來，身形不由自主地一躬，那知道他的雙手是被反綁在椅背上的，這一躬，帶動了那張椅子向前一傾，差一點沒有傾倒在地上，被黑仔明一脚踏在椅脚的橫條上，才算穩住了。

大口大口地呼吸了幾口氣，卡凡才算好受了一點，他知道再不能裝下去了。那只會多吃苦頭，喘喘氣，他說道：「這樣說來，你們應該是與那個爆竊集團有關的了。」

「你終於變得聰明了！」超哥冷冷地道：「聽說，你查到了一些有關那一宗珠寶巨竊案的其中一些秘密資料，準備刋登出來，是麼？」

卡凡點頭道：「不錯。」

「據我們得到的消息，你查訪到的秘密資料中，有一些有關那宗珠寶竊案，其實是有內鬼，將消息透露給那些人，那些人才會去爆竊那座工廠大厦的寫字間的，是不是？」超哥逼問。

卡凡確是查到一些有關那宗珠寶刼案，可能有內鬼，暗中勾結了那爆竊集團，將那批價值數千萬的珠寶爆竊到手，然後與那名內鬼均分的消息，但他却不能够進一步加以查證，這一點雖然不能在報紙上刋登出來，但他却想將這個消息轉告給警方知道，因爲警方雖然擒捕了那個爆竊集團的大部份成員，但仍有幾名首要人物在逃，那批珠寶亦仍未起回，這消息說不定對警方極之有關，可以帮助警方徹底破獲那宗珠寶巨竊案。

因爲他得到的秘密消息中，牽涉到一個人名，說不定，那人名正是徹底破案的關鍵。

他遲疑了一下，才道：「不錯，我確是查探到有關內鬼的秘密消息。」

「向你透露這個消息的人是誰？」超哥雙眼兇暴地注視着卡凡，大有一口將卡凡吞噬的勢態。

卡凡念頭一轉，搖搖頭道：「我根本就不認識那人，我曾經問過他，他却不肯說……」

「沒有說謊？」超哥忽然又一拳擊向卡凡的小腹。

「呀——」卡凡張口大叫一聲，頭上冷汗直標，臉色蒼白，挺直了身子，只有出氣，沒有入氣。

超哥那一拳，比先前那一拳重多了，簡直像將他體內的空氣「抽」了出來般，要不是他被綁在椅子上，他準會倒在地上，彎曲成蝦米一樣。

就像魚兒離水般，他大口大口地，接連急促地呼吸了十多口氣，才沒有那樣難受。

「快說，你若亂說一通，有你好受的！」超哥喝叫。

卡凡喘息了幾口氣，才有氣無力地道：「我確實不知道他是誰，我……我是在黑磨坊酒巴與他交易的，是他主動找上我的，他的年紀大約四十多歲，十足一個酒鬼……」

「算了，他向你說了一些什麼？」超哥不耐煩地喝斷了卡凡的說話，顯然，他相信了卡凡的話。

卡凡急喘一口氣，說道：「他只是說，那宗竊案，是一個知道內情的人，將消息洩漏給那個爆竊集團，而條件就是與爆竊集團對分那一批珠寶，便什麼也沒有說了。」

「他媽的，又亂說了！」那位超哥這一次不再抽擊卡凡的肚子，而是拳擊向他的下顎。

卡凡要不是被黑仔明踏着他的椅子，再用雙手扶着他的椅背，準會被擊得連人帶椅，整個斜翻開去。

那一拳，也擊得他上身急擺了一下，發出一聲痛叫。

「說，那酒鬼向你說的是什麼人的姓名！」超哥兇暴地喝叫。

卡凡本來想咬牙不說的，但回心一想，改變了主意，哼哼着道：「那人說的姓名是——王天萬。」

「他媽的，眞是賊骨頭！」超哥粗野地罵了一句。「你是否想將這一段消息刋登出來？」

卡凡念頭一轉，點頭道：「是的。」

「你巳經將稿件交給了編輯麼？」那人緊張地問。

「本來巳經整理好，交給主編的了，但接到那個道友的電話後……」

「這樣說，你是未交給編輯了？」超哥急不及待地打斷了卡凡的話。

「沒有。」卡凡乾脆答道：「那份稿件就鎖在我那張寫字枱的抽屜內。」

超哥看了卡凡好一會，一言不發的，伸手向黑仔明一招，當先向屋外走去。

黑仔明沒有說什麼，跟着走了出去。

守在門口的那名漢子待超哥與黑仔明走出屋外，才跟出去，順手關上了屋門。

屋入又陷入一片昏暗中。

趁着這機會，卡凡看清楚了屋內的情形。

這是一間平房式的石屋，大約只有一百平方米左右，屋內放了幾件簡陋的傢俱以及一張尼龍床，由於左右兩面及後面的窗子關上了，所以，屋內才會顯得這樣昏暗。

這種石屋，只有在市郊或是鄉村中才有，卡凡雖然不知道身在何處，但却猜到，這裏一定是比較偏僻的鄉野地方，否則，那三人不會將自己「擄」來這裏，關起來的。

他正在猜想那三人的身份及會將他怎樣處置時，屋外巳响起了脚步聲，打斷了他的思想。

他連忙收攝心神，望着那兩扇關起來的屋門，心內却緊張無比，不斷在心中祈禱——那三個人會照他的想法去做，那麼，他才有脫身的機會。

屋門打開，超哥當先走進來，後面跟着黑仔明與另一名漢子。

那名漢子仍然守在門口。

超哥與黑仔明走到卡凡的面前，有點不懷好意地望着卡凡。

卡凡一顆心七上八落，被望得頭皮發炸，但他却强裝鎭定，直着雙眼，望着超哥。

而他的目光中，透出哀求之意，這是他故意裝出來的，目的就是想給對方一個錯覺，認爲他是一個無胆怕死的人，從而對他輕視，那麼，說不定會有機會脫身。

超哥看到卡凡那種可憐相，果然露出一絲輕蔑的冷笑，沉着聲道：「聽着，你想死還是想活？」

卡凡故意渾身震抖了一下，可憐巴巴地惶聲道：「當然想活了，喂，你們不要殺我……」

超哥看着卡凡那種怕死的樣子，得意地「哈哈」笑起來，但隨即臉色一沉，惡狠狠地道：「你想咱們不殺你，那就要看你合不合作了。」

顯然，超哥三人方才出去，是商量好主意，才再進來跟卡凡說的。

卡凡不是笨人，焉有看不出的道理，他乾脆怕死裝到底，裝出就像一個遇溺的人忽然間抓住了一塊木頭的樣子，急切地道：「只要你們不殺我，什麼條件我也應承，快說出來！」

超哥與黑仔明交換了一個狡猾的眼色，才說道：「這件事說出來，你是很輕易便做得到的……」

說到這裏，他故意不說下去。

卡凡心中冷笑一聲，臉上的表情却變化多多，惶急地道：「是什麼事？快說，只要我做得到的，我一定做！」

「好吧，那你現在聽清楚了。」超哥說道：「你那間報館晚上什麼時候沒有人的？」

卡凡心念飛轉，巳猜到了超哥那樣問的用意，立刻說道：「那可說不定，不過，通常在晚上十時過後，我工作的那部門便沒有人了。」

「這是說，其他部門還有人了？」超哥緊張地問。

「那當然了，最起碼，幹夜班校對的，就會通宵工作。」

「幹校對的，是不是在你那個寫字間內工作的？」

「不是的，他們是在對上一層樓工作的。」

「你工作的那層樓內，晚上沒有其他人麼？」

「沒有，除了樓下的守衞之外。」卡凡說的都是實話。

「好，今晚你與咱們一同返回報館，將你那份稿件取出來，交給我們，我們便放了你。」超哥第一次放緩了語氣，大概是令到卡凡相信他說的話是眞的。

卡凡才不會笨到相信超哥的話，他知

道，超哥在取到那份稿件後，必然不會放他走，而是殺他滅口，因爲，取走那份稿件後，他還是知道一切的，他是活口，就算是再笨的兇徒，也不會留下活口的。

而他同時亦由此而猜到，關於有內鬼這個消息，是確實的，否則，他們不會費這樣多的手脚，佈局將他綁來這裏，並要將那份稿件取走。

「眞的？」卡凡裝出驚喜的樣子。「你們不會騙我吧？」

超哥冷冷一笑，說道：「咱們是牙齒當金使的人，說過的話，一定算數，你放心吧。」

說完，與黑仔明交換了一瞥目光。

卡凡裝出相信他的樣子道：「只要你們放過我，我絕口不會提及這件事的，請你們相信我。」

「別說了，我們相信你。」超哥陰笑着說：「好好坐着，休息一會吧。」

說完，先轉身走了出去。

而黑仔明則在一張木櫈上坐下來，看守着卡凡。

守在門口的漢子却隨超哥走了出去。

冒險發難　窮追猛打

也不知是晚上什麼時候了，卡凡被超哥、黑仔明，還有那被稱爲牛權的漢子，帶上了一輛停在屋外不遠處的一輛車子。

外面的天色好黑，也很靜。卡凡估計，這時候應該是深夜十二時過後了。

因爲他記得，牛權將晚飯捧入來給他吃時，天才剛黑，那時候大約是六時許，吃過晚飯後，一直呆到現在，大約已有五六個小時了。

外面雖然黑，但卡凡仍然約略看到，這裏是一處農場，除了那間石屋外，隔隣還有一間石屋，再過去是一列養鷄鴨的寮屋，只是聽不到有鷄鴨聲，大概這座養鷄鴨的農場，已經荒棄了。

車子就停在路邊，在上車前，牛權將一塊布塞在卡凡的口內，然後要他側臥在車座下，超哥則與他坐在後座的兩邊，用脚踏在他的身上，並警告他：「不要耍花樣，否則，我會一刀桶死你。」

黑仔明仍然負責開車，車子開動，徐徐沿着小路向前開。

十約十五分鐘左右，車子一個左轉，顚簸了一下，駛上大路，黑仔明一踏油門，車子便沿着公路向前飛馳。

卡凡側躺在車座下，極力忍受着，那是很辛苦的，由於雙手被反綁，加上車座下的空隙不很寬，又要承受牛權與超哥放在身上的四只脚，實在很辛苦，也是一種侮辱，這是最令卡凡不能忍受的。

但肉在俎上，他只有强自抑制着自己，以免因一時的不忍，而遭至殺身之禍。

他雖然不知道黑仔明他們已將那道友殺死滅口，但他却看得出，這三個人絕不是善男信女而手軟心慈之人，他若是因一時不忍，不但會遭到殺身之禍，也可能讓他們逍遙法外。

車子終於停了下來，接着，車門打開，牛權與超哥下了車，看了一眼四周的環境，才將卡凡拖下車來。

黑仔明早已熄了馬達，亦走下車來。

卡凡這時候看清楚了，他們置身的地方，是他工作的那家報館右手面的一條橫街，停滿了大小車輛，他們那輛車子，就停在兩輛貨車的中間。

而報館的後門，就在這條橫街上。

由於這條橫街在晚上是用作停泊車輛之用，除了車輛之外，很少人行經這裏的，加上沒有街燈，所以顯得黑暗幽靜，只有從兩邊街口的馬路上，偶爾傳來一陣汽車疾馳之聲。

由於已經是深夜，附近一帶，根本看不到一個行人。

「快帶咱們到後門！」超哥用手推一下卡凡。

黑仔明與牛權早已左右挾住了卡凡的雙手，牛權的一柄尖刀抵在他的腰眼上。將他口中的布團扯出來，警告道：「你若敢叫一聲，我便一刀桶入去！」

說時威嚇地稍微用力一頂，卡凡痛得腰身急挺，因爲刀尖已刺破了他的皮肉。

卡凡表現得非常之合作，沒有出聲，只是點點頭，在黑仔明與牛權的挾持下，走向報館的後門。

後門是一道鐵門，自然是鎖上了的，這却難不到超哥三人，只見他從身上掏出一根鋼綫來，鋼綫早已拗成勾狀，伸入鎖孔內，撥弄了不到三十秒，只聽一下彈響聲微响，伸手一推，那扇門鐵門便應手而開。絕無疑問，這位超哥是一位開鎖的能手。

而在超哥將鎖弄開時，黑仔明與牛權左右監視着兩邊街口的動靜，卡凡要不是雙手仍反綁着，這應該是一個出手反擊的好機會。

門一開，超哥沒有當先閃入去，而是一側身，讓黑仔明兩人先將卡凡推入，跟着他才閃身進去，迅捷地將門關上！

後門內，是一道後樓梯，樓梯上有燈光，很昏暗。

「你的寫字間眞的在二樓？」超哥將語氣壓到極低，臉上的表情却如噬人的鱷魚還可怕。

「就在二樓左手邊第三間。」卡凡合作地將聲音壓到最低。「我騙你們有什麼好處？我還想活啊！」

超哥看了他一會，才揮揮手，搶先向樓梯走去，並將腰間的手鎗拔了出來，握在手中。

他有如一頭貓般，輕捷地從樓梯向上登躍，黑仔明牛權則左右挾着卡凡，跟着登了上去。

超哥當先登上二樓，輕輕地將太平門推開一條縫，探頭看出去，那條走廊上，空寂無人，走廊兩邊的室門皆關上了，看不到有燈光透射出來，這表示這層樓沒有人。

他不禁吐了口氣，當先從太平門閃了出去。

黑仔明牛權亦步亦趨，挾着卡凡，推開太平門，亦走了出去。

走廊上，只有牆頂的罩燈發出光亮，置身其中，給人一種有如走進入墳墓的感覺。

「這頭數起？還是那頭？」超哥扭轉頭低聲問卡凡。

卡凡沒有出聲回答，只是抬起頭，

朝走廊前面那邊，揚了揚下顎。

超哥二話不說，立刻向前竄去。

黑仔明則與牛權，挾着卡凡，跟着向前走。

在走廊那頭數過來的第三間室門前，超哥停了下來，伸手指了指，拿眼望着卡凡。

卡凡點了點頭。

超哥馬上伸手扭着門把試推一下，却扭不動，這證明門是鎖上了的。

超哥立刻又掏出那根鋼綫，探進匙孔內，撥弄了兩下，接一扭，門把旋動，室門便被推開了。

他却沒有立刻閃身進去，而是貼在門邊，利用映射進去的燈光，朝室內溜了一眼。

室內本來是黑暗非常的，但由於走廊的燈光透了進去，便依稀可以看到室內的情形。

室內擺放了六張寫字枱，靜悄悄的，空無一人，超哥這才吐口氣，閃身走了進去。

黑仔身牛權挾着卡凡，亦閃了進去，隨手將室門關上。

一道電光即時從超哥的手上亮起，原來他早已帶備了手電筒！

是一支很小巧的手電筒。

電筒光在室內一掃，緊接着响起超哥低沉的語聲：「那一張寫字枱是你的？」

「左手邊靠牆，向着門口這邊的那一張。」卡凡低聲說。

超哥立刻走向那張枱子。

黑仔明牛權亦將卡凡推過去。

超哥已經在那張寫字枱邊，用手電筒照射起來。「那一個抽屜？」

卡凡道：「左邊最下那一個。」

「鎖匙呢？」超哥側轉頭問。

「就在我左面褲袋中。」卡凡說。

「牛權，將鎖匙拿出來。」超哥轉對牛權說。

因爲牛權在卡凡的左邊。

牛權沒有出聲，伸手摸入卡凡的褲袋內，果然摸到一串鎖匙，拿了出來，遞給超哥。

超哥接在手中，看看那串鎖匙，問：「那一條匙？」

卡凡看了一眼，說道：「由上數下，第五條。」

超哥依言拿起第五條匙，彎下腰，將鎖匙插入匙孔內扭動了一下。

接着伸手一拉，將那個抽屜拉出來。

電光照射在抽屜內，可以看到，抽屜內放着好幾疊文件，超哥伸手拿起上面的那疊，看了一下，抬頭問卡凡：「那一疊才是？」

卡凡瞥一眼，說道：「下面那個鷄皮紙袋就是。」

超哥將那疊文件丟在地上，伸手拿起那個鷄皮紙袋，揚一揚，說道：「就是這個了？」

卡凡點了點頭，說：「裏面裝着的稿件就是。」

超哥於是站起身來，將文件袋放在枱面上，一手拿着電筒照看，另一隻手打開紙袋口，從袋中拿出一疊稿紙來，放在枱面上，翻動着看起來。

這時，超哥由於空不出手來，所以早已將手鎗插回腰上。

「超哥，是不是？」黑仔明探頭問。

牛權受了黑仔明的影响，亦稍微將頸探前，目光射落在枱面那些攤開來的紙張上。

「應該是了，不過……還未看到那一段有關內鬼問題的秘密資料……嗯，這裏應該是了……」

超哥頭也沒有抬，邊說邊翻動着那些紙張，神情專注。

卡凡在這刹那，目光閃亮了一下，猛吸一口氣，身體驀然間左右猛撞，援飛起一脚，疾踢向超哥的腰脅部位！

卡凡這一下突如其來的發難，實在是太突然了，這是超哥等三人發夢也想不到的。

因爲，黑仔明牛權兩人不但仍挾着卡凡的雙臂，牛鐘的尖刀亦仍然抵在卡凡的腰上，而且，雙手被反綁着，照說，是不可能遽然發難的，除非他不要命了。

卡凡確是豁出去了，因爲他很明白，這時候還不冒險一拚的話，以後便沒有機會了，超哥三人在取到那份稿件後，肯定會下手殺他，與其束手待斃，倒不如拚他一下，或許可以檢回一命也說不定。

說起來，卡凡亦不是盲目亂動的，而是覰準了超哥三人將注意力集中在那份稿件上，對他放鬆了注意，他才乘這稍縱即逝的難得機會，冒險發難的。

他這個機會是覰準了。

猝不及防之下，牛權與黑仔明被撞得左右跌開去，由於卡凡在用肩頭撞牛權時，腰側是向內疾彎的，這就閃開了抵在他腰上的尖刀，到他反撞黑仔明時，牛權已被撞跌開去，所以，那柄尖刀自然亦刺不上他的腰部。

「托」一下疾响，超哥的腰脅上挨了卡凡重重的一脚，痛叫聲中，身形橫撞向牆上，啪的一响，燈光熄滅，原來，他被那重重的一撞，將手上的電筒撞掉了。

卡凡却沒有乘機再攻擊，因爲他沒有忘記，他的雙手仍然是反綁着的，那刹那，他身形向後一退，恰好退到一張寫字枱前，就勢上身向後一翻，雙脚一揚，從那張寫字枱面上，翻跌落另一邊的地上。

室內由於手電筒熄滅，頓時陷入一片黑暗中。

而在靜夜之中，超哥發出的那聲痛叫，份外刺耳尖厲，相信必定會傳到樓下！

「哎唷，他媽的，殺死他！」超哥掙扎着站起來，厲聲喝叫。

看來，卡凡那一脚踢得他好重。

黑暗中，傳來一陣聲响，那應該是被撞跌在地的黑仔明與牛權狼狽地從地上爬起來弄出的聲响，接着，便聽到黑仔明惶急地叫道：「超哥，咱們還是快溜吧，遲了就……」

却聽超哥低聲道：「他媽的，若不殺死他，咱們走了又如何？一樣會被捉到的，驚動了看更怕什麼？一併殺死算了！」

人影閃動中，响起牛權的聲音：「超哥，燈掣在那裏，將燈開亮了，咱們才不吃虧！」

「黑仔明，你快去找燈掣！」超哥呻吟一聲。

奇怪的是，卡凡這時候却一點動靜也沒有，就像消失在空氣裏般，照說，他這時候應該大聲呼叫才是，驚動樓下的人，上來救援。

但他却沒有這樣做。

這正是他聰明的地方，因爲在這種劣勢的險境中，出聲呼叫是最愚蠢的做法，那無異將自己藏身的地方告知對方，所謂遠水救不了近火，只怕樓下的看更還未趕上來，黑仔明三人早已將他殺死了！

他沒有忘記，超哥的身上是有鎗的，他的拳頭再硬，身手再快，也抵擋不了一顆鎗彈！

× × ×

黑暗中，只見有一條人影閃撲向門邊，好明顯，那條人影想到門邊的牆上找燈掣，因爲一般來說，燈掣都是安裝在門邊的牆上的，以方便進出的人開關。

豈料就在這刹那，一陣震耳欲聾的警鐘聲蓦然大鳴，震得人心頭狂跳不已。

警鐘聲狂鳴着，這表示有人接响了警鐘，換言之，大厦內的人都被驚動了，知道大厦內出了事故，樓下的看更必定以第一時間致電報警，並鎖上大門，要是再不走，極有可能走不了。

而警鐘震耳的鳴响聲，亦無形中造成一種心理壓力，令到作賊的人心虛，恍似整個人已暴露在無遮無掩的空地上，無所遁形一樣，那種威脅，造成一種震懾的力量。

「超哥——」黑仔明在黑暗中驚惶地呼叫。

「叫什麼?還怕別的人聽不到麼?快走！」超哥這一次也心驚胆裂地喝叫，並已向室外撲去。

室門猛地被打開來，從外面透入來的燈光照射下，可以看到，第一個奔出去的是黑仔明，接着是超哥，跟着是牛權。

牛權不知怎的，可能是心慌意亂之下，一個不愼，撞在一張枱角上，痛叫聲中撲在枱面上，却顧不了疼痛，雙手一撐，撐起身來，向門口撲去。

這時候，卡凡就伏在室內最裏面那張寫字枱側面的地上，而他的雙手經已鬆開了綑綁，他正想竄撲出去，阻止牛權的刹那，却瞥到經已撲了出去的超哥，蓦地回身探頭入來，手上握着短鎗，急促地喝叫：「牛權，還不快走。」

卡凡像貓一樣彎起身形，馬上像洩了氣的皮球般，貼伏回地上，吸了口冷氣。

眼睜睜的，他看着超哥回身一閃而沒，跟着，牛權亦已奔出了室外。

他是顧忌超哥手上的鎗，不然，他一定會不顧一切地衝了出去，阻截牛權，不讓他逃脫。

可是，他對超哥手上的鎗，却是無法抵擋的，因爲他不是鐵人，更不是超人，所以，他只好忍着，不敢貿然妄動。

不過，他在牛權奔出室外後，便馬上從地躍起，向門外竄去。

警鐘繼續鳴响着，剛才，正是他在黑暗中，按响了他剛才伏着的那張寫字枱旁邊，裝在牆上的警鐘暗掣的。

外面走廊响起了一陣脚步聲與喝叫聲，卡凡剛好撲到門邊，不用看，他也知道，大厦內上夜班的工人及看更已被驚動了，趕上來查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他立刻衝出去，果然看到那位看更方伯與一班印刷工人，手上拿着木棍鐵枝，正向這邊衝過來。

他馬上對那些人叫道：「方伯，那三個賊逃向後樓梯那邊。」

呼叫中，他扭頭向走廊的那邊望過去，已看不到黑仔明三人的踪影，只有那道太平門，仍然虛掩着。

看更方伯與那羣印刷工人都是認識卡凡的，自然不會對他懷疑什麼，也來不及奇怪爲何卡凡這個時候，還在寫字間內。與卡凡打了個招呼，呼喝着向後樓梯那邊追去。

卡凡本來亦想追去的，但心頭一動，改變了主意，向電梯門那邊奔去。

不過，他沒有忘記提醒看更方伯他們一聲：「方伯，小心點，其中一個賊人有鎗的。」

方伯與那些工人聞聲之下，驚悚得馬上收住脚步，遲疑着不敢追下去。

這是難怪他們的，對方身上有鎗，那可不是鬧着玩的，就算他們人再多，也抵敵不過鎗彈的。

卡凡却已衝入了電梯內，按動掣鈕，向下降落。

× × ×

卡凡之所以從前門追出去，而不從後樓梯追下去，那是因爲從前門追出去比較快，而且，超哥等三人若是乘那輛停泊在橫街上的車子逃走的話，由於車頭向着報館大門這邊的街口，他們在急於逃走的情形之下，自然不會慢慢向後倒退，從橫街的那頭逃走的，必然是開足馬力，從報館大門這邊的街口駛出來的。

他的猜測果然沒有錯。

他才衝出報館大門，往街口這邊一望，只見一輛車子已從兩輛貨車的中間駛了出來，馬達怒吼聲中，車子就像一頭發怒的豹子般，衝出來。

一時之間，他不知怎麼辦，才能將那輛車子截停下來，有點手足無措，目光四下掃視着。

倏地，他看到街口路邊放着的一個垃圾箱，馬上像發現至寶般，三步兩脚，便衝到那個鐵製的垃圾箱前，奮力舉了起來，大喝一聲，奮力擲向那輛恰好衝到街口的車頭上。

那輛車子上，坐着的正是超哥黑仔明以及牛權三人，他們要不是要將車子從停泊的地方倒駛出來，就誤了時間，早已飛車逃逸了，而卡凡也來不及阻截！

駕車的仍然是黑仔明，他正駕車飛馳，驟然之下，從街口的行人道上，飛擲出一個垃圾箱來，直砸向車頭擋風玻璃，大驚失色之下，出於本能的上身一歪，猛扭駕駛盤，企圖避過那個擲來的垃圾箱。

因爲他若不極力避讓，讓那個垃圾箱擊中擋風玻璃，那麼，首當其衝，受難的會是他。

黑仔明雖然手急眼快，車頭猛地一歪，朝另一邊的行人道上衝去，但「隆」然一聲巨响，那個垃圾箱仍然砸在車頭擋風玻璃上，玻璃破碎濺射中，又响起「隆」然一聲巨响！

原來，那輛車子已像一頭瞎了眼的狂

牛般，一頭撞在街道上的一個消防水龍頭上。

車子猛地震盪跳動了一下，「砰」然一聲，結結實實地，跌停下來！

卡凡在擲出垃圾箱的一刹那，經已閃身躲在一輛停泊在路邊的車子後面，窺望着。

要不是顧忌車中那位超哥手上的鎗，那刹那，他已不顧一切地向那邊衝過去，以圖制住車內的人了。

一陣警車的急鳴聲「嗚嗚」地快速傳來，而一陣呼喝聲，亦從後門那邊傳過來，卡凡一聽便知道，警方人員已聞報趕來了，而那一陣呼喝聲，不用看，也是看更方伯與那班印刷工人從後樓梯追下來了。

「砰砰」兩聲，後面的車門左右被推開來，緊接着跳出兩個人來，卡凡藉着昏暗的街燈光，一眼就認出，那兩個人正是超哥與牛權。

他急得幾乎想衝出，阻截超哥牛權兩人，但他却沒有忘記，超哥手上是有鎗的，吸口氣，他忍下了心中那股衝動，同時朝着正衝出來的那班人大喝：「方伯，小心那些賊人手有鎗的啊！他們逃不了的，警察已趕來了！」

看更方伯與那些印刷工人聞聲之下，紛紛閃身躲在路邊的車輛後面，大聲呼喊起來。「捉住他，他們跑不了的！」

一時間，聲勢洶洶，確是嚇人！

「砰！」的一聲，震動夜空，原來是棄車逃遁、情急狼狽慌惶的超哥，與牛權拚命狂奔的刹那，爲了壯胆示威，同時亦想阻嚇方伯他們，忽然間扭回身，揚手胡亂放了一鎗。

這一鎗確實具有無比的阻嚇威力，方伯他們刹時被震得停止了喝叫。

卡凡這時已從車後竄出了路邊，機警地疾竄向那輛停在行人道上，車頭已被撞毀的車子。

車頭的黑仔明可能是被撞昏了，不見逃出車來，他必須及時趕過去，制住他，否則，萬一他醒過來，而讓他逃掉了，那就連唯一的綫索也沒有了，所以，他冒點險，也要掩近那輛車子。

耳聽鎗聲，他不知道那一鎗是不是射向他的，出於本能的，他疾忙撲落地上，這一撲，已撲到那輛車子的車尾後面。

一陣汽車的呼嘯聲與警號聲，在尖銳急促的煞車聲中戛然而止，卡凡扭頭一看，一輛警車已煞停在街口邊，接車門紛紛打開，跳下五六名警員來。

看更方伯等人馬上揚手向那些警員叫道：「阿SIR，那兩個賊逃向那邊啊，他們有鎗的！」

那五六名警員中，有一個是警長，馬上指派其中的四名警員，循着超哥與牛權逃奔的方向，追下去。

同時，他亦轉身與警車上那名負責駕駛的警員吩咐，利用車上的無綫電通話器，通知總部，電召在附近巡邏的警車及警員，趕來支援，並留意附近可疑的人物。

卡凡乘這機會，已經將那輛撞毀的車子的前門拉開，探頭向內一看，發覺黑仔明頭臉滿是血，大概是被擊碎的車頭擋風玻璃割傷了，伏在駕駛盤上，不知是死了還是昏迷過去。

他連忙跑到那輛警車前，對那名警長道：「阿SIR，那輛撞毀的賊車內，有一個賊人可能是受傷昏倒了，請你立刻電召救傷車趕來。」

那名警長上下打量卡凡，問道：「先生，貴姓？」

卡凡忙自我介紹。「我叫卡凡，是那間報館的記者……今天上午十一時左右，被那幾名賊人在市郊花園茶座擊暈，綁架到一座農場……他們挾持我回來報館偷取有關一個爆竊集團的報導資料……」

卡凡簡畧地將今日發生的事情，向那名警長報告了一遍。

那名警長聽完後，神色凝重地道：「卡凡先生，原來案情是如此嚴重的，我們接到總部的電告，還以爲是普通的爆竊案，這樣吧，你與我駕車去追尋那兩名匪徒，好麼？」

卡凡急不迭答應。「警長，你這個提議正合我的意思。」

看更方伯及那羣印刷工人亦擁了上來，七咀八舌的，想向那名警長將案發的經過說出來，却被那名警長阻止了。「各位，我代表警方，多謝你們的協助，我請你們協助我留下的一名警員，看守那輛賊車內受傷昏倒的疑匪。」

說完後，他便對負責開車的警員道：「二七八三，你留下來看守那名昏倒的疑匪，並將他護送到醫院。」

那名警員馬上從車上跳下來，向那警長敬禮道：「YES SIR！」

那名警長馬上招呼卡凡：「卡凡先生，請上車！」

卡凡答應一聲，馬上跳上車。

那名警長同時跳上駕駛座，開動車子，在卡凡的指點下，向那超哥與牛權逃走的方向，追尋下去。

× × ×

馬路上空空蕩蕩的，偶爾，才有一輛車子疾馳而過，那位警長的駕駛技術不錯，車子沒有响警號，沿着那條馬路直駛下去。

卡凡坐在警長的身邊，不停地左右注視着馬路兩邊行人道上的情形，但却一無發現。

連那四名追下去的警員也不見。

卡凡心中不由嘀咕起來。

車子馳到一個路口，終於發現了一名警員，也正是那四個追下去的警員中的一個。

警長馬上將車子停下來，探頭問道：「有什麼發現？」

那名警員走到車前，答道：「老大，疑匪從這條路逃下去，他們已追下去，我由於扭傷了足踝，所以留在這裏。」

卡凡早已留意到那名警員走前來時，左脚有點跛，聽了後，恍然明白那警員原來扭傷了脚，不能跑了。

警長馬上道：「那你快上車，咱們追下去。」

那名警員答應一聲，馬上爬上車子後座，警長立刻開動車子，拐入左邊那個路口，向前追下去。

車子直駛下去，却沒有發現，駛至一個路口時，警長一時間不知是向左邊那條路追下去好，還是由右邊那條路追下去好，正想將車子停下來，車上的無綫電通話器忽然响起來。

警長連忙將通話器拿起來，呼叫道：「這是九二六號巡邏車，請通話！」

通話器馬上傳來話聲：「請注意，請注意，疑匪逃向西南方富樂大道那邊，請馬上趕到那裏。」

「九二六號巡邏車知道了，馬上追下去！」警長說完，便關掉通話器，接一踏油門，車子飛一樣，轉入右邊那條馬路，飛馳下去。

幸好這時候馬路上車輛稀少，警車得以沒有阻碍地，飛快地疾馳向富樂大道那邊，眨眼眼，便已趕到去。

警長將車速減慢，卡凡亦留心地注意着左右的情形，但却發覺不到有何異樣的地方，也不見警員追逐，大概那些警員已經追了下去，所以一個也不見。

警長只好將車子繼續沿着馬路駛下去，陡地，一下鎗聲震動夜空，傳了過來！

警長與卡凡乍聞之下，神色一動，警長一聲：「坐穩！」猛踩油門，車子怒吼着，向鎗聲傳來的方向，飛馳過去！

這一次，警長開响了警號，全速駛向鎗聲傳來的方向。駛過兩個路口，轉入一條橫路中，卡凡眼尖，老遠便望到，前面大約三四十碼的路邊，有一個伏在地上的人，正支起身來，朝這邊揚手。「警長，前邊有個人倒在地上，快開過去看看。」

警長亦已經看到了，點點頭，車子直馳過去，在那人的身前停下來，車子還未停定，卡凡已從車子上跳了下去。跑到那人的身前，急聲問道：「先生，發生了什麼事？」

那人似乎腿部受了傷，坐在地上，痛苦地道：「阿SIR，剛才有兩個匪徒截停了我的車子，開鎗恐嚇我落車，其中一名拿刀的匪徒惡狠狠地將我從車上踢下來，我似乎跌傷了脚……」那人說着，忍不住呻吟一聲。

卡凡急切地問道：「他們朝那個方向走？」

那人指一指前面。「他們開着我的車子，沿這條馬路一直駛下去，在第二個路口，轉入右邊那條橫路。」

「你的車子是什麼顏色的？什麼欵型，車牌號碼是多少？」警長亦已跳下車子，接口問。

「黑綠色，本田八零年欵，車牌號碼是KA三五六一。」那人一口說了出來。

「好，我馬上致電召救傷車來，同時留下一名警員照顧你！」警長走回車邊，吩咐那名扭傷了脚踝的警員下車，陪同那位被搶了車子的中年人等救傷車來，一同到醫院治療受傷的腿脚。

卡凡這時已將那中年人扶起來，扶到行人路上，再扶他坐下來。

那名警員亦一跛一跛地走向行人道。

警長亦已用無綫電通話器，通知總部派一部救傷車來，並要總部通知在這附近一帶巡邏的警車及警員，留意一部本田八零年欵，黑綠色，車牌號碼KA三五六一的車子，並將之截停，扣留車上的疑匪。

通完話後，警長立刻開動警車，載着卡凡，沿着馬路，一直向前馳去。

途中，遇上一輛聞訊來協助追截疑匪

的警車，詢問之下，却沒有發現那輛被疑匪搶走的車子，警長只好轉入另一條馬路追下去，那一輛警車則轉入相反的一條馬路，追尋下去。

在附近一帶轉着，却毫無發現，這令到警長與卡凡焦急非常。

車子轉入一條沒有街燈的單行路中，那刹那，卡凡忽然驚叫起來：「警長，小心！」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前面路口那邊，一輛車子狂衝入來，筆直地向着警車疾撞過來！

隱約中，聽到一陣警號聲急速地傳過來，絕無疑問，這輛車子居然不依照行車規則，從相反的方向狂衝入來，必定是被响着警號的警車所追了！

那種驚險的情形，卡凡在事後，想起來也覺得心驚魄動。

那確是生死一髮的刹那，那輛車子顯然沒有料到，在這樣的深夜中，在這條窄路上，還有車子從那邊的街口駛入來，待到他們發覺時，根本已來不及閃避，車子就像狂牛般，衝撞向警車！

幸好警長在卡凡那一聲驚叫中，已驚瞥到那輛反方向狂衝過來的車子，驚駭之下，倒吸一口氣，於千鈞一髮間，猛地一扭駕駛盤，車頭一歪，斜衝上行人道，同時間猛地急踏煞制！

「呼」地一聲，那輛車子歪晃了一下，擦着警車的尾部，衝馳而過！

警車在快要撞上一堵牆壁的刹那，急停下來，車子劇烈震動了一下，令到卡凡差一點一頭撞上前面的擋風玻璃，幸好他早有準備，一手抓住了車門，另一手抓住椅背，才倖免於「難」。

他一口氣還未轉過，便急聲叫道：「警長，快掉頭追，那輛車子正是疑匪搶走的車子！」

在幾乎相撞的刹那，卡凡藉着車頭燈光，已認出那輛車子的顏色是墨綠色，以及車牌號碼—KA三五六一，而車頭上坐着的兩人，正是超哥與牛權！

警長自然也認出了，車子吼叫着，猛地倒退開去，車頭急轉，掉過頭來，追向那輛車子。

急促的警號聲迅疾地急傳過來，越來越响，絕無疑問，另一輛警車已飛快追到來了。

警長却無暇兼顧，通知那輛警車，只好開响了警號，以便那輛警車循聲追來，他則盯實了前面那輛狂衝疾馳的車子，疾追下去。

警號狂响着，窮追那輛車子，其間之緊張刺激，眞非筆墨所能形容，而驚險之處，只怕胆小一點的人，會嚇暈過去！

前面那輛車子沒命地左轉右拐，狂馳着，企圖擺脫警車的追逐，好在這時候馬路上車輛稀少，若是在白天，準會釀成車禍！

警車開足了馬力，越追越近，眼看就要追上那輛車子，驀然間，前面那輛車子的左邊車窗口火光乍閃，「砰」然一聲，鎗彈曳着流光，飛射向警車。

卡凡與警長大驚之下，急忙將身子伏下來。

幸好，那一鎗沒有擊中警車！

警長那刹那將駕駛盤一扭，將車子猛駛向左邊，避免前面那輛車子中的人再開鎗。

因爲鎗彈是從前面車子的右邊車窗中射出來的，警車避到左邊，前面車子內開鎗的人，便很難射中警車了。

這位警長是一個經驗豐富的人。

警長在將車頭避向左邊的刹那，再加速，警車有如離弦箭矢般，衝撞向前面那輛車子的車尾左角！

只聽「嘭」然一响，警車的車頭猛撞在前面那輛車子的車尾左角上，警車被撞得向後反震了一下，前面那輛車子却像忽然失去了控制般，猛地向右邊斜衝開去，直撞向右邊路邊的鐵欄！

車子上的人發出了一聲驚叫，但駕車的牛權却及時將駕駛盤向左邊一扭，車頭擦着鐵欄，拐了開來，車身一傾，差點翻側傾倒。幸好他手急眼快，將駕駛盤向右再一扭，車子才恢復平衡，擺盪着向前馳去。

但這一來，車子的速度便慢了一點，警長焉肯放過這個機會，驀地再加大油門，警車咆哮一聲，就像一頭猛虎般，撞向那輛車子的左後側！

「嘭」然大响，警車撞在那輛車子的左後側上，撞得那部車子尾部橫撞開去，「轟」然一响，撞上了路邊的鐵欄，幾乎將鐵欄撞倒。

那輛車子一跳，重重地跌落在地上，車內的超哥與牛權兩人，被震盪得頭昏目眩，五內翻滾，幾乎連坐也坐不穩，根本就無暇兼顧其他。

那輛車子被撞得打橫在馬路上，牛權被震盪得無法來得及控制車子，車子猛地往前一衝，撞上了另一面的鐵欄，這一次由於衝撞力很强，在「隆」然巨响聲中，居然撞倒了鐵欄，一頭撞上行人道上面的一堵牆壁。

幸好這一撞之力已沒有第一次那樣强勁，「轟！」然聲中，車子猛地震彈了一下，然後又重重地跌落在地上，馬達立即死了火。

那堵牆壁只是被撞塌一層水泥批盪，但那輛車子却毀損不堪了，那位車主若是看到自己的車子毀損得有如一堆廢鐵一樣，眞是心痛死了。

車門一開，從車上竄下一個人來，反身向駛過來的警車一連開了三槍！

警車上的警長與卡凡一眼瞥及，急不迭伏下身來，警長並及時一踏煞掣，警車戛然煞停下來，那股衝撞之力，令到卡凡坐不穩身子，一頭撞在車前壁上。

幸好他反應够快，伸手一抵，卸去了大部份的衝撞之力，否則，必然被撞得頭破血流。

警長的反應也很快，由於他上身已撲伏在駕駛盤上，所以衝撞之力不大，但也壓得胸口隱隱作痛，但他却强忍着，抽出身上的佩槍，向那正向街口那邊竄去的人影連開兩槍！

那人影慌不迭撲伏在地上，揚手向警車開了一槍。

卡凡却乘這刹那的機會，身子一歪，推開車門，滾跳下車，盡量弓低身，竄向那輛車子。

他瞥到那輛車子內有一個人正掙扎着欲推開車門走出來，他雖然看不清楚那人的樣子，但却猜到，那人必是牛權。

他知道牛權的身上沒有槍，那就不大可怕了，他自忖應付得來，所以，他決定冒險將牛權制服，不讓他逃脫。

車門一開，從車內倒撲出一個人來，果然是牛權。

牛權的頭上滿是血，可能撞破了頭，倒在地上，掙扎着想向街口那邊奔跑，但却被警長一槍迫得他魄散魂飛。倉惶撲伏回地上，動也不動！

「砰砰」兩下槍聲，那手上有槍，伏在地上的人，正是超哥，他乘這間隙向警長那邊開了兩槍，一陣玻璃碎裂聲中，車頭擋風玻璃被擊破，車上的警長急忙向下一伏，用手護住頭部，以免被四濺的玻璃碎片擊傷。

超哥却乘這刹那的時機，從地上躍起來，猛向前竄去！

「砰砰」兩下槍聲乍然響起，射在超哥前面的地上，擊濺起火星，超哥驚叫一聲，身形斜撲落牆脚下。

牛權却在那刹那滾進了車底，從另一邊爬出來，想從這一邊逃走，那知道卡凡就在這一邊的車後輪下，覷得眞切，猝然竄前一步，手起掌落，一掌切在牛權的頸側大脈上。

牛權根本連卡凡也沒有看清楚，便悶哼一聲，身子一軟躺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覺。

「牆脚下的人聽着，快棄槍投降，否則，死路一條！」忽然有人在街口那邊喝叫。

街口那邊，橫着一輛警車，喝聲正是從那輛警車後面傳出來的。

原來，這輛警車是在超哥連開兩槍，將卡凡乘坐的那輛警車的擋風玻璃擊破的時候，疾馳而至的，而那兩槍，亦是警車上的警員開的，與此同時，車上的警員紛紛跳下來，伏在車側後，緊握佩槍，對準了超哥伏着的那面牆脚，只要一有異動，便會毫不客氣地開槍射擊。

超哥還不知道牛權已經被卡凡擊暈了，他自然不肯乖乖地棄槍投降，仍想覓機逃走，所以，他伏在那處牆脚下，不言不動。

豈料一陣車輛疾馳聲如飛而至，從街口那邊接連開來兩輛警車，戛然急煞停下，從車上跳下十多二十名持槍的衝鋒隊警員，散開來，各自掩蔽起來，形成了一個包圍網，就算超哥有通天本領也逃不了。

「牆脚下的那人聽着，給你三十秒的時間，若再不棄槍舉手投降，咱們便要開槍了！」這一次，街口那邊停着的那輛警車的車頭後面，有人用手提擴聲器喝叫。

喝叫聲在靜夜中傳開來，有一種無形的震懾力。接下來是一陣令人心跳緊張的沉默，忽然，超哥從牆脚下站起來，將手上的槍拋到路面上，高舉雙手，顫着聲音道：「不要開槍，我投降。」

至此，卡凡與那位警長才鬆了口氣。

前後的警員與衝鋒隊員，緊執着佩槍及來福槍，指着舉起雙手、驚恐萬分的超哥，一步步走上前去，那種陣仗，若是胆小一點的人，有可能會被嚇得忍受不住而暈倒。

經過一番審訊，原來超哥姓張，全名是張超勇，與牛權及黑仔明，皆是那個爆竊集團的漏網之魚。

而在警方的偵訊之下，再加上卡凡提供的綫索以及口供，張超勇三人終於供出了，那宗珠寶巨竊案，原來眞的是有「內鬼」的，而那名「內鬼」，正是卡凡查訪到的秘密消息中所提到的那個人——王天萬。

根據張超勇三人供述，那位王天萬乃是遭到爆竊的那間工廠的一名職員，也不知他是怎麼會查悉那個工廠寫字間內的古老夾萬內，那位老板收藏了價值數千萬元的珠寶首飾，於是暗中通過相識的一位爆竊集團成員的引介，與業已落網的爆竊集團首腦達成了協議，他提供消息，由爆竊集團的人下手，事成之後，二一添作五均分。

而張超勇及那位王天萬，得到一個消息，知道卡凡從一位酒鬼的口中，得到關於那珠寶爆竊案有內鬼的秘密，那位王天萬恐防卡凡那篇報導刋登出來，警方循此綫索，追查出他來，便與張超勇三人商議，答應將他分到的那一半珠寶首飾分五份一給張超勇三人，條件是要三人將卡凡殺死，並將他搜集得到的那一份資料取走燒毀，於是乎，卡凡便遭遇到這一連串的兇險。

卡凡那天晚上下班後發覺有人跟踪他，那確是眞的，而跟踪他的人，正是黑仔明。

而在他門前放火的，亦是黑仔明。

至此，案情大白，那宗珠寶爆竊案，這才算是眞正全部破了案。

至於拘捕那位王天萬，以及起回那批價值數千萬圓的珠寶，那就是警方的責任了。

這一回卡凡是發夢也料不到，他會在無意之中，帮助警方徹底破了那宗珠寶爆竊案。

雖然吃了不少苦頭，卡凡却認爲是值得的。

× × ×

「卡凡，如此驚險刺激的事情，你也不叫我參與，你眞不够朋友！」卡凡的好朋友泰廸半認眞，半開玩笑地搥了卡凡一拳。

卡凡苦笑道：「泰廸，你還說風涼話，這一次若不是我够運兼命大，只怕已死在那三個傢伙的手上，說實話，當時我心中怕得要死，還以爲我就此完了，當時，我確實希望你會像萬能俠般，忽然出現，將我解救……」

「嗯，好了，好了，去喝酒吧，我現在也想刺激刺激！」泰廸一副急不及待的樣子。

「你想刺激，我却想喝杯酒壓壓驚，既然你我都想喝酒，那就走吧！」

說完，兩人笑着離開了卡凡的寓所，喝酒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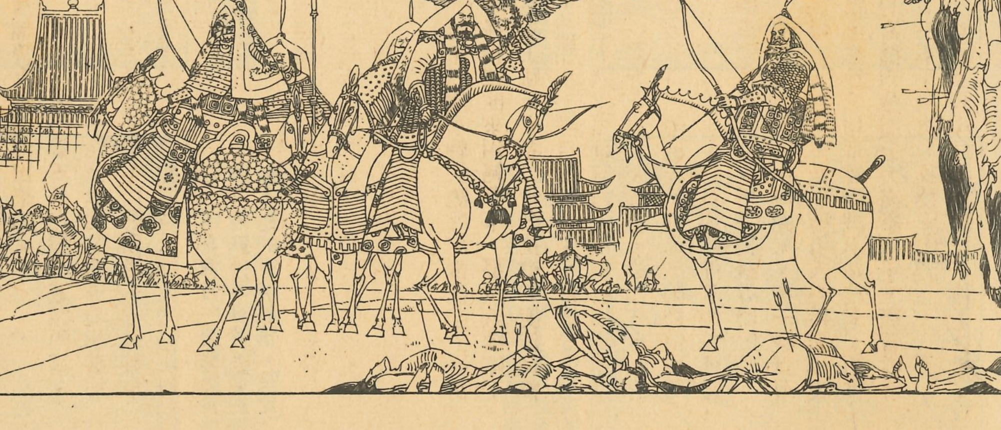
（全文完）

小啓：「雲飛揚外傳」作者因事，續稿未到，今期暫停。下期定當繼續刋出，祈請見諒。

抗金英雄傳

愛國詩人辛棄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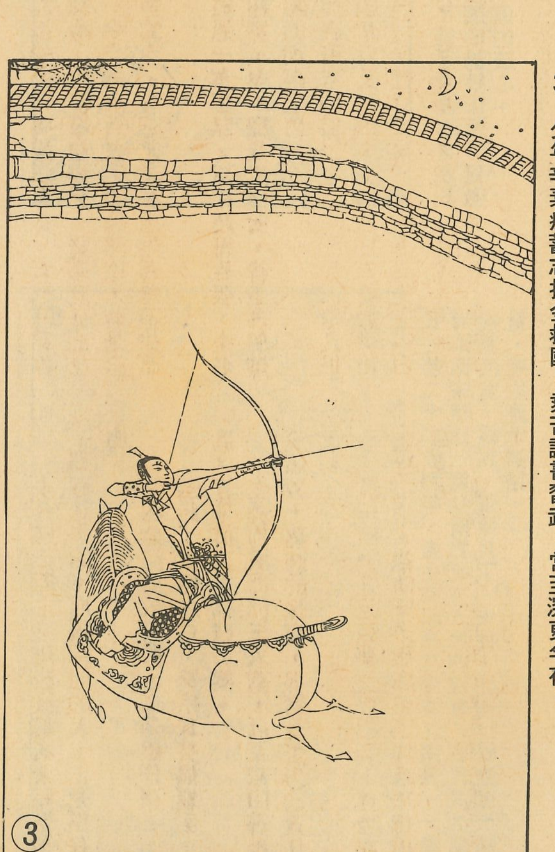
張日昌・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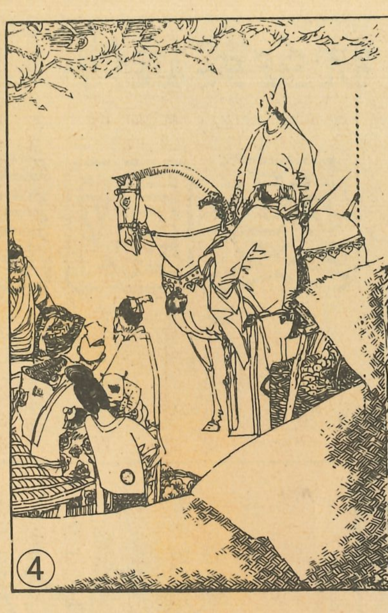
1　南宋抗金英雄、愛國詩人辛棄疾，出生在泉城濟南。那時他的家鄉已淪陷在金朝的反動統治下十三年了。



2　辛棄疾早年喪父，由祖父辛贊撫養成人。辛贊是一個具有民族意識的人物。辛棄疾受到祖父的誘導和啓廸，加上目睹和身受的民族壓迫，從小就在心裏埋下了反抗民族壓迫的火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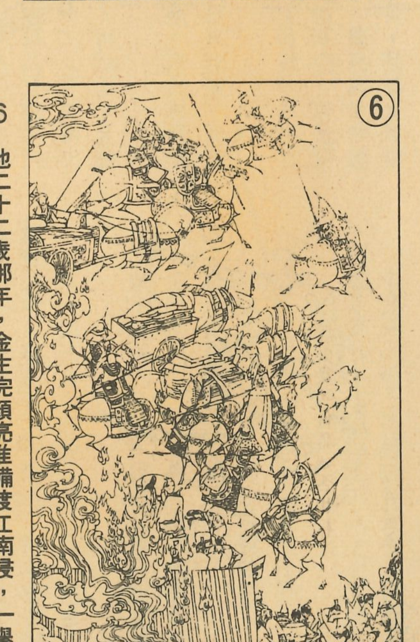
3　少年辛棄疾蓄志抗金救國，刻苦讀書習武，常至深更半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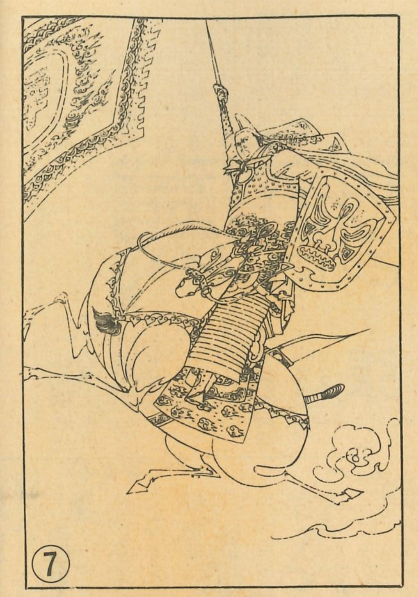
4 辛棄疾會兩次赴燕京考試，目的不是爲了博取功名，而是借此機會到敵人的統治中心諦觀形勢，偵察敵情，爲此後起事做准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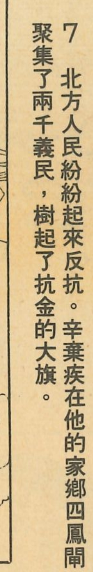


5 兩次旅行，使他更多地接觸和了解了金統治者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情況。祖國的錦綉山河，更激勵了他的愛國熱情，堅定了恢復中原的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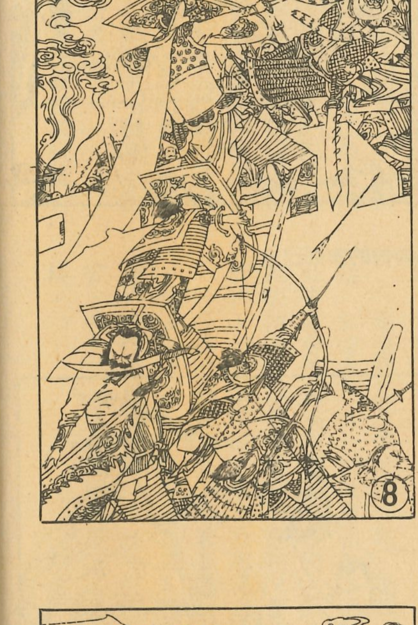
6 他二十二歲那年，金主完顏亮准備渡江南侵，一舉消滅南宋朝廷，就加緊對北方人民的掠奪，在民間大量搜刮粮食，騾馬，强徵兵丁、夫役，使得「號泣動于隣里，嗟怨盈于道路。」





7 北方人民紛紛起來反抗。辛棄疾在他的家鄉四鳳閘聚集了兩千義民，樹起了抗金的大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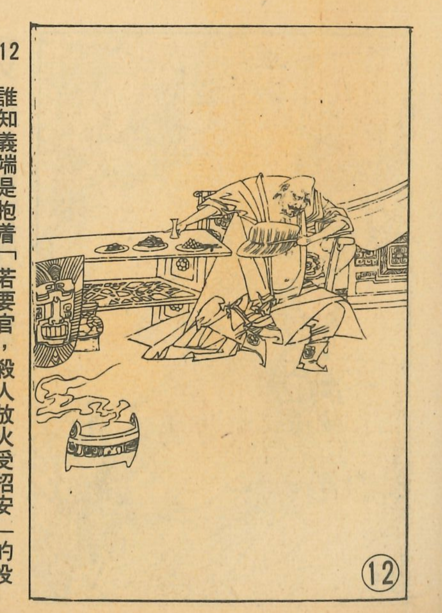
8 抗金義軍在敵後蓬勃展開武裝鬥爭，沉重打擊了金人的統治，牽制了金人的兵力，使之無力南犯。在戰鬥之中，辛棄疾總是身先士卒，十分勇敢。

9 辛棄疾考慮到：要想推翻金人的統治，各路義軍必須聯合起來擰成一股繩。他便率領自己的隊伍到泰山下，投奔了義軍中聲勢最大的耿京的大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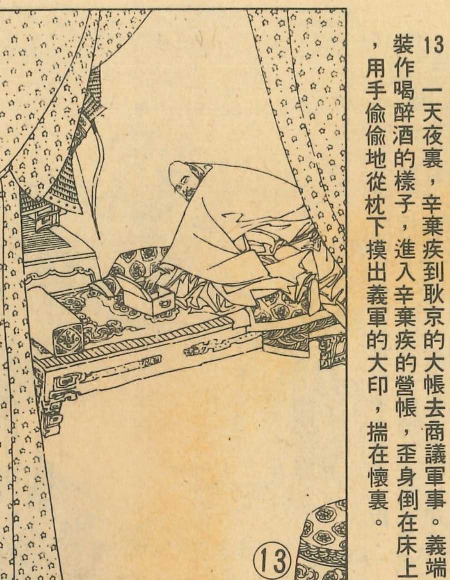
10 耿京是個粗獷的農民，他很信任棄疾，任命他爲義軍的掌書記，執掌印信。義軍不斷壯大，主動出擊，攻城陷陣，成了金統治者的心頭大患。



11 這時，歷城山中有個會武藝、通兵書的和尚義端，也率領僧衆和佃戶千餘人起義了。辛棄疾認識他，便勸說他也來歸附大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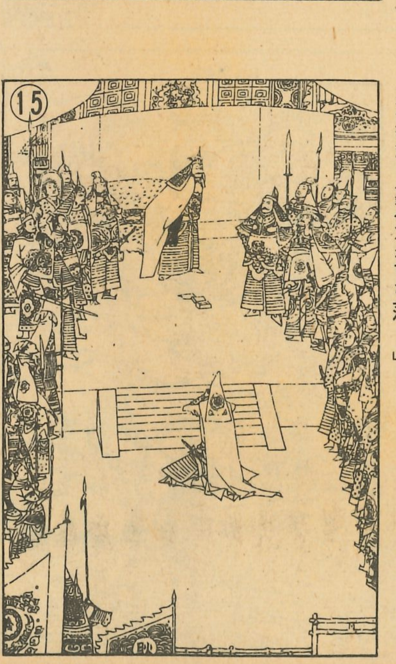
12 誰知義端是抱着「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的投機心理起義的。他不耐義軍的紀律約束，更不甘「俯首聽命一農夫」，心懷異志，異謀叛降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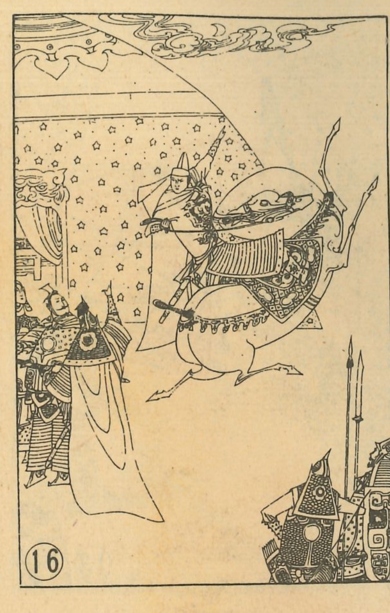
13 一天夜裏，辛棄疾到耿京的大帳去商議軍事。義端裝作喝醉酒的樣子，進入辛棄疾的營帳，歪身倒在床上，用手偷偷地從枕下摸出義軍的大印，揣在懷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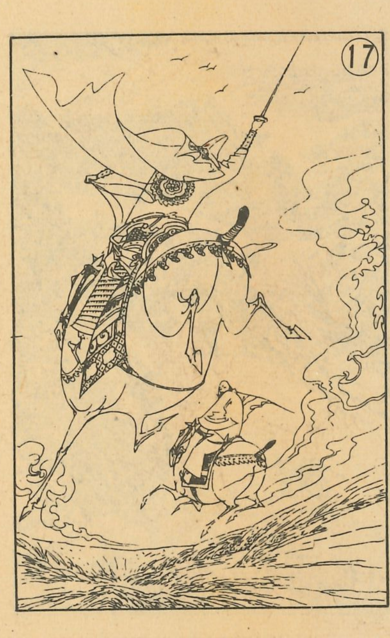
14 義端東倒西歪地走出營帳，守營戰士見是辛棄疾的熟人，沒有注意。義端到馬厩裏拉出一匹馬騎上，趁着夜色溜走了。



15 耿京怒對辛棄疾說：「義端是你荐來的，大印是你保管的。而今跑了義端，丟了大印，按照軍法，應該斬首！」辛棄疾謝罪說：「請給我三天期限，三天內捉到義端，聽凭大哥發落！」



16 一個叫張安國的頭目擴掇耿京殺掉辛棄疾，說：「他一去無回，怎去發落！」耿京目光烱烱地注視辛棄疾，看到他那坦率、堅决的樣子，命人牽過自己的烏龍駒，給他騎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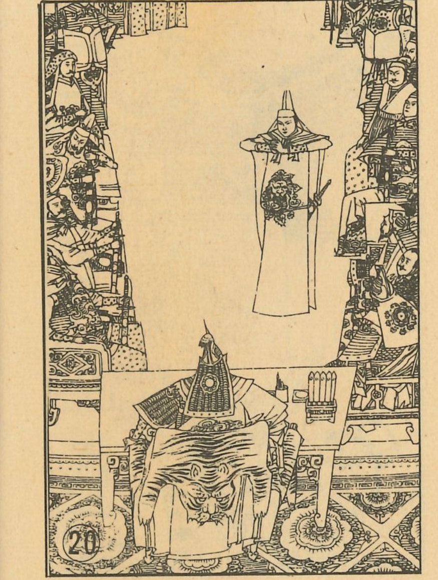
17 辛棄疾料定義端是拿大印到歷城去向金人請功，便順着去歷城的驛道追趕。那烏龍駒像是插上了翅膀，風馳電掣，在天將微明時便趕上了那賊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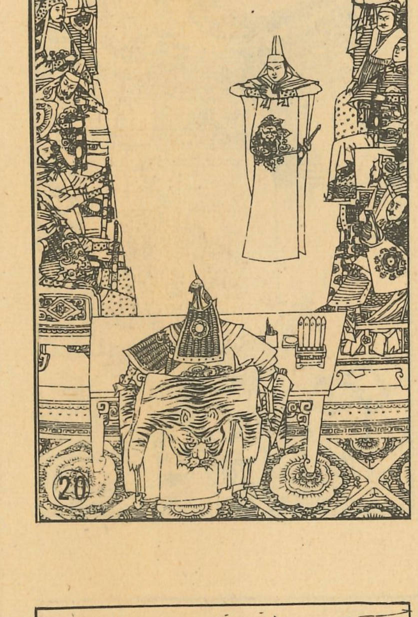


18 義端見他單騎來追，哄騙他說：「辛公子，我認出了你的本相——你是青兕（Si，犀牛）下凡。你今天放了我，日後必有好處。」辛棄疾大喝一聲：「叛賊！」手起劍落，那顆禿頭滾到了地上。



19 在紅日冉冉高升時，辛棄疾回到大營。他將義端的頭顱擲到耿京脚下，又用雙手捧着大印，獻給耿京說：「好兄弟，這印還是由你掌管。」辛棄疾的熱淚簌簌地落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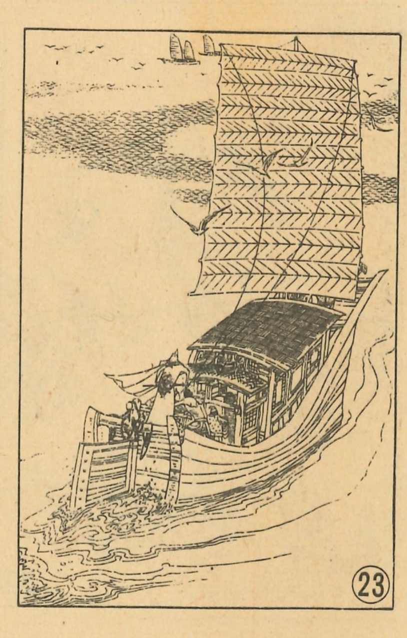


20 完顏亮南侵失敗，被部下所殺，完顏雍自立爲金主。他企圖分化瓦解北方義軍，下赦令說：「在山者爲盜賊，下山者爲良民。」辛棄疾主張堅持抗金，並與南宋官軍覓取聯系，配合作戰。

21 爲了聯合起來更有效地抗擊金人，耿京派辛棄疾和大將賈瑞渡江南下，奉表歸宋。上路那天，耿京送了一程又一程，並囑咐他們早日歸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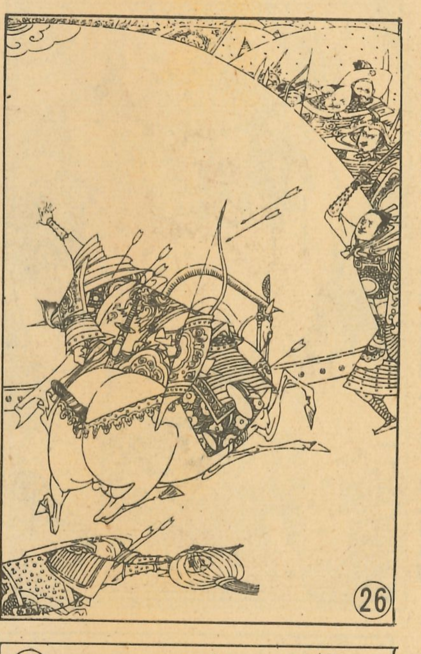
22 南宋皇帝趙構（高宗）覺得義軍可以利用，便在建康（南京）召見他們，正式授耿京爲太平軍節度使，對賈瑞和辛棄疾等人也分別授予官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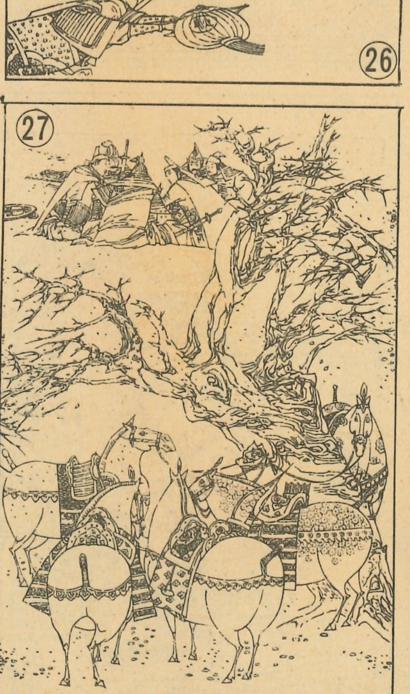
23 辛棄疾把祖國中興、收復中原的滿腔希望，寄托在南宋朝廷身上。後來他寫《水調歌頭》，回憶當時自己是「季子正年少，匹馬黑貂裘。」他那年青的臉上煥發着奕奕的神采。

24 辛棄疾和賈瑞帶着聖旨星夜北返，行至海州，不料聽到了耿京被殺的消息！興奮變成了悲憤，他們立刻在海州集中了五十名義軍和南宋官兵，急奔泰山大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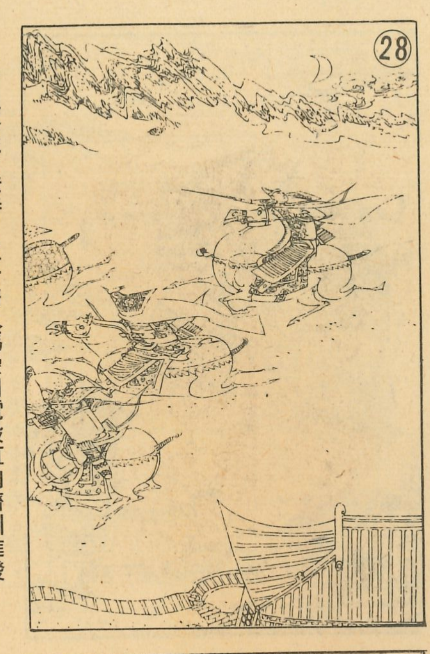
25 來到泰山大營，發現到處是焚毀的軍帳，折斷的兵器，戰士的屍體。烏鴉在低空盤旋，松林在暮靄中發出濤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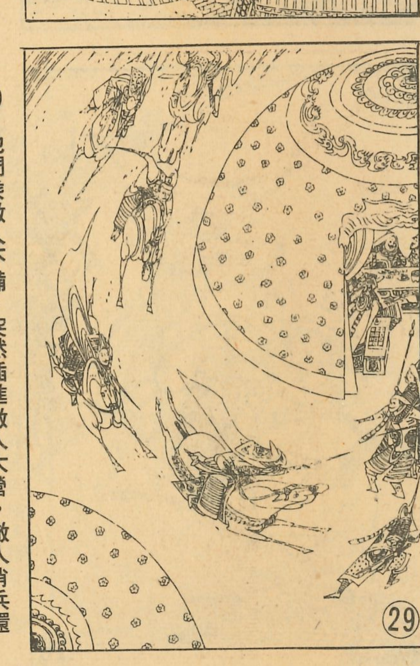
26 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張安國叛變了！他貪圖金人的重賞，在辛棄疾、賈瑞出使期間，殺了耿京，劫持一部分義軍投降了金人。大部分義軍因無人領導，在金人威脅下潰散下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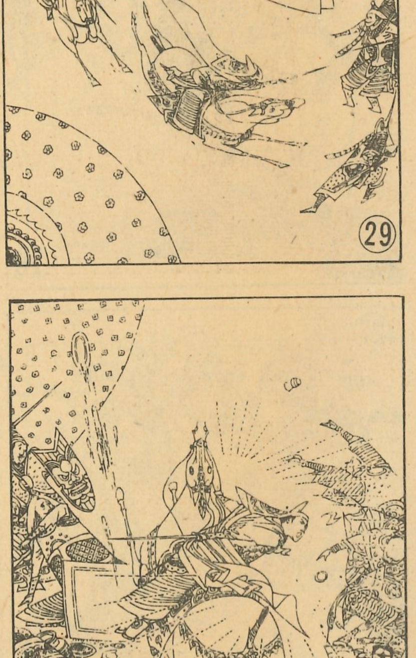
27 辛棄疾在耿京的墓前默哀良久。他在溪水的嗚咽和戰馬的嘶鳴中抬起頭來，眼中噴射着怒火，對賈瑞和僅有的幾個戰友說：「咱們一定要報這血海深仇！」他們制訂了一個大胆的擒捉叛賊的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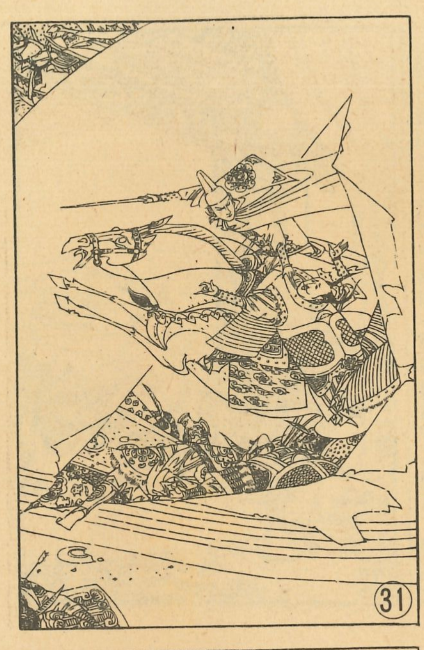
28 夜幕下垂時，五十騎人馬像閃電般直向濟州進發。第三天起更時，他們悄悄逼近了濟州城外的金人兵營。情況已探聽清楚，今夜張安國要來金營參加慶功酒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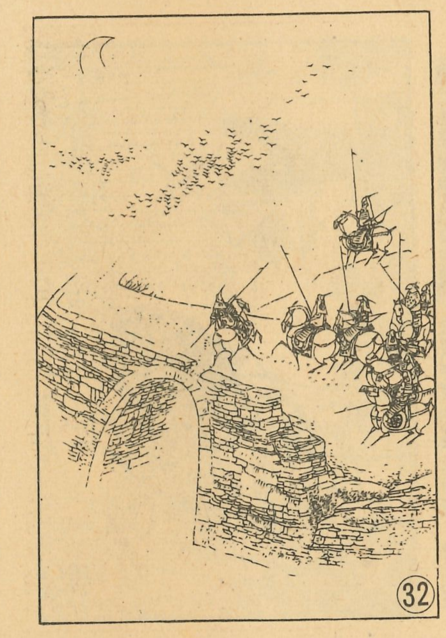
29 他們乘敵人不備，突然插進敵人大營。敵人哨兵還以爲是自己的人，也沒加理會。當他們發現事情不對頭時，五十鐵騎已闖進軍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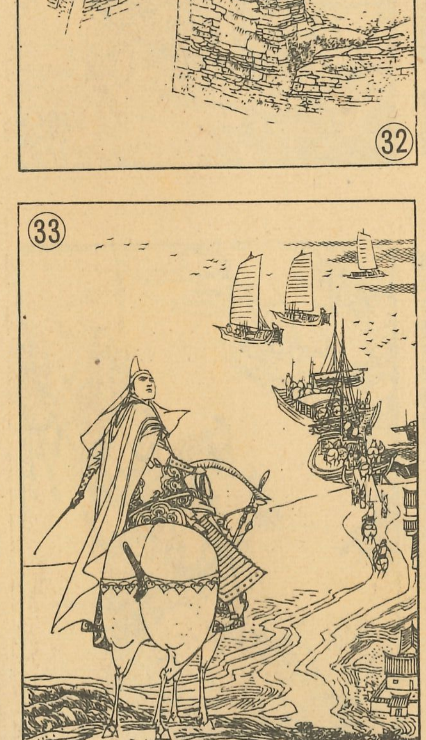
30 張安國和金將正喝得爛醉，鐵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沖進中軍營帳。敵人給嚇懵了，有幾個敵將要拔劍抗拒，被一一砍倒。



31 辛棄疾一把將張安國提在馬上，高擎寶劍，率領衆人沖出金營，消失在夜幕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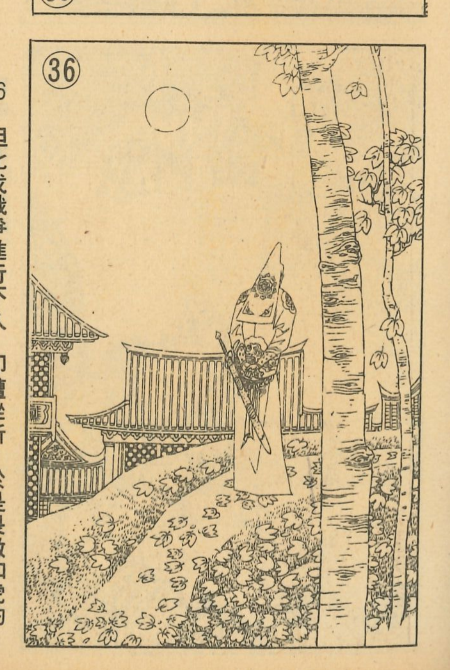
32 等到敵人清醒過來，急急忙忙集中兵馬追擊時，五十鐵騎早已無影無踪了！



33 他們馬不停蹄，饑不暇食，渴不暇飲，向南疾馳了兩天一夜，將張安國押解過江，交給南宋朝廷斬首示衆。這件事打擊了敵人的凶焰，振奮了人心，連「儒士亦爲之興起」。

34 但腐敗的南宋小朝廷苟且偷安，不圖恢復，當然不願重用辛棄疾。又歧視他是「歸正」的「北人」，只任他爲江陰簽判（地方官的幫手）。英雄無用武之地，他空有一片報國赤誠而不得施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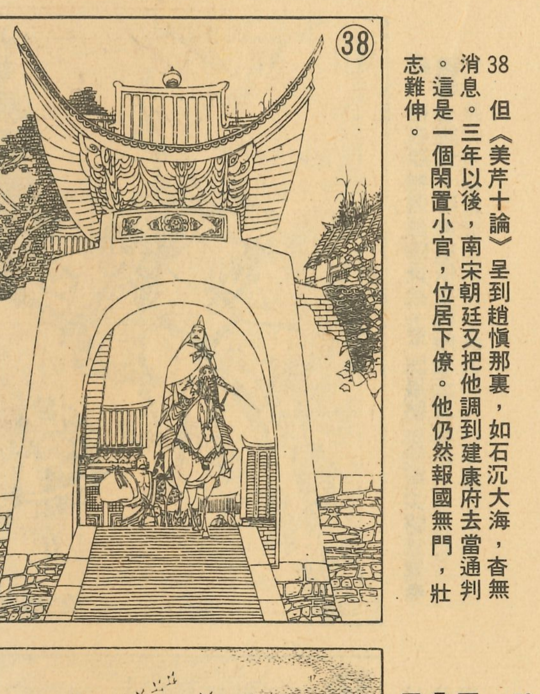
35 趙構傳位給太子趙慎（孝宗），趙慎稍圖振作，起用主戰派老將張浚，准備北伐。這使抑郁苦悶的辛棄疾陡然興奮起來，他跑回家去對新婚的妻子范氏大聲喊道：「王師北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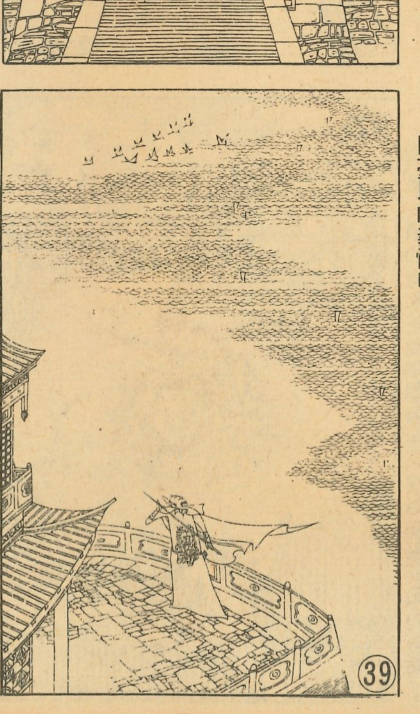
36 但北伐戰爭進行不久，即遭挫折，於是畏敵如虎的南宋朝廷又罷斥了張浚，主和派又掌握了朝政，又與金人訂立了喪權辱國的和約。辛棄疾憂憤得夜不能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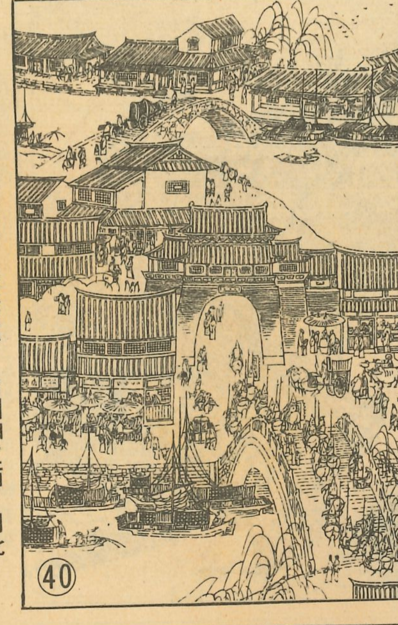
37 他伏案沉思，奮筆寫了收復失地的奏議《美芹十論》。他深刻地分析敵我形勢，提出周密的攻守戰略，激勵趙慎重新北伐，「雪耻酬百王，除凶報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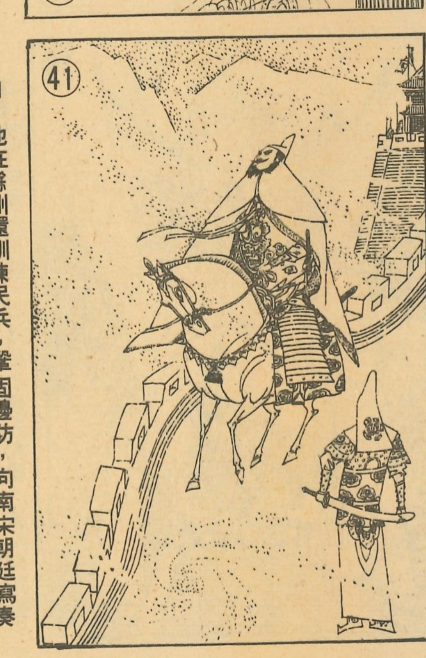
38 但《美芹十論》呈到趙慎那裏，如石沉大海，杳無消息。三年以後，南宋朝廷又把他調到建康府去當通判。這是一個閒置小官，位居下僚。他仍然報國無門，壯志難伸。



39 他登上建康城西的賞心亭，下臨秦淮，遠眺江山，「落日樓頭，斷鴻聲里」這位「江南遊子」不禁潸然淚下。「把吳鈎（寶劍）看了，欄杆拍遍，無人會，登臨意！」（「水龍吟」）——誰能領會他那塡郁腸肺的憂國憂民的義憤呢？



40 此後的十幾年間，他在臨安、滁州和江西、湖北、湖南等地官遊。滁州是遭受過金兵蹂躪的邊郡，人烟冷落，城郭蕭條。辛棄疾任太守後，減免稅收，招撫流亡，賑荒救災，使城鎮很快地繁榮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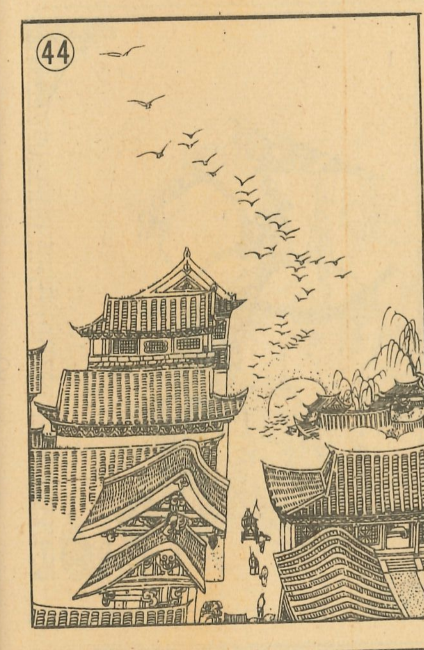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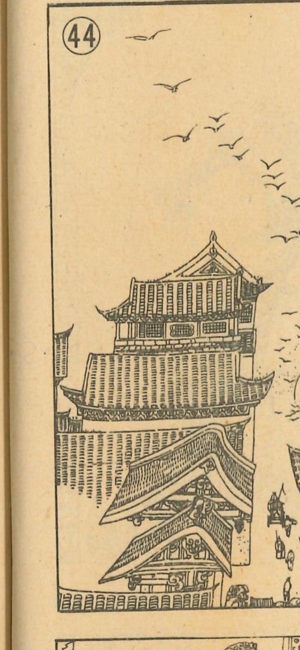
41 他在滁州還訓練民兵，鞏固邊防，向南宋朝廷寫奏議報告敵情，時刻以恢復神州故土爲念。



42 但昏憒無耻的統治者卻認爲此時是太平盛世，文恬武嬉，誰肯憂及國家，顧及人民？他的奏議沒有引起任何反應。



43 他仍然只能用詞來抒寫自己的憤慨：「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無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檐蛛網，盡日惹飛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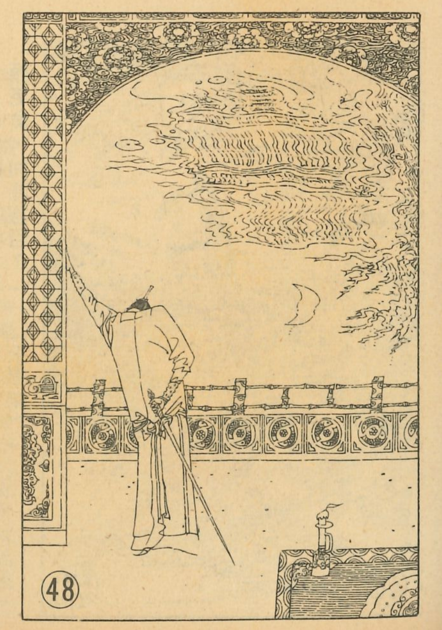
44 這是他在湖北寫的「摸魚兒」。他用暮春風雨、落紅飛絮來隱喻國運飄零。在詞的結尾，他警告統治者：「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南宋偏安一隅的局面，就像夕陽西斜，眼看維持不下去了！

45 這首詞觸及了趙慎的痛處，使他大爲惱火。辛棄疾性格豪邁激昂，任事果斷負責，尤其堅決主張恢復中原，因而更遭到那些怯懦庸碌的官僚們嫉恨。他四十二歲那年，被讒劾罷官。

46 此後的十年，他被迫退隱於江西上饒的帶湖，命其居室爲稼軒，並自號稼軒居士。他與村民建立起親密的友誼，枇杷熟時，他「被野翁相挾入東園」，「竹樹前溪風月，雞酒東家父老，一笑偶相逢。」（「水調歌頭」）



47 但這位滿懷愛國熱忱的英雄，難道就這樣閑散、消沉下去了嗎？看看他的《破陣子》吧：「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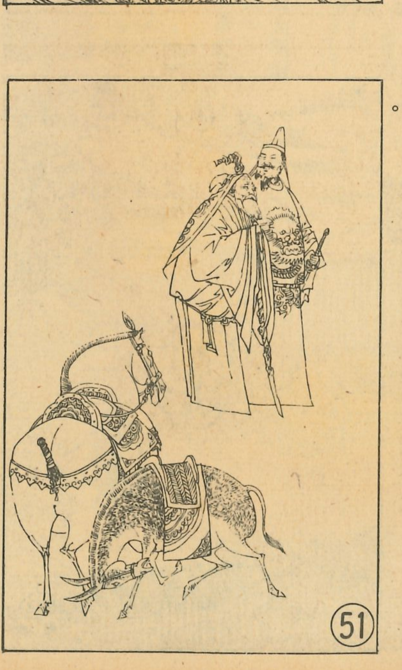
48 這首詞寫他夜裏在燈下摩挲寶劍，腦際縈迴着在夢中沙場點兵、躍馬殺敵的壯烈情景。但那是他的青年時期，流光易逝，他此刻已經「可憐白髮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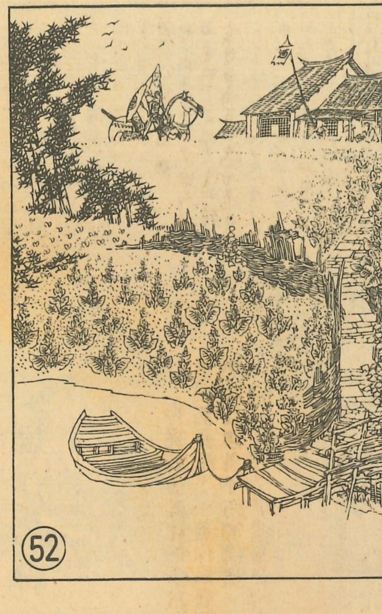

49 直到趙慎傳位給兒子趙惇（光宗）後，辛棄疾才又被起用，到福建去做官。他又把北伐的希望寄托在趙惇身上，呈上加强防務的奏疏，並計劃在福建招募壯丁，編練軍隊。



50 他的奏議當然又遭到主和派的反對。南宋小朝廷本來就始終不放心這個「不易駕馭的人」手中掌握過多的權柄。於是他又被彈劾罷官，再度退隱閑居，竟又達十年之久。



51 趙惇的兒子趙擴（寧宗）登基後，辛棄疾被起用爲紹興知府兼浙東安撫使。這時，愛國詩人陸游正好在家閑居，兩位詩人早就聞聲相慕，他們終於在紹興見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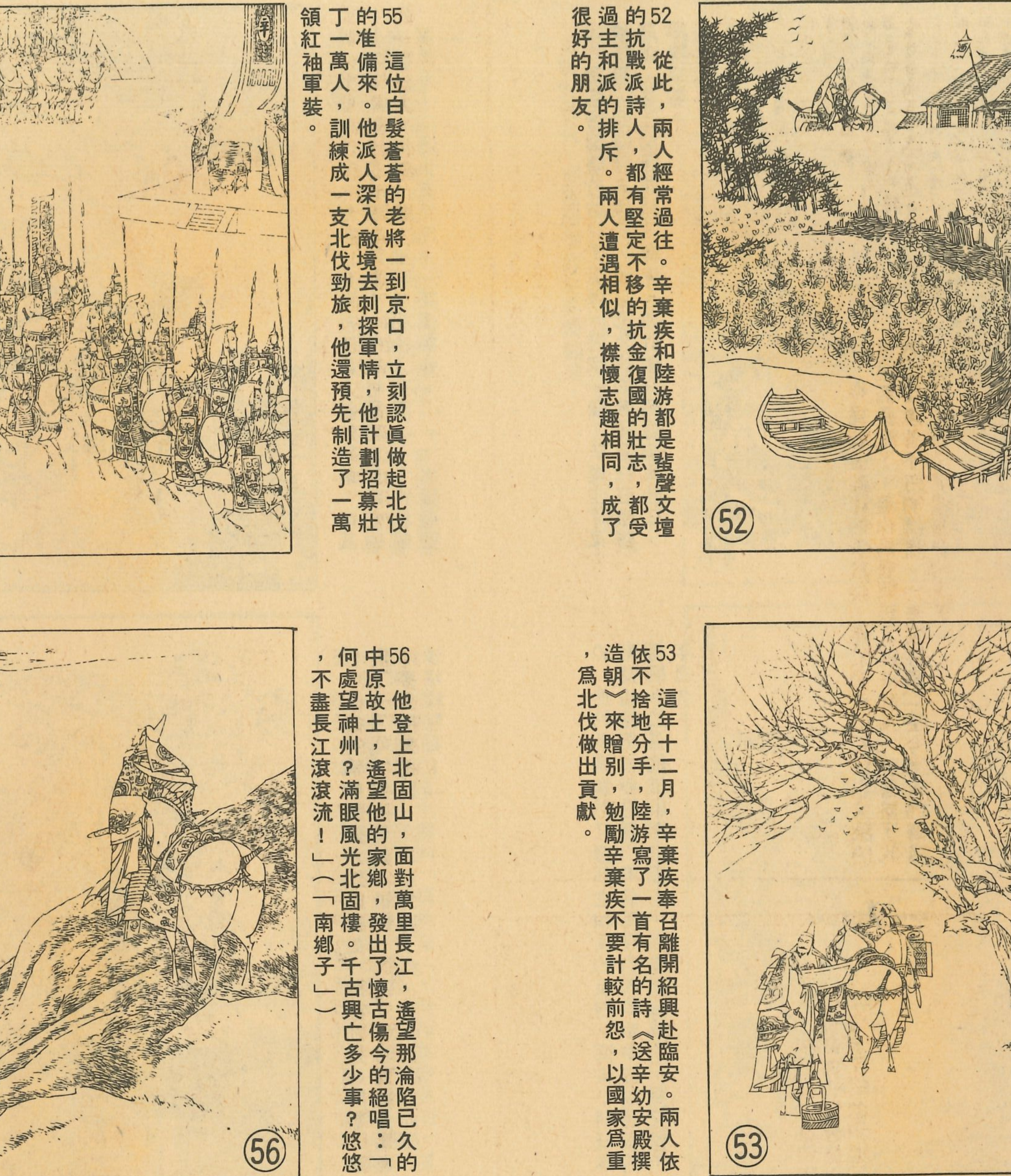
52 從此，兩人經常過往。辛棄疾和陸游都是蜚聲文壇的抗戰派詩人，都有堅定不移的抗金復國的壯志，都受過主和派的排斥。兩人遭遇相似，襟懷志趣相同，成了很好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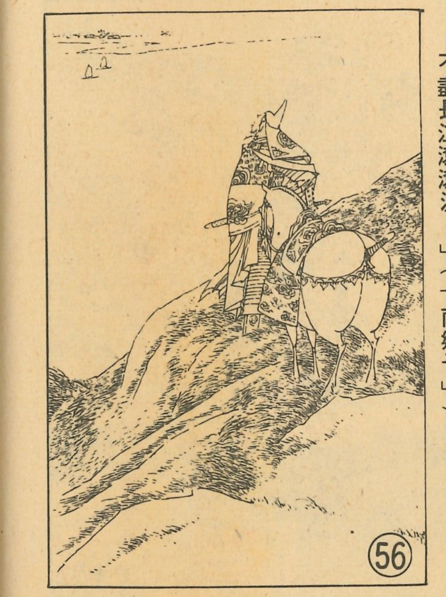
53 這年十二月，辛棄疾奉召離開紹興赴臨安。兩人依依不捨地分手，陸游寫了一首有名的詩《送辛幼安殿撰造朝》來贈別，勉勵辛棄疾不要計較前怨，以國家爲重，爲北伐做出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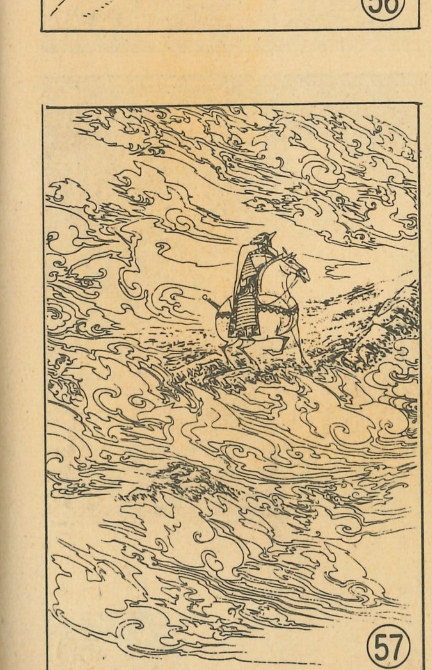
54 自從寧宗登基後，他的叔岳韓侂冑執掌了朝政。爲了提高威望，鞏固權位，韓侂冑起用主戰派人士，派辛棄疾鎮守京口（江蘇鎮江）。這時辛棄疾已經六十五歲了，壯志未已，他胸中又燃起了希望的火焰。



55 這位白髮蒼蒼的老將一到京口，立刻認眞做起北伐的准備來。他派人深入敵境去刺探軍情，他計劃招募壯丁一萬人，訓練成一支北伐勁旅，他還預先制造了一萬領紅衲軍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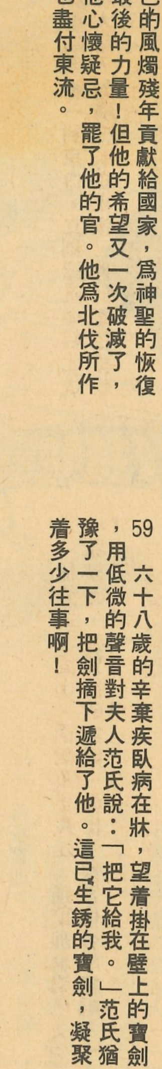
56 他登上北固山，面對萬里長江，遙望那淪陷已久的中原故土，遙望他的家鄉，發出了懷古傷今的絕唱：「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南鄉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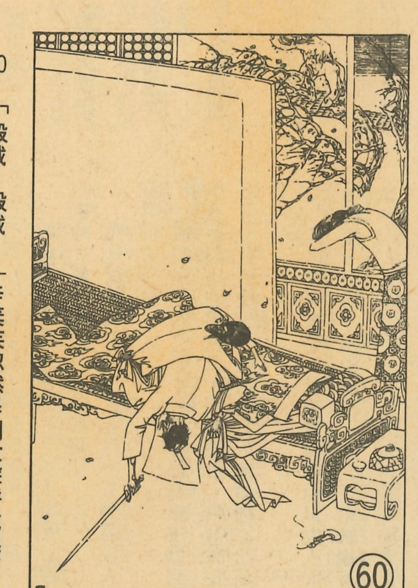
57 他向往孫權那樣的英雄人物：「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他也想起自己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而今自已雖老，但雄心尙在：「凭誰問，廉頗老矣，尙能飯否？」（《永遇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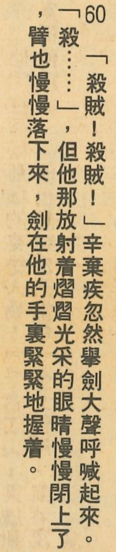




58 他要把自己的風燭殘年貢獻給國家，爲神聖的恢復事業付出自己最後的力量！但他的希望又一次破滅了，──韓侂冑對他心懷疑忌，罷了他的官。他爲北伐所作的一切努力，也盡付東流。

59 六十八歲的辛棄疾臥病在牀，望着掛在壁上的寶劍，用低微的聲音對夫人范氏說：「把它給我。」范氏猶豫了一下，把劍摘下遞給了他。這已生銹的寶劍，凝聚着多少往事啊！





60 「殺賊！殺賊！」辛棄疾忽然舉劍大聲呼喊起來。「殺……」，但他那放射着熠熠光采的眼睛慢慢閉上了，臂也慢慢落下來，劍在他的手裏緊緊地握着。



61 作爲抗金英雄的辛棄疾，終於帶着他那壯志未酬的遺恨而長眠了。但作爲愛國詞人的辛棄疾，卻留給了我們六百多首不朽的詩篇。「辛稼軒詞」至今爲人們傳誦，成爲祖國文學遺產中的瑰寶。



62 和平後，在濟南大明湖畔修建了紀念祠堂，來紀念這位偉大的愛國詩人。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七王爺府內雖然集結了幾百名兵勇，有巡守營的兵勇把守，但二先生方面的人早有了安排，大量高手湧入，似乎暢通無阻，還有三輛篷車進入王府內，估計是鐵甲人也來了。蕭寒月、張嵐佈置的四方蛇陣，强弓匣弩，撤入了預定之區，而對方也未再向內搶攻，蕭寒月遵照王爺指示，在兵械庫內取出青虹寶劍，紅毛寶刀的利器，青虹劍留作自己使用，寶刀交給閑雲大師，準備應戰。趙幽蘭為七王爺療治，估計上燈前將王爺的毒清除、譚三姑、白玉仙，朱盈盈編成一組，機動馳援協助。傍晚，對方發動攻勢，來了十二個黑衣人，三個被射倒……

游說將富貴共享　婉拒卻大義凜然

餘下九個黑衣人，也被那一陣箭雨，逼的落着實地。

但分成四組的攻勢，突然又合聚一處。果然是訓練有素的殺手，對敵之間，變化隨心。

兩個受傷的黑衣人，一咬牙，拔出長箭，鮮血泉湧。

如此重傷，竟無人慘叫出聲。也無人瞧瞧倒在地上的同伴。

蕭寒月暗暗歎道：二先生果然有非常之才，竟把一個個訓練成狂悍的亡命之徒。

未受傷的九個黑衣人略一停頓，忽然躍起兩人，疾撲而上。

黑衣人輕功極佳，一丈七八的距離一躍而至。接近房舍，立刻把身體貼在牆壁上，緩步向屋角移動。

就在兩人接近牆角時，兩把刀同時冒了出來，快如閃電，似是早已在蓄時戒備，等機會作雷霆一擊。

兩個黑衣人舉刀封擋，已是來不及，被快刀刺入前胸要害，立刻斃命。

刀出人現，還是神刀唐明和流星刀何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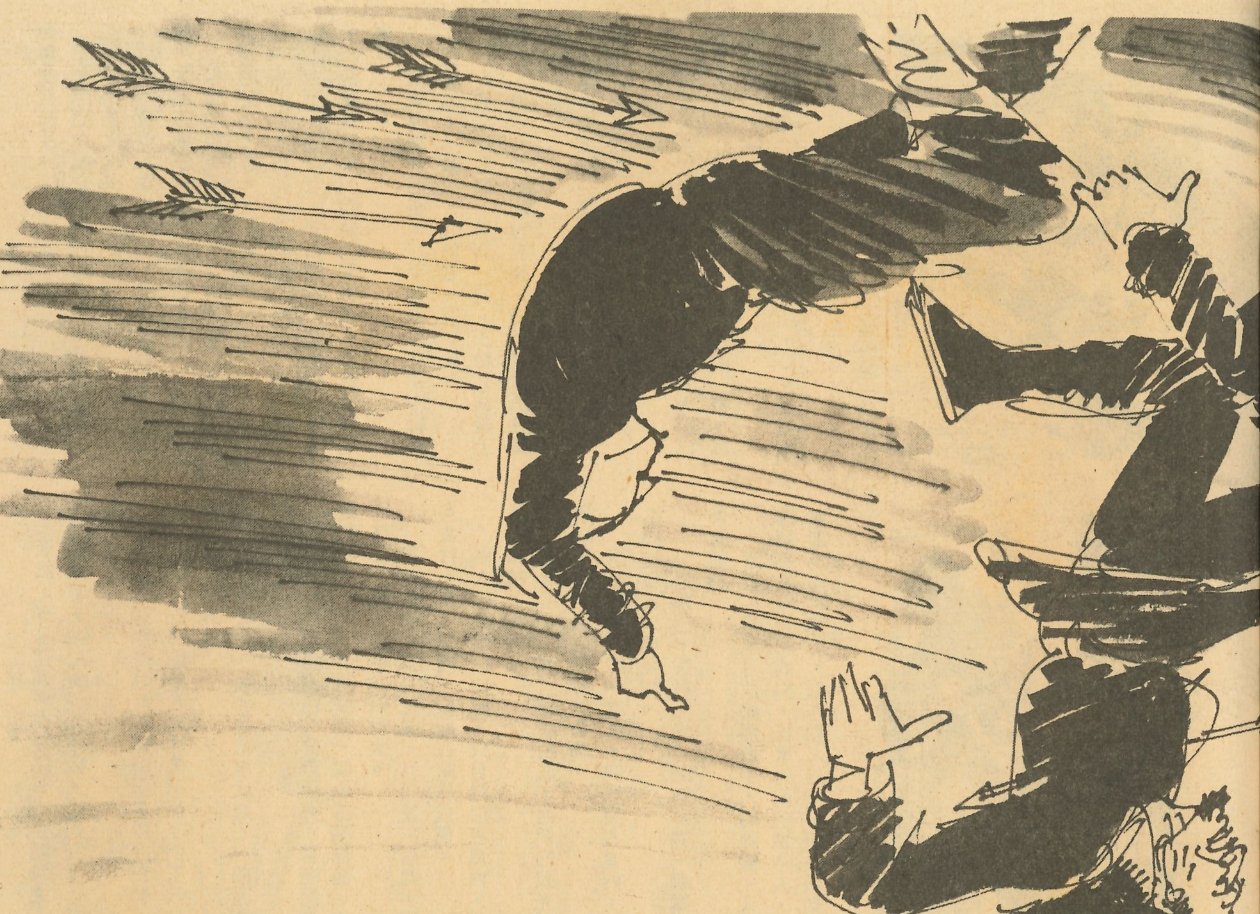
七個人同時發動，飛撲向唐明，何剛。

但唐明、何剛一擊得手，立刻退回，轉過入墻角，兩匣弩箭，連珠般射出。

匣弩及時發射，一匣十弩，五個黑衣人傷在弩箭之下。

這些匣弩和弓箭手，平時絕對無法傷到這些身手矯捷的黑衣人，但在蕭寒月巧妙的配合之下，竟然發揮了無比威力，連接傷亡江湖高手。

但聞厲嘯劃空，兩個未受傷的黑衣人，貼地翻滾，退出了兩丈多遠，隱在了兩株樹身之後。



十二個黑衣人一輪搶攻之後，還未待蕭寒月等出面，已經折傷了十人之多，可算得一場慘敗。

蕭寒月心中忖道：「他們大概由這些嘯聲來指揮行動了。」

心念轉動，果見三個鐵甲人，大步行了過來。

蕭寒月對付過這些鐵甲人，但都是一對一的拚鬥，現在，突然出現三個鐵甲人並肩而來，亦不禁為之一呆，忖道：「一個鐵甲人已是極難對付，這三個鐵甲人加在一處，威力不知是如何强大了。」

他們身披設計完美的重甲，弓箭、匣弩是絕對傷不了他們，立刻下令，弩箭手轉入後陣，能夠施用重兵刃的立刻更換，以鐵棍、銅錘之類的兵刃，伏擊暗襲，不可和鐵甲人正面交手。

事實上，除了這些兵勇之外，大都知曉鐵甲人的厲害。

蕭寒月無法知道手中削鐵如泥的青虹寶劍，能不能對付鐵甲人那些純鋼的厚甲，但他知道郡主手中的「銀月飛霜」却是可以穿透鐵甲，立刻把盈盈調了過來。

一向高傲的墨非子此刻似乎也對蕭寒月的調度指揮，生出敬意，除了身佩長劍之外，還選了一把五十斤重的大關刀。

閑雲大師飛躍而至，低聲道：「蕭施主，紅毛寶刀能不能對付鐵甲？」

蕭寒月搖搖頭，道：「我不知道，不過，青虹劍、紅毛刀，都是用作抗拒强敵，就算損毀了，王爺也不會責怪咱們。」

閑雲大師道：「好，有了蕭施主這句話，老衲就放心施為了。」

「大師，那些鐵甲人，除了刀槍不入之外，還藏有兇厲的暗器，大師要多多小心。」

閑雲大師微微一笑，道：「看蕭施主佈陣調度，不只是一個武林高手，而是精熟兵法的將軍，老衲心中至為佩服，絕不會作出有違軍令的事。」

「大師過獎，寒月當受不起。」

只聽一陣陣竹哨聲此起彼落，整個陣勢開始流轉變動起來，對付鐵甲人的高手，轉向了正面。

哨聲停下之時，三個鐵甲人已然逼近了陣前。

所有的人，都隱在屋角牆後，數百人佈成的防守陣勢，眼前却不見一人。

三個鐵甲人略一停頓，中間一人，却快步直向前面衝來，顯然是準備破壁攻入了。

但隱在屋角的朱盈盈，也立刻發動，「銀月飛霜」化成一片銀光，有如輪月盤轉，飛旋斬下。

鐵甲人對「銀月飛霜」似是有所顧及，右手一抬，一支短矛飛射而出，迎向銀月飛霜。

兩件兵刃之後，分有鋼索和天蠶絲索操縱，可以在空中折轉。

銀芒忽沉，削向鐵矛，利刃過處，粗逾兒臂的鐵矛，已被一削成為兩斷，但那鐵甲人左臂一抬，竟然抓住了絲索。

想來，這些鐵甲人吃過了「銀月飛霜」的大虧之後，已想出了一個對付的方法。

左手絞上絲索，鐵甲人突然發出一聲厲嘯，轉過身子，撲向屋角。

朱盈盈心頭一震，連抖絲索，力道由絲索上傳出，但被鐵甲人卸去，已無法再行操縱。

鐵甲人右臂抖動，却收回了半支鐵矛，然後一拳搗出，堅硬的磚牆，竟被搗出了一個大洞。

朱盈盈心中一急，眼淚也流了出來，眼看鐵甲人破壁攻來，除了丟了兵刃退避之外，已

然無法抗拒了。

忽然間金風急動，一把大關刀橫裏掃來，正是墨非子及時出手。

這些鐵甲人雖然厲害，但行動都是不够靈活，大關刀挾千鈞之力，擊在右肩上。

但聞一聲金鐵大震，刀刃倒捲，墨非子也被震的雙手發痲，大關刀幾乎脫手。

那鐵甲人也被一刀震退了兩步，口中連發怒嘯，這一刀之力，碎石開碑，縱有鐵甲保護，也是禁受不起，聽他連聲怪嘯，想是受傷不輕。

蕭寒月飛身而至，左手接過郡主手中絲索，低聲道：「盈盈，交給我，退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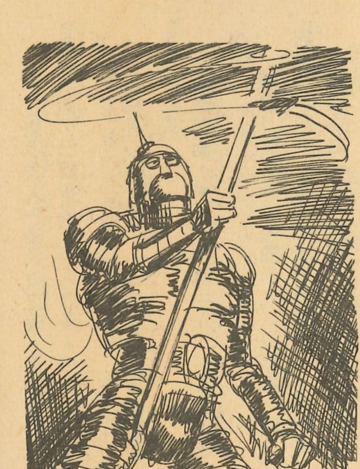
朱盈盈點點頭，退到一側，左袖拭去臉上淚痕，道：「我眞的沒有用，竟被他們抓住絲索。」

蕭寒月微微一笑，道：「不能怪妳……」目光一掠墨非子，接道：「放他進來。」

墨非子收刀而退。

蕭寒月盡放絲索，那鐵甲人感到對方似已棄了兵刃，心中再無顧忌，全力向前一衝，磚屑紛飛中，硬生生撞了進去。

蕭寒月隱在牆後，暗運內勁，靑虹劍直刺過去。



果然，寶刃非凡，在蕭寒月內勁輔助之下，直透鐵甲，由左背刺入心臟，拔出寶刃，鮮血亦疾噴而出。

蕭寒月不容鐵甲人身體倒下，抓住左臂，用力一帶，把那鐵甲人的屍體帶出了四五尺之遠，跌在屋內。

朱盈盈破涕一笑，急忙地收起了「銀月飛霜」。

並肩站立在兩丈以外的鐵甲人，目睹同伴破壁而入，半晌不聞聲息，似是甚感奇怪，相互望了一眼，舉步向前行來。

這些鐵甲人慓悍兇厲，但却並不愚蠢，兩人並行，步行緩慢，似是在暗作戒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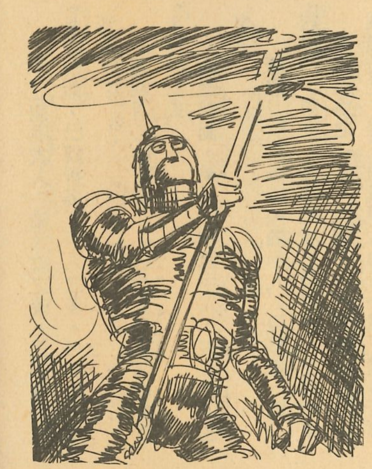
兩人行到破壁口處，只見伴侶在屋內，似是正和敵人相埒。

這鐵甲人的第二個缺點是，他們的眼光受鐵盔所限，無法看兩側景物。

兩個鐵甲人略一猶豫，突然衝入室內，口中同時發出一聲怪嘯。

一道寒芒，疾射而出，刺向左側一個鐵甲人的前胸。

原來，蕭寒月扶起那鐵甲人的屍體，人就隱藏那鐵甲人的前胸，後來的兩個鐵甲人，只見到同伴的背影，似在和人相持，却未料到殺機就隱藏在同伴身側。



靑虹劍透甲而入，刺中心臟。

這是致命的一擊。

但那鐵甲人垂死反擊，雙手齊抬，右手射出一支鐵矛，但蕭寒月早已抽出長劍，閃向一側。

左側的鐵甲人射出鐵矛之後，立刻倒了下去。

在蕭寒月攻襲那鐵甲人的同時，隱於屋角的朱盈盈也同時發動，「銀月飛霜」挾一片寒芒，襲向右側的鐵甲人。

鐵甲人第三個缺點是，轉動不太靈活，尤其是在這地方狹小的室內，光綫暗淡，朱盈盈「銀月飛霜」攻襲之處，又是鐵甲人目光難及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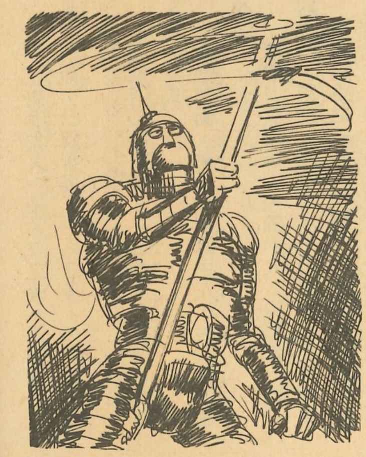
飛旋的寒芒，削中了鐵甲人的面頰，竟然破甲而入。

墨非子飛躍而出，大關刀橫掃過去。

金鐵大震聲中，朱盈盈已收回了「銀月飛霜」。

鮮血由左頰鐵甲裂口處，噴洒而出。

他本已被銀月飛霜切入了太陽穴中，再加這雷霆一擊，震的血翻氣湧，大量的流血，由傷口湧了出來。



那鐵甲人似是還想反擊，但終因受傷過重，無法支持，倒了下去。

三個鐵甲人，在蕭寒月巧妙的安排下，就這樣倒了下去。

墨非子輕輕吁一口氣，道：「好！蕭大俠，貧道不能不佩服你的沉着與及機智了！」

蕭寒月道：「道長過奬了。」目光一轉，接道：「暫不宜揚這些鐵甲人的死訊，給他們個莫測高深。」

場中突然間平靜下來，雙方相隔着一座庭院，形成了對峙之局。

蕭寒月隱身在一處窗口，凝目向外望去。

這座庭院，本來是有迴廊連接一處，但那些迴廊却已被蕭寒月下令拆除，雙方之間，空出了三丈左右的一片空地。

雙方的人手，却隱藏在屋宇之內，中間這片空地，自然的形成了雙方對決的戰場。

沉寂了片刻之後，忽然響起了一陣長嘯之聲。

蕭寒月明白這是招呼鐵甲人的信號。

但三個鐵甲人已變成了三具身着鐵甲的屍體，自然是無法呼應。

只聽一個清朗的聲音，傳了過來，道：「二先生請蕭大俠說話。」

一處轉角處，緩步行出來身着天藍勁裝的二先生，身後隨行四男四女，男的執刀，女的佩劍。

白玉仙飛落在蕭寒月的身側，低聲道：「蕭兄，那四男四女是二先生侍衞，都具有特殊的技藝，不可輕視。」

蕭寒月回頭看去，只見閑雲大師、神刀唐明、墨非子、朱盈盈等，都肅立在廳中，點頭一笑，道：「多謝白姑娘指點，在下自會小心。」舉步向外行去。

閑雲大師說道：「蕭施主，貧僧陪你去一

趟。」

墨非子道：「貧道也去。」

「蕭大哥，我能不能去？」

只聽那鶯聲燕語，說話的口氣，已知是郡主了。

白玉仙笑一笑道：「蕭兄！我陪郡主。」

蕭寒月點點頭，大步行出，閑雲大師、墨非子、朱盈盈、白玉仙，緊隨而出。

雙方相距一丈左右時，停了下來。

墨非子已棄去大關刀，手執長劍，閑雲大師却把紅毛寶刀，隱藏於僧袍之內。

二先生目光一掃白玉仙，笑道：「白姑娘，本座待你不薄，怎的竟翻臉無情……」

白玉仙接說道：「二先生圍襲荷花樓，如非蕭大俠等仗義助拳，白玉仙只怕已魂遊地府了。」

二先生吁一口氣，道：「蕭大俠已有郡主匹配，白姑娘的一番情意，只怕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了。」

白玉仙冷冷笑道：「我與蕭大俠是道義之交，二先生這些話，不覺着令人齒冷？」

二先生淡淡一笑道：「但願如此……」目光轉注蕭寒月，接道：「趙姑娘是生是死？」



蕭寒月心中一動，暗道：看來，他是誤認我們把趙姑娘擄過來了，他既然不知道內情，自也用不着揭穿了。淡淡一笑，說道：「還活着。」

「那就好……」二先生說：「到現在，七王爺斷氣沒有？」

「二先生要失望了……」蕭寒月冷冷說：「七王爺的毒傷，已經大有好轉。」

「你們擄去趙姑娘，就是爲了要救七王爺了？」

蕭寒月道：「二先生高見。」

二先生道：「蕭寒月，你是江湖中人，爲什麼要插手官府中事？」

「二先生不也是江湖中人麼？」

「哼！你可想知道我眞正的身份？」

蕭寒月道：「不想知道，但在下知道的，你只是江湖上一個神秘門戶而已。」

二先生冷笑，道：「王府已在我重重包圍之下，你蕭寒月就算武功絕世，也難一柱擎天，說吧！你要什麼條件？才肯退出王府。」

蕭寒月道：「二先生帶人離開金陵、在下也立刻退出王府。」

「別希望官府中有大軍趕來馳援……」二先生這：「金陵方圓二百里內的大軍兵勇，已全在我的控制之下了。」

蕭寒月冷笑一聲，道：「二先生大概也不敢調動那些大軍圍攻王府吧？」

二先生臉色一變，道：「如有必需，在下有何不敢？」

蕭寒月淡淡一笑，道：「二先生，蕭某人已大概明白你的身份了，我相信閣下不是吹噓，金陵附近的大軍，確已在閣下的控制之下，不過，在下也相信，他們可以按兵不動，要他們放手攻打王府，他們還沒有這個胆子！」

二先生忽然笑一笑，道：「蕭寒月，在江湖上，你是位傑出的高手，想不到在兵法上，你竟也純熟於胸，區區一些弓箭手，能發揮那些強大的力量，傷害了我很多高手，全在運用之妙……」

蕭寒月接道：「二先生誇奬了。」

二先生道：「蕭兄是個人才，遊行江湖，可以成一代名俠，但如進身廟堂，亦必會成爲一代名將，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理當創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開疆拓土，立下不朽的功業，蕭兄如若肯和兄弟合作，兄弟定當以坦誠相見，一旦成得大功業，當和蕭兄分享。」

蕭寒月道：「謝了，蕭某無意名動諸侯，更不願以己之私，造成血流成河的殺刦，二先生已然富貴極品，竟然還不滿足，如今天下太平，國泰民安，以二先生之才，不論文才武略，都是國之棟樑，那又何必逞一己私慾，造成人間慘事……」



「當眞是話不投機了，蕭兄，今日之事，兄弟已成了離弦之箭，一發難收，在下確定有愛才之意，但如蕭兄執意不肯和兄弟合作，那就是逼我決一死戰了。」

蕭寒月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二先生如肯盡棄前嫌，在下願在七王爺面前盡力陳說……」

二先生搖搖頭，接道：「官場的風雲，比起江湖中事，更爲詭異難測，個中的形勢，絕非你所能瞭解，蕭兄，何不退出這場紛爭，帶着朱姑娘遠離此地，退出江湖，作一對神仙眷屬。」

蕭寒月吁一口氣，道：「看來，二先生確實執迷不悟了。」

二先生舉起右手一陣揮動，立刻響起了陣嘯聲。

驟聽上去，這陣嘯聲十分雜亂，但如仔細的聽去，却是陰陽有緻，幾個人發出不同的嘯聲，但却是各有韻律。

蕭寒月也吹響了手中竹哨。

雙方都在用約定的暗記，調動人手。

嘯聲甫落，四組人手，分由四個不同的方位出現。

第一組正是中州四奇，每人身後帶了四個年輕劍手。

但最奇怪的是還有一頂黃色小轎，停在身着紅袍的沈滄身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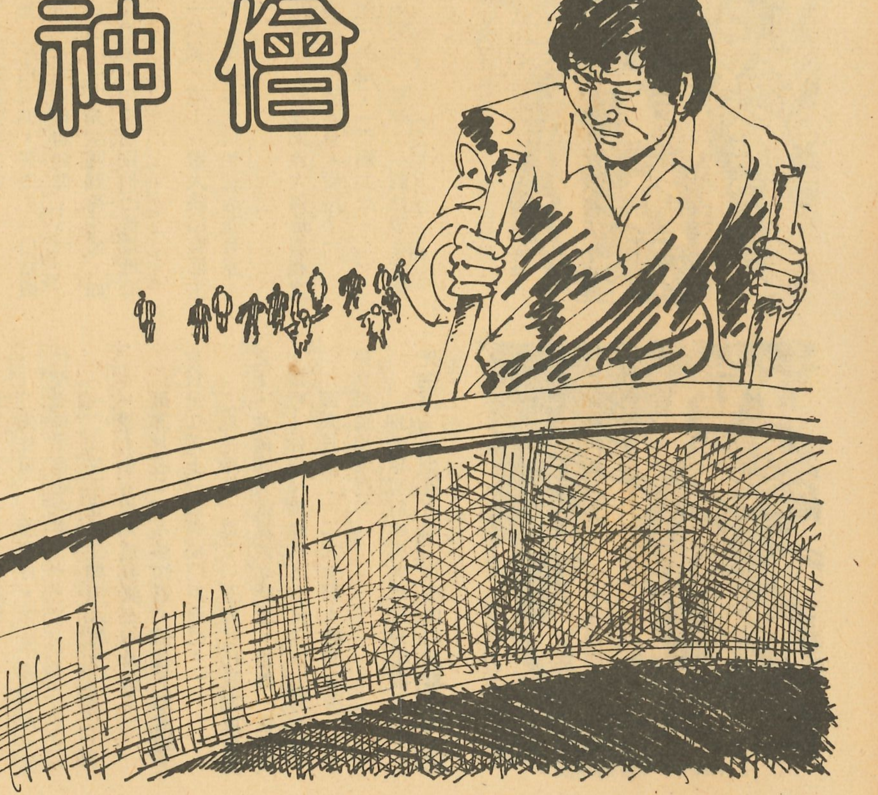
第二組，是六個鐵甲人，並排而立。

第三組是六個白衣少女，每人佩帶雙劍。

第四組，人手衆多，衣色亦雜，有老有少，還有兩個和尚，四個道士。（未完．七十）

女俠金燕子故事／東門白・文　可飛・圖

神僧



選美風波　詭奇難測

那市第一號大道「孔廟」附近，有一家規模最大的化工廠。現在，在這工廠中央的硫酸坦克上，站着一個極爲有名，却頗爲潦倒的大作家——西村浩。

名作家西村浩顯然要自殺，因硫酸坦克頂端的蓋子已經打開，可以俯瞰蓄球內三十餘噸的硫酸。

名作家自殺，近年來頗不乏人，僅是日本，就有剛獲得諾貝爾獎的川端康成，和青年作家三島由紀夫。川端死於煤氣，三島則用傳統的切腹方式。而西村浩似不讓他們專美於前，這方式更加殘酷可怖。

如果自殺也像賽馬、賽車或高爾夫球大賽一樣，設有巨獎的話，西村浩的方式就可能不是最殘酷的了。

這是一件大新聞，轟動的程度，不在正在進行的選美會之下，當然也使神僧的出現黯然失色。

這硫酸蓄球高約二十碼，一邊有鐵梯可以攀登，站在頂上的西村浩，望着蓄球二十碼外的人羣，他一直沒有動一下。

岩田督察親自指揮營救工作，且有廣播車不斷地勸導：「西村先生，無論發生了何事，你都要退一步着想，記得你寫過一本叫着『生命之旅』的名著，書中不是充滿了人類與命運搏鬥的啓示嗎。很多人都相信那是一部傑作，下次參加諾貝爾文學獎角逐，必能脫穎而出……」

喊話內容，用心良苦，但西村屹立不動，似乎追求死亡的決心十分堅定，人類與命運搏鬥是讀者們的事，與他無關。

圍觀的人愈來愈多，其中大部份是他的忠實讀者。有的悲呼哀求，有的跪在地上哭諫。

金燕子、岳敏和唐潔等人也在人羣中，金燕子是以貴賓身份被請來此担任選美大會評審委員的。

岳敏說道：「西村凌晨五點就偸偸上了蓄球頂端，現在已快到七點了。還沒有跳下去，可見他還不想死，唬人的成份居多。」

「自古艱難唯一死。」金燕子說：「自殺者有時回頭，也並非怕死，而是對生命仍有一份留戀。西村浩我曾於去年見過一面，據說他收入雖豐，却因不善理財，揮霍無度而負債累累。但我以爲，這也許不是他自殺的原因。」

唐潔說道：「他站在硫酸蓄球上，要救他還眞不容易。除非他眞的打消自殺念頭。」

「可以用『高級手球』瓦斯，使他暫時失去抗拒力。」岳敏說：「由於他提出嚴厲警告，不准任何人接近蓄球，捨此一途，沒有更好的辦法。」

「你眞聰明，如果諸葛亮還活着的話，必會被你氣死。」唐潔冷笑說：「西村已打開了硫酸蓄球蓋子，他立足之處，距蓄球入口絕不超過三步。一旦受制於瓦斯而往前一栽，卜通一聲——」唐潔作了個花式跳水的姿勢。

岳敏大聲說：「世上沒有那麼巧合的事，難道說他一定要往前栽？」

「這就是外行話了！」唐潔說：「男女暈倒時有別，男的大多往前仆下，女的則往後仰倒。這是由於男女骨骼不同之故。就以溺水者來說，男的多數面朝下，女的面朝上。」

「喂！不要爭吵了！」金燕子說：「現在要救西村，一定要弄清他自殺的動機，比喻說，是爲了債務或者爲一個『情』字。」

「西村先生，我們都是您的忠實讀者，請您抬頭看看我們，您有任何困難，我們都願意支援您，只求您別走上這條路：：」跪下的讀者在數百人以上，要求一位偉大的作家不要自殺，這場面極盡諷刺，也發人深省。

西村浩仍未抬頭看一下。這時岩田督察揮汗如雨，指揮警方人員，一部份在前面（有梯的一面）吸引西村的注意力，另一組自後側架梯。

但消防梯剛架上，西村就發現了，他嘶呼着：「岩田，別來考驗我，只要有人上來，我就跳下去！」

岩田束手無策，而跪在地上的讀者仍未站起來。

西村浩往前走了兩步，只要再邁半步，就掉入蓄球中了。

「表妹，妳去試試看吧！」岳敏說：「自後側的消防梯最高一級上掠向西村，大約三丈左右，也許能及時揪住他。」

「太危險了！」金燕子說：「我並非怕負這份失手之責，而是毫無把握。」

「還是我去吧！」唐潔說：「一旦失手，由我來負責比較好些。因爲岩田督察並沒有請我們插手。」

岳敏說：「你是不是自以爲比表妹高明些？」

唐潔說：「你要是不說話，人家會不會把你當啞叭賣了？」

「還是由我來吧！」金燕子走出人叢，回身向人羣揮手示意，叫他們別出聲，然後兩個縱躍，上了梯子。再一縱，上了梯子頂端。

事實上由消防梯頂端到西村站立之處，仍有三丈六五以上。中間還有一道高可齊腰的鐵欄杆擋着。這雖然擋不住金燕子，但要不能在二分之一秒內到達西村背後，必定造成不幸。

更不幸的是，由於金燕子的美妙輕功，使後側圍觀的人驚奇而出聲驚呼，在西村剛剛警覺，即將回頭時，金燕子的身子突然彈離梯端，划個半弧向球頂飛落。

然而，她雖快，西村只要一邁步就能跳入硫酸蓄球內，而現在，金燕子剛剛飛掠到鐵欄之上，距西村還有一丈七八。但西村却嘶吼着，把一腿伸入蓄球入口內：

「站住——」

這是絕對的命令，金燕子及時下落剎住，站在鐵欄以內，說：「西村，你能確知你自己在讀者心目中的地位嗎？那麼你往下看看吧。你要自殺，與他們固然沒有關係，却不能抹煞一項殘酷的事實，那就是否定了你的地位、榮譽和尊嚴。侮蔑了他們對你的聖潔崇拜。如果你跳下去，直接受害的雖是你自己的肉體與靈魂，間接受害的人又何止千千萬萬？他們會懷疑任何作家，也會爲『盡信書不如無書』下一肯定的註脚。西村，譭、譽、成、敗，全在你的一念之間。請你下來吧！」

「下去！妳聽到沒有？我知道妳是誰，我告訴妳，誰也不能改變我！」西村一脚垂入蓄球口內，身子搖搖晃晃，隨時都會掉下去。在上面可以嗅到濃烈的硫酸氣味。

「好吧！我絕不會再前進一步。」金燕子說：「西村，可以告訴我你要自殺的原因嗎？」

「不！自殺並不需要理由，我只是活够了！」

金燕子攤攤手，只好順原梯下來。而西村又把那隻腿收了回來。

圍觀的人爲金燕子的輕功和捨己爲人的襟胸而喝采，相反地，那些忠實的讀者們，已開始懷疑這位作家的偉大了。其中一個忽然站起來，說：「我不要再尊敬這種人，他不配作爲一個作家。」

另一個早就站了起來，冷笑說：「你錯了！作家也是人，他們所說的大道理，自己未必能做到，相反地，他們大多情感脆弱，多愁善感，如果不是這樣，也就寫不出東西了！」

這人的話，確有幾分道理。

這時岩田督察和警方高級人員已迎上金燕子，向她道謝，金燕子說：「岩田先生，你知道西村自殺的動機嗎？」

「很抱歉！我也不知道。」

金燕子喟然說：「不能找到他自殺的動機，救他是十分困難的。硫酸蓄球中眞有硫酸嗎？」

「是的，金小姐，據廠方負責人說，大約三十噸左右，一旦跳下去，一刻鐘之內，恐怕連骨屑也找不到一根了！」

金燕子說：「督察對西村的私生活清楚嗎？」

「並不太清楚，我只知道他愛揮霍，欠債很多，似乎沒有聽說他有任何桃色糾紛。」

「他有親人嗎？」

「可以說沒有。此人很孤獨。」

「岩田督察，我以爲應該馬上廣播，徵求知道西村自殺原因的人前來支助。」

這時一個警員匆匆走近，把一張六寸的彩色照片交給岩田，說：「督察，這是一個八九歲的小孩子交來的。」

照片上是個私家的大泳池，池邊有一對青年男女，女的上空，僅在「三叉口」處有一朶半開的絨質玫瑰花。

而男的，顯然就是西村浩。二人携手欲跳，神色十分親暱愉快。

金燕子說：「督察，這位女郎是誰？這張照片很有價值。也許把這位女郎找來就可以救他。」

「是……是她？」岩田驚奇地說：「會是山本秋子？」

「山本秋子又是誰？」

「一個名女人，也可以說是一個名交際花。」岩田搖搖頭說：「以西村的聰明，絕不會對一個交際花產生情感的。」

「督察，『情感』這玩藝是很難說的，而愈是聰明人，愈是勘不破情關。」金燕子說：「這女人在何處？能够馬上找來

嗎？」

「沒有問題，而且還在警方的保護之下呢！」

「爲甚麼要保護她？」

「因爲近來有人跟踪她。是她自請警方保護的。」

金燕子愕然說：「這件事很值得研究了！」

「金小姐的意思是……」

金燕子覺得這一件事大有文章，却又不便武斷。岩田立即吩咐部下去接山本秋子。

金燕子說：「督察，我覺得這件事隱伏了很大的危機。」

「金小姐是指……」

「我是說西村的自殺，有點戲劇色彩，把山本秋子找來，也許……」金燕子說：「送照片的孩子呢？」

那警員說：「一會工夫，那個孩子就不見了。」

岩田說：「拍這種照片的人，十之八九是記者，因爲照片上的人，一個是名作家，另一個是名交際花。而且他們的交往又十分秘密，這正是記者們追逐的對象。對方爲了救人，並不想出面，就派個小孩子把照片送來。」

這說法並不能使金燕子滿意，她總是感覺危機一觸即發。

山本秋子被接來，這女人約二十六七歲，果然風姿不惡，一下車就望着硫酸坦克頂上的西村悲呼着：「西村，你不能這樣！西村……」

這聲音對西村來說，可能是世界上最動人的音響吧？遠超過千百個崇拜他的讀者的跪求和哀禱。西村終於抬起頭，望着秋子。

「秋子小姐，」金燕子說：「妳知道西村自殺的原因嗎？」

「不知道，」秋子說：「也許和窘困的經濟狀況有關係。」秋子要奔向硫酸坦克。岩田說：「秋子小姐，希望妳能儘一切努力使他改變絕望的意念。」

「這個不須你交待。我會儘力的。」

金燕子用望遠鏡望上去，西村俯瞰着秋子，神色略顯激動，金燕子說：「秋子小姐，妳和西村是好朋友嗎？」

「這是多此一問的。」秋子有點不耐煩。

「是的，秋子小姐，在你們二人看來，的確是多此一問。但由於外人對二位的交往並不太清楚，所以希望妳看看這張照片。」

秋子看過那孩子送來的照片，說：「請問這照片是誰拍的？」

金燕子說：「是個八九歲的孩子送來的，那孩子一轉眼就不見了！秋子小姐，妳不感到意外嗎？」

秋子皺皺眉頭想了一下，哂然說：「又是那些可厭的攝影記者。這並不意外，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唆使那孩子送來照片的人居然沒有索取代價。」

金燕子深深點頭，這和她認爲危機一觸即發的看法十分相近。她說：「秋子小姐，我們請妳來此，當然是爲了救人，但也要小心妳自己。」

秋子說：「雖然我要求警方保護，是因爲有人跟踪我，但像今天這個場面，就算有人想害我也辦不到吧？」

「話可不是這麼說。如果有人要害妳，他們的方式是不會讓我們猜到的。」金燕子說：「秋子小姐，妳能否猜到跟踪者的動機和企圖？」

「猜不到。」秋子已奔向硫酸坦克。若在平時，她是不敢攀登那弧型鐵梯的。爲了救人，她的表現非常勇敢，因此，西村的懦弱也就更明顯而不合理了。

千萬隻眼睛，望着緩緩攀登鐵梯的秋子，這時一輛豪華轎車開入現場中。一對奇醜的中年夫婦匆匆下車。

「墨先生，墨夫人……」岩田對這一對夫婦十分尊敬，絕不因爲二人的奇醜而影响敬意。相反地，也許他們醜得奇，醜得怪也醜得過火，才使人刮目相看吧？

中年紳士禿頂，頭頂正中自然形成一道溝。像吳道子繪的鬼王圖。前額與下顎突出，由於眉骨高，雙目深陷，目光就更加逼人。一張大嘴直咧到耳根，而兩隻大耳足有半尺多長。相法所說的兩耳垂肩，大概就是這種境界吧？另外還有一臉銅錢大的紫痳子。

中年婦人髮如飛蓬、牛眼、塌鼻、聳顴、暴牙。唯一不同於紳士之處是面色紅一塊，白一塊，粉紅之處，像剛出生的庛雀的嫩肉。而二人唯一相同之處是，耳朵之大之厚，無與其匹。

耳朵厚大，有邊有輪，是有福的象徵。這說法在墨氏夫婦身上獲得證實。至於墨夫人的塌鼻，根據相法家解釋，鼻子塌而寬者無妨，最忌塌而窄。

「這位是墨先生，這是墨夫人。」岩田爲金燕子介紹，說：「墨氏夫婦也正是這家化工廠的東主。」

金燕子早知墨家是琉球最富有的，無人能準確估計他們到底有多少財產。

岩田慨然說道：「西村跑到貴廠硫酸坦克頂上企圖自殺，這對貴廠眞是一大不幸……」

墨先生聳聳肩說：「無妨！如果他不跳，那當然好，如果不幸跳下去，對本廠並無害處。」

岩田愕然說：「哦……墨先生的意思是……」

「近來國際物價飛漲，有些小的化工廠過去經常抱怨我們的化工產品的『托辣斯』，操縱市場，所以近來不斷傳出謠言說我們的經營方式外强中乾，週轉不靈，硫酸坦克中經常是空的。」

墨先生的話，使岩田和金燕子相顧苦笑。凡是會作生意的人，三句話不離本行，即使在夢寐中，對利害關係也不會鬆懈，在商言商，也許並沒有甚麼不對。

現在秋子已爬到鐵梯一半處，萬衆矚目，有人爲她喝采。而金燕子已繞到後面，以望遠鏡望着。

終于，秋子上了頂端。這在西村的讀者來說，比看他的小說更引人入勝，人們都相信，秋子救人的目的可能順利完成，這位偉大的作家如何放棄自殺而靦顏走下坦克？

當然也有些人，希望西村不顧一切地跳下去，或者和秋子一起跳下去。

無數的攝影機都對準了坦克頂上，等

待不可知的結果。

秋子張開雙臂，向前奔去，似也在悲呼着，但西村搖着手，大概不讓她接近。

秋子終于不顧一切地抱住了西村，在金燕子的望遠鏡中，可以清晰看到秋子淌着淚在低聲訴說甚麼，她的雙手十指，緊緊地抓着西村背上的衣服。

大約一分鐘光景，西村突然被秋子推開，秋子似在悲忿地說話，西村搖搖頭，秋子大聲悲嘶着，顫慄着：「西村，你太使我失望……也太使你的讀者失望了！我死之後，你仍然有權去選擇你自己應走的路……」縱身一跳，四周驚呼聲乍起，坦克中已冒起一股青烟。

這是任何人所想不到的後果，名交際花爲一個潦倒的作家殉情，在目前這種社會上，應該比茱麗葉更偉大感人的。

警方人員忙着一團，坦克中的青烟很快就湮沒了仍站在上面的西村浩。

金燕子把「翦水三抄」儘量施展，在消防梯上彈身，就落在坦克頂上了，隱隱約約可以看到濃烟中的影子。而且西村還在嗆咳。

西村對秋子的愛，以及秋子所付與西村的愛，就像是他的大聲嗆咳一樣無法瞞人。

要自殺的人，到現在還沒有跳下去，本來無意自殺的人，却先跳了下去。金燕子發現，西村前進半步，似要跳下，但又被坦克口中的濃烟嗆得退了兩步。

是不是秋子的骨肉被硫酸溶液蝕的「嘶嘶」聲粉碎了西村的自殺信心？總之，他前進、後退兩次之多，不會是在繼續製造高潮吧？

下面的人哭聲震天，由于已隱約看到西村仍站在青烟中，有個忿怒的讀者怒嘶着：「西村浩，跳下去！怎麼？你不敢跳？西村，你要是不跳，你就是……」一個警員撲上來把這人打出三五步外，昏倒地上。

西村又上前兩步，青烟少了，他似乎想跳下去，金燕子一掠而至，立掌如刀，西村倒在她的臂彎中。

「啾——」一顆子彈自金燕子耳邊划過，她大呼着：「岳敏，唐潔，接着……」一端平西村的身子，竟向下面丟去。

岳敏和唐潔及時接住了西村的身子，如果這位仁兄醒着，必會駭死，因爲他的身子下落時，估計四五發子彈自他的身邊瀉過。而金燕子就在伏擊的人射擊西村時，她已經在消防梯上彈了下來。

「岩田，狙擊手在東北方的公寓三樓上，快叫你的部下去包圍。」金燕子說：「唐潔，西村交給你，岳敏，快走……」

二人的速度不謂不快，但到了那公寓的三樓上，屋內空無人影，這是新建的公寓房子，窗上還未鑲玻璃，也無人居住，二人找遍了三層樓，沒有找到任何綫索。

顯然狙擊者射了就走，恐怕連狙擊鎗都未拆卸。

但警方在樓下檢到一個彈殼，據初步鑑定，是一種新式連發狙擊鎗，口徑爲〇·二五。

秋子被弄出硫酸坦克時，只剩下一具骨架。

×　×　×

與論界對秋子之死及西村之苟活，異口同聲口誅筆伐：

千古情種交際花捨身死諫見者同聲哭
現世儒夫大作家貪生苟活觀衆齊裂眦

這是某晚報稍具代表性的一則禀題，有的簡直是破口大駡，可見這世界上充滿了同情與溫暖。

被救的西村，除了表示對秋子負疚之外，隻字不吐。而且他不承認有人狙擊他，可能是狙擊金燕子，因此，他必須仍以評審委員身份出席今夜的選美會。

以金燕子的意思，西村不宜再出席，非但危險，而且由于市民對他已生反感，可能破壞了選美會的氣氛，但岩田說：「金小姐，本市任何選美活動，西村都是評審委員之一，五六年來一直如此，目前改選也來不及了。况且其他委員約五分之三堅持西村出席，除非西村犯了罪。」

金燕子搖搖頭說：「岩田，如果我是你，這件事根本不予攷慮。」

「不予攷慮？」

「是的，太危險了！」金燕子說：「儘管西村一字不吐，但你應該體會到，西村的自殺半途而廢，以及秋子的死諫，加上陰謀者的狙擊，這些都顯示了本案的複雜性和危機。」

「這個我也知道，」岩田說：「由于西村未犯罪，而其他委員又一直堅持要他出席，金小姐，妳不知道，這次選美和以往不同，這是才藝競賽，僅具美的外貌而無才藝，根本無法入圍，所以工商界大力支持，鄭重其事，因爲前三名皆爲工商界爭取的對象。」

金燕子看得出，岩田身爲督察，他的權責本是超然獨立的，却因對工商界的大人物過份遷就與重視，就顯得軟弱了。

岩田續說：「况且，金小姐也是特聘的委員之一，有妳一道參加，可負保護之責，如果金小姐沒有把握，那就只好拒絕了！」

金燕子笑笑說：「督察的飛索絕技很了不起，只要把人套上，休想掙脫，既然這樣，就照督察的意思去做吧！」

岩田說：「金小姐，妳最後一句話似有更正的必要，固然放不放西村去參加，警方有決定性的權力，但這是全體委員一致的要求，並非我的本意。况且西村自己也……」

「好，好！」金燕子說：「西村出席，評審委員這段時間，他的安全由我負責。」她看出岩田是個老油子，爭功勞絕不後人，負責任的事最好別找他。

七點正，才藝競選決賽如時展開，這眞是名符其實的選「美」大會（內在美），十二位小姐，來爭取前三名，機會是四分之一。

選美會在那市的環球酒店中舉行，評審委員八人中，只有金燕子和西村是負責內在美的，其餘委員負才藝方面之責。

技藝項目有英文打字、速記、文件處理、外文、烹飪、服裝設計、珠算（以計算機取代不可，但計算機亦應會用），最後一項是特殊事件處理，也就是急智測驗，而這一項的分數高達百分之二十。因爲一個才藝雙全的女主管，如果沒有處理特殊事件的能力，也就是缺乏急智，那是重

大的缺點，不堪重用。

金燕子和西村坐在一起，其餘評審員分別監攷，他們二人負責內在美評審項目——服裝設計（三種服裝，走伸展台）。就在三次服裝展示中的舉止、儀態及訪問時的談吐上，爲她們打分數，這是一件很難的事。

岳敏和唐潔也在不遠處小心戒備，這時有位紳士走過西村面前時，和西村熱烈握手，說：「西村，沒有問題吧？」

西村淡然說：「你放心！也謝謝你的關切……」

「那就好！」高大的紳士喟然說：「你是知道，我們都爲你担心哪！」

「謝謝！」

紳士走後，金燕子說：「西村，剛才這位是誰？」

西村木然地說：「警方的人。」

選美最後一項是走伸展台，十二位女郎之中，十一位是談不上美的，說得明確點，她們很醜，單就外貌來說，隨便在餐館或百貨公司中找出一個女侍或女店員，都比她們高明些。但這是才藝競賽，着重于內在美。

唯一例外的一位女郎，是中裔琉籍的司馬玲，她非但三圍標準，面貌清麗，肌膚細膩白嫩，儀態也雍容華貴，如果在才藝方面，也能出人頭地，榮登后座是沒有問題的。

然而，金燕子聽到觀衆交談，十之八九都認爲司馬玲會落選，其中有個人的說法也頗有道理：「由于醜人自卑，他們的全部精神都貫注在工作上，所以美的人一般來說，沒有醜的人專心，就以美的女學生和公務員來說，前者被捧爲校花，後者被視爲花瓶，由于心有旁騖，成績就遠不如醜的好。」

金燕子深深相信這說法，因而，才藝小姐競選，在決選中只剩下一名美好的女郎，比例是十二分之一。但是，仍有一個例外，金燕子本身的美貌與技藝，不就粉碎了這種說法嗎？

金燕子投了司馬玲的票，她不知西村投了誰的票？問他也不回答。

開票結果，出乎大多數人的意料，最沒有希望當選的司馬玲，居然榮登后座，全場大嘩。

在金燕子看來，司馬玲當選是衆望所歸，表示她非但具有美貌的外型和優越的內在，在技藝方面也十分超脫，如果這種人不當選那才是反常現象呢！

因此，金燕子認爲觀衆的態度是反常的。

大會閉幕，正是幾人歡樂幾人愁。司馬玲喜極而泣，第二三名也感到差强人意，落選的小姐大多哭了，而其中一位小姐是第四名，大發雌威，當場批評委員們不公平，像這類事件，過去的選美中也不時發生過。

散會時門外出現了三個彪形大漢，和四位委員離去，金燕子要護送西村返回警署，岩田在門外，說：「金小姐，總算沒有出乎本人的逆料，大會順利閉幕，也沒有發生你事先所担心的事故。」

「是的，督察。」金燕子說：「岩田督察，司馬玲小姐當選，觀衆反而感到意外，這是爲了甚麼？」

岩田說：「才藝選美和一般的選美不同，它重視才藝和智慧，所以『特殊事件處理』一項，佔最高分數比例，而司馬玲小姐，人品自然是無話可說，但一般人相信，在技藝方面，她要落後其中三四位小姐約十五分以上，即使她不是最後一名，也絕不會高登后座的。」

「如此說來，督察認爲這次選美的委員們不够公正了？」

岩田攤攤手，說：「我沒有這意思，但妳不能否認，觀衆有這種想法吧？」

花魁司馬玲被護送離開了環球酒店，唐潔說：「奇怪！司馬玲小姐當選，我發現人叢中有不少忿怒的面孔。」

岳敏說：「也許大會應該增加一項『最壞人緣獎』，而司馬玲小姐的人緣一定不佳。」

岩田說：「把西村交給我的部下送回去吧！金小姐，妳說過，會後要去西村和山本秋子的住處，再仔細看看的。」

「不錯。」金燕子說：「督察，請叮囑貴屬下，儘管到目前爲止，並未發生任何我所担憂的事，仍是小心點爲妙，西村的安全，才是我們破案的重要關鍵。」

岩田說：「這點小姐儘管放心。我的部下，今天跟我來的都是五段以上的高手，如果有人敢在途中動西村的腦筋，我的部下就有免費拳靶和活動鎗靶了！」

金燕子笑笑，自信與樂觀是一項美德，岩田都兼而有之，于是他們先驅車到西村的住處去。

現在，護送四名評審委員的三名彪形大漢之一，駕着旅行車駛往那市東方約四公里的首里。這雖是個小鎮，過去却是琉球王城的所在地。

自十二世紀至十九世紀中葉，琉球是個獨立小王國，第一王朝叫做舜天王統，第二王朝是英祖王統，第三是察度王統，第四是尙思紹王統，第五是尙圓玉王統，而第一、二代王統都以首里鎮爲王城。

而琉球的三所大學（冲繩大學，琉球大學，國際大學）之一的琉球大學就在首里。

車行極速，四位委員却是心情沉重，很少交談，當車子在一處山壁下轉彎時，壁上落下十餘塊數百斤重的岩石。

落石的地點與車子的距離只有十餘碼左右，尤其是事出倉卒，車子急刹，仍然衝向一塊大石，車前輪爬上大石，然後側衝五七碼，兩個翻滾掉落路邊谷中。

如果是雨天，石壁落磐是很可能的，但近來沒有下雨，而這石壁也沒有塌方落磐的紀錄。

谷深約三十碼，且多巉岩，當場死了四個，火光照亮了深夜的谷峽。

× × ×

西村畢竟是個名作家，儘管潦倒，他的住處仍是相當氣派的，院中的大泳池，正是照片上所拍攝的。

西村本來僱有傭人，近來因情緒不佳，傭人都幹不久，已經有一個多月沒有僕人用了，一小時後，他們沒有找到任何綫索，岩田屬下仍封鎖此宅，再驅車到山本秋子的住處。

出乎意料的，秋子的住處反不如西村

的有氣派，女傭宮城粉，三十七八歲，似乎哭泣很久，眼泡都紅腫了。金燕子叫岳、唐二人去搜查，她和岩田詢問宮城粉道：「宮城女士，妳爲山本秋子管家有多久了？」

「三年了吧！」

「前些日子，有人跟踪山本小姐，妳知道這件事吧？」

「知道，小姐，而且是我勸她要求警方保護的。」

金燕子說：「西村先生和秋子小姐認識多久了？他們經常來往嗎？」

「是的，他們最少已經認識三年以上了。」宮城粉冷冷地說：「據我所知，小姐還爲他還過債呢！」

金燕子說道：「在秋子小姐沒有請警方保護之前，她有沒有透露是誰在跟踪她呢？」

「她沒有說，但我看得出，小姐很怕，小姐本是一個很勇敢的人。」

「宮城女士，我知道妳對秋子小姐很忠誠，秋子小姐的不幸，不可能是單純的殉情自殺，必有重大的因素，妳要爲小姐復仇，必須把妳所知道的一切都詳細地告訴我們。」

宮城粉泫然說：「我只知道小姐被人跟踪時很焦燥，也很氣忿。噢！對了！有一次不知是誰打來電話，是小姐接的，他們談及『才藝小姐競選』的事，小姐很激動，一連說了三聲『辦不到』，忿然放下電話。」

金燕子忽然想到，這案子和選美有重大的關連。但她想不通，如果有人暗中操縱選美，目的是甚麼呢？

「這很有價值。」金燕子說：「在秋子小姐被跟踪時，西村是否繼續和她來往？西村知不知道這件事？」

宮城粉說：「這個我也弄不清，只知道小姐被跟踪，自己在困擾中，却仍然關心西村，打電話安慰他，叫他必須振作起來。」

「謝謝妳！宮城女士，沒有事少外出，更要小心妳自己。」金燕子看過唐潔搜到的詩，那是以前西村爲秋子而寫的，內容很華麗動人。

男人寫詩來讚美女人，早有先例，幾句讚美的話，能使女人不保留地奉獻一切，而在利害相衝突時，又會毫不攷慮地放棄。在馬嵬坡上，唐太宗賜死楊玉環就是最好的例證吧？

另外岳敏也找到了秋子的日記。正要離開，岩田的部下匆匆趕到，一看他的表情，金燕子就知道有麻煩了。

「報告督察……」來人喘着說：「西村……西村他……」

「西村？」岩田沉聲說：「西村怎麼樣了？」

「他……他瘋了……也……也……死了……」

「語無倫次！」岩田大怒，說：「你不能說得清楚點嗎？」

「是這樣的，自選美會返回警局的時候，本來有五個人保護他，分乘二輛車子，前車二人開道，後車三人，加上西村是四個人，在國際街轉角處附近，我們發現有人跟踪……」

「慢着，」岩田說：「你在前車還是在後車中？」

「前車，督察，前車與後車僅相距十碼左右，對於跟踪的車子也可以看清，在國際街的轉角處，西村突然把住方向盤，同時，猛踏刹車掣，因爲他是坐在司機旁邊。」

岩田說：「他要跳車是不是？」

「不，不！督察，他似乎恨透了跟踪的人，要在轉角處陡然刹住，和後車同歸於盡，由於司機措手不及，而西村轉動方向盤，車子刹住橫在轉角處，跟踪的車子自然未想到這一手，就撞上了。」

岩田失聲說：「車上的人還有沒有活着的？」

「本來有一個重傷活着的，他說出這事之後馬上死了。至於跟踪的車上三個人因起火都被燒焦了！」

岩田厲聲說：「我是說西村，他還活着嗎？」

「西村他……當然也死了！」

金燕子警告他的話言猶在耳，馬上就出了紕漏，可見過份自信有害無益。

唐潔立即說：「岩田督察，這眞想不到啊！你說過，貴部下都是五段以上的高手……」

「唐潔！」金燕子狠狠地瞪他一眼，說：「這是甚麼時候？」

岳敏說：「本來嘛，護送西村回去，應有三輛車子，西村的車子應被夾在中央，這是第一項錯誤，讓西村座在駕駛座旁，又是第二項錯誤，車上既然都是五段以上的高手，在緊要關頭，後座的人應出手擊昏西村而未這樣做，又犯了第三項錯誤，依我看，他們的身手在五段以上，也許可信，但他們智慧和應變能力還沒有上段呢！」

「表哥，你們怎麼和小孩子一樣？」岩田臉上紅一陣白一陣，說：「金小姐，咱們快去看看吧！」

起火的車子已撲滅，但保持現場未動，兩車的損毀情況差不多，但西村那輛車子未起火。

跟踪的車子顯然是計程車，經電話詢問車行，才知道車子被偸，這車上三人因衣服都燒焦，經灌救的水一冲，任何資料也都消失了。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路人報告警方，在通往首里鎮的路旁深谷，有輛旅行車在燃燒，初步鑑定，那旅行車是選美委員之一的車子，岩田立即邀請金燕子同往。

現在岩田的樂觀與自信早已動搖，不停地流汗。金燕子交待岳、唐二人，分別去保護秋子的女管家宮城粉和才藝后姐司馬玲。她深信選美才是造成此案的主要關鍵。

由於初步鑑定是選美會評審委員之一的車子，而那位委員又住在首里鎮，金燕子馬上通知其家屬到出事現場上認人。

金燕子和岩田等人到達現場，已經是午夜十二點多了。焚燬的車子火已滅，還在冒烟，尙幸有個人摔出車外，而這人正是車主川口，馬上認出，但車上的人，都燒焦而無法辨認了。

經選美會主任委員的作證，他說川口

和另外三名委員同車離去，他們都住在首里鎮，另外三人是濱田、石原和井上，而和四人同車的還有三名彪形大漢，也就是說，這車上應該有七個人，但加上摔出車外的川口，只有六人。缺少的一人是誰？此人是中途下車抑是車禍時僥倖逃生離開了現場？

「岩田，這不是意外的車禍，這是有計劃的謀殺。」金燕子招呼岩田，找到了車子翻下馬路在路上留下的創痕。她說：「看到沒有？谷邊那幾塊巨大的岩石，是從斷壁上滾下的。柏油路上被砸了十餘個小坑。」

「是……是的，金小姐。」

「由於旅行車的毀損，大多是自身翻滾所造成的，我們可以判斷，車行至此，在轉角處落下巨石，並未擊中車身，而是落在車前，車子在高速下閃避不及，撞上巨石，翻落谷中的。」

「金小姐，我也是這麼想，可是車中少了一個人，又不知道少的是那一個？」岩田說：「還有，那三個彪形大漢是幹甚麼的？這眞叫人頭痛……」

金燕子說：「馬上把四位委員的家屬都接來，讓他們根據屍身上的零星物品：如手錶、領帶夾、袖扣、鑰匙等物來辨認，那就容易多了。」

直到凌晨兩點半才有點頭緒，三名委員已證實在車禍中死亡，那是摔在車外的川口及車內的石原和井上。濱田不見了，因爲三名彪形大漢身高都在一八〇公分以上，很容易分辨。

然後再到斷壁上察看，證實了金燕子的看法，巨岩是由上面推下來的。

返回那市途中，金燕子說：「岩田，馬上盡一切可能去找脫身的濱田，不論此人是中途下車或遇難後僥倖逃生，他都是本案的唯一見證人，也可以說是一個關鍵人物。」

「金小姐，」岩田抹抹汗，說：「妳是說秋子的自殺，西村的與匪同歸於盡，都和選美有關係？」

金燕子說：「初步判斷，的確如此。岩田，有件事我很奇怪。才藝小姐競選，本來不限美與醜，爲甚麼美的封后，反而使觀衆大感意外呢？」

岩田說：「才藝小姐競選，這是第五次，大家都逐漸形成一個印象，那就是當選者一定是外型醜而技藝超羣的。因爲也只有醜的人才能專注於技藝，所以司馬小姐入選，觀衆可能以爲委員們偏心。」

「這看法不無道理，但非絕對的。請問這次才藝競賽共有多少小姐參加？」

「六十七名，都是大專程度，她們的珠算、速記和英文打字等都是一流的，她們得分的差別，是在內在美及『特殊事件處理』方面。」

「請問六十七名小姐之中，外型美好的有多少？」

「嚴格地說，只有七名，但外型最美的是司馬小姐，她是中裔琉人。」

金燕子搖搖頭說：「外型美與醜的比例，竟不及十分之一，這一點我眞想不通。岩田，你不以爲這現象有點反常嗎？」

「這次的確有點反常，過去四次美與醜的比例是五與一之比。」岩田說：「金小姐，有件事說出來，也許對妳有參攷的價值，據說墨家的獨子要選媳，其對象就是才藝小姐第一名……」

「這……」金燕子說：「你說的墨家就是西村站在硫酸坦克上，驅車到現場去的一對奇醜中年夫婦？」

「不錯，他們墨家世代奇醜，可以說墨家的直系親屬，沒有一個不醜的。所以醜是墨家的標誌，而富有也是他們的標誌。」岩田苦笑說：「據我所知，墨家近五代以內都是如此。」

金燕子說：「我有點不信，以墨家的財勢，要討個美好的外姓人，而改變醜陋的傳統，應該沒有問題吧？」

「是的，問題就在這裏。」岩田說：「似乎墨家近五代的男主人找對象，非醜不可，美的根本不予攷慮。」

「爲甚麼？」

岩田攤攤手說：「也許正是我們剛剛所談的，醜人比較自卑，心無旁鶩，專精於幾種技藝，較美的事半功倍。而墨家財富雄厚，據說僅是在航空方面的投資，在國外就有三處之多。而這三家航空公司，都擁有七四七型的巨無霸客機，墨家的男女主人，都具有理財辦事的超人能力，他們要永遠保持財勢之不墜，似乎認定只有這辦法是唯一可靠的，男的醜，不易有外遇，女的醜而能幹，會專於工作，而不會有太多的交際，更不會招蜂引蝶。」

金燕子忍不住笑了起來，說：「岩田，表面聽起來，似乎言之成理，你不以爲這說法很荒謬嗎？」

「所以，關於傳統中墨家要選才藝小姐第一名作下一代女主人的事，我不太重視，才遲遲未告訴妳。」

金燕子却肅然說：「岩田，我却認爲這件事很有價值，而你告訴我這件事也晚了些。」

岩田頹然說：「這正是一步錯，步步錯，自西村的死亡事件發生後，我不能不承認自己的無能。」

「不，督察，」金燕子說：「如果你一定要引咎自責的話，也僅是大意疏忽，即使是我們整天幹這行的人，也會犯這種錯誤的。」

「不，金小姐，自西村自殺時起，你們的表現就一直很機警，一開始就沒有把那件事當作單純的自殺事件看待。」

金燕子苦笑說：「一開始我雖沒有把事情看得太單純，但我也有疏忽的地方，比喻說，在現場上找來了秋子小姐，我就該偷偷地把一個袖珍偷聽器放入她的皮包中或者衣袋中，那就可以聽到他們二人在硫酸坦克上交談的重要部份，雖然在秋子跳入坦克之前的悲呼和幾句話，也能引發我的靈感，畢竟太過籠統了！」

「這都怪我！」岩田說：「只要西村活着，事情就好辦了……」

× × ×

根據秋子近日的日記片斷記載，金燕子對秋子和西村的交往有了較深的認識。

唐潔說：「根據日記的記載，秋子對西村一往情深，而且非常同情他的處境，也出錢幫他還過債，但西村是不是也像她一樣地對他，似乎大有疑問。」

金燕子說：「是的，自日記的字裏行間，可以看出他們的愛情是片面的，你知道原因嗎？」

「我知道。」岳敏說：「西村是個軟骨頭，要不，他也不會虎頭蛇尾，使一次轟動的自殺半途而廢了。他只是利用秋子的錢，爲他償債，也可能利用秋子的良好公共關係，爲他拖債。」

搖搖頭，金燕子說：「你仍沒有說出眞正的原因，我想西村如此，可能是一種先入爲主的心理排斥作用，以爲秋子是個從不動眞情的交際花，秋子和他接近，是利用他在文壇上的名氣，也就忽略了她的眞情。」

唐潔說：「對！直到西村發現秋子跳下坦克，以最殘酷的方式死諫，才知道秋子是眞心愛他的，因此，在選美結束途中，發現匪徒跟踪，他才決心於同歸於盡的方式撞車，表示對秋子的內疚和懺悔。」

金燕子點點頭，又搖搖頭，說：「大致如此，但你仍然漏了最重要的一點。」

岳、唐二人一齊望着她，說：「難道說秋子的死，西村有謀殺之嫌？」

金燕子說：「爲甚麼？」

唐潔說：「選美會的利害關係。」

金燕子說：「你們能把這事和選美會扯上關係，產生聯想，總算比岩田高明些，我隱隱猜出，小孩子送照片，指出秋子和西村的密切關係，繼而岩田把秋子召到現場，以致秋子苦諫，而西村不聽，絕望中跳入坦克之中，這些都是經過精心設計過……」

唐、岳二人相顧失色說：「妳是說西村要自殺本是假的，僅是由於秋子在警方的保護中，無法下手，就想辦法把她引出來？」

金燕子說：「這雖是一種假設，衡量一切過程，不能不發生這種聯想。」

岳敏說：「妳是說西村的自殺就是殺人的藍本？」

金燕子又搖搖頭，說：「如果西村是主謀，既然秋子已經死了！他的目的已達，又何必在路上與跟踪者同歸於盡呢？」

岳、唐二人不由相視苦笑，他們不能不承認她的話言之成理，有其不可反駁的論據。

金燕子揮揮手說：「好啦！現在該談談你們去保護宮城粉和才藝后姐司馬玲的收穫了。」

唐潔說：「宮城粉幾乎一夜未睡，睡睡醒醒，醒了就流淚，她對女主人秋子的確忠心赤誠。」

「關於后姐司馬玲，深夜返家，是凌晨兩點上床的，但向她祝賀的電話太多，一直無法入睡，最後一通電話似乎不同於其餘的祝賀對象，這次電話時間很久，約五分鐘，司馬玲一直在聽，最後她含情脈脈地說：『謝謝你！愛人，要我吻你那裏？』然後，『嘖』地一聲，在電話中吻了一下，立即掛斷。」岳敏說：「唐潔，你猜司馬玲吻對方那一個部位？」

「手，」唐潔說：「因爲對方的手最需要安慰。」

「不，是眼睛。」岳敏說：「司馬玲在台上，她的愛人在台下，可望而不可及，所以眼睛最可憐，當然也可能是耳朶，在打電話的時候，聞聲而不能看到，眼睛自然妒嫉耳朶！」

「少說廢話！」金燕子說：「表哥，你負責保護司馬小姐，並查明她的男友是誰？唐潔繼續保護宮城粉。」

岳敏說道：「表妹一定是要去找岩田吧？」

「不錯，我只是去光顧他們的檔案室，看看墨家的資料……以及岩田速找失踪的濱田。」

唐、岳二人相視愕然。

× × ×

墨家的大宅座落在那市東北部「中城古堡」附近，據說「中城古堡」是日本佐凡公爵建於一四四〇年，依山臨海，形勢險峻，現在琉球已將該堡闢建爲公園了。墨家大宅佔地千坪以上，與古堡的雄偉相互標榜。

客廳中燈光幽暗，使牆壁四周懸掛的巨型墨家歷代男女主人遺照，更加陰黯而醜惡。死去的如此，活着的也是如此。

墨家男女主人正在爭執着，醜人在發怒之下，就顯得更醜些。女主人說：「墨宇，墨家四代的傳統，不能毀在第五代手中，告訴你，我對你的退讓和容忍已經够了！」

「夫人，妳冷靜點，傳統是要遵守的，但必須是好的傳統。」

「聽你的口氣，你要背叛墨家列祖列宗吧？」墨夫人望着四周牆上的巨型醜惡肖像，醜是他們的註册商標，在客廳中展示歷代的醜相，大概是引以爲榮吧？

男主人哂然說：「這不是背叛，而是想摒棄墨家的自卑心理，重建信心。醜雖不丟人，却也不是一件光榮的事。」

「在祖宗面前說這些話，你不感到慚愧嗎？」墨夫人忿然說：「別忘了！我們在那些不醜的人心目中，並不是醜的，他們羨慕我們，响往我們……」

「錯了！夫人，他們所羨慕的是我們的雄厚財富，而不是响往我們的醜惡外型。尚幸我們四代以來，還沒有生個女兒，但妳不能保證下一代不生女兒。試問萬一生了女兒，讓她在社交場合中被人指指點點，視爲怪物，難道妳不能體會那種痛苦嗎？」

墨夫人大聲說：「我從來不否認墨家的人是醜陋的，但我們的醜與衆不同，也是一種值得原諒，使人樂于接納的醜。」

墨宇瞇着眼說：「夫人，妳這論調怪極了！我們的醜憑甚麼與衆不同？憑甚麼值得原諒？相反地，如果我們的醜的確與衆不同的話，那是因爲我們醜得出奇，是天生無雙的醜中之醜，我們自己人朝夕相處看慣了，自然會有『孩子是自己的好』看法，可是別人——」

「『老婆是人家的好』是不是？」墨夫人忿然站起，說：「當初爲了我不能生育，特准你另找女人，生了墨奇，你一直未接回來，直到他在非島大學畢業才接回家來。墨宇，我那裏對不起你？」

「夫人，我也沒有對不起妳吧？妳允許我再找個女人，限定是醜的，我就是找個醜的，這由墨奇的外型就可以證明。」墨宇說：「可是我們作長輩的，不能固執成見，時代變了！後代是否肯作這種無謂的犧牲？我眞沒有把握。」

「你沒有把握，我有。」墨夫人說：「把墨家歷代的遺囑拿出來看看，你就有把握了。任何一個後代，只要找個美的對象，都是墨家的叛徒，遺囑上有明文規定，任何叛徒的上一代或配偶，都有權把他逐出墨家，脫離關係。」

這時全宅中電鈴聲大作，墨宇說：「宵夜時間到了！夫人，這件事留待明天再說……」

墨宅中主人只三人，僕傭三十二人，包括司機三人、廚師五人、花匠五人、清潔工三人、管家二人、內宅侍女五人，其餘爲保鏢護院的。

這些僕傭有個共同之點，那就是必須能幹而且奇醜才行。一經錄用，即視爲金飯碗，因爲待遇高，福利優厚。

傭僕們排隊到餐廳用宵夜，墨宇來到西偏院找他的兒子墨奇，但是墨奇外出未回。

「又找那個妞兒去了！這件事眞是難辦……」

金燕子今夜收穫不少，聽墨氏夫婦交談，似乎整個案子都與他們所談的事情有關，那就是墨家下一代女主人的美與醜問題，敏感的人一定認爲昭然若揭，距破案已不遠了。

金燕子絕不犯自我陶醉的毛病，任何一件事的單純橫斷面，往往是個陷阱，當她趕到司馬玲小姐住宅處見到了岳敏時，岳敏說：「司馬小姐今夜一直未離家，也許是這些日子選美太勞累了，入夜八點就已入睡了。」

金燕子說：「沒有人打電話給她或者約她出去？」

「沒有。」

對經常自我陶醉的人來說，這無異是當頭棒喝，好在金燕子早有心理準備。因爲聽了墨氏夫婦的交談，以及墨宇到墨奇屋中自語的話『又找那個妞兒去了吧？這件事眞是難辦』，都會猜想墨奇是去找后姐司馬玲了。

「表妹，你是不是有甚麼重大的發現了？」

「還沒有，」金燕子說：「不要大意，我要到首里鎭去一趟。」

「是不是去找濱田？」

「是的，也許深夜他會偷偷回家看看。」金燕子再到秋子的住處，唐潔說：「我以爲有警方的人在此保護也够了！宮城粉女士一直很安靜，也沒有人來過。我們也不能過早相信西村、秋子以及選美委員等人的死亡而和選美扯上關係的。」

金燕子說：「一連串跡象顯示，我們的猜測並沒有離譜。第一，秋子未求警方保護之前，曾有人打電話給她，據女管家宮城粉說，他們在電話中談的都是有關才藝競賽的事，而且秋子曾連說三聲『辦不到』，忿然掛斷了電話。在硫酸坦克上，秋子和西村擁抱交談，我以爲她在勸他，但西村執迷不悟，秋子絕望之餘，才悲呼着：『西村，你太使我失望，也太使你的讀者失望了……我死之後，你仍然有權選擇你自己應該走的路——』，由此推斷，西村可能被陰謀者所收買，但秋子則不爲所動，所以被跟踪。」

「這我就想不通了！」唐潔說：「如果西村被陰謀者收買，在選美會上作不公正之評判，他爲甚麼又要自殺呢？」

金燕子說：「自殺是美餌，也可以說是苦肉計，把在警方保護的秋子誘來，而背後主謀人却知道，秋子對西村一往情深，更知道秋子生性豪爽剛烈，苦諫無效，她會死諫，或者西村會拿言語激她，使她走上自殺之路。」

「哦！記得妳說過，西村不會害死秋子的。」

「是的，但他估錯了一件事，他以爲交際花不會有情感，不過是利用他，但證明秋子愛他，已經太遲了。」

唐潔說：「我還是不懂，記得妳自坦克頂上丟下西村，曾有幾顆子彈自西村身邊瀉過。那又如何解釋呢？」

金燕子說：「那可能是匪方要造成錯覺，暗示西村背叛了他們。欲殺之滅口，但結果西村眞的叛了他們，我相信西村投的案，和陰謀者所指示的背道而馳。」

「如此說來，陰謀者所支持的才藝小姐，是個醜的了？」

「不錯，最低限度，陰謀者所支持的小姐絕非司馬玲。」金燕子說：「還記得司馬玲當選，觀衆中有些忿怒狠毒的面孔嗎？」

「不錯。我的確看到，還認爲是反常現象呢！」

「那些人都是陰謀者的部下，由此推斷，非但西村臨時變卦，改投了司馬玲的票，就連死去以及失踪的濱田等委員，也都依計行事。才招致殺身之禍。」

唐潔說道：「西村的變卦，可以解釋爲向秋子懺悔，而向陰謀者報復，如果那四位死于車禍的委員也曾答應合作，而又臨時變卦，是甚麼原因使他們敢于這樣做呢？」

「這問題問得好。」金燕子說：「如不是爲了金錢，必有極硬的人物在幕後撑腰，他們才敢出爾反爾。」

金燕子和岩田驅車前往首里鎭，這裏的名勝很多，「守禮門」是最聞名的，以前首里城有四大門，其餘三門是「歡會門」「瑞泉門」和「白龍門」，二次大戰被燬，于一九五八年重建了「守禮門」。

岩田和金燕子見到了濱田夫人。原來一些選美會的評判委員，都是大企業家，由于企業界讚助才藝小姐選拔，委員名銜也就落在他們頭上了。

「濱田夫人，」金燕子說：「自車禍之後，濱田先生有沒有和妳連絡過？」

「沒有。我一直担心，他到底還在不在呢？」濱田夫人悲聲說：「車上四位委員，自己都有車子，爲甚麼要搭川口的旅行車呢？」

「是的夫人。」金燕子說：「這的確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關于車上有三個彪形大漢，好像是保鏢的，妳知道他們的來歷嗎？」

濱田夫人說道：「昨天他參加選美會，沒有開自用車去，我就問過他，他說有人保護，四個人合乘一輛車子比較安全些。由于他臨去匆匆，我也來不及問其他的事。」

「夫人，我想濱田先生在選美會進行其間，總會對妳透露過一些有關選美的事吧？」

夫人搖搖頭，說：「過去他充任評判委員，總會告訴我一些有趣的事，或者幾號小姐有希望之類的看法，只有這次他一字不提，問他也不願說。」

金燕子說：「夫人，濱田先生近年來的事業順利嗎？」

「不，很不順利，對于這件事，我還曾經抱怨過，自己的事業搖搖欲墜，却整天去搞選美的事，他似乎聽不進去。」夫人說：「但我們夫婦二人的情感一向很好，彼此都極信任，所以我也不便干與他的事。」

「謝謝妳！夫人，打擾妳了！」金燕子和岩田辭出，岩田說：「金小姐，重點在那市，我們還是快點回去吧！」

「不，濱田如果未死，他和夫人情感很好，必然潛回來看他的愛妻，濱田是個重要證人，咱們既然來了，就等到午夜再說。」

岩田犯了幾次錯誤，已不敢再作主張，二人返回車上鵠候。

午夜十二點差五分，突然落着細雨，這時濱田大宅後門外出現了一個人影，四下看看，馬上按鈴。

「岩田，咱們總算沒有白等。」金燕子說：「你在此等候，我去看看。」

後門開啓，那個人閃身而入，似乎還挾着一個小型提箱。金燕子下了車，在側牆外以俯滾式跳高姿勢翻入三米多高的牆內。

「難怪她的兩個助手諷刺我，」岩田嘆口氣，說：「憑我岩田這一套，爲她作助手恐怕也……」

挾提箱的人正是濱田，擁着妻子進入客廳中，只開了暗淡的壁燈。夫妻二人唏噓着，擁吻着。

「濱田，謝謝天！你終于脫險了。」

「是的，我可以想像，妳一定是坐立不安的。」

夫人說：「濱田，提箱裏是甚麼東西？記得你沒有這種手提箱的。」

「菊子，我們不必犯愁！這箱子就是我們重建事業的保障。」

夫人茫然說：「告訴我，濱田，裏面是甚麼東西？」

「妳最好別問，菊子，我不會騙妳，重振聲威，就在這箱子上。」濱田得意地一按箱子上的鎖，「咔嚓」一聲，馬上傳出低沉的女人口音：「在今夜凌晨三點正，把此箱交與陰先生，你會得到相當驚人的報酬……」

濱田的臉上剛綻出篤定的笑容，但側面的窗子「啪噠」一聲，飛進一件東西，「啪」地一聲，正中濱田的後腦，濱田栽出五六步仆在地上，可見力量是够大的。

在濱田夫人驚呼聲中，撲向濱田時，一個人影一瀉而入，抓起桌上的手提箱自原窗竄出。

當夫人發現濱田的後腦全碎時，立即呼天搶地悲嚎起來。

金燕子奔回車邊，說：「岩田，偏勞你到濱田家協助濱田夫人處理善後吧！我要用車子。」

岩田茫然下車，來不及問明一切，車子已向前飛射而去。

搶手提箱的人約三十五六歲，像是歐美人，他駕的車子是義大利出品六〇〇西西的「飛雅特」四門轎車，性能很好，但他開得並不太快，也許是因爲，在凌晨三點之前到達陰先生處，有充裕的時間吧。

金燕子對這意外的發展，也實在想不通。濱田在車禍中未死掉，反而獲得一個手提箱，而箱內顯然有錄音裝置。要他送給陰先生。這位陰先生，是不是八名選美評判委員之一的陰家森呢？

按金燕子的猜測，濱田、川口、井上及石原四位委員可能是先被收買臨時又變卦背叛，而招致殺身之禍，所以他們才同車返家，且請了保鏢的，而陰家森和另一位委員，會後自行離去，很可能未背叛幕後陰謀者。錄音叫此人把提箱送給陰先生，是甚麼意思？錄音者知不知道送箱者已不是濱田而換了另一個人呢？

濛濛細雨使夜色更加凄迷，如果此人仍要把提箱送給陰先生，顯然陰先生是住在那市，因爲車子朝那市行駛。

四公里的路程，一刻鐘就到了。那人下車按鈴，久久無人應門，他掏出一串鑰匙，試了三把就開了。

這是西式房子，可能是美軍撤離所留下的，那人開了大廳的門打量一陣，要去開燈，箱中突又發出聲音：「請移開左側的衣架，下面有鑰匙，打開提箱，取走你應得的一半，其餘留給陰先生，謝謝！」

那漢子愣了一會，開了燈，移開衣架，下面果然有一把鑰匙，他輕鬆地丟起鑰匙，再伸手接住，然後帶着愉快的笑意去開提箱。

「咔」地一聲，顯然是開了。這人正要打開，突然自鑰匙縫中冒出一股淡淡的白烟。

這個人的反應是不會太慢的，只可惜在開箱時心中想着箱中可能出現的景象：花花綠綠的大鈔啦！閃爍奪目的珠寶和鑽石啦，等等，難免分散了精神。

當一個人心神不屬時，他會把牙膏揑在牙刷背上，而不是揑在毛上。

這漢子驚容乍現，也僅僅吸入少許，捂鼻後退半步，搖晃一陣，原地塌下，驚駭的神色仍留滯在眉宇之間。

一陣低沉的笑聲來自天花板上，兩格吸音板移開，「嗡嗡」聲中，一個輕便的樓梯伸了下來，一位紳士扶梯緩緩走下。

果然是乾癟精瘦的陰先生，瞅了那漢子一眼，取下領帶夾，伸入提箱的鑰匙孔中。

「請在一小時內，把提箱送交春田先生，任務即告完成，謝謝！」又是箱中錄音帶的聲音。

陰家森抽出鑰匙，倒了一杯酒灌下，提起箱子就出了門。

「要不要截住他搶到提箱？」金燕子爲難了。任其送去，可以看到一個結局，這結局和本案可能搭上關係，但有其利也有其害，萬一陰先生的下場和剛才死去的漢子一樣，豈不是白忙一場？

最後金燕子還是決定看個究竟再說。

用釣小魚的工具，往往也會釣到大魚的，要弄上大魚，就必須放長綫，收收放放，以逸待勞。魚的耐性，總是不如人類的。

那市除了國際街及第一號大道幾條幹綫外，其餘都是一些狹窄的小街巷，當汽車通過時，行人必須避到屋簷下。

陰家森的車子自第一號大道的「明倫黨」遺蹟（和『孔廟』一樣，深受中國文化及儒學思想影响）處轉入小街中，曲折迂迴行駛。

金燕子所以要看個究竟，甘冒斷綫的危險，主要是猜想，八名選美評判委員，除了她自己和這最後二名春田盛及陰先生之外，全部罹難。到了春田那裏應該停板。也許能擒到元兇。

陰家森的車子到達一家民房鐵門前，鐵門自動滑開，車子滑入。這房子雖在小街上，但寬敞的日式房子和庭院仍是十分氣派的。

陰家森泊了車，提着箱子順着大水池往前廳走，池中央有「竹漏」（即中國古代報時的滴漏）「叭」地一聲，發出清越的聲音。在空曠的庭院中廻響，像縣太爺案上的驚堂木。

陰家森皺皺眉頭，瞄了「竹漏」一眼，到了客廳玄關處，春田盛抄着手，巳站在「塌塌米」上迎迓：「陰桑，猶阿，威歐尅木！」前半句是日文，後面是英文。

陰家森見了春田，放下一顆心，脫鞋上了「塌塌米」，二人熱烈地握手。而且相視作會心的微笑。

陰家森說：「尚幸不辱使命，大功告成。」

春田居然也會流俐的中文，摸着八字鬍說：「數天下英雄人物，唯使君與操耳！」二人又是一陣得意的低笑。

二人盤膝坐下，提箱放在二人之間。

「有一件事我不明白。」陰家森說：「春田兄，此箱由一名陌生漢子送到敝宅，開箱時被毒氣所斃，不知他這箱子得自何人？」

「這個……」春田笑笑說：「你我都不須知道，但我可以透露一點，評判委員共九人，因秋子先巳死亡，只剩下八人。除了車禍死去四人（包括西村在內），所剩下的只有三人……」

「三人？」陰家森愕然說：「濱口不是未死于車禍嗎？」

「是的，但他和另外三人本巳答應主人合作，却又臨時背叛，自不能留他的活口了。所以剩下的三人，只有你我金燕子。」春田說：「金燕子是外人，和我們二人的利益無關，而且她永遠也不能知道我們的秘密。」

「不錯，除了金燕子是局外人，所有的委員：只有咱們二人堅貞不移。」

「因此，這箱中的東西，咱們得之無愧。」春田伸手自「塌塌米」縫中一鈎，一枚鑰匙應手而出。他揑着金光閃閃的鑰匙，說：「陰兄，這雖然是主人因咱們忠貞不貳的厚賜，但不能不感謝主人，現在開始禱告……」

二人正襟危坐，垂頭閉目，信神的人不一定都作好事，很可能是神的話使信徒們產生誤解：信我的人可以得到永生。

「阿門！」春田先睜開眼，說：「爲了公正，咱們應給各人一道鎖。陰兄，是你先開還是我先開？」

「當然應由春田先開，」陰家森說：「這也是小弟一份敬意。」

其實春田知道他的心意，也算定他會推讓，春田說：「好吧！我開第一道。壓軸留給你。」伸入鑰匙一扭，發出悅耳的「咔嚓」聲，然後一推兩邊活鍵，提箱彈開，竟是大箱套小箱，裏面還有個較小的提箱。

「這……」陰家森愕然說：「爲甚麼要這樣？」

春田正色說：「事關重大，主人不能不小心僅愼，喏！第二道鎖的鑰匙，亦就附在外箱的內壳上嗎？」

「是的，春田兄。」陰家森抖着手取下鑰匙，他有點怕，因爲他親眼看到那漢子被毒死的景象。鑰匙插進去，會產生甚麼事故？他是想不到的，但又不便讓春田笑他胆小。

其實胆小或是胆大都不是壞事，最可悲的是胆小而故作胆大的人。陰家森爲了重大的誘惑，把鑰匙插入，一扭之下，「咔嚓」一聲之後，突然傳出了「靈魂音樂」聲。

這是歐美目前最流行的一門新的音樂，外行人聽起來和熱門音樂差不多少，男的窮吼，女的呻吟，充滿了瘋狂、飢渴和需要。

大約二十秒鐘光景，音樂乍停，傳出了說話的聲音：「恭喜你！終于勇敢地完成了一項任務，現在讓我告訴你如何開啓暴富之門……」

裏面的聲音愈來愈小，陰家森恐怕遺漏箱內的指示，只好把耳朵貼緊在鑰匙孔處。

春田淡淡地一笑，這工夫貼在小箱上的陰成森，身子微震一下，再就不動了，春田站起，一脚把他踢開，冷冷地說：「看來你的聰明還是有限，哼！錄音上只放一個『你』字，而不是『你們』，你居然不曾警覺。」

陰家森的耳、鼻及口中，都滲出了血絲，大概是由鑰匙孔中射出一根極細的鋼針，貫穿外耳、中耳及內耳，直達腦的內部。

春田把提箱側立，約五七秒鐘，傳出了感嘆的語氣，說：「你做得太好了！沒有絲毫偏差。明天午夜十二點，把此箱送給『寂廬』中的『神僧』，任務即全部完成，然後你可以與本人分享豐碩的成果。晚安……」

春田聽到下半部的錄音時，眉頭深鎖，顯然對于把提箱送給「神僧」這件事也是莫測高深，但也沒有反抗的餘地。

春田收起箱子，金燕子攷慮了很久，終于決定耐心看到底。但在春田的電話綫上裝設了竊聽支綫，也在適當的地方放置了竊聽儀器。

關于「神僧」這個傳奇人物，近半年來全那市的人無人不知，被譽爲當代最偉大的高僧及預言家，他曾預言美國歷次月球探險的成敗，皆獲得證實，在最近一次美國太空實驗站發射之前，記者訪問他，在勉爲其難之下，他曾預測第一批將順利達成任務，第二批將有些困擾。也經證實。而且據說「神僧」英姿勃發，美如潘安宋玉。

同時「神僧」曾預言那市某議員會溺

于水，某醫院女院長在三月內死于心疾，以及預測某國航空公司將發生刦機事件，且折衝不成而有傷亡等事發生，都一一證實。于是「神僧」被譽爲世界傑出預言家之一，其預言之準確性，遠超過錫蘭的布拉茲辛哈拉教授。

布拉茲教授一九七一年所作的預言的一部份是：英王室紅鸞星高照，查里斯王子及安妮公主會雙雙墮入情網。

過去布教授預言應驗的計有：英王喬治六世去逝；英王愛德華八世登極，經過一段戀情後，一年內遜位；女王伊麗莎伯二世即位：早在女王仍是公主身份時，布教授就寫信給她提到了這件事。

但是，「神僧」所作的預言更精確，像預言某些人之死亡時間，竟未超過二十四小時。

因此，回程中，金燕子順便巡視那市西南郊區的「寂廬」。這是建築在竹林中的一座似廟非廟，似別墅亦非別墅的房屋。佔地僅是百十坪，但圍牆却高達五米以上。

大約是凌晨四點多，天也快亮了。竹林中有一層輕淡的瘴霧，微風過處，「嘎玉琮琤」，令人有一種出世超脫的感受。

五米高的圍牆，難不倒金燕子，當他自側後才翻入牆內的大理花花叢中時，蹲伏着打量四周，花木中有些奇石，傳來「琮琮」流水之聲。

「這地方太好了！僅是看這住處，『神僧』應該是不俗的人。」

在大都市中，眞正鷄犬不鳴，也沒有市聲的時刻不是午夜，而是凌晨三四點鐘。人們都進入了夢鄉，即使是過夜生活的人，也都上了床。

金燕子對于這位傳奇式的預言家而被稱爲「神僧」，是難以理解的。

萬籟無聲，大有「空山松子落，幽人自來去」的境界。金燕子正要起身進入內院看看，視覺中突然出現了奇景。

一個大約一歲多，最多不超過二歲的嬰兒，赤裸着身子，蹦跳着自內院出來，就在這時，金燕子發現了唐潔。

最初這男嬰站在石階上，有點胆怯。機警地打量四周，然後再走向水池。而唐潔就蹲在金燕子十步之外。

這嬰兒白白胖胖，在薄霧中，使金燕子的視覺不能確切看清，就好像有蒸汽的鏡面上所反射的人影，但金燕子並不懷疑自己的精神狀態和視力，她確信所看到的是眞眞實實的嬰兒。

但是，就是這嬰兒有兩足歲吧，一般來說，也僅僅是剛學會了走路，不可能蹦蹦跳跳，如此硬朗矯捷。況且，「神僧」是空門中人，那來的孩子。

當然，空門中人所標榜的是「六根淨淨」「五大皆空」，而眞正能做的萬不挑一。也許「神僧」對手「飲食男女」的慾念仍未根絕吧？

果眞如此，「神僧」就不如昔時名女作家「寧波婆娘」蘇青（著有『結婚十年』等書，當時被譽爲大胆的女作家）直爽了。她曾把聖人的「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移動了一個標點，改爲「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在當時被指爲大胆得近乎不正派的作家。

男嬰在水池邊用手撩水，似想下水，但又不敢。玩了一會又離開水池。唐、金二人相顧失色。

這嬰兒的機覺，遠超過他的年齡，所以金燕子就產生了不眞實的感覺。

但她絕不信這是鬼魅，唐潔更不信，他要說話被金燕子所阻。

既然不信是鬼魅，也不信一歲多的嬰兒如此硬朗及機警，就引起了他們的熾烈好奇心。

男嬰坐上石階，即將進入內院時，唐潔突然施展絕頂輕功，跟踪其後。但是，這嬰兒的警覺性太高了，他剛剛進入內院，而唐潔也撲到他的身後，張臂圈抱時，男嬰也回過頭來，金燕子要阻止巳經來不及了。

在這一刹，雙方都發出驚呼聲。

出人意料的是，男嬰的驚呼聲十分蒼老，而驚呼之後，那白胖的小身子，就像電視螢光幕上的人影逐漸幻滅一樣，消失在唐潔的懷抱中。

他抱了一懷的空氣，也抱了一懷的迷惘。記憶逐漸褪色，而另一種記憶取代了他原有的一部份記憶。

但是，金燕子並未看清唐潔摟抱而男嬰幻滅于他的懷中，因爲唐潔追隨男嬰進入內院，金燕子還在外院中，僅隱隱看到唐潔張臂去撲那男嬰而巳。

「唐潔！唐潔……是怎麼回事？」金燕子奔到唐潔身邊，說道：「那個男嬰呢？」

唐潔猛然回頭，神色冷厲，使臂劈出一式「刀手」，金燕子疾閃兩步，隱隱聽到「咔嚓」開手槍保險掣的聲響，再次急退，貼在門外，「卜……」大約四五槍，自門旁呼嘯而過。有人發子彈射在牆角上，濺起一蓬磚屑。

此刻神僧癱在雲床上，一個高大的婦人「嘿嘿」獰笑說：「『神僧』，你不是善知過去未來嗎？今夜這一刦，爲甚麼不能未卜先知？」

「神僧」凄然一笑，說：「這是刦數，也是天意，豈是妳這種暴戾的女人所能體會的？」

「嘿……」婦人揮揮手，說：「馬上把他弄走。」

一個大漢挾起「神僧」往後奔去，而這時院內的另外二三名凶徒仍在向金燕子射擊。唐潔懵然往後奔行，婦人不住地點頭欣賞。

但金燕子繞到內院時，狙擊的人早巳退去，「寂廬」中杳無人跡，眞是名符其實的「寂廬」了。

金燕子暗暗吃驚，她怕的不是匪徒的狙擊，由於冷戰變爲熱戰，而是怪嬰的出現，神秘的失踪，以及唐潔的突然改變，翻臉成仇。

搜索「神僧」的禪房，找到了幾本典籍，那是「小乘佛學」和「大乘佛學」。「禪定入門」以及「出竅大法」等等。她不知道唐潔負責保護司馬小姐，爲甚麼會到這裏來？如果是被引來的，危險性就大了。

急忙和保護宮城粉的岳敏聯絡，好在岳敏未出事，她說：「表哥，一切小心！唐潔出了事，回去面談。」（未完・一）



千門奇俠故事／馬雲·文　可飛·圖

縱火者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那神秘女郎賴在游天虹的家裏不肯走，說明她是鄭海的情婦，因被鄭海的侄兒鄭子通糾衆追殺，來此一避，並要求援手，游天虹留她在家裏過了一宵，第二朝早張雪兒來找他，他怕她妒忌留女子住宿，將神秘女郎林艷艷收藏在浴室窗外，林艷艷從水槽滑下，被鄭子通守候的人捉去，因在家裏，張雪兒進來發覺，追查之下，游天虹見瞞不過只有直說，張雪兒怕林艷艷有閃失，忙同游天虹去鄭子通家裏救出林艷艷，她報警召來警察將鄭子通拘捕，游天虹覺得她和鄭子通都值得懷疑，要分別向他們找尋火警起因和鄭海燒死的綫索……

調查災場　發現疑點

「嗯——」林艷艷喝了一口咖啡，頓了頓，然後才對游天虹說道：「這些事情本來我不想說，但是鄭子通既然串同外人用這種手段對付我，我覺得也沒有保留的必要了，鄭海生前也不知道做錯了什麼事，竟會有個這麼樣的侄兒。」她又故作神秘地問游天虹：「你可知道他認識一班老千？」

「老千？」游天虹似乎對老千份外敏感：「鄭子通本身可也是老千？」

「他本身是否老千我不清楚，總之，鄭海生前曾對我說過，他被一班老千騙了一筆數目可觀的金錢，那一班人正是由鄭子通帶回來的，因此鄭海那次幾乎氣得半死。」

游天虹往餐室門口那邊望過去，發覺那幾個可疑男子已不知所踪。

後來林艷艷又告訴他一些有關鄭海、鄭子通叔侄之間的事情，游天虹只覺得太過婆媽，沒有耐性聽下去，召來侍者，結賬離去。

想不到剛出餐室門口，又遇上了那幾名男子。

那數名陌生男子攔住游天虹和林艷艷的去路，其中一人打着手勢說道：「兩位，請到這邊來吧，我們的車子早已在恭候了。」

游天虹苦笑聳肩：「你們可能弄錯了，我們從未電召你們的車子啊！」

那為首的一個男子不懷好意地盯實游天虹：「是我們有事請兩位回去，並非你們電召我們，你必須弄清楚。」

「我正是弄不清楚，到底你們是何方神聖呢？」

「到時你自會明白，何必多問？」

游天虹無可奈何，惟有偕同林艷艷一齊步向餐室左側的臨時停車場，那數名不明來歷的男子，則像押解犯人一樣，在後面虎視眈眈。

那臨時停車場本來是一個建築地盤，因近年建築業不景，舊樓拆卸之後，地產商沒有信心投資建新樓，所以一直荒棄着。

游天虹心裏一直在盤算着：這班人到底想怎樣？他們又是何方神聖？

押解着他們的男子之中，有人搶前幾步，走到一輛大房車旁邊，開啓了車門，示意游天虹和林艷艷二人進入車內。

但是，游天虹稍作猶疑地停住了腳步：「你們可否先講明白的？」游天虹又說：「我眞擔心你們幾位可能認錯了人呢！」

那數名男子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這女人是鄭海的情婦，也是把我們弟兄鄭子通送到警局裏去的人，而你則是她的同黨，我大概沒有弄錯吧？」其中一人冷冷地笑了笑，又說：「你要我們這班弟兄放過你們也可以，只要你有辦法令鄭兄弟平安出來！」

游天虹回頭問林艷艷：「他們可就是鄭子通那一班老千朋友？」

林艷艷往各人的面上掃了一眼，訥訥地說：「我想不會錯吧！」她的視綫又停頓在其中一人的面上：「最少我也認得其中一兩個。」

「妳說什麼？」那男子含怒地想伸手去抓住林艷艷的手臂，嚇得林艷艷急急靠向游天虹的身旁。

游天虹伸手攔阻住對方：「欺侮女性，太過沒有風度了。」他又說道：「我們可否先談一談？」

為首一名男子反問道：「我們有什麼好談的？」

「只要你們回答我一些問題，保證鄭子通不久之後就可以回到你們的身邊去。」游天虹道。數名男子又在互相交換着眼色。

游天虹又往下說：「今天早上，你們幾位是否整個上午與鄭子通在一起？」

「為什麼你要這樣問？」為首一人反問游天虹。

游天虹說：「只要你們有勇氣到警局裏證明這點，你們的朋友就可以立刻獲得自由。」

「我看你還是少嚕囌好嗎？」那男子道：「我們才不會上當！」他又向其他人發出了命令：「你們推他兩個上車去吧！」

「不！」游天虹立刻作出了反應：「不用你們推了，我自己會走！」

說完，他果然走向大房車左側，那兒站立了一名大漢，他正拉開了車門，以為游天虹會乖乖地登車去，想不到當游天虹走近車子時，突然用力推動那扇車門，令到那名大漢身不由主地往後倒了出去！

與此同時，林艷艷已登上了大房車之內，她是由另一邊車內上車的，而且事前絕未想到游天虹會有此一着。所以這剎那間，她也嚇呆了。

游天虹撞倒站近車門的一名大漢之後，迅速往後又踢了一腳，令到他背後一名男子痛得彎下腰來。

停車場裏面的停車車位十分狹窄，活動範圍極之有限，對方數名大漢正不知如何是好之際，游天虹已竄進了汽車裏面去，隨即迅速把車門反鎖住，立刻開車狂衝！那數名大漢之中，有人企圖攔阻他們，差些兒就給那輛大房車撞倒。

游天虹開足馬力，把汽車開到大街上去；後面數名大漢這一次眞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他們想不到連大房車也被游天虹奪得。

林艷艷雖然坐在游天虹的身邊，却驚魂未定地不斷回顧，她顯然担心後面有人追來。

游天虹雖然沒有頻頻回顧，也可以從望後鏡裏面見到後面並未有可疑車輛出現。

「他們可就是鄭子通的豬朋狗友吧？」游天虹一邊開車，一邊問道。

林艷艷說：「我想一定是的，你沒有聽到他們剛才的說話麼？」她又担心地說：「我眞想不到，原來他們一直跟踪我，幸好你身手不凡。」

「妳過獎了！」游天虹苦笑一下又問：「妳的香閨在何處？鄭海生前大概也是與妳一齊同住吧？」

「當然是同住在一起啊！」林艷艷有點不高興地，側過身子來，盯實游天虹：「我們根本就是夫婦嘛！」

游天虹只是輕輕一笑，沒有作聲，林艷艷也將她的居處告訴了游天虹。但是游天虹沒有將車子開往她的家裏去，反而開往警局！

林艷艷感到有些意外：「為什麼你不送我返家去？」

「妳難道想警方通緝我們嗎？」游天虹道：「這輛車子本來就是人家的，加上我們曾被伏擊，要是不報警備個案，只怕會被他們反噬一口呢！」

其實游天虹這麼說只不過是表面上的理由而已，他要警方追查這輛大房車的主人是誰，那才是眞的。

林艷艷無可奈何，於是不久之後他們又雙雙回到了警局裏面來。

林浩探長這時已向鄭子通問話完畢，同時警方亦已正式將鄭子通落案，控告他非法綁架林艷艷，令她失去自由及令到她精神和肉體受到損害。

游天虹先把林艷艷安置在警局的餐廳裏面，然後才去找他的好朋友林浩探長。

林浩探長見了游天虹，邊開玩笑地問：「她接受了你的解釋嗎？不過我勸你對女人不要太過遷就，否則婚後她可能會把你當作奴隸一樣看待。」

「別開玩笑了，我從來未打算與她結婚。何況那個女人仍與我在一起，我根本未有機會再見雪兒呢。」游天虹又問：「你們把鄭子通如何處置？」

「他是疑犯，自然是落案、錄取口供。」

「我可以單獨見見他嗎？」

「嗯——老實說的，你不是警方人員，對方又是疑犯，於法不合。」林浩探長想了想，又反問道：「你為什麼要單獨見鄭子通？我覺得他相當狡猾。」

「因為他是鄭海的侄兒，也因為他認識一些老千。」游天虹差在沒有說出這是林艷艷對他講的。

林浩探長道：「原來那小子是老千集團的人，怪不得他老是吞吞吐吐不肯講眞話了。」

「他可能結識了一班壞人，不久前我曾受到一班年青人的伏擊，他的嬸母說：那是他的朋友。我想單獨與他談談。」游天虹又說：「我奪得了一部大房車，我想知道車主是誰。」

「你是老千們的剋星，自然知道老千們最講究排場，所以豪華大房車的車主，說不定表面上是個大富商。」林浩探長很有興趣地追問：「那車子現在何處？先帶我去看看，回頭我會安排你單獨會見鄭子通。」

游天虹把林浩探長帶到外面停車場去，一名探目也跟隨而來。他們對那輛豪華大房車感到極大的興趣。因為在他們的想像中，那大房車必然是屬於冒充大商家、大富豪的老千輩的。那麼，只要找出車主是誰，就可以根據登記的地址把對方找到了。

那名探目根據林浩探長的指示，將車牌號碼抄下，又仔細觀察過擋風玻璃上面的行車證，然後才去與交通部的警方人員連絡。

林浩探長又趁住這段時間，向游天虹查詢有關鄭海可能放火騙取保險費的事。

「本來這件事是由保險公司委託雪兒從另一角度去調查的，但當我知道了這件事之後，總覺得有些奇怪。」游天虹與林浩探長一邊由停車場步返警局裏面去，一邊摸着後腦說道：「如果這是存心騙取保險費的案件，那麼，存心要騙保險公司的人未必會是鄭海，極有可能是另有其人。」

「我明白你的意思，也同意你的見解。」林浩與游天虹併肩兒走着說：「主要當然是因為火場中發現了鄭海的屍體，他實在沒有理由

花錢去請來放火專家，把自己燒死的，你說對嗎？」

「對了，我的意思正是這樣。所以在理論上，請人放火的主謀，一定不會是鄭海，而是實際得益的人，相信引起你對這件案感到興趣的原因，也在於此，對不？」

林浩探長點點頭，然後他又說：「我已經和鄭子通談過了，他除了極力否認綁架林艷艷之外，甚至不知道鄭海已爲他的工廠購下了保險，更加不知道鄭海死後他本人到底會得到一些什麼好處。」

這時，二人已回到了探長辦公室，那名探目也由交通部那邊回來了。

林浩和游天虹都有點急不及待地問他：「查到了車主是誰嗎？」

豈料那名探目苦笑聳肩：「很不幸，車主雖然查出了是一名大商家，但這輛豪華大房車却已於今晨向我們警方報失了！」

「那就是說：那數名渾蛋只是偷車賊？」

游天虹當堂又呆住了一陣。

林浩探長道：「他們未必就是職業偷車賊，可能只是故意引開你的視綫，目的當然是迫你把他們的朋友鄭子通救出去！」

游天虹想了想又問：「我幾時可以見見鄭子通？」

「你想幾時都可以。」林浩探長道：「不過我怕林艷艷可能等得不耐煩，萬一她此刻獨自離去，說不定會遭人毒手呢！」

游天虹靈機一觸：「林探長，你不是一直希望有個同宗的妹妹嗎？反正你已插手這件事了，何不趁此機會到餐室去陪陪她？」

「這也好。」林浩探長說：「不過你不要躭誤太多的時間，我只想問她一些問題，絕對無意認親認戚。」

兩個好朋友相顧一笑之後，就一齊離開了探長辦公室，分道揚鑣！

游天虹由探目帶領，到警局的臨時羈留所去見鄭子通。因爲他已被警方正式落案，但至今爲止，仍未見有律師來將他保釋出去。

鄭子通很頹喪，直至見到了游天虹之後，才顯得有點意外地驚喜。

游天虹隔住鐵柵問他：「你不是說過有話要對我講嗎？到底你想說一些什麼？」

鄭子通淚盈於眶道：「游大俠，相信除了你之外，沒有誰可以救我出去了。我是冤枉的！」這是警局裏面的臨時羈留所，自然有武裝警員荷槍實彈地把守在一旁，若非有探目帶領，又或者這名探目不是林浩探長的親信助手的話，游天虹根本不可能跑到這兒來。

閘門沒有打開，但由於整間臨時羈留所是用鐵欄柵構成的，所以只須鄭子通由裏面走過來，他就可以隔住鐵欄柵見到游天虹。

游天虹聽到他口口聲聲說冤枉，忍不住說道：「爲什麼你不向警方供出你那班朋友的姓名和住址？既然你今天早上一直與他們在一起，他們正好做你的時間證人。」

鄭子通訥訥地說：「我眞的不知道應該如何向你交代才好，我根本不知道他們的姓名和地址。」

「他們既然是你的朋友，你怎麼可能一無所知？」

「不怕坦白對你說，他們只是我賭桌上的對手，絕對不是我什麼朋友啊！」

「賭桌上的對手？」游天虹感到十分意外地一怔。

「是的，是賭博時的對手，也可以說是債主。」鄭子通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今天早上他們陪我返家，只是爲了迫我還債而已；想不到却給我的孀母揑造事實，反咬我一口！」

「你是指林艷艷說謊麼？」

「是的，我根本就沒有綁架過她，也不知道她如何會在我的家中出現。」

「爲什麼你不坦白對警方交代？」

「此時此地，你教我怎麼說才好？」鄭子通淚盈於眶，雙手捉住鐵欄柵上面的鐵枝，絕望地望住游天虹，說：「我叔父剛剛出事，我這個唯一的親侄兒怎麼可以這樣不成體統跑去賭博？要是讓我孀母知道，豈非又多了一種藉口？」

「什麼藉口？」游天虹反問道。

「爲了叔父的遺產，我們曾爭吵過啊！」

游天虹這才比較明白：「原來又是爲了遺產的事；但是，你不向警方講出實情，反而害了你自己，無形中也帮了她。」游天虹想了想之後又說：「何況照你剛才所講，假如屬實的話，她分明是存心要害你，萬一你罪名成立，因而入獄的話，她豈非正中下懷麼？」

「嗯——也許你講得對，我實在很笨！」

鄭子通又嘆了一口氣！「但我可以向你發誓，剛才我對你講的全是事實。」

「然則，你想我怎麼樣帮你？」

「我是冤枉的，我根本沒有綁架過林艷艷這女人。我只想還我自由！對於我叔父的遺產，反而是其次了。」

「嗯！」游天虹靈機一觸，乘機問道：「你叔父鄭海的遺產，到底有多少？」

「老實說，我根本就完全不清楚。」鄭子通又說：「自從他生前與林艷艷這女人在一起之後，我已經很少見過他。」

「但是，目前你住的房子正是你叔父的物業啊！」

「那你錯了，那舊房子只是我們鄭家的祖業。」

到此，游天虹也不知道應該相信誰的說話才好。

他只好對鄭子通道：「事到如今，除非把今天見過的人找出來對證一下，警方才會放過你。」

「嗯——」鄭子通怔怔地望住游天虹：「但是，我根本不知道他們的底細，如何找得到他們？」

「你也眞糊塗，完全未查清楚對方的底細，又怎麼可以與他們賭博？」游天虹好容易又想到老千方面去：「你剛才說他們是你的債主，你到底輸了多少錢給他們？」

「嗯——」鄭子通吞吞吐吐，顯然問心有愧，根本就不想說，也可能是數目很大。

就在這個時候，走廊那邊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我正在到處找你，想不到你却在這裏呢！」

那邊出現的女子並非別人，正是林艷艷。陪着林艷艷同來的，就是林浩探長。

林浩走過來對游天虹苦笑道：「對不起，並非我不肯陪她多坐一會兒，只是她記掛着你啊！」

鄭子通看見林艷艷出現時，也顯得很不高興。只是他此刻已身不由主，自覺無可奈何。不過他仍趁住林艷艷未走過來之前，爭取時間對游天虹說：「游大俠，你一定要設法救我出去，我絕對是無辜的——」

怎料鄭子通話未說完，林艷艷已走到了跟前，隔住鐵柵大罵：「你這狗養的，明明是做了犯法的事，還死口不認，還想咬我一口麼？」她回頭又瞪住游天虹：「你不要相信他胡扯，這種人簡直無藥可救！」

剎那間游天虹也不知道應該相信誰才好，只好對林浩說道：「探長，有關我們被人要脅綁架的事，我已經報案，你是否還有說話要問我？」

游天虹故意這麼問，無非希望林浩留住他

，目的當然也是爲了擺脫林艷艷的糾纏，但是，林浩探長不知還是與他缺乏默契，還是太忙，他却說道：「既然你已備了案，還有什麼好問呢？你要走的話，隨時隨地都可以走啊，何況有人一定要你陪住她呢！」

林浩探長說話時，還故意眨眨眼睛，笑了笑！

游天虹感到啼笑皆非，林艷艷乘機走到他身邊，親熱地挽住他的手臂：「我們走吧！你沒有聽見麼？探長也說我們可以走了！」

游天虹惟有無可奈何地與林艷艷一齊離開了警局。

鄭子通隔住羈留所的鐵欄柵，絕望地瞪住游天虹的背影消失，黯然長嘆！

林浩探長這時才忍不住問他：「除了燒死的叔父鄭海，以及剛才那位孀母之外，你還有些什麼親人嗎？」

「沒有，我在這裏再也沒有其他親人。」鄭子通說。

林浩探長看見鄭子通絕望地垂下頭來，並未因此而同情他，反而說道：「你太年青，不知世途險惡，到底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你那一班豬朋狗友？」

「探長，請你相信我好嗎？他們並非我的朋友，只是我的債主啊！剛才我對你們所講的口供全是假的，我絕對不認識那些同行的年青人，更加沒有綁架過林艷艷這女人。」鄭子通抓住羈留所的鐵柵，含淚大叫道。

「爲什麼你要向我們作假口供？你可知道這是有罪的？」林浩探長反問道。

「我只不過是與那幾個人賭錢，我欠了他們的賭債，所以，他們才迫我帶他們返家去而已。」

「那你爲什麼不將這番說話對我們坦白直講？」

「嗯——」鄭子通訥訥地說：「我怕你們知道我賭輸了之後，更加以爲我做出一些對不起我叔父的事！」

林浩探長想了想，然後又問：「你在什麼地方跟那班人賭博？」

「一間地下賭場。」

「在什麼地方？」

「嗯——」鄭子通又感到十分爲難地，呆住了！

「爲了證明你沒有說謊，你必須帶我們到那間地下賭場去一次。」林浩探長又說：「同時你要提供足够的綫索，讓我們找到你的債主們。」

「這等於叫我自殺。」鄭子通道：「地下賭場是非法的，而且主持人盡是江湖上的惡人，他們一定不會放過我。與其反正也是死路一條，我倒願意死在這裏了！」

「這是一個自由世界，你當然有權選擇。不過，我不妨告訴你一件事，就是在法律上，你是鄭海的親人之一，自然有權承繼他的遺產，要是你犯法入獄，那麼一切可能盡歸於你的孀母林艷艷，所以不妨考慮清楚，然後再通知我吧！」

林浩探長說完之後就走，鄭子通不知所措地瞪住他的背影在走廊上消失！

另一方面，游天虹也被林艷艷苦苦糾纏住，他想擺脫她，然後去找張雪兒解釋，也不可以。

林艷艷甚至很坦白地對他說道：「如果你不陪住我，那麼，我只有死路一條，因爲鄭子通那班朋友一定恨死我了。」

游天虹道：「爲什麼妳不要求警方派人保護妳？」

「你以爲警方肯這樣做嗎？」林艷艷當時正與游天虹坐在一輛計程汽車之內，這時候，她突然又叫住司機：「請你就在前面路上停車吧！」

林艷艷回頭又對游天虹說道：「我們先到一處地方去，然後我會陪你一齊去找你的女朋友張小姐解釋。」

計程汽車終於在一處十字路口停住了。

游天虹付車資時，林艷艷已下了車，本來對游天虹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大好的機會，他大可以吩咐計程車司機立刻繼續開車走，那樣林艷艷一定來不及再上車。但是，游天虹回心一想，林艷艷到底要帶他到什麼地方去？她既然答允陪他去向張雪兒解釋，何不乘機先去了解一下這個女人？

因此，游天虹也只好乖乖的落車跟她走！

林艷艷仍然很親熱地挽住他的手臂，沿住行人道走。

「妳到底要帶我到什麼地方去？」游天虹問道。

林艷艷故作神秘地說：「你猜猜吧！你不是希望知道更多嗎？」

這句說話立刻令游天虹提高了警覺！

「你怕？」林艷艷彷彿也明白到他內心此刻的想法，所以她也忍不住笑了！

游天虹反問道：「妳說我怕，我爲什麼要怕？」

林艷艷終於又正正經經地說道：「其實，我只是先返家更衣，這樣子會失禮你的女朋友啊！」

游天虹這才想起，現在林艷艷身上所穿的衣服，只是一名女警借給她穿上的。她原來的衣服仍然留在游天虹的家中。這也正是最令張雪兒不開心的事。不過，一切既成了定局，游天虹也只好暫且放下不理，希望可以從林艷艷的身上知道更多關於鄭海生前的事。

林艷艷一邊拖住游天虹橫過馬路，一邊指住一幢半新不舊的樓宇，對游天虹說道：「我和鄭海就是住在這裏的。他實在死得太過突然了！」

游天虹陪她上樓時，又忍不住問道：「你們同居之後，有沒有生養過孩子？」

「沒有。」林艷艷嘆了一口氣，道：「這也是最遺憾的事情，可能是我不爭氣，也可能是他！」

這裏只是三樓，因爲樓宇不太高，所以沒有升降機的設備。

林艷艷來到了門口才說：「糟糕！沒有門匙，我們如何可以進去？」

是的，門匙應該放在她的手袋裏，但是她的衣服和手袋，都放在游天虹的家裏。

游天虹本來可以帶她返回自己的住所去，但回心一想：萬一此刻張雪兒也在他家裏等他回去，那時豈不是更加令她火上加油麼？

於是他從林艷艷的頭髮中摘下了一個髮夾，在門上的匙孔中做了手脚，那扇大門眨眼間便應聲打開。

游天虹正想讓身爲這間屋的女主人林艷艷入去，想不到就在這剎那之間，他反而一手把她拉了回來。

原來屋內有些東西正在地上蠕蠕而動！游天虹手急眼快，發覺那是一條毒蛇，要是讓林艷艷入去，她就會首當其衝！

毒蛇長達三呎過外，看見大門打開，沿住地板急游過來，嚇得林艷艷忍不住尖叫起來！

游天虹想將大門掩上時，已經來不及了！

眼看那條毒蛇已衝出門外來，游天虹仍然順手把大門關上，這時毒蛇身體的一半剛好置身於門縫間，假如剛才游天虹的手仍然拉實那扇門的話，他一定會硬生生將那條毒蛇夾死於門縫之中。可惜就是由於毒蛇來勢太兇，所以游天虹在剎那間只希望及時把門關上，故此，

只是順手用力一拉，隨即與林艷艷雙雙跳離開了大門。

大門就是由於毒蛇夾在其中，無法關上，門板的邊緣在蛇身之上狠狠地撞了一下之後，隨即彈開了。這一下子把毒蛇夾得痛不可當！牠立刻發起狠勁，狂衝而去，擇人而噬！

游天虹首當其衝，眼看無法閃避，急急將手上一枚用來開門的女人髮夾，扣指彈出，只見銀光一閃，去勢如箭，不偏不倚，髮夾的尖端，剛好刺中了蛇頭。那條毒蛇立刻在走廊的地上打滾，蛇身自動纏作一團。

林艷艷嚇得花容失色，伏在游天虹的懷抱中痛哭失聲！同時亦驚動了隣居。

有個中年婦人啓門探首外望，游天虹見狀立即把握時機，問道：「請問妳剛才有沒有看見過什麼人在這兒出入？」

但是，那婦人只不屑地瞥了他們一眼，隨即就把大門狠狠地關上了！

游天虹對林艷艷說：「看來妳與隣居的關係不大好，怪不得會爲人所棄了。」

林艷艷住所的大門仍然是打開的。但由外面望入屋內又似乎很平靜，游天虹忖測這是唯一的一條毒蛇，所以他一邊安慰着林艷艷，一邊再度護送她回家去。

林艷艷有如驚弓之鳥，死抓着游天虹的手臂不放。

游天虹護送她入屋之後，到處搜索過，證明沒有第二條毒蛇出現，才叫她致電報警，而游天虹則跑到門外去，將死了的毒蛇撿回，察視之下不禁感到有些奇怪！

那一條的確是毒蛇，但經游天虹仔細視察之後，發覺牠的牙已被拔除。爲什麼會這樣？

游天虹心裏想：「歹徒的目的，大概只想嚇嚇他們，並無意令他們致死，否則爲什麼要將毒牙拔去？

但是，游天虹並沒有把這些告知呆若木鷄的林艷艷。只是回到了她的身邊去，準備代她致電報警，因爲她此刻已嚇僵了！木然坐在沙發之上。

游天虹正想要拿起電話筒之際，電話就在這時候响了起來，當堂又把林艷艷嚇得驚叫起來。

「誰？」結果還是游天虹拿起了電話筒。

「要問『你是誰』的應該是我。」對方是個男子的聲音，語調很不客氣，「我要找的是個女人，你到底是誰？」

「你要找誰？」游天虹已在直覺上感到對方來意不善，所以還是問道。

「我要找那娼婦林艷艷，她死了麼？」那男子冷笑。

「嗯！我明白了，放蛇的把戲原來是你做的。」游天虹又問：「你一定知道她不會死的，可不是嗎？」

「哈哈……」那男子有點得意洋洋：「我當然知道，我根本不想她太快死去，但我猜測她此刻可能已被那條毒蛇嚇暈了。」

「你的自信心太强了，朋友。」游天虹故意說道：「據我所知，她根本就不怕蛇，要是你們就在對戶的樓宇之上，不妨由窗口望入來，那條毒蛇對她來說，簡直就是小兒科，所以眨眼之間已被她扼殺了！」

「嗯——」對方顯得很意外：「你不是開玩笑吧？」

「要是不相信，我可以由窗口把那一條死蛇扔下街，讓你看清楚。不過你們要答允我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那男子問道。

游天虹說：「就是萬一被警察見到，你們要代替我繳罸欵啊！」

游天虹這麼說當然只是跟對方開開玩笑，但對方那男子却表現得十分機警。他說道：「嘿，你想拖延時間，以便查出電話綫路，是不？嘿，我才不上當呢！不過我却有個口訊給你，你替我轉告那個姓林的女人，下次她不會這麼幸運了。叫她等着瞧吧！」

對方說完立刻將電話掛斷，游天虹根本沒有機會再說什麼。他身邊的林艷艷彷彿已猜到了這是怎麼一回事，訥訥地問：「他們到底要怎麼樣？」

游天虹安慰她說：「妳不必太過担心，他們的目的很明顯，只不過想嚇嚇妳而已！」

他又指住地上說道：「這一條不是毒蛇，所以是否報警，由妳自己决定好了。」

「爲什麼不報警？」林艷艷把眼睛睜得大大的：「這分明想謀殺，剛才要不是你，我才不知怎辦呢！」

「妳以爲這是誰做的？」

「這還用多說嗎？一定又是他們——我和你遇上過的那一班人，也就是鄭子通的猪朋狗友。」

「但是，根據鄭子通在警局裏面對我說，他根本不認識那班人，他們只是他的債主。」

「嘿，這些說話只是騙騙小孩子，想不到你也會相信他呢！」林艷艷不屑地說。

游天虹想了想，終於說道：「好吧！反正我也有事要辦，不可能時刻在妳身邊保護妳，請妳自己致電報警吧。等警方人員來了之後，我就要走！」

林艷艷果然親自致電報警。

游天虹趁這時刻走到窗前去，到處張望着，只見附近一帶高樓大厦林立，根本也看不出什麼端倪。

後來，他再在屋內各處巡視了一遍，發覺這兒只有一廳一房，此外就是厨房厠所，他忍不住問林艷艷道：「這住宅單位可是鄭海的物業？」

林艷艷毫不考慮，很快就回答游天虹：「不！這不是他的物業，只是租來的。」

游天虹道：「妳不是說過，鄭子通住的地方是鄭海的物業嗎？爲什麼鄭海和妳反而要租屋住？」

「嗯！據我所知，那房子的確是我丈夫的，但不知怎的，竟會被鄭子通霸佔着呢。」林艷艷又嘆了一口氣：「本來我也不稀罕這一切，要是我爲了錢，根本就不會嫁給鄭海。我和鄭海只是眞心相愛，想不到他們却會用這麼毒辣的手段去對付我丈夫！」說到這裏她已哽着咽喉，說不下去！

不久，警方已派人到來調查，游天虹則乘機溜去！

游天虹一心要去找張雪兒解釋，所以他首先來到她的辦事處，但是張雪兒並不在辦事處之內。

張雪兒的女秘書說：「社長一直沒有回來，連電話也沒有撥過一個回來。」她還反問游天虹：「你們不是在一起嗎？剛才林探長還來過一次電話找她呢。」

游天虹開始有些担心起來。他不知道張雪兒會不會遇上了一些意料不到的事。

游天虹想起張雪兒身上有一具傳呼機，於是他對女秘書說道：「請妳替我致電傳呼台好嗎？就叫她回電話到這裏來吧！」

女秘書也明知游天虹是張雪兒的男朋友，當然也照游天虹的意思去做了。

現在就只等張雪兒撥電話回來。

游天虹等得發悶，忍不住又問女秘書：「

可以把鄭海的案卷讓我翻閱一下嗎？」

「鄭海？」女秘書想了想，反問道：「可是保險公司委託我們代查的放火疑案？」

「對了。」游天虹道：「就是鄭海那間工廠懷疑被人縱火燒毀那一宗啊！」

不一會兒，女秘書已將案卷找了出來，放在辦公桌上，讓游天虹翻閱。

游天虹很小心地翻看保險公司交給張雪兒的資料，發覺鄭海生前分別替他自己，以及他名下的工廠，購下了兩份保險。

其中屬於個人的保險單之副本顯示出：「受益人」一項曾經修改過——這是合法的修改，自然也是出自投保人的意思，經保險公司方面同意蓋印，負責人在旁簽署，這才生效。

現在游天虹所面對的，雖則只是一份影印副本，但一切都很清楚。鄭海最初投保時，受益人是寫上他情婦林艷艷名字的。但到了最近，大約一個月之前，鄭海要求保險公司將保單上的「受益人」改爲鄭子通。由於保單上的附件有鄭海的簽字，也有保險公司方面的印鑑，證明一切手續均做足，絕對是合法的。

爲什麼鄭海要更改受益人？是他自願的，還是鄭子通威迫他這樣做？假如林艷艷對游天虹所講的話是眞的，鄭子通極有可能是受到了他身邊的一班豬朋狗友的影响，甚至協助他去要脅鄭海。

那麼，鄭海被燒死，鄭子通自然亦受嫌最大。

相反，假如這項更改受益人的决定是出於鄭海自願的，那麼，就算林艷艷沒有問題，她與鄭海之間的感情方面，亦肯定出了問題。否則，鄭海實在沒有理由作出這種决定。

至於另一份有關廠房的保險單，受益人仍然是鄭海，自始至終未見更改過。

游天虹覺得鄭海很聰明；即使後者未見更改，實際上亦已等於更改了。因爲他雖然是廠房損失的受益人，但他人死了之後，一切利益自屬保單——個人壽險的保單上所列的受益人所有。此人自然是鄭子通。

如果更改保單的决定出自鄭海被威迫的，那麼這個「聰明人」就不是鄭海本人，而是他的侄兒鄭子通。

鄭海已經被燒死，鄭子通又暫時被警方扣留，到底眞相是否一如林艷艷所講？游天虹一時也想不通。

案頭上的電話終於响了起來！

游天虹急不及待地伸手過去接聽，對方果然正是他一直在等待的張雪兒。

他認得她的聲音，所以他急不及待地問道：「雪兒，妳現在那裏？」

但是，張雪兒却在電話中冷冷地說：「你少管！」跟住她又說道：「請你替我叫美美或者小丁聽電話！」

游天虹自討沒趣，同時也知道張雪兒爲什麼會生他的氣。所以，他故意又在電話中說：「對於鄭海叔侄二人，我已找到了一些綫索。」他隨即又問道：「告訴我，妳現在何處？我只想及時將這些有用的綫索告訴妳，以免妳多走了寃枉路。」

「不必了！」張雪兒的語調之中還是充滿了醋味：「既然你講得這麼有用，何不留回給你自用？」

游天虹想繼續再解釋，可惜電話已經掛斷了。

其實張雪兒只是再撥了另外一個電話號碼，直接去找她的助手小丁。她在電話中吩咐了小丁一些說話之後，又匆匆將電話掛斷了。

游天虹由張雪兒的辦公室裏面出來，一心只想叫女秘書把鄭海的案卷收拾好，然後他就離去，想不到却在此際無意中聽到小丁和美美交談。

小丁對美美道：「波士要我們帶備一些儀器，趕到一處地方去！」小丁說完已走向存放各式儀器和用具的房間裏去，美美也收拾好桌上的文件，隨時準備與小丁一齊出發。

游天虹靈機一觸，決定與小丁他們一齊前去！

小丁和美美都知道游天虹是他們女波士的男朋友，自然不會拒絕他同行。

游天虹鑑貌辨色，也知道張雪兒並未將他們吵架的事告知二人。否則小丁和美美一定不敢把他帶到張雪兒的面前去，以免被她責備。

其實游天虹根本亦未有與張雪兒正式吵過咀，只是女人的妒忌性重，她自己看不過眼，才生他的氣而已！

游天虹坐在車子裏，由小丁駕駛，美美則獨個兒坐在後面的座位裏。從閒聊中游天虹知道小丁他們並未知道張雪兒曾與他在電話中交談過，所以他這時就問小丁：「她到底發現了一些什麼？」

小丁道：「波士一向不喜歡大驚小怪，她一定是有所發現，然後才急急召集我們前往現場。」

「那是什麼地方？」游天虹故意問小丁。

小丁道：「那是已被大火燒燬了的廠房。自從保險公司委託我們追查是否有人放火之後，波士一直在找一個叫石榮的放火專家，可惜找不到。」

「這件事我也知道。」游天虹道：「但是據我初步了解，石榮可能已離開了這裏。」

小丁一怔：「石榮已離開了本市？」他又問游天虹：「你有沒有告知波士？」

游天虹道：「我還沒有見到她呢。」

車子已駛入一條街道，這兒一帶正是工廠區。游天虹也知道鄭海生前所開設的工廠，正位於這街道上。

小丁把車子的速度減慢，緩緩地駛向路旁的停車位之上。當車子完全停好了之後，游天虹首先搶住落車，率先走向一條橫巷。

游天虹知道那兒有一度橫門，可以進入鄭海的工廠去。他估計張雪兒一定也是經橫門入內的。

至於面向大街的工廠正門，已被有關方面封閉了。

游天虹轉入橫巷之後，果然瞥見一個人影出現在一度橫門之內，閃閃縮縮的。那一度橫門正是屬於鄭海生前所開設的「四海塑膠廠」的。

游天虹心裏明白，廠內的人影一定是他的女友張雪兒。於是他放輕脚步走過去！

剛才他所以要搶先小丁和美美的前頭，無非担心張雪兒怒氣未消，在小丁他們的面前令他尷尬。但是現在，他却是存心要嚇她一跳，希望跟她化嗔爲喜，驅走了內心的妒忌！

四海塑膠廠自從發生了火警之後，現場已被封閉，自然沒有人來此上班。正門上了鎖，横門也同樣鎖上了。但爲什麼現在又見鐵門虛掩？一定是張雪兒爲了方便入內調查，所以偷偷把門鎖開啓，然後入內偵查。同時亦可能是她已查到了若干綫索，她才會致電召她的男女助手帶備儀器趕到現場來。

游天虹走近那度横門，輕輕將那鐵門推得更開一些，因爲憑剛才的一點門縫，他是無法入內的。

但是當他推動鐵門時，却弄出了少許的聲响；到底那是金屬製成的門，要它全無聲响，根本不可能。

游天虹探首入內，只見裏面一片昏暗，視綫所及，根本就沒有人在這裏似的。

游天虹不禁有點啼笑皆非，可不是嗎，未

入來之前他本來想嚇嚇他的女朋友張雪兒；但是現在，對方可能會反嚇他一跳呢！

果然就在這刹那之間，有些硬物抵住了他的背脊，同時有人沉聲警告他：「不要動！否則我會開槍殺死你！乖乖的舉高你的雙手，站過一旁！」

最令游天虹感到心寒的，就是那一個男子的聲音；他當然不可能是張雪兒。

雖然張雪兒有時亦會跟游天虹開開玩笑，但此時此地絕對不會有此情況出現，何況張雪兒正在生他的氣呢。

游天虹正待借故轉過身子來，看看這傢伙是誰之際，突然「鏘」的一聲，有人將鐵門關閉了！於是工廠之內的環境變得更加黑暗。

游天虹正想發問，卻被一些硬物狠狠地擊向他的頭部，游天虹頓覺眼前一黑，當堂暈倒過去。

工廠的橫門之外，小丁和美美攜同一批儀器和用具，來到門外時卻不得其門而入。他們一度以爲摸錯了門口，但是，剛才他們明明看見游天虹走進這條橫巷來的，怎麼可能忽然之間連人影也不見呢？分明是進了屋內。眼前他們所面對的鐵門，門旁就懸掛了一個白底紅字的招牌，上面寫住：「四海塑膠廠橫門」，證明他們並未摸錯門口。

這條橫巷並無其他門口，所以游天虹也不可能跑到了別的地方去。

游天虹也不是文盲，剛才他一定也可以看清楚這塊招牌，所以小丁和美美都確定他此刻已進入四海塑膠廠之內去了。但是他爲什麼要將橫門關上？

小丁和美美商量過之後，伸手到鐵門上面輕輕敲了兩下，但裏面卻未兒有任何反應。

小丁和美美交換了一個眼色，顯得有些莫名其妙。

美美忽然望向橫門門角那邊，用手指指了一下，低聲對小丁說道：「你瞧！那邊有個門鐘呢！」

小丁也見到了，鐵門一旁不大爲人注意的地方，果然有個門鐘。於是他走過去伸手按了兩下，可惜過了片刻之後仍無任何反應。到底裏面發生了什麼事？小丁和美美都難免感到有些担心起來。

想不到就在這時候，巷口那邊有數名大漢衝了過來，爲首一人喝問道：「你們在這裏幹什麼？」

小丁和美美二人刹那間都有點兒吃驚起來，立刻戒備。但是對方已迅速表露身份，原來那數名大漢都是警探。當他們走近時，小丁和美美都可以見到他們胸前掛出了工作證。

小丁担心雙方發生不必要的誤會，也急忙表示身份。

帶隊匆匆趕到這兒來的探目說道：「你們可知道這兒已經暫時被我們警方封閉？你們雖然是合法的私家偵探，但在未得我們警方批准之前，絕對不可以入內的。」

小丁心裏想：他們的女波士張雪兒在電話中清清楚楚說出了這個地址，此刻極有可能在這裏面。爲了避免讓警方知道這點，所以小丁只好對那名探目表示歉意地說：「對不起，我們也只是奉了波士之命而來。我的女波士也許正到你上司那兒去申請手令吧！」

豈料探目卻沒有理會小丁的解釋，向同行的其他探員們打了一個眼色，立刻有人過來拘捕小丁他們，與此同時，亦有人過去將鐵門打開。看警探們也有這兒的門匙，就知道他們此番是有備而來。

小丁和美美都沒有反抗，他們都希望證實一下游天虹和張雪兒他們是否也在裏面。

鐵門打開了之後，一股濃烈的火燒塑膠氣味，仍然十分刺鼻。

這是火災災場，火雖然早已被救熄了，但是由於這裏的通風設備一直關閉，所以那一股惡臭氣味仍然存在。

探目指揮探員們亮了帶來的手電筒，在災場內到處照射，首先發覺一個男人倒在地上，他正是暈倒過去的游天虹。探員一邊叫人把他抬出屋外，一邊繼續在屋內搜索。另一方面探目又派人致電召來救傷車，以及要求警方總部加派更多人手。

小丁和美美耳聞目睹，心裏却在焦急，因爲他們不知道張雪兒是否也暈倒在災場之內。

警方人員終於又在災場的另一角發現了張雪兒，她同樣暈倒在地上，動也不動的。探員們急急將她抬到外面去，讓她能夠呼吸新鮮的空氣。

幸好游天虹和張雪兒二人只是暈倒，並無大碍。

不久，林浩探長親自帶來另一批警方人員，十字車亦於稍後抵達。但游天虹和張雪兒二人這時却甦醒過來了。

林浩探長諷刺地說：「你們做得好事啊，竟然知法犯法。」他又盯緊張雪兒：「到底妳知道一些什麼？妳可知道妳這樣做會引致吊銷妳的私家偵探執照？」

張雪兒嘆氣道：「算我倒霉，要是我有備而來，根本就無須驚動你們。」

游天虹在私交上與林浩是好朋友，在公事上也經常合作；林浩探長和張雪兒則是先後同事。所以他們這三個人的關係，也算得很密切，只是眼前這情景難免令他們感到有些尷尬。

救傷車上的救援人員已經初步替游天虹和張雪兒他們檢驗過了。游天虹和張雪兒頭部都有表面上的傷痕，但看來却無大碍。假如是一般市民，他們早已被送往醫院去檢驗了，但游天虹和張雪兒却認爲無此必要。林浩探長也沒有勉强他們，反正他正要向張雪兒了解一下，看看她到底爲什麼要跑到這兒來。

這兒火災現場本來警方和消防人員已初步派人來調查過了，張雪兒到底想知道一些什麼？她又如何能入內？

原來爲了林艷艷，張雪兒與游天虹嘔氣，她獨自駕車經過附近，猛然想起四海塑膠廠的火災現場上可能會有一些綫索殘存着，於是就停車在附近，繞到橫門這邊來。她雖然沒有這兒的門匙，但是却憑一枚髮夾在匙孔中做手脚，輕易就可以將那扇鐵門打開。

入到廠內，她發覺若干疑點，於是又退了出去，致電她的助手小丁，吩咐他携同儀器前來協助偵查。

張雪兒口中所講的所謂疑點，包括了廠內的電掣、電綫以及一些被燒過的塑膠等等。她相信此等物件雖則已被燒燬，如果有儀器協助的話，也許可以查出事前是否有人在上面放上了化學易燃物體。

張雪兒雖則不是放火專家，却也是個出色的私家女偵探，自然有這方面的知識，她知道專門替人放火騙取保險費的所謂專家，不外是在一些電掣、電綫之間做一點手脚，例如利用儀器把電力的壓力增加，令到電綫因抵受不住壓力而洩火等等。這是較爲難查出綫索的一種，不過如果細心觀察，仍有希望找出一些蛛絲馬跡的。當然，這必須要有較豐富的經驗才可以。

此外還有一些人喜歡利用易燃化學物品的協助，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方法，令到小小火頭變成爲一發不可收拾的大火。

本來這方法很易被有經驗的偵探或防火專家查出，只要配備先進的儀器，很容易就找到綫索。但這是塑膠廠，廠內由原料到製成品，

均是易燃物品，所以也較易被人疏忽。也就是說，只要有關方面不生疑心，不作進一步的深入調查，他們就很易過關。

到底四海塑膠廠這一場火，是意外呢？還是人爲的？這正是關鍵之所在。

由於身爲老闆的鄭海被發覺燒死在火場之內，所以當初警方也以爲這是意外失火，消防人員事後雖然循例派人前來調查，但却查不出可疑之處。

等到保險公司方面正式委託張雪兒這位私家偵探插手此事之後，證明保險公司方面最低限度已開始懷疑可能有人放火。

這次張雪兒私闖火場，據她解釋，正是因爲發覺一些疑點，所以才召來男女助手，想不到竟然遭人暗算，究竟偷襲她的又是什麼人？

林浩探長有些生氣地對張雪兒說：「妳可知道妳這麼樣做不但於事無補，反而把現場證據攪亂？」

張雪兒却不以爲然地說：「我覺得除了未向你們警方知會一聲之外，我並沒有做錯。如果你認爲我犯法，大可以起訴我。」

游天虹在旁忍不住插嘴道：「我是個帮理不帮親的人，對於這件事情我却有不同的見解，雪兒今次雖然似乎過份，其實却有很大的收穫。」

「收穫？」林浩探長嘿嘿地說：「我不覺得她有任何收穫，只有給我增加麻煩。」

游天虹道：「收穫之一就是：有人偷入這火災災場，目的可能是消滅證據；收穫之二就是你們警方太過疏忽，所以雪兒可能輕易入來，那神秘人物自然也來得更易了。要不是發生了今次這件事，請問你們警方又如何知道會有人企圖消滅證據？因此，我以爲你不應該責怪雪兒，反而要多謝她才對啊！」

他們本是好朋友，平時有講有笑，但現在除了他們三個人之外，還有其他警方人員在場，所以林浩探長除了心裏眞的有些生氣之外，還要擺出一副「公事公辦」的神氣。

張雪兒心裏本來也有氣，不過她生氣與林浩當然不同；她是生游天虹之氣，因爲她看不過游天虹與林艷艷之間的親熱態度。

但是現在，他們都先後在現場之內被那神秘人物擊暈，張雪兒在心理上已有一種感覺，就是游天虹是因爲她而被人擊暈的。現在再聽他剛才的一番說話，竟也忍不住笑了。

游天虹看見這種情形，又忍不住說道：「事到如今，我以爲大家應該針對這件事去做，携手合作一定會比起針鋒相對收穫更大！」

林浩探長也很同意游天虹的說法，事實上，過去他們三個人合作的次數也有不少，每次都收穫很大，先後也破過不少大案。

今次這一場火，在理論上已告一段落，要是林浩是一般警方人員，少一事總比多一事好，他大可草草了結，何必去找麻煩？

但是，林浩和游天虹他們之所以能結爲摯友，主要還是彼此志同道合，對犯罪者都有一種濃烈的仇視心理，對罪犯們都抱住「非認眞對付不可」的見解。所以這時林浩又有了另外一種想法。

林浩終於也變得心平氣和地說：「張小姐，請妳告訴我，到底妳在懷疑一些什麼？又見到了一些什麼？」

平時林浩探長也會叫張雪兒的名字，但這時在其他警方人員的面前，他却叫她張小姐。

張雪兒道：「我視察過災場每一角落，包括電力的開關總掣。表面上當然看不出什麼端倪，否則，消防人員一定也找出了破綻，又何必要保險公司跑來找我呢？

「但是，我知道放火專家的手法，所以我懷疑在電掣與電綫之間，可能有一種易燃粉末加上去，只要一點上火頭，就會令到大火發生，甚至一發不可收拾。因此我才會召來我的私家探員們，携來儀器，希望可以查出一些留下的痕跡。」

林浩探長也同意張雪兒的見解，同時更加知道她的工作態度，以及她不惜工本的做法。正因爲這樣，所以張雪兒那間私家偵探社購置的儀器都是最新的，有些甚至連當地警方也沒有。

故此林浩探長惟有改變剛才的態度，要求張雪兒繼續利用她擁有的新式儀器，在火災災場之內展開偵查。

張雪兒却開玩笑地說道：「你還要檢控我嗎？」

林浩探長只好苦笑道：「其實妳也沒有什麼不妥，除了事先沒有與我們取得默契之外。」他又改變語調道：「要是事先我們雙方合作的話，相信妳一定不致被人暗算。」

「唔，你講的倒有點道理。」張雪兒又故意望向游天虹道：「與你合作，最低限度也總比一些飯桶好啊！」

林浩心裏自然明白：張雪兒正與游天虹鬥氣，所以才會有此一說。

游天虹也不計較，借故走開了。

張雪兒指揮她的私家探員，利用帶來的新式儀器，在現場上展開連串的偵查。林浩探長因爲從未用過這種儀器，只好在旁仔細觀察。

游天虹却趁住各人將偵查焦點集中在樓下電錶房之際，溜到閣樓上面去。

閣樓是四海塑膠廠的辦事處，亦即所謂寫字樓，也是賬房所在。本來自從發生火災之後，警方已會同消防官員在這兒檢查過了，同時這兒亦已被封鎖，任何人均禁止入內。即使保險公司方面要派員前來調查，也要得到警方和消防局的書面批准。

但是現在，這兒却顯得一片混亂，彷彿被人存心搗亂過一樣。

游天虹發覺地上散發了一些燒過的紙張和賬册，只覺得其中有些可疑，那就是：賬册不應該散發在地上，尤其是那些未完全被燒掉的賬單，竟然被人就地撕毀。

這到底表示了一些什麼？是有人要毀滅證據呢，抑是別有用心？

不管怎樣，游天虹既然心存懷疑，也就蹲了下去，小心地進行了一連串的觀察。

豈料就在這時候，游天虹又發現了另一個秘密。那就是閣樓一角，原來有個暗格。暗格之內，竟然還隱藏了一個密碼式的保險箱，那度鋼門這時已被人打開了。

由於這間廠火災發生了之後，游天虹並不在檢查隊伍之內，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警方和消防員有沒有發覺這保險箱的存在。

不過，保險箱隱蔽在一幅三合土牆壁的背後，前面一個花盆已被移開了。從鋼門背後所見，火災對這個保險箱，似乎沒有任何影响。

再細看保險箱之內，仍然留有部份賬册以及賬單，表面上看上去，似乎並未受到那一場火的波及。要是警方和消防人員早已發現這個保險箱的話，他們爲什麼不將這些可能是重要文件的東西搬走？

就憑這點忖測，消防人員和警方的人可能根本也不知道有這個保險箱之存在。

不久，林浩探長也發覺游天虹獨自登上了閣樓，於是他也跟張雪兒等人上去！當他們發覺游天虹正蹲在牆脚一角時，二人都覺得有點意外。

游天虹忍不住站直了身子，反問林浩：「探長，那一場火災，你們是否也檢查過這個保險箱裏的文件？」

（未完・三）

龍虬倚馬錄

中篇俠義　奇情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小玉和師父公孫我劍被困在黑石堂內，沈必理對他們說：這是練宮主的意見，本人沒有能力將你們放出來，希望你們師徒倆安靜一下，努力潛修武功，尤其是岳小兄弟，練成了絕世奇功之後，就是以後血宮花的秘密武器，甚麼提龍王府神通教，我們都不怕了。公孫我劍態度從容，亦知道練宮主的意圖，不以爲忤，而對岳小玉只好說服教育，認爲他雖然像個小無賴，好像虎丘頑石，如果耐心教導，是會成材的、另方面鐵眉樓聚義廳上聚會了一批羣英，愁眉苦臉，岳小玉不明不白的失踪，還有郭冷魂也不見了，怎不令他們心情沮喪……

失踪知下落　受傷找原因





這裏是一爿竹林，雖然不算茂密，但若不是刻意找尋，誰也不會發現這裏居然會隱藏着一條地道的出口。

既是出口，也就可以成爲進入鐵眉樓的入口。

倘若神通教知道這地道的存在，而鐵眉樓中人反而懵然不知，那情況就可怕極了。

幸而神通教似乎並未知道這條地道，在地道外面，連一個人也找不着。

但縱然如此，已使龍眉鳳眉爲之揑出一把冷汗。

擄走郭冷魂的，應該不會是神通教中人，但不是神通教中人，却又是何方神聖所爲？

一連數天，大家都查不出結果，也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這一天，是鳳眉的生日，儘管人人都愁眉深鎖，但龍眉還是下令筵開數席，說是年年如此，不可因稍遭逆境而放棄祝賀儀式。

鳳眉執拗不過，只得任由這位大龍頭來拏主意。

席間，金剛眉喝了不少酒，說話漸漸多了起來。

常掛珠最怕別人三緘其口，至於口若懸河之輩，他是從來都很歡迎的。

金剛眉今晚也很喜歡跟常掛珠談話，而且兩人越談越是起勁。

「來，常老大！咱們今晚不醉的是烏龜！」金剛眉又乾了一碗。

碗很大，酒很烈，人也很有點酒意的了。

常掛珠早已喝得舌頭發脹，兩目呆滯，但金剛眉老是纏着他一碗又一碗的喝，而且好像還非要弄得「兩敗俱醉」不可。

常掛珠又再奉陪了一大碗。

「好酒量！不愧是江東豪傑之首！」

金剛眉咧嘴一笑，又再斟滿兩大碗酒。

他正要舉碗盡傾而下，忽然有人在他背後沉聲說：「這兩碗酒，讓我來喝。」

金剛眉猛然回頭，立刻就看見一張不怒而威的臉。

龍眉站在他背後，面色冰冷如霜。

金剛眉「呃」的一聲，道：「爲甚麼不讓我喝？」

龍眉道：「因爲你快要醉了。」

金剛眉氣呼呼道：「誰說我醉了？我現在比誰都更清醒！」

龍眉冷冷道：「你若還很清醒，現在就不要再喝，我不想看見一個清清醒醒的人在這時候喝得爛醉如泥！」

金剛眉深深地吸一口氣，他雖然已酒意甚深，但仍然分辨得出，龍眉這幾句話，既是勸告，也是警告。

龍眉是五眉會的大龍頭，他的警告，金剛眉絕不能置諸不理。

他終於頹然坐了下來，道：「大龍頭，你說得對，我不喝。」

常掛珠說道：「你不喝，常某也不喝了。」

鳳眉忽然走了過來，幽幽地嘆了口氣，道：「常老大，眞是很對不起……」

「誰都沒有對不起俺，」常掛珠忽然一挺胸，又用力在胸口上拍了一下，說道：「若說這裏眞的有人對不起，那麼只有一個！」

許不醉眉頭一皺，道：「你說的這個人是誰？」

常掛珠目光一轉，突然怒視着他，大聲道：「這個人就是你！」

「是我？」許不醉聞言首先一怔，繼而哈哈一笑，道：「許某生平狂妄不羈，對不起的人多如牛毛，又豈僅閣下一位而已？」

常掛珠冷冷道：「你不必拉東扯西，亂指三七二十八！」

鮑正行立刻更正，道：「三七是二十一。」

舒一照却道：「既已說明亂指，那就不能以正常而論之，就算是三七等於零，也是有言在先，不能說是錯了。」

白世儒盯着常掛珠，道：「許軒主有甚麼地方對你老大不住？」

常掛珠道：「他隱瞞了眞相！」

白世儒奇道：「許軒玉隱瞞了甚麼眞相？」

常掛珠一拍桌子，罵道：「胡老二不是去了異域，而是嗚呼哀哉去了！」

白世儒登時臉色驟變，舒一照和鮑正行也是大驚失色。

白世儒立刻轉身盯着許不醉，厲聲道：「常老大是不是在放屁？」

許不醉揉了揉鼻子，道：「我的鼻子不怎麼靈，也許是喝酒太多，除了酒氣之外，就算是再臭的屁也沒法子聞得着。」

常掛珠怒道：「不要再跟咱們耍這一套，你以爲俺是個笨蛋？」

許不醉道：「你不笨，但却醉了。」

常掛珠道：「就算我的肉體醉了，心裏還是清醒得很，你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大丈夫，俺對你是萬二分萬三分敬佩的，但胡無法死了，你爲甚麼不肯讓咱們四兄弟知道？是不是怕咱們受不住？是不是認爲咱們江東五傑脆弱得不堪一提？」

許不醉忽然笑了笑，但接着乂長長的嘆了口氣。

白世儒立刻揪住了他的衣襟，喝道：「快說老實話！」

許不醉望住常掛珠，半晌才道：「你果然不愧是江東五傑之首。」

白世儒的臉已變成死灰一般：「胡老二，他……他眞的……」

許不醉道：「不錯，他已先走一步，而我還是親眼看着他死的。」

「好啊！你這個混蛋！」舒一照怒罵起來：「虧你還敢說出口，揍他！把他活活揍扁！」

白世儒搖搖頭，道：「揍死他還可以，若要揍扁他我可不懂。」

鮑正行道：「對了，怎樣才算揍扁，那是無法可以作出判決的。」

舒一照怒道：「但胡老二死了，難道這個血海深仇就此作罷嗎？」

金剛眉雖然酒意甚深，但却還沒有醉得連是非黑白也分不出來，聞言立時說道：「你們要爲胡無法報仇，那是很應該的，但這乂跟許軒主有甚麼相干了？胡無法乂不是他殺的！」

舒一陡陡地呆住，白世儒也不禁放開了手。

常掛珠望着許不醉，道：「俺今天想了很久，越想越覺得可疑，胡老二的性格，俺是最清楚不過的，他絕不會不辭而別，跟着甚麼黑拳僧去找甚麼拳譜！」

白世儒皺眉道：「對了，就算胡老二眞的很想練成高明的拳法，也決不會連咱們也棄而不顧！」

鮑正行道：「是誰殺了胡老二？」

許不醉道：「殺害胡無法的人，早已死了。」

鮑正行怒道：「一定是雷金錢那個老

賊。」

許不醉道：「雷金錢已死了，當時他身邊的手下也沒有多少個還能活着。」

常掛珠道：「他們死了多少人，俺可不管，但胡老二這血海深仇，咱們一定要向神通教算帳！」

金剛眉道：「不但胡二俠，還有鐵眉，他也不能白死就算。」

「靜下來！」龍眉忽然叫道：「你們只懂得大叫大嚷，又有甚麼用處？」

舒一照立刻道：「咱們且聽聽大龍頭有甚麼話說。」

龍眉語氣沉重地說：「我沒有甚麼好說。」

羣雄都是爲之一怔，常掛珠忍不住又叫道：「你是大龍頭，又是這裏的主人家，你不說誰來說？」

龍眉說道：「你們怎麼忘記了諸葛酒尊？」

「對了！丐帮帮主應該可以爲咱們羣個好主意！」舒一照又在叫道。

諸葛酒尊只得站了起來，對大家說：「我這個老叫化，現在不但不是丐帮帮主，甚至不是丐帮中人。」

關中雄臉色一變，道：「連綠玉打狗棒也在你手裏，怎麼還這樣說話？」

諸葛酒尊苦笑一下，道：「有這根寶貝，那是另一回事，但在沒有正式召開丐帮大會之前，我這個老叫化還是全無名份可言的。」

「名份之事，又何必耿耿於懷？」久未發言的雲淡來也開口了。

諸葛酒尊立刻向他拱手揖拜，道：「雲居士胸藏兵甲，這番亂局，還望居士高抬貴手，加以收拾。」

雲淡來搖了搖頭，道：「山人雖有妙計，但早已用盡多時也矣。」

常掛珠攤了攤手，「呵呵」一笑，道：「這番苦也，莫不是羣龍無首乎？」

雲淡來嘆道：「可惜公孫老俠不在這裏，否則定有高見可解危殆。」

龍眉忽然說道：「公孫我劍在飲血峯上。」

常掛珠大吃一驚，居然眞的整個人跳了起來：「你說甚麼？」

龍眉道：「公孫我劍跟練驚虹大概正在持螯把盞，欣賞金黃菊花。」

「放屁！」常掛珠怒道：「練驚虹是個吃人魔鬼，公孫老俠怎會和他共桌共吃共飲？」

鮑正行在旁邊多加一句：「共不共撒尿？」

舒一照橫了他一眼：「眞是屎尿大王，甚麼都說得出口。」

常掛珠給兩人氣得發起狠勁，各送一掌，把兩人打得險些就要翻臉。

但白世儒却把兩人喝住。

龍眉沉吟半晌，又說道：「練驚虹是個怎樣的人，老夫姑且不說，但跟萬層樓相比，他似乎是好得多的。」

常掛珠道：「何所見而云焉？」

龍眉道：「且聽布公子說便是。」

「布公子？布狂風？」諸葛酒尊面露喜悅之色。

「布狂風來了！」許不醉道。

「久違！久違！大家靜一靜，首先聽聽布公子有甚麼話要跟我們說好不好？」常掛珠叫道。

「好！」羣雄齊聲和應。

於是，每個人的視綫都集中在布狂風的臉上。

× × ×

布狂風來了，鐵髮和木眼也在他的身邊。

「我知道，郭堡主給人帶走了，而且是在靜心房裏給人帶走的。」

鐵老鼠却忍不住叫道：「布公子，請把郭堡主找回來！還有小岳子，他也不見了！」

布狂風做了一個手勢，叫他安靜下來，然後才慢慢的說道：「那小岳子沒有危險。」

常掛珠一呆，道：「你怎知道小岳子一定沒有危險？」

布狂風道：「因爲他正與公孫老俠在一起。」

常掛珠道：「但大龍頭剛才還說，公孫老俠和練老魔混在一起了。」

布狂風道：「也不錯。」

常掛珠怒道：「他們在攪甚麼鬼？」

布狂風道：「血花宮是個很美麗的地方，這兩老一少相聚其間，又怎值得大驚小怪？」

鐵老鼠又「啊」一聲叫了出來，失聲叫道：「這是不可能的！練老魔是『茹毛飲血鬼獨夫』，公孫我劍怎會和他混在一起？」

布狂風道：「那是我促成的好事。」

常掛珠臉色驟變，許不醉也是爲之神情大異。

公孫咳捂着鼻子，向布狂風那邊走了過去，道：「家嚴行事作風，向來怪異之極，但練驚虹……」

「練驚虹也許比令尊更怪。」布狂風淡淡地道。

公孫咳道：「布公子，你知道的一定不少，可以向大家說詳細一點嗎？」

布狂風道：「我是一定會說的，就只怕大家不肯相信。」

龍眉道：「你儘管說好了，老夫可以保證，你說的每一個字都是眞實的。」

鳳眉有點詫異地望着龍眉。

她不知道這位大龍頭爲甚麼會對布狂風如此信任。

不久，布狂風又再說話了。

他首先說：「練驚虹不是魔王，是怪俠！」

「怪俠？」常掛珠奇道：「你若說練老魔是怪人，怪物，那還可以將就一點聽進耳朶裏，但這個『俠』字却又是從何談起？」

布狂風道：「應該從頭談起。」

鮑正行一怔，道：「何處是頭？何處是尾？」

舒一照道：「也許是有頭無尾。」

布狂風道：「不要頭頭尾尾了，且聽在下詳細道來。」

羣雄立即沉默下來，側耳傾聽布狂風的說話。

× × ×

布狂風的說話，差不多就是尤婆婆對岳小玉說的那一番話。

——練驚虹雖然弒母殺子，雖然心狠手辣，但江湖上知道其中眞相的人，又有多少？

布狂風的說話，是充滿着震撼力的。

他的說話，有人相信，有人半信半疑，也有人認爲實在無法可以接受。

「茹毛飲血鬼獨夫」，「六親不認斷腸人」練驚虹在武林中的聲名，實在是太惡劣太惡劣了。

若要在一時之間，使大家相信他根本不是一個那樣的人的確是很不容易的。

當布狂風說完一切所知事情之後，羣雄的反應並不一致。

有人顯得激憤，有人顯得悲哀，也有人在冷笑，或者是搖頭不迭。

至於這些搖頭不迭的人，他們爲甚麼要搖頭，就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了。

就在這時，龍眉朗聲道：「布公子之言，句句屬實！」

關中雄沉聲道：「何以見得？」

龍眉道：「兩年前，老夫曾經到過血花宮！」

此言一出，衆皆凜然。

金剛眉性子急躁，立時追問：「怎麼從不聽你提起過？」

龍眉白眉軒動，道：「因爲還不是時候，所以不說。」

金剛眉說道：「莫非現在，已是時候了？」

龍眉點點頭，緩緩的說道：「正是時候！」

常掛珠大聲叫的道：「既然是時候，就請龍大當家說個分明，免得大家牽腸掛肚。」

龍眉乾咳一聲，道：「兩年前，老夫前往血花宮，乃是爲了受人之託。」

關中雄道：「此人是誰？」

龍眉道：「郭冷魂！」

羣雄又是不禁爲之呆住。

只聽見龍眉又緩緩地接着說：「你們想知道，是誰傷了郭冷魂嗎？」

「你早已知道是誰傷了郭堡主？」鐵老鼠忍不住跳了起來。

龍眉道：「不錯。」

鐵老鼠急道：「是誰傷了郭堡主？我們每個人都很想知道！」

金剛眉冷笑道：「除了練驚虹，江湖上又有誰懂得使用血花蓮掌力？」

龍眉搖頭道：「若是練驚虹下手，郭堡主早已活不下去。」

鐵老鼠道：「我們也是這麼想，但不是練驚虹，又會是誰？」

龍眉道：「是葉紅棉，也就是葉上開、和葉大娘所生的女兒！」

鐵老鼠一怔，羣雄也是大感意外。

常掛珠叫道：「葉紅棉怎會跟郭堡主的事扯在一起？」

龍眉嘆了一口氣，說道：「你們可知道，郭堡主爲甚麼一直不肯說是誰傷了他的？」

沒有人開口，因爲誰也不知道眞正的答案。

過了很久，龍眉才又繼續說道：「郭冷魂一直不肯說出葉紅棉這個名字，是因爲不想有人傷害她！」

常掛珠道：「葉紅棉用血花蓮掌力來對付郭堡主，郭堡主爲甚麼反而要維護這個婆娘？」

龍眉道：「葉紅棉打傷郭冷魂，並不是她自己的意思。」

「不是她的意思，又是誰的意思？」

龍眉道：「是葉大娘。」

「葉大娘！」諸葛酒尊面色一寒，恨聲道：「又是這個惡毒的女人！」

常掛珠道：「葉大娘爲甚麼要逼葉紅棉向郭堡主下此毒手？」

龍眉道：「因爲葉大娘心目中的佳婿，並不是郭冷魂！」

常掛珠皺眉說道：「龍大當家，你越說俺越糊塗，怎麼連佳婿劣婿也殺將出來了？」

龍眉道：「郭冷魂很喜歡葉紅棉，他想討葉紅棉做妻子。」

常掛珠「哼」一聲，道：「眞是糊塗萬分，這世間上女子多如牛毛加羊鬚，怎麼竟然看上了葉大娘的女兒？」

龍眉盯着他，反問道：「葉紅棉有甚麼不好？」

常掛珠道：「葉大娘號稱『不開花女后』，又是名滿天下的母夜叉，她生下來的女兒，不問而知準是個醜八怪，說不定還青出於藍，比她娘親還要醜陋幾分，如此醜女，看一眼已嫌倒胃，如何還能一生一世與之相對下去？」

鮑正行撫掌笑道：「老大說得極之有理，佩服，佩服！」

龍眉却大搖其頭，叠聲道：「錯了！錯了！錯了！」

常掛珠道：「俺錯了？」

龍眉道：「當然是錯了，誰說醜娘親一定會生下醜女兒的？」

常掛珠道：「世事多半俱是如此。」

龍眉道：「但却不一定如此。」

常掛珠奇道：「莫不是葉大娘居然生下了一個絕色美人嗎？」

龍眉道：「葉紅棉算不算是個絕色美人，那是見仁見智的，但最少，她絕不難看。」

鮑正行「唔」的一聲，說道：「只要是不難看的女人，就一定會有男人看上了她。」

龍眉道：「美醜之事，本來就沒有任何準則，正是情人眼裏出西施，總而言之，郭冷魂跟葉紅棉情投意合，那是千眞萬確的。」

常掛珠道：「既然情投意合，何以葉紅棉還要向郭堡主下此毒手？」

龍眉道：「葉紅棉出手對付郭冷魂之際，根本就是身不由主。」

「身不由主？」鮑正行冷笑一聲，「這種詭辯，俺第一個不相信。」

白世儒道：「我第二個不相信。」

舒一照唯恐落後，搶着說：「舒某第三個不相信。」

龍眉冷冷一笑，道：「你們三位，可敢跟老夫走一趟？」

「當然敢！」三人同時大聲回應。

但龍眉却又說：「不必三位，只要其中一個就行了。」

三人立刻搶着要跟龍眉「走一趟」，常掛珠陡地喝道：「不必爭先，統統都給我留在這裏！」

飽正行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常掛珠道：「用心良苦，免得三位賢弟爭得焦頭爛額。」

龍眉微微一笑：「如此說來，莫不是常兄打算跟老夫走一趟？」

常掛珠一挺胸膛，昂首說道：「不錯，常某願意之極！」

「不會後悔？」

「後悔的就不是好漢！」

「如此甚好，請跟我來。」

常掛珠哈哈一笑，立刻大步踏前跟着龍眉向前走。

龍眉帶走常掛珠之後，羣雄都爲之莫名其妙，不知道悶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

約莫過了一盞茶時光左右，龍眉又帶着常掛珠回來了。

只見常掛珠臉上木無表情，又好像是剛睡醒覺，但却仍然還在夢鄉裏似的。

舒一照奇怪道：「常老大，你是怎麼啦？」

常掛珠望着他，望了片刻才搖搖頭，道：「你不是白世儒。」

舒一照更奇，道：「我當然不是白世儒，我是——」

「既不是白世儒，滾開！」常掛珠喃喃道。

飽正行走了上前，怔怔地瞧着他，道：「俺又怎樣？」

常掛珠看了他一眼，又搖搖頭，道：「你也不是白世儒。」

飽正行喝了一聲，道：「老大，你是不是——」

「我在這裏！」白世儒忽然把飽正行推開，向常掛珠走了過去，「常老大，甚麼事？」

常掛珠兩眼一瞪，道：「對了，你就是白世儒，你欠我十拳，還來！」

白世儒臉色一變，道：「你瘋了？」

常掛珠却不再答話，一拳就向他迎面揮了過去。

白世儒急忙閃避，同時向龍眉叫道：「常老大爲甚麼要打我？」

龍眉淡淡道：「只要你肯先吃他十拳，老夫自當奉告。」

白世儒怒罵道：「放——唷！」原來他才罵出了一個字，脇下已給常掛珠一拳打個正着。

常掛珠大喝一聲，大叫道：「還欠九拳！」

白世儒驚怒交集，飽正行却看得眉頭大皺，喃喃道：「再吃九拳，老白可得變成老黑了。」

舒一照忙道：「這個萬萬使不得，呂足金喜歡老白，就是因爲老白長得白白淨淨，倘若給打得又黑又腫，這門子親事準要拉倒。」

白世儒又氣又急，忍不住道：「拉倒更好，這江東婆娘，誰娶了她一定——哎唷！」一時分神，臉頰上再吃一拳，登時給打得怒火直冲兼金星亂墜。

常掛珠又道：「還有八拳！」

但白世儒連吃兩拳，已給打得狠性大發，再也不只是一味閃躲，而是開始進行反擊。

霎眼間，兩人已展開了一場莫名其妙的惡戰。

布狂風忽然輕輕嘆了口氣，上前把兩人隔開。

以他的武功，要分開這兩人，自然不是甚麼難事，但常掛珠却還是要追上去，好像非要揍足十拳不可似的。

布狂風只好把他的穴道點了。

飽正行皺着眉，目注着龍眉道：「龍大當家，你跟咱們老大說了些甚麼？」

龍眉淡淡道：「老夫只對他說了兩句話。」

飽正行道：「兩句怎樣的說話？」

龍眉道：「老夫對他說：『白世儒欠你十拳，你現在可以向他討債了。』於是，常老大便照着我的說話去做！」

白世儒怒說道：「我幾時欠過他十拳了？」

布狂風望着他，嘆道：「難道你到現在還不明白嗎？」

「明白甚麼？」

「龍大當家這樣做，只是爲了要證明一件事。」

「甚麼事？」

「江湖之上，最少有好幾十種法子，可以驅使別人去做任何事情。」

白世儒臉色陡變：「這……這豈不是在使妖……妖法了？」

「這算不算是妖法，那是見仁見智的事，」布狂風淡淡道：「但這最少可以證明，葉紅棉向郭堡主下毒手，根本就不是她自己的意思。」

「是葉大娘這個老婊子！」鐵老鼠怒聲叫道。

布狂風道：「但不管怎樣，事情已發生了，縱使現在如何討論，也是不切實際的。」

龍眉緩緩地點了點頭，道：「布公子所言甚是。」

飽正行道：「但要怎樣做，才算是實實際際，可收亡羊補牢之效？」

布狂風說道：「首先要把郭堡主找回來。」

諸葛酒尊一怔：「你早已知道郭堡主不見了？」

布狂風點點頭，道：「不錯。」

龍眉說道：「不瞞各位說，布公子與老夫，一直都有保持着密切的聯繫，兩年前老夫前往血花宮，也是布公子一手安排的。」

關中雄雙眉軒動，道：「龍大當家昔才不是說過，那一次前往血花宮，乃是受郭堡主所托的嗎？」

龍眉道：「不錯。」

關中雄道：「既然如此，何以又會扯到布公子的身上？」

龍眉道：「雖然是郭堡主托我去見練驚虹，但若不是布公子親自安排引見，只怕老夫連血花宮的大門也闖不進去。」

布狂風淡然一笑，道：「龍前輩這樣說，未免是過於謙遜了。」

「絕不是故作謙遜，」龍眉嘆息了一下，道：「即使老夫能夠闖進血花宮，那又如何？能見得着練驚虹嗎？又縱使老夫能見得着練驚虹，只怕事情還是會攪得亂七八糟，甚至弄巧反拙。」

關中雄道：「未知郭堡主委托龍大當家往見練驚虹，畢竟所爲何事？」

龍眉沉聲道：「郭堡主求練驚虹放過葉紅棉。」

羣雄聽到這裏，不禁都爲之面面相覷。

忽聽見飽正行大聲道：「葉大娘乃妖婆娘，她生下來的丫頭，豈可輕輕放過？正是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個甚麼葉紅棉葉綠草，萬萬不能放過！」

「這話不對！」忽然有個銀鈴清脆的聲音響起，原來是水瑩兒開口說話了。

她在羣雄注視之下，鎮定地大聲接道：「你們常說大丈夫恩怨分明，對不？」

飽正行道：「不錯。」

水瑩兒道：「既是恩怨分明，就不該把母親和女兒混爲一談。」

飽正行乾咳一聲，不再說話。

龍眉凝視着水瑩兒，目露讚許之色。

過了半晌，龍眉才慢慢地接道：「葉大娘背叛了練驚虹，更使練驚虹爲弑母殺子的『六親不認斷腸人』，這段血海深仇，練驚虹是絕對不會就此罷休的，但郭冷魂却認爲，葉大娘對不起練驚虹，那只是她一個人的罪孽，實在不該把葉紅棉也牽涉在內。」

說到這裏，拈鬚長嘆一聲：「那時候，郭冷魂很想親自登上飲血峯，見一見練驚虹，可是他却不敢。」

「胡說！」飽正行大聲說道：「郭堡主是天下間著名的好漢，他不怕死也不怕強權惡勢，又怎會連登上飲血峯的勇氣也沒有？」

龍眉道：「你知道他爲甚麼不敢上飲血峯嗎？」

飽正行道：「不知道，但我知道，郭堡主絕不是個儒夫！」

龍眉嘆道：「老夫又幾時說過他是儒夫來着？」

飽正行道：「既然如此，請龍大當家說出詳細因由。」

龍眉又嘆了口氣，良久才道：「郭堡主曾經在葉紅棉面前，發了一個誓。」

「發誓？發甚麼誓？」飽正行一怔。

舒一照吃吃一笑，道：「這一問眞是多餘，郭堡主這一個誓，必然是山盟海誓，但願跟葉小姐永結同心是也！」

龍眉搖搖頭，道：「並非如此。」

舒一照奇道：「不是山盟海誓，又是發甚麼誓言了？」

龍眉道：「葉紅棉要郭冷魂立誓，這一輩子永遠不上飲血峯。」

舒一照道：「這又是甚麼道理？」

龍眉道：「葉紅棉是怕郭冷魂會爲了她倆母女的事，跑上飲血峯跟練驚虹發生衝突。」

舒一照想了想，道：「如此說來，這位葉小姐對郭堡主實在是關懷備至。」

龍眉道：「那是因爲郭冷魂對葉紅棉太好，也太重視了，所以葉紅棉也不能不反過來爲他設想一下。」

舒一照道：「龍大當家可知道郭堡主那個誓言是怎樣的？」

龍眉道：「他首先立下了一個這樣的誓，他說：『長白山百勝堡郭冷魂立誓，今生今世永不登上飲血峯，如有違背此誓，定必腸穿肚爛而死！』」

舒一照眉頭緊皺，說道：「這誓言好毒。」

龍眉道：「但葉紅棉却不滿意。」

「這樣還不滿意？」飽正行跳了起來，咆哮着叫道：「這小婆娘好不毒辣？」

水瑩兒立時臉色一寒，冷冷地叫了一聲：「飽五俠，你爲甚麼又要罵人？」

飽正行訕訕一笑：「我不是甚麼五俠六俠，也不敢隨便開口罵人！」

水瑩兒吸了口氣，對龍眉道：「晚輩知道，葉小姐一定有她的道理。」

龍眉點了點頭，道：「妳很聰明，也很瞭解妳們女人的心意。」

水瑩兒道：「晚輩只是認爲，葉小姐若要加害郭堡主，也就不要他罰誓永遠不上飲血峯。」

龍眉道：「不錯，妳推算得半點也不錯。」

舒一照忍不住問道：「但郭堡主罰了這麼一個毒誓，她爲甚麼還不滿意？」

龍眉道：「那是因爲她認爲這個誓還不够毒辣之故。」

白世儒也是不禁爲之眉頭大皺，道：「這樣的誓還不够毒辣，要怎樣才能算是毒辣？」

龍眉道：「葉紅棉要郭冷魂罰了另外一個誓，才肯相信他不會違背誓言？」

白世儒道：「這第二個毒誓又是怎樣的？」

龍眉道：「郭冷魂罰的第二個毒誓，是說：『長白山百勝堡郭冷魂立誓，今生今世不登上飲血峯，如有違背此誓，定必與葉紅棉一齊腸穿肚爛而死』！」

白世儒呆住了。

水瑩兒却盯着飽正行，道：「你聽見了沒有？」

飽正行臉上一紅，吶吶道：「聽見了，那葉紅棉，倒是個多情少女，她是怕郭堡主爲了自己，不惜甘冒腸穿肚爛之險違背誓言，所以就要她在誓言之中，加上自己的名字。」

「對了，正是這樣！」龍眉嘆息着說：「郭冷魂固然是個不怕死的硬漢，但這誓言是連葉紅棉也概括在內的，他又怎能連累葉紅棉也陪他一起腸穿肚爛而死？」

飽正行「哎」的一聲，道：「是飽某不對！是飽某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該死！該死！」

舒一照笑了笑，道：「你是以胖子之腹度女兒家之心。」

水瑩兒嘆了口氣，道：「葉小姐這樣爲郭堡主着想，實在令人欽敬。」

龍眉道：「當時，郭冷魂是給葉紅棉死纏不放，所以才不得不立此毒誓的，否則，以他的性情而論，一定早已前往血花宮找尋練驚虹去了。」

飽正行道：「結果他沒有上飲血峯，反而托龍大當家去做這一件事？」

龍眉道：「不錯。」

舒一照道：「你不怕有去無回嗎？」

龍眉道：「老夫生平只怕一事！」

舒一照道：「怕甚麼事？」

龍眉道：「怕欠人情。」

舒一照道：「龍大當家言下之意，莫非曾欠下郭堡主某種恩惠不成？」

龍眉道：「不錯，正是如此。」

（未完・卅五）



中篇連載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飛仙劍俠奇緣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在玄妙觀煉丹房內，太虛道人用離魂丹將李金貴神智催眠，想追問他在圓覺寺所遇到的眞相，阿貴因服了白金鳳給予的丹藥和鄭君武給他掛上修羅門的修羅令，阿貴並無被迷失神智，一問一答，從頭杜撰一篇故事由玄妙觀回去跟奶奶辭行，在路上發冷遇到一個老叫化飲了他葫蘆的酒帶到圓覺寺，因他去南海跟極樂眞人會面，說和他前世是師徒，因自己有刦難，福緣未至，等一年後才帶自己回去……說得太虛道人和魔童藍雲信以爲眞，但又顧慮阿貴的奶奶是金花女俠所扮，請金姥出來，祖孫相認，二人又認不出來，太虛道人心裏十五十六……

計謀成幻影　道觀起風波

藍雲打量再三，沉吟再三，都無法把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形象，結合在一起。

他苦笑了一下，忖道：「如果這個可憐的老太婆是當年的金瓊華，那麼命運對她所施的手段，也太殘酷了，怎會使她變成這副樣子？」

他的目光一閃，落在太虛道人面上，搖了搖頭，道：「老道，你認錯人了。」

太虛道人哦了一聲，忽地笑道：「藍道友，是你錯了。」

藍雲一愣，只聽太虛道人朗聲大笑，道：「貧道今天眞是感到非常榮幸，竟然能請到廿年前，名震武林的金花女俠光臨敝觀……」

他一揮手，道：「玄法，你還不爲金老施主看座，做什麼？」

此言一出，屋中衆人一齊大驚，每個人都以不敢相信的目光，注視着擁着李金貴的老婦人。

玄法道人望着他，囁囁道：「師叔，您老……」

太虛道人微笑，道：「金老施主歸隱江湖多年，面貌巳經改變，難怪這些後生晚輩不認識妳了，不但這樣，連貧道和藍施主，都認不出來了，失禮之處，尚祈恕罪……」

說着，一捧拂塵，單掌向那老婦人打了個稽首。

藍雲起先也是一楞，後來見到太虛道人若有其事的說了這番話，不禁心中暗笑，忖道：「這雜毛老道又在施詐術了。」

一想到這兒，他的情緒頓時輕鬆了下來，凝目望着金姥，好奇地注視着她的反應。

金姥直到這時，才好像發現太虛道人在對她說話，她舉起衣袖，擦了擦眼角的淚水，好奇地望了太虛道人一眼，道：「這位老道長是在跟誰說話啊？」

李金貴道：「他……他……」

太虛道人哈哈大笑，道：「金老施主，明人面前不說暗話，貧道既然巳經點明妳的身份來歷，妳又何必一直跟貧道裝蒜呢？」

金姥楞楞地望着太虛道人，過了一會，才作出恍然之態，道：「老道長，你是在跟老婆子說話啊？」

太虛道人頷首道：「不錯！」

這時玄法道人巳端來一張木椅，道：「老前輩，請坐。」

金姥咧開嘴，道：「這位道爺，你太客氣了，老婆子……」話聲一頓，道：「阿貴啊！剛才那位老道長是要蒜頭，下回奶奶來看你的時候，一定多裝點大蒜來，嘿嘿，鄉下地方，別的什麼都沒有，這個蒜頭嘛可多着呢……」

她嘴裏嘮嘮叨叨的說了一大堆，側身一屁股就坐在椅上，還順手拉過李金貴，讓他靠在身邊。

屋內衆人看到她這種緩慢的動作，聽到她自言自語的話，不禁都有些懷疑太虛道人是否認錯人了。

因爲一個像這麼老的老人，行動必然很遲緩，耳朶、眼睛都不靈光了，嘴裏自然也變得嘮叨，時而會自言自語……

藍雲忖道：「如果這老太婆眞是金瓊華，那麼她假扮老婦人的動作，眞的巳練得熟練之極，毫無瑕疵，太逼眞了……」

太虛道人面色一沉，凝目望着金姥，道：「金老施主，妳也是江湖上成名的高手，爲何在貧道叫出妳的字號後，仍然跟貧道來這一套？這樣豈不是讓天下人恥笑嗎？」

金姥楞了楞，側首望向李金貴，道：「阿貴，這位老道長是在跟誰說話？」

李金貴說道：「奶奶，他在跟妳說話呢？」

金姥詫異地道：「奇怪，怎麼我聽不懂他在說些什麼？阿貴，敢情你在觀裏做了什麼錯事，老道長不要你了嗎？」

李金貴道：「沒有啊！」

金姥不解地問道：「那麼，他說些什麼？哦！我想起來了，是不是你回家時跟我提起的，要跟一個姑娘走到什麼宮去的事？」

李金貴道：「不是的……」

金姥慈愛地拉着李金貴的手，道：「嗨！傻孩子，這有什麼好害臊的？人家姑娘家喜歡你，要帶你去學手藝，將來好讓奶奶享福，有什麼關係？」

她衝着太虛老道一笑，道：「老道長，你眞是太好心了，讓我們阿貴去大城市裏去學手藝，還要他帶三兩銀子給我這老太婆，我眞要好好的謝謝你，下回一定多帶些蒜頭來孝敬你，咳咳，我們那兒的蒜頭可是又大又圓，好吃得很……」

太虛老道臉肉抽搐一下，陰沉地一笑道：「金花女俠……」

金姥哦了一聲，說道：「老道長，你還喜歡金花菜啊？這個也不打緊，我們家裏金花菜多的是，下回老婆子一定多帶點來……」

太虛老道被她說得簡直有點啼笑皆非，屋中衆人眼見太虛老道的模樣，聽到金姥這番話，禁不住暗暗好笑，只是沒有人敢笑出來。

唯有劉翠娥忍不住，噗嗤了一聲，笑了出來，登時，引來了太虛老道冷厲的目光。

她笑容一斂，聳了聳肩，說道：「老道長，是不是你弄錯了？阿貴的奶奶明明是……」

她的話被金姥的驚叫聲打斷：「啊喲，老婆子眞是老眼昏花了，進來了好半晌，倒沒看到屋裏還有這麼兩位標緻的姑娘家……」

金姥側首問道：「阿貴，你跟奶奶說的兩位姑娘，就是那兩位？」

李金貴點頭道：「是的。」

金姥站了起來，扶着李金貴，道：「奶奶要走過去，看看仔細……」

他顫顫巍巍的撐着拐杖，拉着李金貴向劉翠娥走了過去。

劉翠娥和鄭霞見到金姥走過去，互望一眼，還沒說話，只聽金姥咀裏「嘖嘖」地道：「啊喲，眞是太漂亮，老婆子這一輩子都沒見到這麼漂亮、這麼美的姑娘！阿貴不知道幾輩子修來的福氣，遇到了妳們……」

劉翠娥聽得她這麼稱讚自己，不知怎的，突然有股羞澀的感覺，訕訕地道：「老奶奶，妳太誇獎我們了……這個……」

一聲冷厲的哼叫，如同錐子刺穿木板截斷了她的話，劉翠娥目光一閃，只見太虛道人一揮大袖，隨着氣勁颼然，金姥和李金貴兩人飛跌開去，落在門邊。

太白雙妖臉色一變，鄭霞急忙躍過去，扶起金姥，劉翠娥挪身站在李金貴身邊，伸手自囊中取出一約尺許長的玉尺，望着太虛道人道：「太虛道長，我們敬你是前輩，所以一直讓着你，可是你這樣做，未免太過份了。」

太虛道長灰眉一揚，道：「二姑娘，她是金花女俠，妳別上了她的當……」

劉翠娥冷笑道：「道長，你的話未免太好笑了，這位老奶奶誰都看得清楚，只不過是鄉下的老婦人，你却疑神疑鬼，當她是金花女俠……」話聲一頓，道：「大姐，奶奶有沒有受傷？」

鄭霞道：「他們都昏迷過去了。」

劉翠娥一跺腳道：「太虛道長，你是前輩，說過的話要算數，否則……」

她一揮手中玉尺，只見尺上射出一股長達尺許的寒芒白光，頓時一股寒氣充塞着室內。

那枝玄冰尺乃是長春宮的寶物，若非是劉翠娥面對着太虛道人，唯恐會與他翻臉，她還不會取出來。

由於尺上妙用無窮，能使她一身修練的寒煞眞力，發揮至極致，是以劉翠娥一尺在手，胆量變得更大了。

她沉聲道：「若是一定要留下阿貴，那便是跟本門爲敵，太虛道長，到時候可別怪我們失禮了。」

太虛道長沉着臉說道：「二姑娘，妳這麼做法，大錯特錯了，令師以後怪罪下來……」

× × ×

劉翠娥抿了抿紅唇，道：「這都是你逼我們的，就算師父知道了，也不會怪罪我們。」

太虛道人長嘆口氣，道：「二姑娘，貧道在江湖上混了幾十年，豈會欺騙妳們？今日……」

鄭霞道：「太虛道長，你如此肯定的

認爲阿貴的奶奶是金花女俠，不知有何證據？」

太虛道人道：「還是鄭姑娘明理，這樣吧，兩位把阿貴的奶奶穴道閉住，貧道便提出證據來。」

劉翠娥道：「不行，她是一個孤伶的老太婆，絲毫不會武功，方才已被你震昏了，我們如何還能閉她的穴道？這樣豈不是……」

太虛道人冷哼一聲，道：「好！諒她也無法逃出丹房去，貧道這就拿出證據來，讓妳們看看。」

他身形一動，從雲床上下地，對着藍雲道：「藍道友，前年你我在貴州相遇之時，貧道是否曾說過，是爲了要找雷武砂才到貴州的？」

藍雲頷首道：「嗯，不錯，當時我曾陪你跑了一趟，結果總算找到雷武砂，後來，你不是把他帶到茅山去了嗎？怎麼又跟眼前這件事有關？」

太虛道人道：「藍道友請恕當時貧道沒有將爲何要找雷武砂的原因說出來，只因此事當年確屬機密，如今說將出來，倒也無什要緊……」話聲稍頓，道：「那雷武砂爲天下聞名的巧匠，據說天下任何精密的鎖頭，都無法難倒他，貧道當年趕去貴州，請他回茅山的原因，乃是要請他打開一個石匣。」

屋內衆人見到太虛道人在面臨與太白雙妖發生衝突的重要關頭，突然提起兩年前的舊事，齊都禁不住好奇地望着他。

太虛道人目光在躺臥牆邊的金姥身上一轉，對藍雲道：「藍道友，稍待之後，貧道拿出證據時，恐怕金花女俠會突圍而出，還有勞你……」

藍雲說道：「沒關係，我會隨時戒備的。」

太虛道人道：「不僅這樣，還要煩請兩位曹施主守住房門，別讓金花女俠趁隙逃走，至於秦尊者，尙祈能協同曹氏兄弟，守好門口，別讓任何人闖進來，嘿嘿！我們今天可要來個甕中捉鼈，活拿金花女俠……」

烈火尊者和黑海雙熊應聲走到丹房門口，齊都取出所携兵刄，凝神看守。

太白雙妖見到太虛道人鄭重其事的作了這一番佈置，面上不禁浮起疑色，打量了一下躺在地上的金姥和李金貴，兩人交換了個眼色，站成犄角之勢，這樣一來，既可防備太虛道人出手傷害李金貴，又可防備金姥果眞是金花女俠，而猝然出手。

太虛道人揮了下手，道：「玄眞，你們守好秘室入口，謹防有人衝進去。」

藍雲心中有些狐疑，忖道：「太虛老道這副樣子，好像眞的已經確定了這老太婆是金瓊華，不過他又從那裏找到證據呢？或者純粹是故弄玄虛，用來唬人的？」

太虛道人見到室內衆人已經佈置好了，嘴角泛起一絲微笑，道：「貧道此時提起當年貴州找雷武砂之事，因爲天下唯有他才能打開那個石匣，而那石匣中所藏的乃是一本道家至寶，被玄門認爲是天下三大奇物之一的玉清秘笈！」

此言一出，室中衆人都發出一陣驚咦之聲，尤其是玄眞、玄法兩人，乃是茅山嫡傳弟子，更清楚那玉清秘笈的來歷及神奇，不由驚喜交集。

反倒是易容爲玄月的巧手天魔鄭君武心中砰然跳動，情緒難以自禁。

敢情這玉清秘笈共分上下兩册，上册所載的全都是修道成仙，練氣服丹之法，下册則載的是佈陣練劍，請神驅鬼之術，可說是修羅門的一些秘法的大剋星。

他暗忖道：「據帝君昔年說過，這本玉清秘笈本來是在青城古洞，是青城派鎭派之寶，然而青城派百年以還，却沒有出過一個神通廣大的術士、劍客，所以傳說青城已經失去了那個玉清石匣，這件事也經過證明不假，怎麼突然間，青城覆沒後數十年，這個石匣會落在茅山派手裏？難怪茅山派會突起野心，召集七派，擧行秘會，準備結盟成一個大的組合……」

意念電閃而過，巧手天魔鄭君武只覺事情變得更加棘手，不知道該如何脫離眼下的困境。

太虛老道所宣佈的這個消息，可說比起李金貴是金花女俠的孫子，更加使得鄭君武震驚，因爲它的影响，不僅是修羅門復出，而且關係未來武林的新形勢。

鄭君武心中焦急如焚，正不知該如何是好之際，又聽得太虛道人繼續說：「那玉清秘笈過於深奧，敝派祖師爲此閉關一年仍然無法參悟，但是貧道却蒙祖師傳授幾宗小術，其中之一，便是能聽到傳音入密之術，這種本事，叫做：『束音成雷』術……」

他笑了笑，道：「貧道在放金老施主進入丹房之中時，便曾施出這種『束音成雷』之術，因此，在她們祖孫會面時，聽得到她用『傳音入密』的方法，對阿貴所說的話……」

此言一出，衆人又是「啊」的一聲，藍雲迫不及待地問道：「老道，她說些什麼？」

太虛道長道：「她說……」

他的話聲突然被站在門口的烈火尊者秦炎打斷：「呸！你到底是誰？站住。」

「秦施主，我就是玄月呀！你快點放手……」

話聲未斷，太虛老道只見烈火尊者秦炎左手抓着一個道人，轉身衝進丹房，放開喉嚨大叫道：「老道長，你說奇不奇怪？又來了一個三觀主……」

室內衆人的注意力，全被秦炎這句話所吸引去了。太虛老道聞聲望去，只見秦炎手裏扣着的那個中年道士，不是玄月道人又是誰？

饒他太虛老道在江湖上走了幾十年，閱歷何等豐富，在這刹那，也不禁一愣，楞在那兒。

他本能地回頭，向身後的玄月道人望去。也就是在這刹那工夫裏，巧手天魔鄭君武已發出四枚修羅釘，分取太虛道人、藍雲兩人！

太虛道人剛一回頭，瞥見鄭君武掠身而來，便已中了兩枚修羅釘，頓時全身一顫，倒在地上。

火雲魔童藍雲雖說驟見另一玄月出現，也爲了楞了一下，但他一來距離較遠，二來他已全神戒備。

是以巧手天魔所發出的兩枚修羅釘疾射而至，還沒到他身前，便已被他擊落。

在這電光石火的刹那，巧手天魔鄭君武已撑到太白雙妖身邊。

他的人還未到，雙掌眞力疾湧，兩股尖銳如刀的勁力，已分取鄭霞和劉翠娥兩人。

太白雙妖乍見秦炎拉着一個玄月進來，也都爲之錯愕一下，所幸她們立成犄角之勢，雖然分了一下神，依舊能覺察到鄭君武這下猝然奇襲。

她們一聽掌風如刀劈到，嬌叱一聲，齊都運功護身，迎擊而去。

可是鄭君武所施出的乃是「修羅刀」奇技，那兩股掌風幾乎凝聚成實質，雄渾復又銳利，雙方勁道一觸，太白雙妖已無法抵擋，退出數步，一直到背部撞到牆壁，方始止住後退之勢。

鄭君武身法迅速如電，兩掌劈出，便已到了牆邊。他略一俯身，伸出左手，便往躺在地上的李金貴抓去。

依他原先的構想，是一抓到李金貴，立即便往門口衝去，趁着屋內慌亂的情況，很可能在烈火尊者秦炎未及發出火器之前，衝出丹房。

因爲黑海雙熊曹氏兄弟是仗着勇力的粗人，不難對付，比較難纏的乃是烈火尊者的火器，只要他時間拿捏得準，定然可以衝得出去的。

至於另一邊，則有藍雲和陰山蔴衣客守着，這兩人以藍雲的毒蠱之術難以抗拒，所以鄭君武不但不考慮從那邊逃去，反而要先出手，用修羅釘襲擊藍雲，目的便是想要趁此阻擋一陣，可爭取到一綫的時間，奪下李金貴，逃出丹房。

鄭君武不愧是修羅門十大天魔之一，江湖經驗豐富之極，對於敵我的情勢，也判斷非常準確。

只要他能衝出丹房，到達外面，那時以他神奇的易容術，在全觀情勢混亂之中，一定可以安然携帶李金貴，離開玄妙觀而去……

但是他在準確的判斷中，却沒有把一件因素計算在內，那便是——金姥到底是不是金花女俠？

太虛道人倒地，太白雙妖受擊，秦炎拉着玄月衝進丹房，藍雲射落修羅釘……這一些幾乎是同時發生的。

也就在這個時候，鄭君武的左手已觸及李金貴的肩部衣服，他手腕一翻，傾勢滑落，眼見便可抓住李金貴的手臂。

陡然，他覺得一股强大的勁道如山湧擊，眼前烏影乍閃，一枝拐杖斜挑而出，竟然罩向他胸前五大要穴。

鄭君武心頭大震，臉色鐵青，急忙旋身閃挪，左手下抓之勢斜切下去，右手護住胸前要穴。

他在面臨生死一綫的險要關頭，變招不能說不快了，然而那支枴杖的來勢又是何等迅速？

鄭君武的招勢剛變，眞力運出，那股强大的勁道，已將他的前衝之勢擋住，接着金姥手裏的拐杖已封住了他的變招，杖端循中宮直入，觸及他的胸口。

一股寒氣從丹田直衝而上，鄭君武面如死灰，暗忖道：「眞的完了，我老鄭可完了，沒想到這老太婆眞的是昔年的金花女俠……」

心念如電閃過，耳邊聽得金姥一聲輕叱：「老身就放過你這一遭！」

接着一股力道將他全身帶起，往後飛撞而去。

×　×　×

烈火尊者秦炎原是奉着太虛道人的指示，站在丹房門口守護，沒料到他看見了玄月道人急步奔來，由於屋裏已有了一個玄月，陡然之間，又看到了一個玄月，使他爲之驚詫不已。

他一把抓住那要衝進丹房的玄月，叫喊着進入屋中，也就在這時，他看到了屋裏的玄月暗算太虛道人，奔向李金貴。

由於這一連串的事，發生得太快了，秦炎根本還沒反應過來，他呆呆的站着，手裏還死命抓住玄月道人，不知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鄭君武被金姥一拐杖挑開，飛也似的撞向秦炎而去，秦炎連躲都忘了躲，只叫了聲：「喂，你做什麼？」便已被鄭君武撞倒，手裏的玄月道人也跟着被拖倒於地上。

鄭君武的反應何等迅速，他一跌在秦炎身上，順勢已出指封了秦炎十七八個穴道。

玄月道人被擠得跌下，急忙掙開秦炎的五指，翻身滾開。

誰知他剛坐起來，眼前出現一張玄月的臉孔，不禁又使他爲之一呆。

鄭君武咧牙一笑，順手又閉住了玄月的穴道，抱住了玄月，在地上打了兩個滾，然後站了起來，道：「好小子，貧道總算抓住你了吧！」

他這份急智的確不凡，動作也迅速絕倫，那站在不遠處的黑海雙熊，眼睛一花，已分不清兩個玄月，那一個是眞的了，這一聽喊叫，都把他當成眞的玄月。

鄭君武順手將玄月交給黑海雙熊中的老大，道：「曹施主，請你看好這小子，貧道要去帮忙師叔……」

他此刻又處於不敗之地，倒不急於脫身，想要趁機奪回李金貴，最低限度也要將修羅令從李金貴身上取回來，這才能回去交差，否則……

鄭君武忖道：「否則本門不但無法重振聲威，恐怕會被人宰割……」

一念閃過腦際，他陡地見到金姥一揮拐杖，已將撲上前的陰山蔴衣客擊飛出去了。

陰山蔴衣客邵北冲原本是立在藍雲身邊，當時也被室內突然引起的一陣混亂，弄得有些糊塗。

但是當他見到鄭君武擊倒太白雙妖，向李金貴抓去時，他便猛然覺醒，立刻取出身上的喪門劍，向鄭君武追去。

他在開會的這些天中，對太白雙妖中的鄭霞頗感興趣，時時獻些殷勤，因此雙方相處極好。

此時一見太白雙妖被擊倒於地，不知生死如何，自然心急如焚，恨不得一劍將鄭君武剁爲兩半。

誰知金姥的動作太快，還沒等到他掠過，便已一杖將鄭君武擊倒飛出。

陰山蔴衣客邵北冲一衝到金姥之前，金姥已一手持杖，一手抱住李金貴站了起來。

她明白此刻既巳暴露之身份，使得白金鳳交付給她的任務再無法完成，那麼首要之務，便是要將李金貴救出玄妙觀。

否則，李金貴反而會因爲她，而惹上藍雲這等大敵，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所以她擊倒鄭君武之後，立刻便抱起李金貴，準備脫身離去。

陰山蔴衣客邵北冲掠身前來，便見到金姥欲走，他不及深思，喝道：「快把阿貴留下！」

劍影乍閃，陰山派的玄冥劍法最冷厲的一招「鬼箭飛燐」巳施了出來，刹時劍氣森森然，幢幢劍影湧起，一十三枝尖銳的鋒刄，虛實相生，朝金姥攻去。

陰山派的劍法，專走奇詭之路，攻擊的部位也往往是出人意料之外，加上虛招極多，極盡惑人眼目之能事，因此在江湖上頗爲有名。

然而邵北冲這回碰到了金姥，算是倒盡了大霉，因爲金姥內力深厚，經驗豐富，根本沒把那十三枝幻化的劍影鋒銳看在眼裏，一招「星垂大野」施出，杖上眞力激盪，便巳將對方劍法上所有的後者一齊封住。

邵北冲劍勢受阻，身形一窒，巳聽金姥輕叱道：「滾！」

他心知不妙，根本來不及變招，一道巨杖般的强大力量撞到胸前，手中喪門劍折爲兩段，整個身軀倒飛而起。

一聲慘叫聲，邵北冲噴出一口鮮血，帶着那縷長長的血水，倒飛向藍雲撞去。

火雲魔童藍雲發現這個老太婆果然便是昔年的金花女俠，頓時眼睛都紅了。

他閃過了鄭君武的修羅釘，連去追擊的意念都沒有，全部心神，都放在金姥身上。

邵北冲倒飛而至，藍雲左手虛按，發出一股氣勁，將他那倒撞的身軀帶動向雲床而去，身形挪動，巳向金姥撲去。

金姥雖說一招制敵，擊倒蔴衣客邵北冲，却被對方阻擋了一下，就這一綫之差，她巳瞥見藍雲張開四肢飛撲過來。

本來這次白金鳳派她來證實李金貴的身份，可說是設計得天衣無縫，決不會被太虛道人發現。

可惜白金鳳到底並非神仙，沒能事先預料到失踪江湖二十年，原先便是金姥的老仇人、痛恨金姥入骨的藍雲，竟然隨同太虛道人到了玄妙觀。

金姥乍見藍雲，還能沉得住氣，一直隱瞞住她的眞正身份，扮演阿貴奶奶的角色。

縱然太虛道人再三相逼，又說出那番話來，金姥都全拿他當空言恫嚇，準備隨機應變，一直沒有暴露身份。

不料事出意外，她沒想到玄月道人竟會出現兩個，那假扮玄月的鄭君武在面臨眞相被拆穿的情形下，猝然發難，以致逼得金姥不得不暴露出眞正的身份。

她在廿年前便曾與藍雲交過手，傷在藍雲的毒藥暗算之下，是以一瞥見藍雲撲來，頓時凝神運氣，揮杖斜指對方蓄勢待發。

藍雲獰笑道：「老虔婆，妳這回可別想走了！」

說話之際，他一搖雙臂，但見金影閃現，兩道似蛇非蛇，又像蜈蚣的怪物騰飛而起。

那兩道金黃怪物，乍看似是實質，然而却僅是幻影。

金姥臉色大變，禁不住失聲道：「金蠶毒蠱！」脚下一退，巳滑開數尺。

敢情這金蠶毒蠱術最厲害的一種，在苗疆一地，只有巫師、峒主一類的高級人物，才能培養出來。

大凡能蓄養這類蠱術的人，到了本身心血餵養多年之後，便巳與本身心靈相通，所以這種金蠶蠱也便是蓄養人的本命神蠱。

火雲魔童藍雲竟能蓄養兩條本命神蠱，可見他在這方面的造詣有多深。

金姥知道這種本命神蠱與施蠱人心意相通，出入空中，無影無形，非是人力可能抗拒的，自己縱然一身武功，也無法抵擋。

如果被金蠶蠱附體，那麼整個人的意志與肉體都會受到對方控制，到時生死由人，痛苦不堪，比起附骨之蛆更令人難以忍受。

是以她本能地迅退，想要避開金蠶蠱的侵襲，但是她也知道這完全沒用……

就在金影乍閃的刹那，金姥的背心巳貼在牆壁之上。

她揚目之際，也再看不到那兩條金蠶蠱到了那裏，可是她却知道自己不能束手待斃，非得盡一切力量不可。

是以，她的背心一觸及牆壁，她立即運氣揮杖，往後急撞。

只聽「轟」地一聲大響，她身後的牆壁巳被那沛然湧出的眞氣擊穿一個大洞。

碎磚、石灰飛濺四射，刹時洒得她和李金貴滿身的白灰……

金姥料到玄妙觀的牆壁，建造得如此脆弱，一擊之下，便巳穿了一個大洞。

可見當年經手建造之人，偷工減料，着實在荷包裏落了不少銀子……

金姥此刻逃命要緊，再也顧不得石灰瀰漫、滿身骯髒，倒着身子，便待從破洞之處退出去。

就在這時，瀰漫在眼前的白灰中，金影又現，那兩條金蠶蠱巳到了她的面前。

這下距離極近，金姥的目光穿過飛灰看得清楚，那兩條金蠶蠱的模樣着實醜怪恐怖，頓時一股寒氣自心底湧起，全身力道都巳失去了，四肢酥軟……

眼見她再也無法逃過那金蠶蠱的附體了，在這刹那，她只有束手就縛，再也無法反抗……

藍雲此刻也極爲得意，認爲金姥再也無法反抗，只要自己的本命神蠱一落，此後殺剮由心，對方的生死，便由自己控制，再也無力反抗了。

可是世事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在危厄中經常湧現生機，在十拿九穩的事情裏，反而時常會落空……

也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藍雲突覺心神一震，警覺到金蠶蠱受到什麼阻擋。

他凝目望去，但見花白的一片瀰散的百灰中，驀地閃起一片紅光，一條虎形怪物，騰昇而起，見風而漲，陡然變成極大，護住了金姥李金貴兩人，那兩條金蠶蠱再也不能進入分毫。

心頭一熱，藍雲便覺得如同進入烈火中受煎熬一般，痛苦不堪。

耳邊倏然響起太虛道人的喝叫：「老弟快收起金蠶蠱，那是白家的虎玉珮！」

話一入耳，藍雲嚇得魂飛魄散，連忙運神收回本命神蠱，死命地往後退去。

然而他的行動雖快，那幢暴起的紅光更是漲大得快，在幻覺中，藍雲似乎看到一條老虎張嘴一噬，便巳將左邊那條金蠶蠱一口吞下。

藍雲大叫一聲，吐出一口鮮血，往後就倒。

金姥巳經閉目待斃了，沒料到耳邊似是聽到一聲虎嘯，刹時，那彷彿失去了的勁道，又回到身上。

她自從昔年被白衣玉女白嫦娥，從藍雲的毒手下救起後，便一直留在白家。

由於她當時身中藍雲的三種巨毒暗器，巳至奄奄一息之地步，雖經救起，數月之間，却跟一個廢人似的，稍一用力便會暈眩，更談不上練功了。

可以說，在那段時間裏，她以前所練的一身武功完全廢去了。

在一個練武人來說，這種情形比殺了她還要痛苦，何況金姥那時還瞎了一個眼睛，因而她曾好幾次想要服毒自殺。

結果都因爲她的行動不便，而致被人發現，才沒有死得成。

就在那時，白嫦娥將她帶進了白家——那時的白家還是在洛陽，後來毀於修羅門大舉進攻之下，現在的白家大院，則是白儀方率族人到此重建的。

金姥就在那時，見到了白老夫人，蒙白老夫人親自答應她，會在她傷勢痊癒之後，傳她白家心法，使她練回一身武功。

也就從那時開始，她成爲白家的一員，在感恩的心情下，她放棄江湖上一切的虛名，自願做白老夫人的侍女，再也不履江湖一步。

在她留在白家的時候，白金鳳還不足四歲，白銀鳳則剛滿月，由於金姥丈夫巳死，自己也沒有子女，是以將白氏姊妹視爲己出，一手親自帶大……

由於這樣，白家上下沒有一個人，將她當作外人看待，白儀方更非常尊重她，將她視爲自己的長輩，而令白金鳳喚她爲金姥……

金姥在白家呆了將近廿年之久，自然明白白家的一些神通，對於這虎玉珮的神奇之處，也極爲清楚。

她一發現消失的勁道又回到了身上，眼前紅影閃現，耳邊隱隱傳來虎嘯之聲，立刻知道是虎符玉珮顯示威靈，驅退了藍雲放的金蠶蠱。

她在刹那時，驚喜交集，沒想到阿貴這傻小子竟會得到白金鳳的青睞，將白家的至寶虎符玉珮都交給了他，而在這重要關頭救了自己一命。

她抱起李金貴，問道：「阿貴，你沒受傷吧？」

李金貴臉色蒼白，嘴唇有些發抖，顫聲道：「奶奶，沒有……」

金姥道：「你小心拿着玉珮，千萬別掉了！」

敢情她還以爲李金貴巳經取出了虎符玉珮，其實那只是玉珮本身的靈異，受到了金蠶蠱的氣機感應，而自動顯現。

否則李金貴按照白玉鳳所授之法施用，藍雲所放的兩條金蠶蠱早就死去，豈能逃得了？

李金貴嚇得三魂去掉了二魂，那裏還想到自己身上帶着這等寶物？他聽得金姥的吩咐，楞了一下道：「奶奶，妳……說甚麼？」

金姥道：「我說你拿好玉珮，我們這就走了……」

話未說完，她突覺一股寒氣自地上湧了起來，心念一動，她立刻運氣護身，一横拐杖，疾砸而下。

然而那股寒氣來勢極快，刹時巳擊破她的護身眞氣，撞中她的小腹。

頓時，一股寒徹如冰的感覺從丹田開始，迅速傳遍全身，透入骨髓。

她目光一閃，只見劉翠娥手持一枝玉尺，從地上滾了開去。

刹那間，金姥明白自己巳經中了劉翠娥的暗算，她只是不清楚那枝玉尺的威力竟是如此之大，連自己都無法運功抗拒那股寒意的蔓延。

她不及深思，大聲喝道：「阿貴，快逃！」

左臂一用力，將李金貴從牆壁破洞處扔了出去，右手拐杖竭盡所有的勁道向劉翠娥砸下。

在她的感覺裏，是盡了全力，但是她被劉翠娥以長春宮的鎭宮之寶「玄冰尺」擊中丹田，尺上的酷寒之氣，巳使她血脈迅速僵化，她所剩的力道，實在沒有多少了。

是以一杖砸下，根本連劉翠娥的衣角都沒有碰到。

但是倒在牆邊另一角的鄭霞却不知道，她眼見師妹滾開去，金姥揮杖砸下，還以爲劉翠娥巳經受傷，金姥仍要痛下殺手，嬌叱一聲，身形起處，掌隨身出，運起「寒冰烈」朝金姥劈去。

眼見金姥再也無力閃避，立刻便將倒斃在鄭霞的「寒冰烈」之下。

突地，一聲沉喝傳來：「鄭姑娘，不可。」

鄭霞只覺一股凌厲的氣勁湧來，如同一堵鐵牆豎在面前，她所擊出的「寒冰烈」撞在那堵氣勁之上，發出「波」地一聲輕響，那股反彈的力道使得她氣血上湧，倒飛而出。

她的嘴裏發出一聲驚呼，眼前一花，只見太虛道人巳一揮拂塵，將她後跌的身軀扶住。

那枝拂塵上柔軟的銀絲，由於太虛道人發出的勁道，每一根都伸得畢直，像是一面網子樣，兜住了鄭霞的身子，使她沒有跌倒。

鄭霞喘了口氣，壓下上湧的氣血，還沒開口說話，正好見到金姥僵硬的身軀跌倒在地上。

太虛道長左手袍袖虛虛一揚，露出烏爪的五指，朝金姥身上抓去。

他的手指並沒有碰到金姥，可是指上的勁道巳在她面孔落地的刹那將她抓起。

當他見到金姥眼簾緊閉，面孔鐵青，不由臉色一沉，側首道：「劉姑娘，快拿出解藥來！」

太虛道人露出的這一手虛空攝物的本領，太白雙妖可看得清清楚楚，全都面現驚駭之色。

劉翠娥有點口吃地問道：「甚麼！解藥？」

太虛道人道：「金花女俠中了妳的暗算，快要凍殭了，妳還不拿出解藥來？」

劉翠娥道：「她是被玄冰尺所擊中，道……」

太虛道人厲聲道：「你難道不知道她的重要性？她是絕不能死的！」

劉翠娥道：「可是！」

鄭霞尖聲叫道：「二妹，小心！」

劉翠娥心頭一驚，還沒想到要躲，右腕已被藍雲扣住，接着手中的玄冰尺已被奪了去。

藍雲眼露兇光，道：「劉姑娘，快把解藥拿出來。」

太虛道人目光一閃，厲聲喝道：「玄眞，你還不快去把阿貴抓回來？」

玄眞自從主持玄妙觀以來，備受附近百姓的尊敬，從來沒有受到甚麼風險。這次秘會的召開，他起先還有些担心，等到秘會完了，也都一直平安無事。也許是舒服日子過久了，使得他的反應變得遲鈍了，所以丹房中所發生的那些事，如同一個接一個的焦雷，炸得他腦際變成一片空白，一直呆在那裏。

事實上他也沒有想到會有這一連串的變化，而每一個變化都超出他的想像之外的，怎不使他爲之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直到太虛老道叫他，他才如夢初醒般的哦了聲。

鄭君武忙道：「師叔，讓我去吧！」

太虛道長沉聲道：「你留在這裏，我還有話要問你……」稍稍一頓，道：「玄法，你跟你大師兄一起去，別讓阿貴跑掉了。」

玄法應了一聲，跟玄眞兩人奔出了丹房。

他們一出了丹房，玄法道：「師兄，眞沒想到阿貴的奶奶眞是金花女俠，依你看，阿貴是被她派來臥底的？還是白家派他來的？」

玄眞沉着臉道：「你不要問了，抓到那小子，自然就清楚了！」

他嘴裏雖這麼說，其實心底不以爲然，因爲阿貴以一個不會武功的孩子，竟敢趁玄妙觀召開七派秘會之際，混進觀裏來聽消息，觀裏一定還有其他人。

何況阿貴身懷白家至寶的虎符玉珮，更可證明他跟白氏家族有關，其中的嚴重性，當然更大了。

除此之外，那假冒玄月之人，更分明跟金花女俠不是一路的，那麼他又是何方面派來的？他的用意何在？目的何在？

這一連串的問題浮現玄眞腦海，一時之間，使得他的心上如同壓着一塊巨石。

他們出了丹房不遠，便見到阿貴跌跌撞撞的，往後院逃去，背影正消失在月亮洞門邊。

玄眞提起一口眞氣，急追過去。

李金貴沒命地向前奔跑，剛過月亮洞門，來到花園旁的長廊，遠遠已看到四個道士走了過來。

他腳下一頓，猛一回頭，便見到玄眞和玄法兩人直如御風而行，腳不點地的追來。

他心頭大震，目光閃處，急忙奔下長廊向花園而去。

玄妙觀的這座花園極大，除了植有花卉翠竹之外，更有涼亭假山，曲徑通幽之處，還有池塘水榭。

李金貴自進觀後，便一直呆在廚房，根本沒有機會到這邊來，後來被派到會議房裏侍候茶水，也沒來過這座花園。

他之曉得花園深處有池塘水榭，還是那個跟他最要好的清海小道士，跟他閒談時說出來的。

所以，他此刻面臨前有敵人，後有追兵的情景下，立刻想到自己或許可以逃到假山裏去躲起來，等到晚上再偷偷逃出觀去……

他循小徑向花園深處奔去時，耳邊聽得玄眞叫道：「阿貴，你別跑了，逃不掉的。」

李金貴心中更加慌亂，奔過花園，突然改變方向，從小徑竄開，進入一叢幽篁，高一腳低一腳的，拚命奔逃。

突然，他一腳踏出，竟踩了個空的，微微一怔，急衝的身軀，已隨着地面出現的一塊翻板，跌進一個陷阱裏。

× × ×

李金貴一跌落陷阱，身軀急往下沉。

在這一刹，他眞是嚇得要命，禁不住發出一聲驚叫，緊閉眼睛，心想這一下非得跌個半死不可。

別說他只跟白玉鳳學了些吐納之功，才練了不到一個月，就是他練了一年，這個陷阱深達三丈，他也無法提眞氣躍起。

只聽得耳邊風聲呼呼直響，猛地他的身軀一震，竟跌落在一張極大的網子中間去。

他的身子彈了一下，便又聽到周圍鈴聲大作，接着網子收了起來，將他緊緊的束住。

若是僅有網子還不打緊，最難過的是網上編有許多鬚鉤，李金貴一跌進網裏，衣服便被鉤子鉤住，稍稍一動，鉤尖已刺進肉裏，使得他再也不敢動彈一下。

他仰望上空，心底湧起一股悲哀，暗忖道：「我眞是沒用，不但沒能完成玉鳳交給我的工作，反而害得金姥也失陷在這裏……」

他的目光從稀疏的竹葉隙縫望出去，見到碧藍的天空，竹葉隨風搖曳，篩下的光影，不時的變幻，極爲美麗。

此刻，他眞恨不得化爲一隻飛蟲，便可以脫網飛出。事實上，這只是他的幻想而已，是不可能實現的。

他苦笑了一下，不知道自己所將要面臨的是何等的命運？

可是，當他一想到自己那個「前生」的師父，神通是如此的廣大，他又不禁萌起了希望，忖道：「凌師兄和六叔既然在觀裏，一定會救我出險的，尤其是師父道法通神，只要掐指一算，便曉得我在這裏有難，定然會施法救我出去……」

他儘在胡思亂想，意念飛馳，竟然遠遠的到了青城山，幻想到他的「師父」施出土遁之法，將他從這兒救出去，然後帶到深山學藝……

他的嘴角掠一絲微笑，忖道：「等到我學好了法術，玉鳳也已經出關了，到那時我們遨遊天下，豈不是太美了……」

眼前一黯，他只覺從天上洒落的光綫被人遮住，凝神望去，只見兩個人頭探在洞口，望了下來。

那兩個戴着道冠的中年全眞，不是玄眞和玄法，還是誰？

李金貴輕嘆口氣，忖道：「看來師父是不會來了，唉！我眞是太傻，明明聽到凌師兄跟葛師叔跟我說過，我有一年的磨難，非得經過這段苦難之後，才能夠重返師門，怎會又妄想他老人家會救我？」

玄眞探首下望，看到李金貴被縛在網中，喚道：「阿貴，你不要急，馬上便有人放開你！」

玄法也道：「對了，阿貴，千萬不可掙扎，以免網上的倒鉤傷到你。」

李金貴望了他們一眼，便垂下目光，不再看他們，並且抿住了嘴唇，不再吭一聲。

因爲他知道此刻身入羅網，再說甚麼好聽的也沒有用，他雖然心裏有些害怕，却也不願讓玄眞看輕。

玄眞沒聽到李金貴回話，又問道：「阿貴，你沒怎麼吧？」

李金貴置之不理，腦海裏一直在想着白玉鳳，唯有想起她，他才會在面對死亡的威脅時，不再感到畏懼，勇氣自然從心底湧起……

玄眞只聽到自己的話聲在洞裏廻盪，沒聽到李金貴說話，也沒見到他動彈一下，不由怒道：「他媽的，今天是誰負責看守機關房？怎麼不快點把阿貴帶進去？」

玄法道：「嗯好像是清一負責。」

玄眞道：「師弟，我在這兒守着，你到機關房去看看，別是裏面發生了甚麼事情？」

玄法道：「大師兄，你太過慮了，機關房那等隱蔽的所在，又有誰會進去？怎麼可能發生甚麼事？」

玄眞叱道：「叫你去，你就快去，難道你不知道，他們既然派阿貴到觀裏來臥底，豈不會派人接應……」

話未說完，有人接口道：「還是大觀主有見解，說得對極了。」

玄眞和玄法幾乎是同時轉過身來。

他們循聲望去，只見一個蓬頭亂髮，身穿百補千綴的錦衣，背上揹着個紅葫蘆的叫化子，站在三丈開外。

那個叫化子長得極醜，偏偏又咧着一張大嘴，斜靠在一株翠竹上，微微幌動着上身，凌亂的竹影，洒在他的身上，猛一望去，眞像突然從地底冒出來的一個鬼魅，使得玄法和玄眞兩人都嚇了一跳。

玄眞叱道：「你是誰？」

那個錦衣叫化摸了摸酒糟鼻子，笑道：「老叫化便是那接應之人。」

玄法臉色大變，退了一步，顫聲道：「你……你是丐仙鄒武？」

玄眞也爲之嚇了一大跳，霍地拔出長劍，指着凌三道：「你……你是來找阿貴的？」

凌三見那兩個老道嚇得那副樣子，不由暗暗好笑，忖道：「這甚麼丐仙鄒武，我連聽都沒聽過，他們却嚇得這樣，恐怕是武林中的前輩異人，嗯，我倒可以利用這點……」

一念急閃而過，他點了點頭，將背後的葫蘆取了下來，對着嘴連喝兩口，這才道：「大觀主，你把寶劍收起來吧，有話好說，又何必動武呢？」

玄眞見他的神態不似有惡意，定了定神，訕訕地道：「在鄒老前輩面前，晚輩怎敢動武？」

說着，將寶劍收回鞘內，朝凌三打了個稽首，道：「聽阿貴提起過，老前輩不是到南海去找棋仙抱雲子手談，怎會光臨敝觀……」

凌三不知道阿貴說了些什麼，竟使得這兩個人對自己如此畏懼。

當他見到玄眞和玄法兩人面上的那種誠惶誠恐的模樣，幾乎忍不住要笑出來，乾咳一聲，道：「就是呀！抱雲子那老雜毛邀我到南海去下棋，原來說要下三局，誰知道第一局下了不到二十手，老叫化便覺得心血來潮，掐指一算，才曉得阿貴有難，所以又急急忙忙趕了來……」

玄眞和玄法兩人聽了這番話，不由都倒吸一口涼氣，因爲從這兒到南海，有數千里之遠，丐仙鄒武竟能在瞬間而至，那種廣大神通，連茅山的祖師都無法辦到，可見丐仙鄒武的修爲，眞的已經到了地仙的程度。

凌三話聲一頓，道：「兩位觀主，有勞你們將阿貴交給我，我答應抱雲子要在午時以前趕回去，繼續那一局棋呢！」

玄眞和玄法對望一眼，全都倒吸一口涼氣。

玄眞顫聲道：「這個……」

凌三怪笑道：「怎麼？不肯哪？」

玄眞連忙揮手道：「不！不……晚輩不敢。」

凌三道：「既然不敢，那麼還不快去把阿貴放出來？」

玄法道：「老前輩，阿貴說過，你老人家跟他提起，要他在敝觀一年，然後才將他收回門下，怎麼又……」

凌三一怔，說道：「哦！我說過這話麼？」

玄眞忙說道：「對！阿貴是這麼說過的。」

凌三怪眼一翻，又說道：「不錯，我是這麼說過，可是我又改變主意了，行不行？」

玄眞連忙道：「行，行，當然行，可是……」

玄法陪笑道：「鄒老前輩，其實敝觀對阿貴並沒有惡意，敝師叔原還有意要收阿貴爲徒的，後來曉得他是你老人家的愛徒，這才打消了收徒之念，絕不敢對阿貴無禮……」

凌三哼了聲，道：「既然如此，你們快把他放出來吧。」

玄眞爲難地道：「老前輩，這個……這……」

凌三冷笑道：「看來你們是非要老叫化親自動手不可了。」

玄眞道：「鄒老前輩，不瞞你說，敝觀此刻由家師叔主持事務，關於釋放阿貴之事，我們不能作主，還請您跟家師叔見個面……」

（未完・九）

新派俠情中篇

關門弟子

故事／王一龍·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飛鳳門偷襲不成功，鳳飛天，金不求率領門人想乘機强攻，迅速攻入霹靂堂內，雙方發生混戰，但來的人總比霹靂堂的人數少得多，因此打成一個平局，如果再堅持下去，霹靂堂就會敗陣，尤其是金不求的驍勇，無人能敵，上官業勤從外邊殺入來，正好和金不求對陣，雖然用霹靂掌互拚，結果因內力不及，兩掌相拚，自己如斷綫風箏倒飛開去，幸未負傷，利用餘勢落在紫玉青的身旁，將這門主的女兒擒住，作爲人質，使一場劇鬥勝利結束。上官業勤和司空青找何振南大俠商議替老家莊報仇，在路上因練功不愼走火入魔，被唐翔趁機要脅……

夜探盤古帮　查老莊前因

上官業勤一挺胸，道：「你射吧！」

「你放心，今夜一定要取你性命！」

唐翔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你武功爲何這般高？是不是已參悟了青玉謎訣？」

上官業勤不吭一聲，唐翔道：「你將一切說出來，我便饒你一死！」

上官業勤說道：「我死也不會告訴你的！」

「你年紀輕輕的，而且，而且呂丹鳳那丫頭還在等你，難道你眞的捨得拋下她死去？」

他不提呂丹鳳猶自好，一提之下，立即氣往上衝，罵道：「枉你還敢提及師姐，你當日如何……」

唐翔正要他如此，拈刀的右手立即一揚，上官業勤右掌下意識地一掃，不料唐翔只是虛幌一下，待他右掌拍出，飛刀才射出！

上官業勤右掌來不及收回，只好揮出左掌，可是他倉猝之間，來不及運功，飛刀便由他的掌背捅進。

唐翔飛身撲前，揮拳便打，上官業勤憤恨之情，掩蓋了疼痛，他右掌一翻，掌緣切在唐翔的前臂，由于用力過大，唐翔的右臂竟然被撞開，與隨後打出的左掌相撞。

上官業勤右臂一曲一長，一掌印在唐翔的脅下，只聞「蓬」的一聲，唐翔應聲倒飛！

這一掌用力極猛，竟然打斷了唐翔一根肋骨，痛得他額頭滴汗！他忍着痛，以左手捂脅，右手抽出摺扇，慢慢走前。

上官業勤咬一咬牙，右掌落在飛刀上，用力一撥，鮮血泉湧，他恍似不見，雙眼只瞪着唐翔，拈着飛刀的右臂，顫也不顫一下！

唐翔目光碰到上官業勤那兩道凌厲、堅定和憤怒的眼光，爲其氣勢所懾，不由自主地退了兩步，上官業勤語氣不帶一絲情感：「我要射你的心窩！」

唐翔如被蛇咬，急退幾步，匿在桌後，上官業勤直至此時才有機會，在左掌上的穴道連戳數下，封住穴道，減少流血。

唐翔慢慢自桌後站起來，哈哈笑道：「咱們耗着吧，再過一會兒，血流盡，根本用不着我動手！」

上官業勤也道：「不錯，等下我朋友回來，也用不着我自己動手！」

換作平日，唐翔旣已受傷，早就一溜了之，但鳳飛天給他三個月時間，要取上官業勤的頭回去給他，否則便殺他，使唐翔不得不硬着頭皮拚命！

他慢慢走前，上官業勤右臂一揚，唐翔立即將頭一縮，上官業勤哈哈笑道：「想不到你倒做起縮頭烏龜來了！」

唐翔目光一及，心念一動，抄起一張椅子向上官業勤飛去，人亦隨即撲上！

上官業勤此刻已將自己的生命拋開，一心只想殺掉對方，因此毫不慌亂，右臂垂下，將飛刀放在大腿上，隨即單掌向椅子一推，那椅子反向唐翔飛去！

唐翔一掌將椅子掃開，上官業勤又已拈住了飛刀，他立即住脚，同時慢慢後退，心中暗道：「還有兩個月的時間，跟他兩敗俱傷可劃不來，哼，君子報仇十年未晚，錯過今夜，還有明夜。」主意打定便道：「上官小子，你聽着，老子現在去拿飛刀，看你還有多大的本領！」他邊說邊向窗口退去，一對賊眼一直瞪着上官業勤的右臂，生恐他乘機拋射！

到了窗前，他咬一咬牙，翻了出去，立即彎着腰退開，上官業勤自然不敢輕易放棄唯一的武器——飛刀，因此目送他離開，他恐怕唐翔還在外面，一直不敢放鬆戒備，再過兩頓飯工夫，外面才傳來司空青和羅方進的聲音，他精神一鬆，再也支持不住，暈死過去。

×　×　×

當他醒來時已躺在床上，手掌亦紮上紗布，一睜眼，便見到羅方進。「小師弟，你怎會弄成這個樣子？剛才誰來過？」

上官業勤醒來之後，第一個便想是坐起來，萬幸竟能如願，他喜極而泣，禁不住道：「我不是『走火入魔』！」

羅方進訝然地問道：「什麼是走火入魔？」

上官業勤恨恨地說道：「剛才唐翔來過！」

「他來做什麼？」

「因爲我抓了他老婆，鳳飛天迫他來殺我！」上官業勤問道：「司空兄呢？」

「他恐怕來的是『盤古帮』的人，所以守在屋頂上！」

「不是，你喚他下來吧！」

羅方進探頭出窗，向上面喚了幾聲，司空青便跳進房來，道：「他醒來啦！」

上官業勤將經過扼要地向他倆複述了一次，司空青道：「練功豈能急得的？以後千萬不要再試，你手掌傷得很重，明早愚兄去找個大夫，叫他開個消炎的藥方，以策萬全！」

一宿無話，次日一早，司空青依言出店去找大夫，迎面碰到何振南，他道：「司空兄，何某正要去找你哩？嗯，你欲往何方？」

司空青將昨晚上官業勤受傷的事說了一下。「如今在下正要去找大夫！」

何振南道：「這倒不必，何某家裏有少林寺秘製的『生肌續骨羅漢散』，這就去取！」

司空青道：「如此甚好，不過咱們怎敢勞煩大俠，不如在下帶他去府上吧？」

何振南笑道：「你我份屬同道，何必客氣？何某昨夜有言在先，要到客棧拜訪你們！」他說罷便轉回去，司空青在街上買了些糕點，便喜孜孜的返回客棧，將何振南的話告訴上官業勤。

羅方進叫小子送了一壺茶進房，司空青道：「且慢喝，提防唐翔那小子下毒！」說着用銀針試探過才斟了茶。

未幾何振南果然携藥而至，他先替上官業勤敷藥。「半個月後便可無碍，不過現在却不能沾水！」

上官業勤謝了一番，何振南又道：「昨夜內子表弟來報，其兄被『鬼影子』杜倫所殺，並脅迫他家在一個月內交出五千両銀子……」

司空青說道：「想不到他們行動這般快！」

「不，他們現在只是求財，目的自然是招兵買馬！」

上官業勤道：「不知少林武當知道此事否？」

司空青冷笑一聲：「他們出家人才不理這種俗事，每次下江湖，都是在危害到他們本身安全的時候！」

何振南微笑道：「他們有他們的門規，咱們不便多作批評！」

上官業勤道：「何大俠向來急公好義，不知有何打算？」

「不敢……」何振南吸了一口氣，道：「昨夜何某想了一夜，覺得他們執意要

老莊主賣出家宅，的確十分奇怪……依我之見，老家莊必藏有什麼寶貝，而這寶貝連老莊主也不知道！」

羅方進插腔，說道：「這個可能性不大！」

何振南問道：「司空兄跟老莊主較熟，可知否老家莊是不是由老莊主建的？」

司空青道：「是的，大概建了三十餘年，聽說以前那裏本有幾戶人家，因遭祝融光顧，家破人亡，後來才為老莊主購下的，當時老莊主尚在盛年！」

「此事當眞？」

「在下也只是聽『鐵枴駝老』鍾展鵬說的，他跟老莊主有過生死之交，料是事實！」

何振南點點頭，道：「也許以前舊主在地下埋下什麼寶貝的東西，連老莊主也不知道！」

「那會是什麼東西？」

何振南負手踱步，道：「假如是一般的金銀珠寶，自然不放在南宮恩的眼中，因此何某懷疑若非寶刀寶劍之類，便是蓋世奇功秘笈！」

司空青道：「假如如此，則舊主人必也是武林中有數的人物，但這又沒聽過鍾展鵬提及，唏，眞是撲朔迷離！」

何振南道：「所以何某準備去老家莊走一趟！」

羅方進插腔，道：「南宮恩怎肯讓你去查？」

何振南道：「他自然不肯，但何某準備暗中潛進去調查！」

上官業勤又興奮又失望，喃喃地道：「可惜在下受傷，不能陪大俠去！」

何振南反問：「少俠不怕危險麼？」

上官業勤道：「南宮恩殺死雷大哥，在下發誓要替他報仇！」

「那還來得及，何某得先陪內子回娘家，帮他們籌集五千兩銀子，然後才回來同去。」

司空青道：「何大俠小心，也許這是他們故意佈下的圈套！」

何振南道：「未必，因為武林中人幾沒人知道內子娘家的關係，這是恐怕何某仇家尋仇，累及六親，也因此昨晚不替你們介紹，當然何某也會小心，我準備易容上道！今日來此，也是為了通知你們！」

上官業勤興奮地道：「大俠一定回來帶在下上道？」

「何某也需要人接應！」

「不知要多久的時間？」

「少則半個月，多則一個月！」何振南長身道：「就如此決定，何某先走一步，後會有期！」

司空青要送他出店，却被何振南攔住，何振南去後，司空青道：「忘記告訴他到商丘找咱們！」

上官業勤道：「司空兄打算去找令堂兄！」

「是的，順便探探盤古帮虛實！」

上官業勤搖頭道：「小弟不讚成，因為那裏危險，萬一被人看出破綻，反要累了令堂兄！」

羅方進道：「不過此處也不安全，我建議換一家客棧。」

司空青道：「你怕唐翔再來！」

羅方進見他有譏誚之意，便道：「所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而且說不定那小子會將『飛鳳門』的人引來！」

司空青不由語塞，上官業勤道：「二師兄說得有理，小心一點總是好的！」於是他們在傍晚的時候，便搬進後街的好境客棧。

他們萬料不到，唐翔並未離去，他住在斜對面的高雲客棧，因此將上官業勤等人的行動，一一看在眼內。唐翔殺上官業勤之心，自然未息，不過一來羅方進日夕陪着他，加上一個司空青，使他無從下手，二來他自己受傷不輕，因此只好等候機會。

唐翔當然不知道上官業勤三人因何會在田家庵勾留下去的原因，只道他在養傷。他幾次暗中跟踪司空青，想收買大夫，在藥中下毒，不料司空青從未去找大夫，不買藥，他無計可施，心急如焚。

×　×　×

少林寺秘製的傷藥，果然名不虛傳，過了半個月，上官業勤的左掌巳痊癒，這半個月他與羅方進並無浪費，日夕苦練劍術。上官業勤在敎羅方進的同時，得到了很多啓發，對手招式中的精微變化，有更深的了解，而且以往一直是單獨練習，如今有人陪他練習，進步更為神速。

半個月過去了，司空青開始焦急，但上官業勤却知道武林之中，弱肉强食的道理，因此何振南遲到，他更視為一件好事，更加勤練不輟，司空青為了打發時間，也勤練暗器手法，為了應付强敵，他訂造了不少暗器，尤其是蝴蝶鏢，全部淬以迷藥。

何振南巳去了二十三天，仍未有回來，司空青開始有點担憂：「上官弟，你說何大俠會不會遇上『盤古帮』的人，而受了傷？」

這的確有可能，不過上官業勤却道：「何大俠謂多則一個月，現在尚未到期，也許他去邀帮手一起去商丘！」

羅方進道：「愚兄去何家問一問。」

司空青道：「不，你陪上官弟練劍吧，還是我去！」言畢開門出去。

羅方進抽出劍來，道：「師弟，你昨夜敎我的那一招『后羿射日』，愚兄單足站不穩，請你將口訣再唸一遍！」

上官業勤依言唸了口訣，並敎之運氣之道，最後又示範了幾次，然後讓羅方進練習。

忽然房門「格格」地被敲响，羅方進以為是小二送水，便將門拉開，料不到門一開，便聽見一陣冷笑：「羅方進，你往日對金某怎樣說的？」

羅方進臉色一變，連忙退後，門口走進一人，正是金不求！

上官業勤十分鎭定，緩緩抽出長劍，道：「想不到你神通廣大，連這裏也找得到！」

話音剛落，窻檽「嘩啦」一响，跳進一個人來，笑哈哈地道：「有我引路，再遠也找得到。」

羅方進罵道：「老三，你吃內扒外，好生無恥！」

唐翔冷笑一聲：「老二，你我之間，充其量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巳！哼，一

身骯髒，也敢自鳴清高！」

金不求道：「小唐，不必跟他們廢話，速戰速決！」他「錚」的一聲，拋出那柄金光燦然的長劍來，喝道：「上官小子，今日若讓你逃脫，金某從此之後，便絕跡江湖！」

上官業勤道：「你不找我，我也要找你！今日不是我死便是你亡！」

「有志氣！金某給你一個全屍！」金不求言畢挺劍便刺。

上官業勤長劍一翻，將其壓住，說道：「房內不便施展，咱們到院子中去一較如何？」

金不求道：「好，你不敢來的，便是狗雜種！」他轉身出去，上官業勤與羅方進緊跟在後，唐翔押後。

上官業勤為了便利練武，包了一座獨立小院，這小院外面有座庭院，種了些花草，地方雖不大，但比之房裏便又大得多了！」

金不求在中間一站，岳峙淵停，氣吞牛斗，上官業勤站在他八尺之外，神態十分鎭定，使得金不求暗暗一怔：「這小子好像有恃無恐，憑的是甚麼？」心念一動，便小心起來，雙眼瞪着對方。

上官業勤長劍下垂，雙脚不丁不八地站定着，看來十分閑散，但在金不求眼中却又不同：「好小子，果然又有進步！」由於上官業勤全身都是空門，反而使他不知如何下手。

上官業勤見對方氣度嚴緊，門戶緊密，也同樣不敢輕舉妄動，用心找尋對方的空門，但唐翔與羅方進便不同的，一站定便乒乒乓乓地打將起來，本來唐翔的武功是稍勝羅方進半籌的，但羅方進這個月跟上官業勤習劍，有了進步，就反在唐翔之上了。

唐翔見狀又恨又妒，又怨自己命苦，沒法參悟青玉謎訣，他一口氣沒處出，攻得更狠了。羅方進武功雖在唐翔之上，奈何劍招都是新習的，尚未熟悉，是故遇險之次數，反比對方為多。

金不求恐怕司空青回來，不能多躭誤，是故首先發動攻勢，長劍如同離弦之箭，向上官業勤的胸膛飛刺過去！

不料上官業勤也同時發動攻勢，一招「后羿射日」，同樣取金不求的心窩！

兩人同時出劍，又同樣警覺危險，是以又同時向旁閃開，一閃之後，兩柄長劍劃了半個弧圈，又齊展開攻勢！「噹」的一聲，兩劍輕觸之後，同時變招，兩人以快鬥快，刹那間，院子中响起一陣密如炒豆的噹噹聲，眨眼間便互換了數十招！

金不求存心將對方斃於劍下，出手越來越狠辣，但上官業勤接了數十招之後，信心大增，絕不退讓，不斷爭取先機，以牙還牙！

金不求攻勢雖盛，却得不到絲毫好處，反而對方施予的壓力越來越重，幾乎每一招都有攻着，使他不敢放盡，他心中暗自道：「今日不殺他，明日為其所殺，有他在的一日，我金不求便不得安寧！」主意打定，出手更為毒辣，甚至不惜採取兩敗俱傷的打法！

上官業勤經過連番與高手比武，經驗大豐，看出對方的外强中乾，絕不會與自己兩敗俱傷，因此應對得體，不為對方所乘！

客棧的掌櫃和小二聞聲而至，但見他們打得這般兇狠，不敢「吱」一聲，悄悄退開。

就在此刻，司空青巳經回來，立即抓了一把暗器在手，上官業勤忙道：「司空兄，請你觀戰，小弟足以應付他！」

司空青看了幾眼，覺得上官業勤的確可以應付，便躍上屋頂，居高臨下押陣。

激戰中，只見上官業勤一劍刺出，金不求迴劍一格，但上官業勤這一劍却是虛招，未待對方金劍至，便倏地一偏，改戳金不求的膝蓋！

金不求雙脚一錯，金劍不格，反攻上官業勤的脅下！他見司空青站在屋頂，心中有了威脅，更望速戰速決！

上官業勤也恐他逃跑，因此絕不放鬆，長劍迴旋一格，隨即沿着金劍滑下，反削對方的手臂，這一招連消帶打，妙不可言！

金不求不愧是老江湖，經驗之豐，上官業勤難望其項背，他手臂一圈，金劍便將長劍盪開，隨即向着上官業勤的頸子削去！

不料上官業勤同時變招，長劍順勢一絞，刺向對方的咽喉！

金不求尖嘯一聲，上身一仰，雙脚一頓，身子向後倒飛！

「那裏跑！」上官業勤仗劍標前，仍將金不求罩在劍勢中！

金不求左手忽然在旁邊的假山一推，改變方向，上官業勤那一劍登時刺空，金不求不待站穩，便一劍向上官業勤的脅下刺去！

上官業勤預料不到，他會突然改換方位，長劍回收不及，要想閃避巳嫌慢，就連站在屋頂上的司空青也來不及救援！

眼看上官業勤即將濺血當場，千鈞一髮之際，上官業勤上身一扭，金劍在左脅及左臂之間刺過！好個上官業勤左臂立即將金劍挾住，半轉身子，右手長劍順勢一絞！

「噗」的一聲，長劍過處，頓時將金不求的右臂劈斷！

金不求正想翻腕，可惜巳慢了一步！鮮血迸出之後，他只覺一涼，然後才有疼痛之感，連忙轉身向外飛去！

司空青脫手射出三支飛鏢，喝道：「看鏢！」

金不求聞聲而動，向橫斜掠幾尺，却料不到上官業勤也將長劍拋出！「沙」地一聲，長劍由後背插進，直沒劍柄！

金不求大叫一聲，仍向前奔了幾步才撲倒地上！

這些事說來雖慢，但實際上疾如白駒過隙，直至此時上官業勤一顆心才定了下來，而唐翔也才知道金不求巳經被殺！

唐翔一驚非同小可，猛揷一招，迫退羅方進，轉身便逃，羅方進喝道：「那裏跑！」

唐翔一回身，揚手發出兩柄飛刀，羅方進揮劍將飛刀格開，唐翔拍開一扇窻子，跳進房內！

司空青全神注視金不求，忽略了唐翔，待羅方進吆喝才瞿然一醒，忙飛出一把

梅花針，但唐翔已跳進對面廂房內！

上官業勤標前，一脚踢開房門，只見房內有一對中年夫婦，坐在床上瑟縮着，上官業勤忙道：「大叔請莫驚慌，剛才那人呢？」

那男的用手指一指後窗，上官業勤見那扇窗子也開着，便知道這唐翔已溜掉，他探頭出外，外面已無唐翔的人影，他略一沉吟，也跳了前去，却怕他藏在暗處偷襲，小心翼翼前進。

不料屋頂上傳來司空青的聲音：「那小子已經跑到街上去了！」人影一閃，司空青已飛至圍牆上。

上官業勤振衣上牆，道：「追！」與司空青並肩飛落街上。

司空青道：「他由這條小巷進去！」首先飛進一條胡同，上官業勤緊跟在後面，胡同不長，盡處却又是一條大街，此刻已近午，街上行人如過江之鯽，唐翔已不知在何處。

上官業勤痛恨唐翔，不甘心被其逃脫，道：「司空兄，咱們分開來追！」

司空青忽然「咦」了一聲：「那不是何大俠麼？」

只見一個布衣大漢，快步走來，正是何振南，兩人大喜，連忙迎了上去。何振南見到他倆也甚高興，道：「司空兄數度到寒舍撲空，何某剛回來，便……」

司空青截口道：「咱們怕大俠出了甚麼意外哩！」

何振南含笑道：「兩位欲去何方？」

上官業勤見經此躭擱，料難追到唐翔，便道：「咱們出來走走而已！」

「上官少俠的掌傷已癒！恭喜！既然如此咱們到客棧再說吧！」

司空青說道：「實不相瞞，咱們殺死了『金劍玉魔』金不求，屍體還在客棧裏面……」

何振南道：「兩位先回去，何某衙門通知何捕頭一聲，即來與兩位說話！」

上官業勤與司空青返回客棧，掌櫃的哭喪着口臉道：「客官，你們江湖上的事，咱們不能管，也不敢管，但那具屍體，請你們搬走！」

司空青拋了一錠銀子給他。「放心，等下何捕頭就來，一切有咱們，你找人將地上的血跡洗掉！」

過了一陣，何振南果然帶着幾個衙差來客棧，將金不求的屍體抬走，司空青又塞了一錠銀子給他們。何振南道：「咱們進房說話吧！」

四人到房中，何振南喝了一杯茶，才道：「如今『盤古帮』已四處活動，籌集了不少銀子，傷了不少條人命，正道人士都開始注意起來，準備聯手對付他們！」

司空青道：「這對咱們相當有利！」

「可惜他們網羅到的高手也不少，正道人士在沒有把握之前，不會隨便發動攻勢。」

上官業勤道：「大俠準備怎辦？」

何振南道：「何某已聯絡了兩個朋友，跟咱們一齊行動，趁南宮恩他們還沒有防備，潛進去調查！」

司空青又問：「貴友是誰？」

「一個是『銀刀』容虛谷，一個是『玉樓飛燕』燕陽天！」

司空青喜道：「此兩人在下久聞大名，如今能夠合作，眞是不勝欣喜！」

羅方進說道：「聞說燕陽天，人頗風流……」

司空青截口道：「風流而不下流，又有何妨？」

何振南說道：「燕兄人雖風流一點，但大節方面看得很緊，是個很可交的好朋友！」

上官業勤道：「咱們何時起程？」

何振南道：「他們兩三日後便來，咱們一起上道！」

司空青道：「人多在路上恐會引起對方生疑，大俠，不如咱們幾個先上道，你意下如何？」

何振南沉吟不語，上官業勤道：「大俠的易容藥，可派上用塲，相信不虞被盤古帮的人發現，何況司空兄的堂兄就住在城內！」

何振南道：「如此甚好，三位到舍下一趟吧，待何某教你們使用易容藥！」

司空青道：「如此最好，大俠到商丘後，可到家兄處找咱們！」說着他報了一個地址。

何振南道：「有一件事希望三位遵守，以後大家以兄弟相稱，別大俠少俠的，顯得太過生份！」

司空青知其誠意，欣然答應，三人便跟何振南離店。

×　×　×

次日三人易容上道，買了三匹馬，便向商丘方面前進。路上果然聽到不少盤古帮的消息，雖然盤古帮尚未正式向白道發動攻勢，但已有山雨欲來之勢。

走了兩天，忽見一彪人馬迎面而來，司空青眼尖，立即道：「大家小心，來的是盤古帮的人！」

俄頃，那彪人馬已近在咫尺，上官業勤認出前列的一位三角眼的漢子，上次曾在老家莊見過，料司空青沒有看錯，便低下頭拍馬！

忽然那三角眼的漢子一聲喝道：「停馬！」

上官業勤見對方來勢洶洶，不能不將馬勒住。司空青道：「區區等三位是要上京赴考的，囊中金少，請大王們高抬貴手！」原來他們三個都扮作書生的模樣。

三角眼漢子冷笑一聲：「你們三個窮酸，還不放在大爺們眼中！」

司空青搖頭擺腦道：「如此閣下吩咐區區等停馬，不知有何指教？」

「你們看不到大爺們急着去辦事麼？讓開一點！」

上官業勤三人跳下馬，將馬拉到一旁去，三角眼的一揮手，那彪人馬便在他們身旁飛過。其中一個忽道：「胡兄，這三個小子下馬身手俐落，不像是讀書人！」

三角眼的道：「正事要緊，三個小子算得了什麼？咱們一定要在『獨眼狼』到達祁門之前，掃平『三聖教』！」餘音未了，那彪人馬經已去遠。

羅方進輕聲道：「好險！」

司馬青跳上馬背，道：「何大俠的易容藥果然有效，他們面對面也認不出咱們，此去商丘，料必無事！」

上官業勤道：「『獨眼狼』是誰？」

司空青道：「他是『骷髏教』的副教主，武功十分了得，而且邪門得很！難怪他們對他有所顧忌！」

「聽骷髏教主三個字也知道不是好東西，不知他們向在何處活動？」

「聽說在西南一帶，教主十分神秘，一般人稱之爲骷髏令主。」

「『三聖教』在兩大邪惡勢力底下，看來難保了！」上官業勤嘆了一口氣：「可惜咱們帮不上忙！」

羅方進道：「師弟，你看錯了，『三聖教』也不是好東西，跟『骷髏教』乃一丘之貉。」

司空青道：「看來盤古帮跟骷髏教都在爭取三聖教：南宮恩聰明得很，他首先向黑道方面着手，利用關係和各種手段迫降，待成了氣候，然後對付白道，這便不會兩面受敵！」

上官業勤興奮地道：「如此咱們成功進入盤古帮的機會極大，說不定盤古帮總舵空虛哩！」

×　×　×

商丘城在望，上官業勤三人在城外將馬賣掉，然後進城。只見城內行人比前蕭條，街道兩旁的店舖，生意也頗清淡，所見之人，臉目都無甚笑容。

司空青用手輕輕拉一拉上官業勤衣袖，上官業勤一轉頭，便見到一隊衣衫襤褸，但身體結實的大漢，扛木推石而來，料老家莊還在大興土木。

三人生怕引起注意，未敢在街上逗留太久，轉入小巷，到司空青家。司空福見到三個陌生人來敲門，吃了一驚，司空青笑道：「大哥，你認不出小弟麼？」

司空福一楞，說道：「老三，怎會是你？」

司空青道：「進去再說！」三人進屋之後，司空福將門關上，司空青道：「大哥，小弟大概在你這裏逗留幾天！」

司空福沒好氣地道：「我幾時不歡迎你？不過城內風聲緊得很，你最好別替我惹禍上門，俺跟你可不一樣，一家大小都在這裏？」

司空青道：「得啦，你放心，連累了你，小弟也難以心安，嗯，對啦，你說城內風聲緊，是怎回事？」

「聽說老家莊要成爲賊窩了。」

上官業勤道：「兄台怎知是賊窩？」

「嘿，最近城內的大富之家，都讓他們勒索了一大筆金銀，不是賊是什麼？唉，老莊主生前做了不少善事，想不到他一家都死光了。」

上官業勤與司空青也唏噓不已，司空青問道：「大哥，老家眞的死光了。」

「就算漏網的也不出一兩個，有的是燒死的，面目難辨……」司空福忽然放輕聲音道：「不過聽說總管萬里鴻逃出去啦，這人倒不是東西，平日看他對老家忠心耿耿的，大禍臨頭時，却脚底抹油了。」

上官業勤沉吟道：「萬總管逃跑一定有原因，說不定是抱走老莊主的孫兒，不讓老家絕種。」

司空青道：「有理，老莊主的大孫巳九歲，但他最小那個兒子才十三歲，萬總管不是抱走老莊主的大孫，便是帶他小兒子逃命！嗯，大嫂呢？」

「在灶房裏，什麼事？」

司空青將手上的禮物及酒肉往司空福手中一塞，道：「這個給她！」

司空福微微一笑：「這次你倒聰明，女人到底小心眼一點。」

次日司空青獨自離家，他到老家莊附近走了一趟，只見前莊已修葺好了，門匾上漆着三個大字：盤古帮。大門外站着八個眼神充足的大漢，一望便知不是庸手。

司空青兜了一圈，到後莊探看，莊外的街道已給盤古帮的人攔截起來，搬木搬磚的人忙碌得很，估計後莊在加建房舍，而對面那幾間平房也在拆卸中，估計是讓盤古帮霸佔來的。

司空青轉身回去，到街上買酒，見不少武林高手在街上行走，有的是盤古帮的人，有的則是來投靠的，當街談論，殊無忌憚。

司空青買了酒肉便立即回家，將所見告訴上官業勤！上官業勤道：「等何大俠他們到了再商量！」他一心都放在武功上，每日苦練九個時辰，可惜他的內力至今猶不能打通「命門穴」。

第四天，何振南才帶着一個商賈到來，何振南則扮成小厮，司空青在其說話聲音認出他來，讓他們進來之後，便問：「大俠，他倆只來一個？」

何振南笑道：「司空兄，你忘記了協議？」

司空青笑道：「一時改不了口，嗯，這位是容兄還是燕兄？」

何振南笑說道：「都不是，包你猜不到。」

那商賈長嘆一聲，道：「司空兄，說來慚愧，在下便是昔日老家莊的總管萬里鴻。」

司空青跳了起來。「剛說曹操，曹操就到，小弟剛聽家兄說你逃出魔掌哩！」

萬里鴻道：「實不相瞞，萬某並非怕死，只是受老爺子之託，將他的公子及大孫帶離商丘。」

司空青道：「小弟早猜到這點，現在他們安全吧？」

「萬某將他倆寄居在茅山中，獨自回來找尋報仇的機會，恰在城外爲燕兄認出來……」

司空青截口問道：「那麼如今燕兄何在？」

「他將這套衣服給萬某穿，爲防萬一，咱們先進城，他們還在城外。」

何振南道：「何某認爲萬兄對老家莊的一切最爲熟悉，對咱們的行動大有帮助，所以先帶他進來。」

說着房內的上官業勤已聽到聲音，搶了出來，衆人聚聚闊別便相繼進房，何振南忽道：「萬兄，剛才一直無機會問你，現在忍不住要問你一件事……」

「大俠但問不妨。」

「華山派這二三十年來，日漸衰弱，看來遲早要被摒除於八大門派之外，你爲何將老爺子之後，寄居在那裏？難道沒有別的地方可棲身？」

萬里鴻道：「這其中有八個原因，第一，茅山在潼關之外，魔掌難及，第二，咱家跟華山還有一點淵源，估計不會遭拒絕。」他嘆了一口氣：「萬某何嘗不知道

華山派日漸衰弱？是故只將他們寄居，而不讓他們投入華山。」

何振南頷首道：「萬兄想得周到。」

司空青道：「但不知是老爺子跟華山派有淵源，還是萬兄跟華山有淵源。」

「此事說來話長，本來是個秘密，不過現在老爺子已說，說說也無妨，不過諸位可勿洩之於外。」

上官業勳道：「這個自然！」

「五十年前，華山出現一位超卓的弟子……」

何振南道：「且讓何某猜一猜，是不是燭天明？」

萬里鴻點頭道：「正是他！」燭天明天生異稟，二十歲已是華山派的第二高手，當時除了華山掌門范神劍之外，無人能出其右，甚至范神劍亦坦言，只需三年時間，自己也將非其敵手，當時他不但是華山之天之驕子，而且名動武林。」

司空青道：「難道他師父的武功也不如他？」

「燭天明十八歲的時候，他師父便被『河西三兇』殺死了。燭天明在二十歲那年在河西一劍誅三兇，因而聲名大噪！」

何振南道：「萬兄請挑重要的說。」

萬里鴻續道：「燭天明年少得志，行事未免偏激，很多時事來只憑好惡，也嫌驕傲，因此派中的弟子對他漸有微言，但燭天明則我行我素，由於他自視甚高，認爲華山掌門必爲其囊中物，是以更加任性。」他說至此，嘆了一口氣，道：「也許是天意，雖然有很多貌美如花的名門閨女，或正派中的女弟子對他青眼有加，燭天明都不曾一顧，但愛上一個出身邪派的少女……」

司空青道：「那女子必甚貌美。」

萬里鴻道：「正因爲那女子容貌十分平庸，這才奇怪……」

上官業勳插腔道：「情之所鍾，美醜根本沒有什麼分別。」

萬里鴻看了他一眼，續說下去。「那女子雖然出身邪派，但燭天明認爲她剛出道，不曾傷害過善良，帶她回山，師長料不會反對，是故他們來往了幾個月之後，燭天明便帶她回山……」

何振南道：「那女子叫什麼名字？」

萬里鴻道：「咱們只知道她的名字有個姝字。」他喝了一口茶。「不料竟爲掌門反對，而且其他師叔伯和師兄弟也一齊反對，燭天明一怒之下，携阿姝下山，兩人便聯袂行走江湖，可是所謂人言可謂，他們去到那裏，都聽到閑言閑語，燭天明性子本就偏激，索性跟阿姝雙棲雙宿，阿姝喜歡西湖，他們便在西湖畔買屋住下，未幾阿姝便懷了孕。

「有一次燭天明離家，有三個幪面人潛入其屋內，殺阿姝，阿姝雖有武功，但身懷六甲，二來又以寡敵衆，來人便身受重傷，她拚死衝出門外，那時老爺子剛出道，恰好經過，大聲喝停，那幾個幪面人仍然窮追不絕，老爺子只好出手，鬥了幾招，老爺子心頭震驚之至，覺得自己已捲入漩渦，正想抽身而退，豈知那三個幪面人，呼嘯一聲，抽身便逃。」

羅方進訝然地問道：「這是個什麼原因？」

「因爲老爺子從蒙面人的劍法上，看出他們是華山派的弟子！」此言一出，衆人都忍不住「啊」的一聲叫了出來。司空青問道：「當時老爺子知否阿姝的身份？」

「不知道！」萬里鴻道：「老爺子事後才扶阿姝進房，不料阿姝却因此而流產，老爺子知道阿姝的身份後，找了個接生婆照顧她，便忙離開了。

「阿姝跟燭天明這麼多年，對華山劍法自然十分熟悉，是以也認出蒙面人的身份，後來燭天明知道之後，便立心報仇。他首先搬家到商丘，隱名換姓，過了三年等華山派放鬆戒備才進行報復！」

羅方進問道：「他成功了沒有？」

萬里鴻續道：「燭天明藝高胆大，偷上華山，殺了幾位師叔，由于他對華山裏的一切十分熟悉，所以事後都毫無困難地離開，華山派連兇手是誰也不知道。有次老爺子巧遇華山掌門，在飯館裏吃飯，恰好燭天明來報仇，老爺子便從中調解，燭天明聽了老爺子一席話，便從此放棄報仇，事實上他亦殺了不少人。」

司空青道：「如此老爺子便與華山有來往？」

「沒有，老爺子認爲他們派人殺一個身懷六甲的婦人，不夠光明正大，因此很少去華山，不過華山掌門范神劍却送了一柄短劍與老爺子，謂只要持劍上山，便可求華山做一件事……」

上官業勳恍然：「原來如此，是故萬總管才送老爺子的後人到華山去！」

司空青問道：「那燭天明後來又怎樣了？」

何振南道：「後來燭天明是爲了替華山派出戰『大漠飛鷹』，結果兩敗俱傷，死在沙漠裏！」

羅方進訝然問道：「他既然與華山結怨，又爲何會替華山出戰？」

「那『大漠飛鷹』殺了好幾位華山弟子，奢言華山武功不足畏，這消息傳到燭天明耳中，燭天明大怒，便去信給掌門人，毛遂自荐，代掌門出戰！」

司空青道：「自此之後，華山派大概不會再爲難阿姝了吧？」

萬里鴻道：「不錯，可惜燭天明死後不久，阿姝也抱病而逝，臨死時將屋地送與老爺子，作爲報答他當年救命之恩，後來老爺子又在附近買了幾座舊屋，將其拆卸，建成這座老家莊！」

何振南目光一亮，脫口道：「莫非這與燭天明夫婦有關？」

萬里鴻問道：「大俠指的是何事？」

司空青道：「咱們猜不出南宮恩要得老家莊的原因，因此懷疑老家莊內必藏有什麼寶貝，所以才打算進去調查一下！」

萬里鴻雙眉一軒，道：「萬某在老家十多年，事無大小均知而詳之，那有什麼寶貝？」

「也許連老莊主也不知道！」

「那麼南宮恩又怎會知道？」

何振南道：「這個可難說，不過何某懷疑可能與燭天明夫婦有關！」

上官業勳道：「不管如何，咱們都非去看看不可，請萬總管將老家莊的地形仔細說一下！」

何振南道：「別急，待何某去接燕兄及容兄來，然後再仔細討論！」

× × ×

晚飯過後，司空福一家大小便關在房內，司空青則與何振南等關在客房裏商量偷進盤古帮的事，首先由萬里鴻繪出一張老家莊的地形圖，詳細解釋房舍及甬道的分佈。

何振南道：「後莊還未建好，咱們由後莊進入，比較有利。」

司空青問道：「何時進去？」

「就在今夜去如何？」何振南轉頭問道：「萬兄，昔日燭天明家在老家莊的何處？」

萬里鴻道：「萬某曾問過老爺子，據說燭家就在後莊，不過詳細地點萬某當時沒有問！」

燕陽天道：「只要有個範圍便好辦，今晚查不到，明晚再去！」

容盧谷道：「只怕明晚沒有機會，因爲盤古帮在主要的地點，不可能沒有人看守！」

何振南道：「說得有理，就算今晚查不到，明晚也不宜再去！」

燕陽天道：「咱們全都去？」

何振南沉吟道：「不，人多反而容易被人發現，就由小弟跟萬總管進去，你們在外面接應吧！」

上官業勳道：「小弟要求跟您一齊進去！」

何振南對他頗有好感，考慮了一下便答應了，燕陽天右掌在上官業勳肩上一拍，道：「小兄弟，何兄好生看得起你，你可別令咱失望！」

上官業勳見他三十左右的年紀，雖然不是十分英俊，但他的笑容却十分吸引人，也令人產生好感，當下道：「在下跟盤古帮有仇，自然會全力以赴！」

司空青知道羅方進武功低微，便道：「請羅兄留下來保護家兄，其他的分兩批出發！」

羅方進有自知之明，當下欣然答應。

何振南道：「大家休息一下，二更後才行動！」

× × ×

二更的梆子聲傳過不久，何振南、萬里鴻和上官業勳便換了夜行衣，離開司空家，由於萬里鴻對圖上的地形瞭如指掌，是以在前帶路，他兜了半圈來到盤古帮總舵後面。

他們不走街道，而是向那幾間拆卸了一半的破屋前進。附近有幾個盤古帮的帮徒在那裏巡邏，三人悄悄潛入破屋，等候機會。

何振南傳音道：「最好不要殺人！」但不殺人如何潛進去，三人都在沉思。

等了兩盞茶工夫，一個帮徒忽然道：「老范，俺去撒泡尿！」說着向上官業勳等人藏身的隣屋走進去，上官業勳忽然想到一個辦法，向何振南及萬里鴻打了個手勢，然後拾起一塊泥巴，聽聲辨位，將泥巴拋過去！

大概泥巴拋中那人，只聞隣室傳來「哎唷」一聲驚叫，外面那幾個漢子立即奔了過去，問道：「老林，什麼事？」何振南三人立即飛出去，竄入後莊那些建築中的房舍中。

三人在裏面站了一會兒，見沒有聲音，才慢慢行動，由於屋頂未蓋，星月當頭，視綫甚佳，三人見裏面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便向旁邊那一棟走去。

後莊原來的花園已不見，一眼望去都是未完成的房舍，密密麻麻的，看來最少也可容納幾百個人居住！何振南心中暗道：「南宮恩的野心可眞不小！」

那棟長長的房舍，只有外牆，裏面都是些木柱和橫樑，內牆跟上蓋都未完成，三人正想再到別棟去，忽然聽見一陣腳步聲傳來，三人忙縮在牆後面，慢慢探頭出去。

只見兩個中年漢子向一棟高樓走去，裏面隨即傳來一個不滿的罵聲：「他奶奶的，你們兩個人怎地到現在才來？」

中年漢道：「二更半才剛過一盞茶工夫，你們急什麼？去睡吧！」旋又見高樓裏走出一個道人，一個虬髯客，瞧這兩人的步履，便知不是庸手，比起守在後莊外那幾位帮徒高得多！

道人和虬髯客去後，何振南道：「那裏一定有古怪！」

萬里鴻道：「這小樓也還未完成，爲何那裏有人看守，這裏沒有？」

上官業勳道：「看來若非南宮恩的住所，也是盤古帮副帮主所住之地！」

何振南道：「但如今尚未建好，那用看守？此處非去不可！」他向外面瞧了一陣，一揮手，首先向那高樓竄去。

俄頃，三人都來至小樓門外，那門只有門框，門板還未裝上去。三人將耳朵貼在牆上偷聽，只聞裏面有個聲音道：「歐陽兄，你說這下面有什麼寶貝，爲何帮主這般謹愼？」

「聽說下面有塊大石！」

「大石？」剛才那人道：「大石要咱們八個人分班看守，豈不奇怪？」

姓歐陽的道：「大石上面有字！」

「是武功秘笈？」

姓歐陽的笑了起來：「淩兄，你莫緊張，若是武功秘笈，帮主不會將它抄下來，再將地洞塡上，還要咱們來看守這裏作甚？」

姓淩的反問道：「那麼你說是什麼原因？」

姓歐陽的道：「小弟跟你都只是香主，那知道這許多秘密？」

何振南聽聲音，知道他們處身之地離門頗遠，便悄悄閃了進去，由於高樓已蓋了屋頂，又沒點燈，因此一片漆黑。

何振南過了一陣才能視物，原來高樓裏面的磚牆尙未塗灰，內牆也都未建好，那兩人的聲音就在牆後發出，何振南走到門口，揮手示意萬里鴻及上官業勳進去。

半晌，三人才慢慢向那堵磚牆走去，只聽那姓歐陽的道：「老淩，咱們在這裏守了一個月，幾時有人進來過，帮主又那麼小心，這樣吧，咱們輪流瞌一陣！」

姓淩的道：「不好吧，萬一有事，你我怎担當得起？」

姓歐陽的道：「怕什麼？外面還有人哩，再說誰敢來太歲頭上動土？你若怕的，請先去睡一會兒，他奶奶的，剛才多喝了幾盅，頭有點暈！」（未完・十）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笛劍客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飛跛子刦走穆七娘之後，向她要回「忘憂散」的解藥，但穆七娘却說解藥已被蘭赤山莊的人搜去，飛跛子只得又到蘭赤山莊討解藥去，蘭赤山莊中三位武林盟主，和一位綠袍老人正面對着飛跛子，三位武林盟主一一上陣對付飛跛子，他却被飛跛子一一擊敗，武功之高確是罕見，後來綠袍老人和飛跛子同到山頂一搏，對招間，飛跛子忽然一招揭去她的假面具，原來她是江南嚴家的嚴文蘭，適時黃山醉道人突然來到，擋住飛跛子，讓嚴文蘭從容離去，而黃山醉道人也把飛跛子面具揭開，竟是數十年前威震武林的謝長風……

回家取解藥　同上芙蓉城

謝長風看來似乎更穩重，更飄逸了。

醉道人瞇着醉眼，眨了兩眨，盯着謝長風，心頭也自暗暗吃驚，忖道：「這老魔頭這四十年來，果然練成了絕世玄功，不然不可能駐顏有術，還有這般年輕，而且他膚色中氤氳寶光，這是絲毫也不能假扮得了的事！」接着呵呵大笑道：「老怪物，你會變魔術？怎麼一下子變了另一個人？」

謝長風哈哈一笑，得意的說道：「你現在看清楚謝某了？」

醉道人連連點頭，道：「老道看清楚了，你一身修爲，已臻上乘境界，這是絲毫不假，但你爲什麼還要糾纏人家一個小娃……」

「你眞是個醉鬼，糊塗透頂！」謝長風面有慍色，怒聲喝道：「你以爲謝某要把那女娃兒當作鼎爐，謝某區區成就，是靠採補練來的？」

醉道人瞇着一雙醉眼，說道：「那你找這女娃兒作甚？」

謝長風手掌一揮，朝醉道人臉頰上遠遠打了過去，口中喝道：「老夫先打你一個耳光，好讓你清醒清醒！」

他和醉道人相距足有五六尺遠近，但他舉手之間，就有一陣掌風，摑向醉道人的臉頰。

「慢來，慢來！」

醉道人又舉起他的酒葫蘆來，朝前一送，口中叫道：「老怪物，有話好說，何必動手？」

「拍！」一聲清響，打在他酒葫蘆上，醉道人身子歪歪斜斜的退出去了一步。

謝長風哼道：「你以爲有酒葫蘆，我就打不到你了？」

左手又是一掌，拍了過去。

這回醉道人不再用酒葫蘆頂替，上身一俯，一個人忽然失去了踪影。

謝長風冷笑道：「你這『迷仙步』在謝某面前並無多大用處。」

他金笛向後一指，但聽「篤」的一聲，一縷勁風，又打在醉道人酒葫蘆上。

醉道人在他身後大叫，說道：「老怪物，好了，你不能用金笛打我老道酒葫蘆，你明知道我這酒葫蘆，比老道的命還值錢……」

他抱着酒葫蘆，窩在胸前，一下子又轉了出來，說道：「有話好說咯！何必動火？」

謝長風道：「你當那女娃兒是誰？」

醉道人問道：「她是誰？」

謝長風道：「她是老夫故人之女，老夫受那故人之託找了她一十八年，好不容易今晚在這裏遇上，老夫要看看她左眉是否有一顆朱痣？給你這一攪和，被她輕易的溜了。」

醉道人道：「這沒什麼，老道記住了，自會幫你找的，這有什麼好着急的？」

「有什麼好着急的？」謝長風怒聲喝道：「我還有一個小兄弟，中了拍花門穆七娘的『忘憂散』，解藥就在那個女娃兒身上！」

「老道還當是什麼急事兒？」醉道人聳了聳肩，笑道：「你小兄弟中了拍花門的迷藥，找不到這女娃兒，不會找穆七娘要去？」

「你老雜毛說得稀鬆？」謝長風哼道：「你到陰曹地府去找穆七娘要去？」

醉道人一怔，問道：「穆七娘已經死了？」

「不錯，」謝長風道：「穆七娘唯一的一瓶解藥，就在這女娃身上，現在你明白了吧？」

「這個……」醉道人搔搔頭皮，說道：「老怪物，你怎不早說？」

謝長風冷哼道：「你老雜毛以後少灌些黃湯，少管些閒事。」

醉道人道：「說實在，老道找你老怪物，可並不是管什麼閒事。」

謝長風道：「你找我有事？」

「是啊！」醉道人道：「老道也是受人之託，老道有個方外忘年朋友，就是江湖上人稱九眺先生的司空靖，他徒弟卓少華，也是我老道的小朋友……」

謝長風道：「你也認識卓少華？」

「哈哈！」醉道人大笑一聲道：「卓少華的師姐，是我老道方外至好，他師父是老道忘年之交，卓少華又是我老道忘年小友，老道和他師門有三代朋友交情，怎麼會不認識？」

謝長風也長笑一聲，點點頭道：「好，你再說下去。」

醉道人道：「幾個月前，九眺先生和卓少華都突然失踪，後來據說有人在績溪附近看到他和一個武功奇高的跛子走在一起，而且神智似乎已被迷失，老道聽人傳說，那跛子的武功路數，極爲怪異，今晚正巧給老道撞上，看你破了那女娃『天山三十六飛刺』，料想很可能就是你這個老怪物了。」

「哈哈，老雜毛！」謝長風大笑道：「你當卓少華是老夫什麼人？」

醉道人奇怪道：「卓少華和你也有淵源？」

謝長風道：「老夫不是說有一個小兄弟中了穆七娘的迷藥麼？老夫不是說要跟那女娃兒要解藥來的麼？」

「他會是你小兄弟？」醉道人搔搔頭皮，說道：「這又從那裏排來的？」

謝長風道：「你能和卓少華做忘年朋友，老夫不能認他作小兄弟？」

「能，能。」醉道人點着頭道：「你就是爲了卓少華被迷，找那女娃兒要解藥來的，但你怎知解藥就在那女娃兒的身上呢？」

謝長風道：「老夫是從那女娃手中，救出穆七娘，是穆七娘告訴老夫的。」

「哦！對了！」醉道人道：「老怪物，你知道這女娃兒家在那裏？」

謝長風道：「這女娃兒乃是一個神秘幫會的首領，他們巢穴就在山下一座莊院之中。」

醉道人笑道：「這還不容易，再找她要去，不就結了？」

謝長風哼道：「經你這一攪和，蘭赤山莊只怕一個人都找不到了。」

「走！」醉道人道：「老道陪你老怪物去走一趟，哦，老怪物，卓少華和你在一起了？」

謝長風道：「老夫也正在找他。」

「他不和你在一起？」醉道人奇道：「他不是和你在一起的嗎？」

謝長風就把自己發現卓少華被迷失神智，如何帶他上百丈峯練功，下山之後，本來以他爲餌，誘穆七娘出面，以及今晚經過，約略說了一遍。

醉道人聽得聳然動容道：「這麼說，卓少華又失踪了！」

他沒待謝長風開口，又道：「這蘭赤山莊，竟然還隱藏了一個大神秘，這……走，咱們快下去看看！」

謝長風道：「老夫只要解藥，只要弄清楚那女娃兒的身世，管它什麼陰謀？」

醉道人又道：「所以說你就是老怪物咯！」

兩道人影劃空飛起，有如兩點隕星，瀉落蘭赤山莊中庭！

偌大一片院莊，果然靜悶如死，不見一點燈光，不聞一絲人聲。

謝長風大笑一聲道：「老雜毛，如何，人都走光了吧？」

醉道人歪着頭道：「你不是說這裏是他們巢穴嗎？既有偌大一片基業，豈肯棄之而去？」

謝長風大笑道：「你眞是迂得可笑，他們這叫做暫時避避風頭，等咱們走了，依然可以回來。」

醉道人也大笑，道：「老道正好沒地方住，就給他們泡上了，看他們回來不回來！」

謝長風搖搖頭道：「老夫今晚遇上了醉鬼，算老夫倒楣。」

醉道人道：「咱們不再進去瞧瞧？」

謝長風道：「這裏連一點人氣都沒有，還瞧個屁！」

「好，好！」醉道人道：「今晚算老道不是，你要怎麼辦？老道都聽你的。」

謝長風道：「以後你少管些糊塗事就好。」

×　×　×

卓少華隨着小公主嚴玉蘭匆匆的從客店後窗越窗而出，伏在暗陬，穆嬤嬤和來人的對話，以及穆嬤嬤被人擎下，他們自

然全聽到了。

直等一干人押着穆嬷嬷走後，嚴玉蘭驚慌的道：「王阿大，奶娘被人家擒走了，這怎麼辦？」

卓少華道：「我不知道。」

他是眞的不知道。

嚴玉蘭輕輕的頓了下脚，說道：「你怎麼也會拿不出主意來呢？」

卓少華道：「我也不知道。」

嚴玉蘭白了他一眼，口中「唉」道：「你眞是的，什麼都不知道。」

話聲出口，忽然想起王阿大被穆嬷嬷迷失了神志，自然想不出辦法來了，自己這不是錯怪他了麼？

想起王阿大神志被迷，也想起了奶娘不肯給他解藥。

解藥，除了奶娘身邊有，娘的丹室裏面也有，奶娘既然不肯給，我就回去求娘去。

心念一動，立即拉着卓少華的手，輕輕說道：「王阿大，我們快走。」

卓少華悄聲的問道：「我們到那裏去呢？」

嚴玉蘭道：「不用多問，你只要跟我走就是了。」

卓少華道：「我是找婆婆來的。」

他總是神志被迷，才把心裏的話說了出來。

找穆七娘，是老哥哥敎他來的，這話自然不能對人說的了。幸虧嚴玉蘭是個沒有心機的女孩子，如果給穆七娘聽到了，就會引起疑心來了。

嚴玉蘭道：「我們先回去，奶娘隨後就會趕來的。」

卓少華道：「婆婆不是被人擒去了麼？我們不去救她，她怎麼會趕回去呢？」

嚴玉蘭微微一笑，道：「奶娘不要緊的，她雖然被人擒走，自然會有人去救她的。」

卓少華問道：「什麼人？」

「唉！」嚴玉蘭道：「告訴你，你也不知道。」

在她想來，奶娘是不會有危險的，因爲這一帶是江南盟主的勢力範圍，什麼事都休想瞞得過大姐的耳目，只要大姐知道了，還不去救她麼？

不！就是大姐不知道吧，只要奶娘說出蘭赤山莊來，還有誰敢得罪她？

她拉着卓少華的手，輕輕拉了一把，催道：「快些走了。」

夜色已深，卓少華也不認識路，只是被小公主拉着他奔行，卓少華邊跑邊道：「嚴兄，你到底要到那裏去呢？」

嚴玉蘭道：「回家去呀！」

卓少華道：「我不去。」

嚴玉蘭道：「爲什麼？」

卓少華道：「那是妳的家，又不是我的家。」

嚴玉蘭停下來，望着他柔聲道：「王阿大，你我不是很好麼？我的家，自然也是你的家了。」

她這幾句話，說得溫柔體貼，雙頰也不禁飛起了一片紅暈，而且她的手，也依然拉着卓少華的手。

卓少華究是少男，雖然神智被迷，但對異性的感應，和一般人並沒有不同，他聽着只感舒服受用，尤其她那靦覥神情，十分好看，他看得有些茫然，點點頭道：「好吧，我就跟妳回去。」

嚴玉蘭甜甜一笑道：「那就快走。」

這回，卓少華沒再多說，兩人手牽着手，一路急奔，卓少華雖然不認得路，但嚴玉蘭對這條路，好像極熟，只是脚不停步的往前急奔。

東方漸漸黎明，兩人已經趕到一處城門。

現在有人往來了，嚴玉蘭才放開了拉着卓少華的手。她跑得粉臉通紅，額上也隱見汗水，取出手帕輕輕拭了一把，回身道：「你要不要擦一把？」

她把自己的手帕朝卓少華遞了過去，但這一回頭，發現卓少華臉也不紅，臉上也沒有汗水，不覺奇道：「你不累？」

卓少華道：「我一點也不累，不是妳拉着我手，我跑得還要快呢！」

嚴玉蘭心中暗暗奇怪，忖道：「難道他的輕功，還勝過我不成？」

她把手帕往懷中一塞，撇撇嘴道：「不擦拉倒。」

卓少華說道：「嚴兄，你的肚子餓不餓？」

嚴玉蘭說道：「跑了一晚，自然餓了，我們先去吃一些早點，再找一輛馬車代步。」

卓少華道：「妳家還沒到麼？」

嚴玉蘭輕笑道：「還早着呢！」

兩人走到城門口，這裏就有賣豆漿的攤子，兩人在攤旁坐下，要了兩碗豆漿，和兩個粢飯團，正在吃喝之際，正好有一輛馬車馳來。

嚴玉蘭朝趕車的招招手，叫道：「喂，車老大，我們要去婺源，你去不去？」

趕車的趕忙停車，陪着笑臉說道：「去，去，二位公子爺，小的是一輛新車，價錢比一般要貴一些，到婺源路可遠着哩，這樣一共五兩銀子，不知公子爺意下如何？」

嚴玉蘭道：「這樣吧，我給你十兩銀子，我們要趕回家去，路上越快越好。」

這趟路，路程雖遠，但普通三兩銀子就夠了，趕車的看他們是兩個少年公子，故意提高了二兩，如今聽說給他十兩銀子自然喜出望外，連連陪笑，說道：「成，成，小的這輛車還是新近才打造的，不但快，而且穩，坐在上面，保證一點也不顚簸。」

兩人匆匆吃畢，付了帳，趕車的早已打開車帘，在邊上伺候着，等兩人上了車，放下車帘，就揮揮長鞭，駕着車往大路上筆直馳去。

這是第三天午牌時光，車子趕到婺源。嚴玉蘭指點着要駕車的停在府前大街的榮華客棧前面。

兩人跳下車，嚴玉蘭取出一錠十兩重的銀子，付了車資，忙拉着卓少華往裏就走。

一名店伙趕忙迎了出來，哈着腰道：「二位公子要住店？」

嚴玉蘭也沒理他，一路往裏行去，穿過一重院落，嚴玉蘭依然沒有停，往裏行去。

店伙跟在二人後面叫道：「公子爺，

快請留步，裏面是住宅了。」

嚴玉蘭回頭道：「我就是找你們掌櫃來的。」

店伙急道：「那麼公子爺請稍後，容小的進去通報……」

嚴玉蘭道：「不必。」

走到廻廊盡頭，又是一個小天井，迎面緊閉着兩扇黑漆木門，嚴玉蘭也沒叩門，伸手一推，木門裏面上了閂，當然沒有推開，回身朝店伙道：「你給我敲門。」

店伙瞪了兩人一眼，也沒作聲，舉手叩了五記銅環。

兩扇木門及時開啓，走出一個穿短裝漢子，問道：「什麼事？」

店伙忙道：「是這兩位公子，要見掌櫃。」

那短裝漢子還待再問，嚴玉蘭道：「是我找丁掌櫃。」舉步跨入門去。

嚴玉蘭進去了，卓少華自然也跟着進去。

短裝漢子喝道：「你們還不站住。」

嚴玉蘭冷聲道：「你吼什麼？還不快叫丁掌櫃出來？」

短裝漢子哼道：「這是什麼地方，由你亂闖得的？」

嚴玉蘭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短裝漢子說道：「原來你們是找碴來的。」

嚴玉蘭笑道：「是啊，我從沒找過碴，找找碴又何妨？」

正說之間，只見從走廊上又閃出兩個漢子，問道：「老王，是什麼事？」

短裝漢子說道：「這兩個小子，居然是……」

「拍！」嚴玉蘭揮手就是一個耳光，摑了過去，叱道：「你敢開口罵人，瞎了你的狗眼。」

她這一掌，出手極重，打得那個短裝漢子脚下踉蹌，衝出去了兩步。

另兩個漢子嚷道：「反了，反了，好小子，你們敢到這裏來撒野？」

身形一閃，朝嚴玉蘭欺了過來；左首一個右手五指箕張使了一記「大擒拿手」，朝嚴玉蘭抓到。

嚴玉蘭哼了一聲，隨手一撥，把那漢子直摔出去。

被摑了一記耳光的短裝漢子虎吼一聲，一記「黑虎偷心」一揮拳直向嚴玉蘭當胸搗來。

嚴玉蘭不禁大怒，喝道：「丁長泰手下，怎會有你們這幾隻瘋狗的？」

沒待他拳頭擊到，左手一探，就抓住他脈門，朝石階上拋去。

右首一個漢子一步跨到卓少華面前，同樣右手如鈎，朝卓少華肩頭抓來。

卓少華沒動，右手一抬，那漢子還當他要出手反擊，五指一緊，正好抓住他脈腕。他不知卓少華練的是「九陽神功」，心意一動，神功隨着貫注到手上，這下五指一緊，登時像抓在一根被火燒紅了的鐵棍上一般，燙得痛澈心肺，大叫一聲，往後連退了四五步。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只聽階上響起一個蒼勁的聲音哼道：「丁長泰手下又怎麼了？」

說話的是一個身穿湖縐長衫的老者，站在石階上，面有慍色，烱烱目光，朝二人投來。

他身後跟着四名身穿灰色勁裝的標悍漢子，大有只要他一聲令下，立可出手的模樣。

先前那三個漢子，看到掌櫃現身，登時一齊躬着身，道：「回掌櫃，這兩個小子……」

嚴玉蘭沒待他們說完，大聲叫道：「丁長泰，你連我都不認識了？」

丁長泰聽得一怔，定睛朝嚴玉蘭仔細看了一眼，臉上立時爲之大變，亦驚亦喜，急步趨下階來，連連拱手道：「會是小公主，小老兒該死，不知小公主駕到，還望小公主多多恕罪，多多恕罪。」

一面回頭叱道：「你們這些蠢東西，眞是瞎了狗眼，還不快跟小公主陪罪？」

那三個漢子聽說來的竟是小公主，也都嚇黃了臉，慌忙趴在地上，連連叩頭。

嚴玉蘭看也沒有看他們一眼，輕哼了一聲道：「丁掌櫃現在認清楚了？」

「是，是。」丁長泰連聲應是，一面連連拱手道：「小公主請到裏面坐。」

嚴玉蘭朝卓少華笑了笑，道：「王兄請。」

丁長泰先前還以爲卓少華只是小公主的隨從，如今聽小公主說出「王兄請」三個字來，也趕忙陪笑道：「是，是，王公子是小公主的客人，理該先請，請，請，小公主請。」

卓少華練成了「九陽神功」，神智已經清楚了大半，但因神智迷失在先，故而仍然殘存了一半，他聽二人一說，也不謙讓，舉步走在前面，跨上石階。

嚴玉蘭跟在他身後，相繼跨上石階，進入一間佈置得極爲雅潔的客室。

丁長泰不知這位王公子是什麼人，但看小公主對他這般客氣，想必來頭不小，自然十分巴結，讓兩人坐下，一名青衣使女立即奉上兩盞茗茶。

嚴玉蘭道：「丁掌櫃，我們一路趲程，還沒吃午飯呢！」

「是，是。」丁掌櫃口中應着，立即站起身來，叫道：「來人。」

那青衣使女聞聲走出，躬身道：「小婢在。」

丁長泰道：「妳快去吩咐廚下，整治一席上好的酒菜來。」

青衣使女應了聲「是」，返身退下。

丁長泰側着身子，坐在下首一張木椅上，陪着笑道：「小公主沒遇上穆嬷嬷吧？她前兩天打這裏經過，聽說是接小公主去的。」

嚴玉蘭道：「我遇見了。」

忽然口中「哦」了一聲又道：「我要麻煩丁掌櫃，給我們弄一輛車，我要回山去。」

「是，是。」丁長泰又應了兩聲是，陪着笑道：「車現成有，小公主要幾時動身？」

卓少華心中暗道：「嚴兄也眞是的，方才把車回了，現在又要叫丁掌櫃僱車，爲什麼不叫原來的車趕上山去呢？」

嚴玉蘭道：「我們吃過午飯就走。」

「好。」丁長泰道：「小老兒就叫人去準備。」

說話之時，只見青衣使女俏生生走入，躬身道：「啓稟掌櫃，酒席已經擺好，請小公主和王公子可以入席了。」

丁長泰立即站起道：「王公子、小公主，請到東廂入席。」

他陪同二人，走入東廂，果見中間一張八仙桌上，已經擺滿了酒菜。

嚴玉蘭道：「王兄，你是客人，請上坐呀！」

卓少華道：「還是嚴兄請。」

嚴玉蘭朝他推了一把，嬌笑道：「你是客人咯，我在這裏，算得是半個主人呀，那有主人坐上首的道理？」

她這輕輕一推，丁長泰可立時明白過來，原來這位王公子可能是小公主未來的嬌客，他就跟着陪笑道：「王公子遠來是客，理應上坐。」

卓少華這就坐了首位，嚴玉蘭坐了第二位，丁長泰則在下首作陪，青衣使女替三人斟上了酒。

丁長泰爲了討好小公主，就起身敬卓少華和小公主的酒。

卓少華也不推辭，杯到酒乾，和丁長泰乾了一杯，嚴玉蘭却只淺淺的飲了一口酒。

卓少華神智有一半尙未清明，所以很少說話，也不和丁長泰客套，這使丁長泰越覺得這位王公子高不可攀。

天底下的情形，就是這樣，越是高不可攀的人，就越有人想高攀。在酒席上，想高攀最容易的事，莫過於敬酒了。

丁長泰等青衣使女在他面前斟滿了酒，又站起身來，諂笑道：「王公子，武林雋英，平日就是請都請不到，今天光降敝處，小老兒感到萬分榮寵，粗餚水酒，實在不成敬意，小老兒再敬公子一杯。」

說完，雙手舉杯，一口喝乾。

卓少華道：「丁掌櫃太客氣了。」

也舉起杯來，正待和他再乾。

嚴玉蘭伸出一隻纖纖玉指，輕輕一擱，然後輕聲道：「王兄，你少喝一杯吧，飯後我們還要坐車趕路呢！」

丁長泰連連笑道：「是，是，小公主說得對，這一杯，是小老兒敬王公子的，王公子若是和小老兒對乾，小老兒萬萬担當不起，萬萬不敢當的。」

飯後，丁長泰果然準備了一輛簇新的油壁雙轡馬車，流蘇紗窗，錦繡軟墊，坐在車上，當眞舒適無比。

車上還替兩人準備了一個保溫的茶壺，四式小公主愛吃的細點和一包蘇州稻香村的玫瑰水炒瓜子。

丁長泰恭送兩人上車，親自開了車門，連連躬腰，口中還一直說着：「今天眞是慢待了公子，慢待了小公主，二位一路順風。」

車把式也挑一個年輕而駕車熟練的人，他摸熟了小公主的脾氣，再三交代，車行不但要快，而且要穩，別把小公主千金嬌軀顚壞了，顯出小公主的火氣來。

車子馳出榮華客棧，馳上了大街，丁長泰還站在客棧大門口，不住的抱拳躬身，大街上的行人，不知道今天榮華客棧來了什麼高貴人物，全都遠遠的停步觀看。

卓少華和嚴玉蘭並肩坐在車上，微笑道：「丁掌櫃眞是一個好人。」

嚴玉蘭抿抿嘴，輕笑道：「他的外號，叫做笑面屠夫。」

卓少華道：「他從前是殺豬的？」

嚴玉蘭噗哧笑出聲來，說道：「江湖上人，殺的會是豬嗎？」

卓少華回頭看她，說道：「嚴兄，妳眉頭有一顆朱痣，笑起來很好看。」

嚴玉蘭臉上一紅，嬌嗔道：「人家和你說正經，你說到那裏去了？」

卓少華癡癡的看着她，說道：「我說的是眞話，我心裏很喜歡嚴兄。」

他總是還有一半神智被迷失了，才會坦直的說出心裏的話來。

嚴玉蘭臉上更紅，幽幽的道：「我知道。」

她心裏甜甜的，但心跳得忐忑不停，連眼睛都充滿了情意，低低的叫道：「王兄……」

卓少華迷迷糊糊的應了一聲。

嚴玉蘭說道：「我有一件事要告訴你的。」

卓少華道：「嚴兄有什麼事？」

嚴玉蘭道：「你本來不叫王阿大，叫做卓少華。」

卓少華點點頭道：「我聽老哥哥也這麼說。」

這也是心裏的話，老哥哥一再交代他，不可跟人說的，但他心裏對嚴玉蘭有好感，所以說出來了。

嚴玉蘭驚奇的道：「你原來已經知道了？」

卓少華道：「老哥哥說的話，我自然相信。」

嚴玉蘭又道：「你老哥哥是誰呢？」

卓少華忽然想起老哥哥說過，他的一切，不能告訴任何人的，這就搖搖頭道：「不知道，只是他要我叫他老哥哥的。」

嚴玉蘭知道他心智受迷，再問也問不出來，只得又道：「那麼老哥哥還和你說些什麼呢？」

卓少華因爲想起老哥哥的囑咐，就不肯再說了，搖搖頭道：「沒有了。」

嚴玉蘭甜甜一笑道：「所以我要告訴你咯！你現在仔細聽着，你本來叫做卓少華，被奶娘給你服了『忘憂散』，才迷失了神智，她故意告訴你叫王阿大，你才以爲眞的是王阿大了……」

「嚴兄……你眞好……」

卓少華忽然一把捉住了嚴玉蘭一雙柔荑，輕輕搖撼着，說道：「這話，我也聽老哥哥說過。」

嚴玉蘭被他握住了雙手，臉上不由的飛起一片嬌紅，她任由他握着，沒有縮回去，驚奇的問道：「老哥哥怎麼會知道的呢？」

卓少華道：「我不知道。」

嚴玉蘭絲毫沒有怪他，因爲他是神智被迷的人，一面繼續說道：「前兩天，我們遇上奶娘，我就跟她要解藥，她不肯，她平時只要我開口都會答應的，我不知道她爲什麼不肯給你解藥……」

「不要緊！」

卓少華依然握着她的手沒放，笑着續道：「老哥哥會跟她要的。」

嚴玉蘭微微搖頭道：「我向她要，她都不給，別人更不會給了。」

她沒讓卓少華開口，接着柔聲道：「奶娘『無憂散』的解藥，我娘也有，所以我要帶你見娘去，你只要服了解藥，就可以恢復神智了。」

卓少華突然道：「我很好，心裏很清楚。」

嚴玉蘭也有些奇怪，服了『無憂散』的人，神智被迷，但卓少華有時神智確實很清楚，和沒有被迷的人一樣，有時又好像被迷了，但她仍然把他看作神智被迷的人，因此溫柔的一笑，說道：「但你服了解藥，就會更清楚。」

卓少華心裏甚是感動，只是痴痴的望着她，說道：「妳眞好。」

嚴玉蘭被他看得有些害羞，顏若玫瑰，低下頭道：「你老是看着我幹麼？」

卓少華握着她雙手，這時不覺握得更緊，低下頭道：「我只知道妳笑的時候很好看，但妳臉紅了就更好看！」

嚴玉蘭撇了下櫻唇，說道：「你原來壞透啦！」

她把頭埋進了他懷裏，不讓他再看。

卓少華低下頭，聞到她秀髮上散發出來淡淡的幽香，一顆心怦怦亂跳，頭也不自禁的更低下去，輕輕吻着她秀髮。

嚴玉蘭更是害羞得不敢抬起頭來，臉埋在他懷裏，隱約可以聽到他的心跳，她的心也跳得很厲害。

兩人偎依着，誰也沒有說話，但這比千言萬語更可以互通心曲！

車廂中風光旖旎，忘了車行顚簸，也忘了多少時間！

嚴玉蘭紅着雙頰，輕輕搖動了下，才從他懷裏直起腰來，說道：「卓兄，我差點忘了，你快坐好，我有話要告訴你。」

卓少華才輕輕放開了她的雙手，坐正身子，問道：「妳又要告訴我什麼呢？」

嚴玉蘭舉手攏攏她散亂的秀髮，想起剛才他一直吻着自己頭髮，陡然間，又面紅過耳，一面矜持着道：「待會，我帶你去見我娘，你不可說出老哥哥告訴你的那些話，你要裝作什麼都不知道，否則娘會對你懷疑，娘問你叫什麼名字，你仍然要說王阿大，要叫我小公主，解藥的事，一句都提不得，我會跟娘說的，知道麼？」

卓少華點點頭道：「我知道，我方才告訴妳，是因爲妳對我好。」

嚴玉蘭羞急的道：「你不可在娘的面前，說我對你好。」

卓少華又點點頭道：「我只對妳一個人好，所以什麼話，也只對妳一個人說，別人問我，我都不會說的。」

「還有。」嚴玉蘭又道：「到了山上，我就不能時常和你在一起了，你也不可來找我，我有空，會來找你的，因爲我娘不會馬上就答應給你解藥，她一定先要看你幾天，等娘認爲可以給你解藥的時候，才會給你。」

卓少華道：「那要多少時候？」

嚴玉蘭道：「你不用管，我會想辦法的。」

卓少華道：「我知道了。」

「還有。」嚴玉蘭道：「娘要你住在那裏，你就住在那裏，不可亂走。」

卓少華道：「我知道。」一面忍不住問道：「妳娘很兇嗎？」

嚴玉蘭道：「娘也不是兇，只是她從不相信別人。」

卓少華想了想，又道：「我見了妳娘，叫她什麼呢？」

嚴玉蘭道：「叫她城主，我帶你去見她，我自會告訴你的了。」

卓少華道：「我都聽妳的就是了。」

嚴玉蘭道：「丁長泰給我們準備了點心，你要不要吃？」

卓少華望着她，意亂情迷的道：「妳頭髮很香，我想再聞聞好麼？」

他究是心智迷失了一半，心裏想的，就說了出來。

嚴玉蘭被他說得滿臉羞紅，輕啐道：「不要。」

卓少華神智迷糊，他想要的，就是要了，不待分說，雙手一環，已經抱住她的雙肩，低頭聞去。

嚴玉蘭羞急的道：「你不要這……」

她還在說話，自然仰起了頭，但她的頭已經低了下去。四目相對，他本意只是想吻吻她秀髮，這回却吻在她鼻尖上，她身軀一陣輕顫，羞得趕緊閉了眼睛。

男女相悅，這原是天性，卓少華的頭極自然的又低下了些，兩片熾熱的嘴唇恰巧印上了她的櫻唇。

她感到一陣從未有過的窒息，但也使她領略到一陣從未有過的溫馨！

他也一樣，這是破題兒第一回，他興奮的緊緊摟住她的嬌軀。

這個當然比方才更刺激，兩顆心都有着甜蜜的感受，似膠似漆，好像天地之間，就只有他們兩個人了。

車輛突然起了一陣激烈的顚簸，車子也隨着搖擺不定，像是進入了一條崎嶇不平的道路。

嚴玉蘭口中輕「唔」一聲，急忙輕輕把他推開，說道：「快到啦！」

卓少華兩頰通紅，望着她囁嚅的道：「嚴兄，我要永遠和妳在一起。」

嚴玉蘭關切而羞澀的叮囑道：「你要記住，到了山上，千萬不可再……這樣的了。」

卓少華點點頭道：「我知道，妳要我服了解藥，再和我好……」

嚴玉蘭面含嬌嗔，輕啐道：「我才不和你好呢！」

卓少華笑道：「妳這是騙我的。」

只聽有人喝道：「來車快停下來。」

奔行中的車子，果然一下就緩慢下來，而且繞了一個圈，才行停下。

那人問道：「你們從那裏來的？」

駕車漢子答道：「婺源榮華客棧。」

在他們說話之時，嚴玉蘭悄聲說道：「我們下去吧。」

卓少華道：「已經到了麼？」

「還沒有。」

嚴玉蘭笑了笑道：「但我們該在這裏下車了。」

車廂門開了，駕車的恭敬的陪着笑道：「小公主，車只能到這裏爲止了。」

嚴玉蘭點點頭道：「我知道。」

她取出一錠銀子，隨手遞去，說道：「這是我賞你的。」

駕車的接過銀子，連聲稱謝。

嚴玉蘭當先跳下車，卓少華也跟着下

車，只見這是一座高山山谷的入口處，本來一路行來，山徑只容得兩輛車子，但這裏却開闢了一片空地，可容得車輛回轉。

山谷入口處，站着兩名青衣勁裝漢子，自然就是剛才喝問的人了。

那兩名漢子一眼看到從車上下了的竟是嚴玉蘭，不禁怔得一怔，兩人趕緊躬身行禮道：「小的見過小公主。」

嚴玉蘭問道：「辛嬷嬷在裏面嗎？」

兩個漢子連忙躬身，恭應道：「在，在。」

嚴玉蘭回頭，說道：「王兄，你隨我來。」

說完，舉步往谷中行去。

卓少華跟着她身後而行，兩名漢子不敢阻攔，只得任由他跟了進去。

進入谷口，這是一條平整的谷道，兩邊高峯如削，甚是險陡，行約半里，谷道盡頭，已是一片平地，四周山峯環繞，樹林濃密，山麓間蓋了十幾間房屋，儼然村落。

卓少華還以為到了她家了，口中讚道：「這地方眞好，好像是個世外桃源。」

嚴玉蘭道：「我帶你去見辛嬷嬷。」

卓少華問道：「辛嬷嬷是什麼人？」

嚴玉蘭說道：「辛嬷嬷就是這裏的管事。」

兩人邊說邊走，已經走近中間一幢房屋，門口站着一個青衣女子，看到嚴玉蘭，急忙躬身下去，說道：「小婢叩見小公主。」

等她直起身，就回身大聲叫道：「啓稟辛嬷嬷，小公主回來啦！」

嚴玉蘭也不待她通報，一腳跨進大門，卓少華自然跟着她入。

入門就是一間堂屋，地方甚是寬敞，中間一張長案上，還供着一尊白玉觀音，一張紅木八仙桌，和幾把椅子。

兩人剛剛跨入，只聽一個老婦人的聲音說道：「妳嚷什麼？小公主來了，還用得着妳通報嗎？」

隨着話聲，已從裏面走出一個身穿藍布衣袴的老嫗。

這老嫗年約五旬以上，花白頭髮，尖瘦臉龐，一雙小眼睛烱烱有光，一眼看到堂屋中站着的嚴玉蘭，和一個陌生的青衫少年在一起，不覺一怔，迎將上來，堆笑道：「小公主，妳回來了就好，可把老夫人急壞了！」

嚴玉蘭回頭道：「王兄，這位就是辛嬷嬷。」

一面朝辛嬷嬷道：「辛嬷嬷，他叫王阿大，我帶他來見娘的。」

她說話時，有些羞澀模樣。

卓少華抱抱拳，道：「在下見過辛嬷嬷。」

辛嬷嬷是何等人，嚴玉蘭的表情，她只要看上一眼，肚子裏可就明白了一大半，她烱烱目光，打量着卓少華，一面滿臉堆笑說道：「快快請坐，小公主、王相公坐了半天車，已經够累的了。」

嚴玉蘭、卓少華在椅上落座，青衣使女即送上了兩盞香茗。

辛嬷嬷道：「小公主，老夫人着急得很，妳快上去才是。」

嚴玉蘭道：「辛嬷嬷，王兄可以和我一起上去嗎？」

「這恐怕不成。」

辛嬷嬷含笑，又道：「老婆子知道，是妳小公主帶來的人，不會有差錯，但這是咱們的規矩，老婆子不得不按規矩來，小公主上去，先在老夫人跟前稟報一聲，不是很好嗎？」

嚴玉蘭略為躊躇，才點點頭道：「也好。」

這句話就有些勉强。

辛嬷嬷忙陪笑道：「小公主請多多原諒，老婆子可不敢違了老夫人的命令，妳可要體諒老婆子的苦衷。」

「我知道。」

嚴玉蘭站起身，朝卓少華含笑道：「王兄，你在這裏稍候，我先上去見過娘，待會兒辛嬷嬷自會給你安排的。」

卓少華也站起身道：「不要緊，妳只管先行，我在這裏坐一會好了。」

嚴玉蘭朝他甜甜一笑，說道：「眞對不起，那我先走了。」

說到這裏，回頭道：「辛嬷嬷，那我走啦！」

她又回眸朝卓少華笑了笑，翩然朝外行去。

辛嬷嬷看在眼裏，心中暗道：「看來小公主和他已經好得蜜裏調油啦，唉，這丫頭果然也長大了，只是城主呢？這一關，只怕不大好通過呢！」

心中想着，一面含笑道：「王相公請用茶。」

卓少華道：「辛嬷嬷不用客氣。」

他雙手捧起茶盞，輕輕喝了一口。

辛嬷嬷道：「王相公請稍坐，老身有些瑣事，要少陪了。」

卓少華放下茶盞，說道：「辛嬷嬷只管請便。」

辛嬷嬷就往後面去了。卓少華坐着無聊，不覺拿起茶盞，隨口喝着。

天色漸漸接近黃昏，卓少華也斜倚着茶几，一陣睏意，襲上了心頭。

卓少華練的是玄門正宗「九陽神功」，「九陽神功」練到上乘境界，就可以水火不侵，諸毒不染。

卓少華自幼練功，已有十四五年功力，後來又經老哥哥輸給了他二十年內功，飛天神魔謝長風練功九十年，他的二十年功力，別人苦練二十年也比不上他。

這麼算來，卓少華一身「九陽神功」，豈不少說也有三十年火候了？

他喝下第二口茶，就覺得頭腦有些重的，只想打瞌睡，於是就倚几睡去。

當然，這兩口茶是有問題的，因為芙蓉城主住的地方，二十多年來，從沒有外人擅入一步，也不許外人踏入。

辛嬷嬷就是主持守護入山路徑的人，因為登峯的山徑，只有一條，一人守關，萬夫莫入。凡是要上山去的人，先必須經過辛嬷嬷這一關，經辛嬷嬷認可，你必須喝下一盞茶，等你睡着了，再由辛嬷嬷派人送上山去，這是芙蓉城的規矩，二十年來，什麼人都不能例外。

辛嬷嬷昔年是城主的貼身丫頭，對主人忠心耿耿，最為城主所信任，所以才派她這個職務，名之為「前山總管」。

上山前喝的這杯茶當然是迷藥了，它

是穆嬷嬷（穆七娘）配製的，藥量不重，但喝下去就會昏睡，它也不須要解藥，有一兩個時辰藥性消失，就會自動醒轉。

凡是練功的人，睡眠之時也特別警覺，稍微一些風吹草動，就會很快驚醒過來。（這是一般睡眠，喝了迷藥，昏昏睡去，當然不在此例。）

卓少華練了「九陽神功」，又有三十年以上的內功火候，「九陽神功」原有諸毒不侵之功。（因為「九陽神功」有祛除劇毒的功能，卓少華先服「無憂散」，再練「九陽神功」，如今神智也已逐漸恢復到五成左右了，就算沒有解藥，再有五年苦練，也可完全恢復過來。）

這茶水中的迷藥，藥量既輕，對卓少華來說，自然不易迷得住他，他之被迷，只是不曾防備而已！

就在他倚几昏睡之時，突然覺得有人搬動他的身子，練「九陽神功」的人，只要有外來的力道侵犯到身子，就會自生反應，眞氣自動運行。

卓少華喝兩口茶就迷昏，就是沒有運氣行功，只要眞氣一經運行，區區迷藥，自可立即就逼出體外。

如今就因有人搬動他的身子，眞氣一動，人就立即警覺過來，但覺身子被兩個人抬着走，心中暗暗覺得奇怪，但他被迷的神智，終究只清醒了一半（這是指「無憂散」迷失的神智）心頭反應遲鈍，雖覺奇怪，却並沒有立時掙動。（一方面他喝下去的兩口迷藥，此時雖經眞氣的自動運行，人已清醒，但藥力尚未完全消失。）

在他感感覺上，這兩人抬着他身子，走出了大門，把他擱在一張籐椅之上。接着只聽一個老婆子的聲音道：「這位王相公，是小公主帶他去見城主的，你們路上可得小心！」

卓少華立時聽出那是辛嬷嬷的聲音，心中暗想：「原來他們是送我去見城主的，城主不就是嚴兄的娘麼？」

接着只聽兩個男人聲音應道：「總管放心，小的曉得。」

辛嬷嬷又說道：「你們到了城中，不用按一般手續辦理，只要交給顧總管就得了。」

兩個男人聲音又應了聲「是」。

辛嬷嬷道：「好，你們可以走了，小公主在山上，只怕已經等急了呢！」

兩個男人的聲音又應了聲「是」，卓少華就感到籐椅被人抬了起來，輕快的上路。

現在卓少華弄清楚了，他們是把自己放在一張籐兜子上（肩輿之一，亦稱山轎）由兩人抬着上山，心中更覺奇怪！

他想起方才嚴兄問辛嬷嬷，是不是可以和自己一起上去？辛嬷嬷說：這恐怕不成，這是老夫人的命令，老婆子不得不按規矩來，所以嚴兄一個人先走了。

難道他們的規矩，就是要兩個人抬着自己上去麼？

好像他們把自己送到山上，要交給一個顧總管，這是為什麼呢？

哦，方才自己是喝了兩口茶，就昏昏欲睡，他們大概要等自己睡熟了，才能送上山來。

他睜開眼來，這時天色已黑，山路奇險，但兩個抬着籐兜子的漢子却舉步如飛，履險如夷，奔行得又穩又快，在許多斷岩危崖上都配合得很好，輕輕一縱而過。

卓少華躺在上面，倒看得有些驚心動魄，心想：「他們既然要等自己睡熟了才送上來，自己索性仍裝睡熟了，讓他們抬吧！」

他究是還有一半神智，並沒清楚，思想比較簡單，是以沒想到自己喝了兩口茶，怎麼會睡熟的？這自然是有人在茶水中做了手脚。

他想到的只是他們既然要等到自己睡熟了再送上去，自己就只裝睡熟了好了，這想法雖然單純，却也沒錯。

兩個壯漢抬着籐兜子一路上山，約莫奔行了將近半個時辰，脚下忽然一緩，只聽有人問道：「你們送來的，可是王相公麼？」

前面一個抬籐兜子的答道：「是的，小的是奉辛總管之命，把人送交顧總管去的。」

那人道：「方才顧總管已派人來問過了，你們快些進去吧！」

卓少華怕被人家看見了，只是閉着眼睛不敢睜開來瞧，兩個抬籐兜的漢子應了一聲，繼續往裏行去。

片刻工夫，似乎進入一處房屋，又轉轉彎彎的走了一陣，只聽一個女子的聲音問道：「你們送來的是王相公麼？往這裏來。」

兩個漢子已把籐兜放下，然後又抬着卓少華走入一間屋中，放到榻上。

那女子聲音說道：「好了，你們可以去了。」

兩個漢子口中應「是」，躬身而退。

接着卓少華聽到那女子的脚步聲，走近榻前，一手撥開自己牙齒，把一小杯甜甜的水傾入口中，心中暗暗忖道：「不知她給自己喝的是什麼甜水？」

過了一回，只聽又有脚步聲走入，响起一個老婦人的聲響，說道：「小琴，山下已把王相公送來了吧？」

「是的。」那女子聲音說道：「小婢已經給他服了醒神湯，很快就會醒過的來了。」

那老婦人說道：「好。」她只說了一個「好」字，就在室中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

卓少華心想：「那老婦人大概就是顧總管了？」

「哦，那小琴說給自己服了醒神湯，那一小杯甜汁，敢情就是醒神湯了，她說自己很快就會醒來，自己那就不用再裝睡了！」

想到這裏，立即雙目一睜，翻身坐起，目光一轉，只見自己對面一把椅子上，坐着一個頭髮花白的胖老婆子，一雙熠熠眼睛，盯着自己直瞧。

卓少華問道：「老婆婆，我怎麼會到這裏來了？」

胖老婆子並沒回答他，只是望着他問道：「你叫王阿大？」

卓少華點點頭道：「是的。」

胖老婆子又道：「你如何認識小公主的？」

（未完・十）

新派武俠長篇

鬼魅江湖

武陵客·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武顯揚被衆皇子追殺，逃過厄運，知道不容易脫出十三陵，便逃至一峻峨怪石之後，將身形隱起，卸去衫履，裝成大內侍衛，和另一個紫絳臉的侍衛去找自己的主子，却被七皇子看見，凌雲天同時也在場，便對七皇子說這是石誠所喬裝，七皇子信以為眞，便將所見對衆皇子說出，四皇子怕石誠會將自己陷害，便到胡同府邸將石誠殺掉，經過唐子建——凌雲天證明，所殺並非石誠，使四皇子又心生疑慮，而武顯揚亦想將凌雲天殺害，趕去秘魔崖找凌雲天，而七皇子在崖上已佈下高手將耿若殿和羅素蘭三女困住，幸得凌雲天將她們拯救出來……

皇子探別府　少俠阻行程

四皇子聞言大怒，厲聲喝道：「七弟，你語無倫次，血口噴人為何，須知國法森嚴，雖兄弟至親，例無徇情。」

七皇子冷冷答道：「四哥不要嚇唬小弟，四哥之密謀毒計，已為小弟偵悉無遺，證據猶在小弟的手中。」

四皇子聞言吃驚，面色鎮定如恒，淡淡一笑道：「愚兄有何毒謀，你且言明，，須知誣告栽贓，罪加一等。」

七皇子道：「小弟府中昔年有一武師千面神儒石誠，易容之術，江湖中無人比擬，武功卓絕，機智尤工，後因其心術不端，為小弟察覺，正欲除他，但被他逃去，扮為鄉間巨紳豪富，不料却為四哥收容，網羅門下，命其尋覓與我等形貌相像之人，以備替換我等。」

此言一出，諸皇子不禁相顧失色。

四皇子心神猛凜，淡淡一笑道：「七弟言之鑿鑿，莫非石誠已落在你手中麼？」心中暗道：「此事怎會讓他得知，莫非石誠自知不慎洩露口風，自己已萌殺機，但七弟只知他是武顯揚，為何能揭破他眞正身份，令人困惑難解……」

只聽七皇子冷笑道：「口說無憑，待小弟前往宮內取出眞憑實據，你等可願同往？」

諸皇子見七皇子振振有詞，不由得不信，互望了一眼，頷首應允。

四皇子冷笑道：「你若有一絲不眞，恕愚兄無法徇情。」偕同諸皇子返回宮禁大內。

一至玉帶橋瓊華島附近，七皇子倏地止步。

八皇子目露詫容，道：「七哥為何不行？」

七皇子冷冷一笑道：「你等若記憶不差，我在十三陵曾當衆詳言窺聽武顯揚之言麼？武顯揚乃奉石誠之命所為。」

五皇子冷笑道：「乾坤居士武顯揚乃武林前輩名宿，怎會聽石誠指使。」

七皇子朗笑道：「武顯揚墓木已拱，骨化成朽，此人乃石誠替他易容，何況此人與石誠已習成血影魔經。」

五皇子面色大變，詫道：「什麼？他們已習成血影魔經。」

此言除了兩人外，頓感心神猛震，岌岌自危。

那兩人是誰？一是四皇子，另一乃主使乾坤居士武顯揚的天潢貴冑。

四皇子只覺七皇子胡言亂語，反正沒有眞憑實據落在他手中，且瞧他玩出什麼花樣來。

另一人樂得黃鶴樓上看翻船，幸災樂禍。

七皇子微微一笑道：「所以四哥察覺石誠心懷叵測，得手血影魔經毫無所聞，將他誆騙入宮逼出血影魔經藏處，豈料反被石誠察覺，以替身隨入，暗算制命，四哥只道石誠被暗害身死，憂喜交半……」

四皇子面色大變怒道：「七弟怎麼竟胡言亂語起來了。」

七皇子哈哈大笑道：「四哥你身帶石

誠潛入宮禁，一舉一動均落在我眼中，已先稟明母妃立好佐證，四哥，你我之間雖各有不是，最多兩敗俱傷，四哥還不取出屍體來。」

四皇子不知其言有詐，不禁嘿嘿冷笑道：「七弟這也算不了什麼大事，石誠心懷不軌，覬圖利用我等奪嫡之事遂其顛覆大清之志，愚兄豈能不殺他以滅口。」

七皇子冷笑道：「石誠並非四哥所殺，石誠亦非石誠。」

四皇子氣極面如噀血，急步走在假山石前移開冰雪，拉出一具僵硬屍體。

七皇子冷笑道：「誰是誰非，我們同去覲見父皇。」

二皇子道：「依我之見不如算了，我等都有不是處，萬一父皇盛怒，我等均性命難保。」

諸皇子聞言，不禁默然，各自怫然散去。

×　×　×

「蘆溝橋畔車馬多」。此乃古人題詠之句，「蘆溝曉月」為燕京八景之一。

橋跨永定河上，金大寶年間所建，東西長六百六十尺，輻廣廿六尺，環十有一拱，長橋臥虹，洪濤吐鱗，若迅雷奔馬，不可測識。

蘆溝橋建築宏麗，共百四十柱支撐橋身，柱下各伏一獅，鐫刻精巧，獅伏毛中隱有小獅，千百年來無一可數清獅之多寡，而獅形狀，百無一同，尤為奇觀。

昔日清晨，殘月映波，黛柳一碧，翠拂行人，悅目清新，如今蘆溝月黑，寒風四野，冰雪載途，河水嗚咽，不勝淒涼。

河神祠後一幢農舍，燈火熒然如豆。

兩條魂樣人影欺風電閃撲向農舍。

農舍內寂無人聲，似已睡沉。

兩條魂影疾閃入室，燈火微微一幌，現出乾坤居士武顯揚及粟姓怪人。

武顯揚目光炯炯巡視了一瞥，詫道：「老朽親眼得見唐子建進入此舍，怎麼不見？」

粟姓怪人道：「黑夜之間，易於恍惚，武兄也許一時疏忽，被唐姓小賊聲東擊西，趁間逃逸離去。」

武顯揚冷笑道：「粟老師，你太小看老朽了。」

忽聞暗中響起一聲低笑道：「武前輩，追踪在下為了何故？」

暗中人影一閃，飄然走出唐子建。

武顯揚目睹唐子建現身，目中猛泛森厲殺機，冷笑道：「功虧一簣，廢於一旦，如非因你……」

唐子建斷喝道：「住口，因為在下甚麼？」

「你心中自然明白。」

唐子建冷冷一笑道：「武前輩，你心中也放明白些，倘你眞是乾坤居士，那又當別論了，狐披虎皮，終有露出馬脚之時，彼此一樣，斥責在下未免多此一舉。」

說着語聲略略一頓，又道：「你我河水不犯井水，各行其事，豈不甚好。」

武顯揚哈哈狂笑道：「唐子建，你還想活命麼？老朽已動殺機，你不如喚出羅素蘭等人前來受死，老朽一向行事，斬盡殺絕，從不留活口。」

唐子建朗聲一笑道：「武顯揚，你尾隨羅姑娘等來此，就請下手，無如心忌在下，是以久久守候在下轉返，坐失良機，一錯再錯，在下如相懼於你，怎會自動現身。」

粟姓怪人厲聲道：「武兄與他枉費唇舌則甚！」

突聞門外傳來一個森冷笑聲道：「武老師千萬不可讓唐子建逃脫，你已中了他緩兵之計，羅素蘭等賤婢已逃去甚遠，無法追及……」

語尚未了，唐子建右手迅如電光石火扣在粟姓怪人「井肩」穴上。

武顯揚面色一變，右掌猛吞，呼的劈向唐子建。

唐子建摔腕一甩，將粟姓怪人迎向武顯揚血烝掌力送去，粟姓怪人一身功力非同等閒，無如猝為唐子建所制，無法施展，身不由主飛掠而出。

武顯揚大驚失色，迅自撤掌，但已不及，粟姓怪人悶嗥一聲，旋轉倒地。

唐子建哈哈長笑聲中，雙掌一揮，獨鶴冲天拔起，轟的一聲巨震，一棟農舍成四分五裂，冰雪飛灑散飛如雨，瀰障眼目，唐子建去勢如電，眨眼已隱失於沉沉夜色中。

武顯揚喉中發出一聲厲嘯，暗中人影紛紛隨起，向唐子建遁走方向追去。

×　×　×

天色濛濛放曙，萬里飛絮飄雪，官道上現出一騎灰驢，蹄聲得得，清脆響亮。

騎上人約莫三旬左右，身着一襲老羊皮袍。精神萎靡眉宇愁結，身後只繫着幾本破書及一架琴囊，生像不第秀才，蹭蹬科場。

官道上不時飛奔過幾匹快馬，騎上人均身着勁裝捷服，肩搭兵刃，形色匆匆，似有急事在身。

偶而有數人在騎上回過眼來視了那驢上人一眼，均未置意，又揮鞭策馬狂馳而去。

這種氣候夠冷的，呵氣成雲，天寒地凍，那驢上少年彎腰縮首控騎慢慢而行。

驀地——

身後來路傳來一聲響亮希聿聿長嘶，接着一片充驟如雷蹄聲送入耳中。

五騎棗紅駿馬鞍上乘着五個大內高手如飛而至，忽聞沙啞語聲道：「如此趕馳，三日三夜可趕至翠雲別府了。」

「老四！」一聲大喝如雷叫道：「你總是三杯下肚，話多僨事，我看你不要命了。」

「一個窮酸也值得大驚小怪，取他性命不過翻掌之勞，怕他聽見乾脆殺他滅口好啦。」

語聲中一騎陡地疾轉，望那驢上少年奔去。

少年身形陡地一挺，目中精芒逼射，冷笑道：「你在找死！」右掌疾拂而出。

那大內高手似察覺不妙，但怎來得及，只覺胸口一冷，唉呀一聲翻下鞍來。

其餘四騎遠遠瞥見，不禁大驚失色，策馬急馳而來。

那少年已取過身後琴囊，取出一柄長劍，飄身下鞍，四騎未至，人已穿空飛起，半空中揮劍出鞘。

滿天流芒，夾着眩目朵朵寒星罩襲而

下。

只聽數聲慘嗥中，四個大內高手巳身首異處，血噴如泉，屍身擲跌道旁。

那負傷倒地的大內高手看得眞切，不禁胆寒魂落，暗暗忖道：「他雖依仗一柄稀世寶刃，但我等五人均有一身高强武功，不勝亦必落敗，他這一招劍式分明是震爍武林的奇學，不然何以一招斃命。」

忖念之間，那少年巳將五騎一驢驅向雪野奔去無踪，然後傾洒藥粉將他的四位同伴屍體化去。

少年微微一笑，一躍落在傷者之前，抓起穿空飛掠而去，幾個起落，巳遠離官道數十丈，停身在一片隆起雪阜之後，冷冷問道：「尊駕奉了何人所命，趕向翠雲別府？」

那大內高手知實說也不免一死，獰笑道：「朋友，我等江湖人物寧折毋彎，旣落在朋友手中，生死巳置之度外，可別想問出一字眞情實語。」

少年雙眉微挑，淡淡一笑道：「眞的麼？」兩指飛出，錯開那大內高手命門穴上經絡。

大內高手初時還未有甚麼異樣感覺，只覺一絲飛麻佈襲全身，繼而脊部生出酸痛，漸生裂脹。

須臾，全身骨節均欲崩裂脹腫，內腑氣血還運如虫行蟻走，這滋味比死却要難過。

只見這大內高手目瞪口張，面膚扭曲，黃豆大的冷汗，順頰流下，喉間吐出呃呃嗥聲。

少年微笑道：「朋友，滋味如何？」

那大內高手才知不吐實徒然受苦，顫聲說道：「兄弟只知七殿下巳與四殿下聯合調遣十數批高手趕往翠雲別府擒拏一凌雲天之人，七殿下尚邀請其師太極慧劍佟景賢出山，兄弟只知如此，別無所悉。」

少年垂首沉吟，暗道：「他兩人均是城府深沉，心機陰險巳極，雖相互聯手，難免各有用心，如不趁早戒備，恐爲其所乘。」疾揮出一拳，將這大內高手擊斃掩在雪中，縱身一躍望良鄉縣城奔去。

永安客棧位於良鄉，商肆林立，最熱鬧的西大街上，雖然大雪紛飛，但人來攘往，買賣鼎盛，午時甫近，一個少年扶着一具琴囊，兩手捧着一大包熱香四溢糖炒板栗，跨入客棧，高聲道：「羅大爺可是住在店內麼？」

一個頭戴氈帽店夥趨前躬身含笑道：「爺台尊姓，羅大爺攜有內眷住在跨院上房，容小的通禀。」

少年微微一笑道：「你將這具琴囊及一包糖栗帶去，他就知我來了。」

店夥滿腹驚詫，暗道：「江湖中人委實詭奇百端。」那年頭車船店脚牙，見多識廣，知越是如此越不好惹，喏喏連聲，接過就走。

移時，隨着店夥走出一氣度雍容，衣着華麗老者，一語不發，對少年神態極其恭敬，一揖至地，肅容前導。

跨院中房間甚多，寬敞雅潔。

老者肅容進入一間大廳，命店夥立即送上一席酒飯。

這席酒飯早巳有備，咄嗟間巳送齊，嫓美滿漢全席，水陸俱陳。

店夥退出跨院，一條黑影掠出掩門拴上。

少年微微一笑，揭下人皮面具，正是那凌雲天。

廂房內驚鴻疾閃現出皇甫嫻鄧素雲魏紅綃梅若萍羅素蘭吳黛青朱寒蓉七女。

對面廂房內邁出神劍秀士樊丹及王澤五人。

那衣着華麗老者乃骷髏帮高手葉勝所扮。

羅素蘭吳黛青朱寒蓉三女一見凌雲天立即霞生雙靨，嬌羞不勝地盈盈萬福。

凌雲天笑說道：「小弟腹鳴如雷，飢餓難禁，諸位請入席，用完酒飯須立即登程。」

席間談起四皇子與七皇子聯合，派遣高手侵擾翠雲別府，我等宜從速趕回，凌雲天望了羅素蘭一眼，道：「在下本當與姑娘同往梵淨面謁令師，怎奈事與願違，一待翠雲別府事了，立即趕往梵淨。翠雲別府之事，在下不願連累姑娘……」

羅素蘭凄然一笑道：「白鳳樓之死，恩師定大爲震怒，我是有家歸不得。」

凌雲天聞言長嘆一聲道：「七皇子聳慂其師太極慧劍佟景賢出山，我等生死勝負仍難預卜，佟景賢與令師交誼頗篤，一發現姑娘，恐誤會愈深難解。」

鄧素雲嫣然一笑道：「羅賢妹均不懼，你懼怕則甚，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

凌雲天忙道：「只要羅姑娘不怨小弟，有雲姐作主，有何可言，只是……」繼又輕喟一聲道：「小弟來時，巳得自風聞，因十三陵秦中九怪俱喪命，武林羣雄傷亡着實不少，鼎沸江湖，震蕩武林，骷髏帮主恐即現身江湖，若與太極慧劍佟景賢聯手，必引起一場瀰天浩刦。」

鄧素雲目露憂容道：「此事在愚姐預料中，我等宜速回翠雲別府預作安排。」

凌雲天頷首道：「石誠巳擒回翠雲別府了麼？」

鄧素雲螓首微頷，走出室外，撮嘴發出一聲低沉的嘯音，只見灰空流雲中穿出一隻神鷲，疾瀉而下，展齒剔翎，神駿異常。

凌雲天命羅素蘭吳黛青朱寒蓉隨鄧素雲乘神鷲先回翠雲別府，他們均易容改裝朝預定路徑兼程趕返……

跨院內寂無人聲，暮瞑四合，大雪飄飛，狂風震紙簌簌不止。

跨院門外忽起了一陣敲門聲，只聽店夥喚道：「羅大爺……羅大爺……」

廳房飄然踱出氣度肅穆雍容的老者，重重咳了一聲，拔開木拴，店夥探首進入，哈腰欠身笑道：「天色這麼晚了，小的進來瞧瞧大爺是否要送上晚飯。」

老者哦了一聲道：「內眷尚未睡醒，你命人送上一席就是，明晨再來收拾杯碗。」說着取出一錠白銀，約莫拾兩，接道：「存在你處，多餘的賞你。」

店夥喜笑顏開，接過謝了一聲轉身趨出，吩咐厨下送飯後，即轉往櫃上。

突從店外冒雪奔入一雙勁裝大漢，貌像驚怪，目中威稜逼射，一個鴛鴦臉大漢道：「店家，可有上房麼？我等尚有十餘人片刻即至。」

店夥躬身笑道：「敝店跨院上房均爲

一姓羅客人包下，二位爺台們如蒙將就，向有潔淨房間八間，酒飯供應，包管爺台滿意。」

鴛鴦臉大漢詑道：「姓羅客人獨自包下跨院則甚。」

店夥答道：「爺台有所不知，羅大爺有內眷，妻女僕從十餘人。」

鴛鴦臉大漢目珠疾轉，向同伴笑道：「兄弟通知他們前來，陳兄請留下。」說着竄出門外。

陳姓大漢隨着店夥走入。

夜色更沉，風猛雪狂，暗巷中傳來更鼓頻敲聲，時巳三更。

永安客棧內人影紛紛疾閃撲向跨院外，鴛鴦臉漢子低聲向陳姓大漢道：「我看羅姓客人大有蹊蹺，妻女貌美，不要是八殿下所說的那話兒，想不到仍在此處。」

陳姓漢子鼻中冷哼一聲道：「如果眞如所說，憑我等還動不了他們，宜辨風色，不可造次，休要弄巧成拙。」

鴛鴦臉漢子躬身墊腰，嗖地拔上高牆，輕如落葉飄入院內，只見燈火俱無，不禁一怔，暗道：「眞要是耿若殿老賊等人，戒備怎會如此鬆懈，莫非巳聞訊撤走了麼？」

心中驚疑不勝，却又不死心，一閃竄出窗外，伸出小指沾涎點破窗紙，偷覷入去。只見暗黑如漆，一無動靜。

忽感一縷異香撲鼻襲入，暗道不好，一陣天昏地轉，暈眩倒地。

這時，陳姓大漢巳率衆紛紛掠入，見狀面色大變。

突聞一聲陰惻惻冷笑道：「胆大盜匪，竟敢在此有王法之處做案！」

聲猶未落，衆匪徒均感脅下一痲，昏死臥地。

暗中閃出羅姓老者冷冷一笑，將被制匪徒一一摔向牆外而去，縱身騰上屋面，孅肩微振，疾逾流星掠去。

羅姓老者翻落城外，四顧了一眼，算計諸女巳走出兩三百里之遙，不虞被人追踪。

驀地——

夜風中傳來一聲陰惻惻冷笑道：「尊駕好辣毒的武功。」

羅姓老者聞聲不禁一驚，轉面望去，依稀可分辨出那是乾坤居士武顯揚，雙肩猛剔，冷笑道：「閣下自身難保，怎有餘暇多事。」

武顯揚不禁一呆，道：「尊駕識得老朽。」

羅姓老者冷笑道：「閣下不過是冒名頂替，見不得人的江湖小輩。」

武顯揚不禁勃然大怒，暗中忽掠來數條黑影，一人道：「殺鷄焉用牛刀。」寒光電奔，斜劈羅姓老叟，堪堪劈至，震出一抹寒星，襲向九大要害重穴。

羅姓老者冷笑一聲，橫跨一步，右臂電光石火迎着刀勢攫去。

只聽一聲悶哼，那柄雪亮鋼刀巳握在羅姓老者手中。

空手入白刃，易學難精，這羅姓老者巳臻神化境界，但見羅姓老者揚刀一揮。

一題六陽魁首應刀落地。

羅姓老者刀勢一捲，發出三招，攻向武顯揚而去。

武顯揚目睹羅姓老者奪刀手法曠絕，不禁大驚，暗道：「此人武功不在唐子建之下，如不先發制人，恐爲所算。」心念甫落之際，那疾詭刀勢巳攻向自己而來，不禁蹬蹬蹬連連後退。

武顯揚同黨紛紛大喝出聲，忙搶攻飛撲。

羅姓老者冷笑道：「你是自己找死，莫怨老朽心辣手黑。」

夜空中寒虹閃了一閃，只聽兩聲慘嗥，一雙匪徒臥在血泊中。

乾坤居士武顯揚暴喝一聲道：「還不與我倒下！」

雙掌平推而出。

只聽一聲長笑，曳空遠去，笑聲刺耳，裊裊不絕。

羅姓老者疾逾電閃，一口氣奔出七八里外，只聞身後嘯聲頻傳，此起彼落，追躡不捨。

他以風向辨明方位，繼續奔去。

所經之處附近，必冲起一道旗花，閃耀天際。

天色泛起一絲魚肚白，羅姓老者巳趕至一處江灣，怒雪飛湧，幾株禿柳內竹籬環繞着一幢茅舍。

羅姓老者施展踏雪無痕輕功身法掠入茅舍。

屋內端坐着一個身穿黑色水靠，矮小精悍的青年漢子，一見羅姓老者倏地起立，面色嚴肅道：「鄧香主命屬下轉告少俠，如非必需，少俠不可逗留，沿途發現幾批可疑人物，恐本帮帮主巳出。」說着交上一包衣履及冰魄劍。

老者乃凌雲天易容改裝，有意羈延宮廷高手行程，讓鄧素雲得以從容準備，接過冰魄劍道：「我將此劍命鄧香主携回翠雲別府，怎麼又命你守候交與在下。」

矮小漢子道：「鄧香主爲防萬一少俠遇上骷髏帮主，或太極慧劍佟景賢，非此劍無法抵敵。」

凌雲天略一沉吟，道：「你不如趕回翠雲別府，不可暴露形跡。」

矮小漢子疾掠出茅舍，四顧了一眼，竄向江邊，穿入水中遁去。

江濱風馳電掣，疾奔而去三個大內服飾的錦衣侍衛，年約在三旬開外，太陽穴高高隆起，一望而知乃內外雙修的高手。

六道目光逼射着茅屋，相顧望了一眼，一個面如硃砂大內高手沉聲道：「我就不信他能逃出去，定藏在這茅屋中。」

另一人道：「四殿下絕不容他生逃而去，此人眞是石誠麼？」

「寧可誤殺，不可漏網一人，無論是否，此人與石誠大有干係。」

正說之間，忽四條飛快身影疾奔而來，正是千手鬼王，霹靂尊者陶彥，蛇神滕鳳，白骨殃神柳南。

白骨殃神柳南單袖飄飄，神情似較前萎靡，眼中却逼射出兩道森厲藍色神光。

三個大內高手不禁神色一變。

雪野遠處忽送來清徹嘯音，嘯聲未至，雪片飛舞中，隱現出七八條身影疾逾流星奔來。

爲首者正是乾坤居士武顯揚，身後隨着七個黑衫老者，面色寒冷如冰。

武顯揚望了千手鬼王等四人一眼，咀

角泛出似笑非笑的笑容道：「人生何處不相逢，又在此與四位再度晤面，眞乃難得之極。」

千手鬼王鼻子冷哼一聲道：「你我都是福大命大，未葬身在十三陵中，大難不死，定有後福，今日如能不死，倒要慶賀痛飲一番。」

說時，風雪中又現出一個黑髮青鬚，面色紅潤的儒生，目如朗星，鼻如懸胆，貌像俊秀儒雅，肩搭兩柄長劍，劍鞘斑剝蒼古，身着淡青色長衫，身後隨着五人，其中一人係宮廷侍衛。

那儒生目光四巡了一瞥，注視着三個大內高手，淡淡一笑道：「三位在何宮是那一位皇子手下？」

一個侍衛傲然一笑，說道：「我等均在四殿下面前當差，尊駕高姓大名可否賜告。」

儒生微微一笑道：「老朽太極慧劍佟景賢。」

三個大內侍衛面色一驚，齊齊躬身道：「原來是七殿下授藝恩師佟老前輩。」

武顯揚等人一聞太極慧劍佟景賢之名，均感心頭一震。

佟景賢望了茅舍兩眼，道：「你要擒之人可是千面神儒石誠嗎？」

「正是！」一個虎背熊腰侍衛答道：「石誠毒謀顚覆大清皇朝，居心不軌，此人不除，必為無窮禍害，生靈荼毒，血流千里。」

佟景賢點點頭道：「石誠藏身茅舍是否千眞萬確？」

「千面神儒石誠擅于易容，宮廷派遣高手如雲，查覓可疑人物，才知石誠藏身良鄉永安客棧……」

「何以知道此人就是石誠？」

「據店夥稟明，石誠偽裝羅姓商賈，包下跨院，尚有妻女多人，店夥指述妻女形像，證實是八殿下叛婦吳黛青、朱寒蓉及百毒宮主女徒羅素蘭……」

佟景賢面露詫容道：「百毒門下居然也參預其事。」

「所以證實羅姓商賈實為千面神儒石誠，不料石誠機警無比，將追踪五名大內侍衛殺害逃逸……」

「石誠同黨也逃走了麼？」

「石誠預先安排移花接木之計，同黨均逃遁遠去，僅石誠一人留在永安客棧內，四殿下及七殿下均對石誠怨恨入骨，還有軒轅秘笈石誠似知無量賊道踪跡，故石誠成為衆目之的，若讓他逃出去外，不但從此武林永無安寧之日，宮廷亦將寢不安枕。」

太極慧劍佟景賢忽瞥見乾坤居士武顯揚向茅舍走去，斷喝道：「站住！」

武顯揚回面冷笑道：「佟老師，武某並不受命於你。」

佟景賢笑了一笑道：「老朽當年與武顯揚相交莫逆，彼此結伴遊踪千里，可惜你並非武顯揚。」

武顯揚冷笑道：「那是當年之事，武某如今身入魔道，你我不能共立……」

佟景賢微笑道：「如此說來，閣下無疑是習成血影魔經了，血影魔經中血炁掌辣毒絕倫，當年血影子仗血炁掌縱橫天下係以童子之身，更須天生異稟才能習成，閣下所得不過九牛一毛而已，老朽又有何懼。」

乾坤居士武顯揚淡淡一笑道：「眼前非你我爭强論武之時，誰人到手軒轅秘笈，即可霸尊江湖，統率武林，此刻尚屬太早。」

太極慧劍佟景賢道：「老朽無意爭勝論霸，非是老朽阻止閣下，這茅屋內眞是千面神儒石誠麼？須知失之毫厘，謬之千里。」

武顯揚冷冷答道：「是以武某欲察看屋內之人是否眞如所說？」

太極慧劍佟景賢略一沉吟，答道：「不錯，你我進去瞧瞧。」飄然走前，與乾坤居士武顯揚並肩向茅屋內走去。

茅屋內毫無動靜，似無人居住一般。

武顯揚輕輕推開柴扉，只見一個四旬左右文士坐在茅榻上，榻前生着一泥盆炭火，一室溫暖如春。

那文士其貌不揚，疤臉痲鼻，抬臉笑道：「最難風雪朋友來，數九寒天，冰雪逼人，兩位何妨與在下共飲幾杯，袪袪風寒。」笑時露出一口黃牙。

武顯揚目中逼射懾人寒芒，沉聲答道：「石朋友，請無須做張使智，請出外一敍。」

那文士呵呵一笑道：「兩位在舍外所說，窮酸不才聽得一清二楚，可惜兩位竟指鹿為馬，不才並非兩位所說之千面神儒石誠，否則，不才何必在此束手待斃，閣下何能證實不才就是石誠。」

太極慧劍佟景賢暗道：「此話是極，如果此人眞是石誠，也極難證明。」

屋外突疾掠入來三個大內侍衛，喝道：「我等奉了大內密命，寧可錯殺，不可走失一人。」

文士緩緩立起，道：「如此說來，非要動手不可了。」伸手於草內取出一柄長劍搭上肩頭，冷冷的一笑道：「眞是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窮酸已有十餘年未與人動手過，趁此伸展伸展筋骨也不無裨益。」

忽聞屋外大喝道：「武顯揚滾出來受死！」

乾坤居士武顯揚面色大變，身形疾閃掠出。

那文士不知用何身法，竟在太極慧劍佟景賢及三個大內高手身旁穿出戶外。

佟景賢不禁神色大變，就知那窮酸絕非易與之輩，與三大內高手如離弦之弩電射而出。

茅舍外景物大異，竟趕來了不少三山五嶽武林人物。

只見一枯瘦矮小老頭面對着武顯揚怒目瞪視，眉宇間充滿殺機。

武顯揚道：「是尊駕呼喚老朽麼？」

老頭發出一聲森冷怪笑，道：「你以華家莊主身份誘騙武林人物同入十三陵投入羅網，以你如此狡詐陰狠之徒，老夫如不替武林伸張正義，魑魅魍魎豈非囂張萬丈。」

武顯揚哈哈狂笑道：「憑你還要不了老夫性命？」回首向七黑衣老者喝道：「與我拿下！」

一雙黑衣老者疾撲而出，夾擊枯瘦老者，出招辣毒，掌風雄厲。

那枯瘦老頭呵呵一笑道：「瞧誰要誰的命。」身形斜閃，旋身右臂逝如奔電，五指一把扣在黑衣人臂肘處，左足一撩，逕踩向另一黑衣人腿骨。

這出手投足，委實神詭絕奇，只聽唴喇一聲，左足已踩實在黑衣人腿骨上，力逾千斤，頓被踩折。

那黑衣人裂嘴慘嗥出口，仰面昏死倒地。

枯瘦老頭冷笑道：「這等微末武學也敢來此丟臉露醜。」五指一扭，那黑衣人一條臂膀被生生擰斷。

黑衣人咬牙噤不出聲，却臉如金紙，昏死在地。

太極慧劍佟景賢目睹枯瘦老頭武功詭異，似憶起一人，不禁皺眉暗道：「眞要是他，可眞有點棘手。」他不懼枯瘦老頭，却是畏懼老頭身後之人。

此刻，武顯揚不禁大怒，斜身如電，右掌呼的一招劈了出去，吐出一股奇猛罡勁，內滲一綫淡紅血影。

枯瘦老頭似知武顯揚血影掌力厲害，兩臂一沉，人如灰鶴直拔上七八丈高下。

一顆老樹無辜遭殃，被武顯揚掌力擊實，啪的一聲大響，碗大口徑樹幹齊中而斷，震飛出三四丈外，威勢駭人。

枯老頭飄身落地，足未沾實，乾坤居士武顯揚呼的一掌又出。

這一招拿捏極準，使枯瘦老頭無法及時閃避，逼得枯瘦老頭無可奈何，冷笑道：「老夫就接你一招試試。」

茅屋內那窮酸忽出聲大喝道：「接不得。」兩指駢戟，虛空疾點武顯揚脅下，一縷冷風似箭襲去。

武顯揚如不及時撤招，便得命喪當場，當下撤臂挫身，斜飄開去。

文士向枯瘦老頭笑道：「老不死的，你我十數年不見，今日又要我窮酸救你一命，這筆債該如何報法。」

枯瘦老頭兩目一瞪，怒道：「我不承情，僅二三成火候血炁掌力尚難要得了我這老不死的老命。」

驀地——

茅屋之後忽冒出一條人影，張臂疾逾飛鳥，身法美妙，翻身落地。

此人一現身，羣雄不禁心弦一凜，只見是幪面黑衣老叟，肩搭雙劍，目光烱烱若電，長衫胸前織着一雙骷髏長劍。

太極慧劍佟景賢道：「閣下莫非就是骷髏幫主。」

幪面老叟答道：「老朽閉關潛修，從未涉足江湖，但風聞竟有大胆狂妄之輩，假冒老朽，掀起血腥浩刦，更令我門下九大高手慘遭屠戮……」目光忽落在武顯揚面上。

乾坤居士武顯揚與骷髏幫主目光相接，只覺心神一陣狂震，暗感背脊上泛起一縷奇寒。

只聽骷髏幫主道：「尊駕既敢冒武顯揚之名，也敢用老朽之名胡作非為，老朽原說是秦中九怪，現九怪已死，不言而知是尊駕所為。」說時左肩頭一柄長劍自動出鞘，飛投在右掌中。

武林羣雄不禁相顧失色。

太極慧劍佟景賢暗皺眉頭。

但見骷髏幫主甩腕疾振，一點寒星由劍尖飛出，點向乾坤居士武顯揚面門。

武顯揚暗中已蓄勢戒備，但不料骷髏幫主猝然出手，先發制人，他那劍勢分明欲揭破自己本來面目，不禁大驚，呼的雙掌蓄滿血炁眞力劈了出去。

骷髏幫主倏地一閃。

武顯揚不禁一怔，眼前已失去骷髏幫主身影，但那寒星依然飛射向自己左太陽穴而至。

然而，他那血炁掌勢已用老，究竟不愧武林名手，身形猛踹，宛如離弦之弩疾射了出去。

骷髏幫主冷笑一聲，長劍洒下一串飛星，猶若附骨之蛆般，跟踪而至，劍勢奇幻無比。

武顯揚猛一咬牙，旋身出掌，吐出一股血紅罡炁，怒嘯雷奔，排山倒海。

骷髏幫主發出一聲長笑，人也離地潛龍升天拔起，倏化天龍身法，劍勢疾變天河下瀉，撒下漫空劍網，帶着悸人銳嘯，令人心神震顫。

隨武顯揚五黑衣人見狀大驚，各出兵刃猛撲而出，震成一片刀光劍影，護住武顯揚身形。

只聞數聲淒厲慘嗥中，五黑衣人同喪在骷髏幫主猛厲玄奧劍勢之下，血肉迸飛，肢斷骨折。

乾坤居士武顯揚穿隙而出，刺空如電，轉眼無踪。

骷髏幫主長嘯一聲，穿空追去。

太極慧劍佟景賢向那窮酸朗笑一聲：「老朽已明白了，武顯揚乃千面神儒石誠所扮，故意來此以示不疑，殆不料骷髏幫主猝然現身。」

文士笑道：「如此說來，我窮酸無疑不是千面神儒石誠了。」

佟景賢道：「閣下雖不是，却不無可疑。」

文士哈哈大笑道：「安知佟老師又不是千面神儒石誠所扮。」

佟景賢不禁面現怒容，大喝道：「胡言亂語，還不束手就擒！」

文士哈哈長笑，慢慢飄身走去。

大內侍衛面色一變，急急追去，發出一聲長嘯，隨風飄開，四外鳴聲不絕。

那文士看似身法似緩實速，竟是愈追愈遠。

太極慧劍佟景賢縱身一躍，展開絕乘輕功追去。

約莫一頓飯的光景，追至一片山野，銀雪披掩，鳥獸絕跡，枯林凋木，一無人家。

太極慧劍佟景賢停身在一隆起雪阜上，命大內高手四散搜覓。

驀地——

只聽傳來窮酸文士低沉的笑聲道：「佟老師苦苦追踪我窮酸則甚。」

佟景賢面色一變，旋身抬面望去，只見那文士衣袂飄飄站在阜下。

窮酸面色嚴肅，目中隱泛殺機。

佟景賢飄身阜下正色道：「老朽與閣下近無怨遠無仇，非是老朽有意無事生非，怎奈軒轅秘笈關係太大，何况與閣下同行的百毒門下與老朽甚有淵源。」

文士冷笑道：「佟老師所言我窮酸一句不懂，窮酸可是那大內侍衛所說的永安

客棧中羅姓商賈麼？」

佟景賢不禁一笑，道：「但大內侍衛親眼目睹羅姓商賈遁入茅屋中。」

文士冷冷一笑道：「佟老師何以如此見事不明，有道是眼見猶恐是假，耳聞豈可當眞，我窮酸倘眞是那羅姓商賈，大內高手怎能容窮酸從容易容改裝，何況窮酸也不致在內坐以待斃。」

佟景賢聞言暗道：「這話委實合理合情。」

文士又道：「如我窮酸猜測不差，那大內高手必是石誠同路之人，指鹿爲馬，故佈疑陣，嫁禍窮酸，以使石誠能從容逃脫。」

佟景賢聞言兩道鳳目不禁一剔，暗道「是極。」略一抱拳道：「如非閣下一言提醒，老朽尙在夢中，那乾坤處士石誠與羅姓商賈必是二而一，一而二，老朽不察，頓爲所愚，待老朽去問明那三大內侍衛。」

文士抱拳一笑道：「我窮酸無意涉身這場江湖是非中，佟老師珍重，他日江湖道上有緣再行相見。」話聲未落，身形一躍，穿空斜飛，去勢如電，轉瞬杳失於雪野茫茫遠處。

太極慧劍佟景賢呆得一呆，忽聞來處傳來一聲悸人淒厲嘯聲，面色一變，迅即往回疾掠而去。

只見深溝畔三具屍體倒臥血泊中，脅裂骨折，顯然受重手法致命。

這三人正是四皇子門下高手，內中一人口角溢出腥紅鮮血，尙未斷氣，方才淒厲嘯聲無疑是此人發出。

佟景賢一掌飛按下那傷者精促穴，一縷熱力循穴攻向心脈。

那人面現痛苦之色，雙眼微睜，射出黯弱神光，嘴唇噏動了一動，只吐出一個：「佟……」

喉中又溢出一口紫黑傷血。

佟景賢知傷在內腑，雖有救命金丹亦無用，道：「你等遭何人毒手？」

那人已盡殘餘的眞元，迸出三個斷斷續續的字：「武……顯……揚」一頭一歪氣絕死去。

這時，忽見四五條人影如飛奔來，一色武士裝束，目睹三具屍體，均露驚愕之色。

佟景賢嘆息一聲道：「你等諒爲嘯聲引來，老朽聞聲趕來，已傷重不治……」手指一具屍體，接道：「此人臨死之際，僅吐出武顯揚三字，顯然中了武顯揚移花接木之計。那永安客棧羅姓商賈無疑是武顯揚黨羽，故佈疑陣，老朽可斷言武顯揚必是千面神儒石誠易容僞裝。」

雪影中紛現無數人影疾奔而至，內中四皇子七皇子也已趕來。

七皇子向佟景賢躬身道：「恩師，您老人家趕來了。」

四皇子亦抱拳爲禮，說道：「佟老前輩。」

佟景賢含笑問好，繼而說起方才情形經過。

四皇子七皇子相顧愕然。

七皇子略一沉吟道：「看來眞是武顯揚了。」

四皇子道：「愚兄也有此疑，但無可證實，唐子建無故失踪，對查訪武顯揚眞正來歷深受阻碍。」

佟景賢道：「恐受武顯揚暗害，老朽有句話奉勸兩位殿下，宮廷奪嫡之爭，不可涉及武林是非，須知江湖上雲譎波詭，龍蛇混雜，不少先朝志士後裔遯跡其間，何況妖邪盜凶趁此良機，參預其事，如動搖國本，致荼毒生靈，兩位殿下將後悔莫及……。」說着略略一頓，又道：「目前之計，武顯揚固是大害，心腹之疾仍在宮廷，若不査出武顯揚身後之主使人，恐後患難已，老朽意欲前往翠雲別府一探，情勢雖然複雜，但稍費思考，抽絲剝繭，不難水落石出。」

七皇子躬身道：「仰仗恩師大力。」

佟景賢目注四皇子笑道：「令師一向可好。」

四皇子肅顏答道：「晚輩習藝初出，家師便辭離少林雲遊他往，迄今多年，音訊俱無。」

佟景賢道：「令師道高德重，想已看破紅塵，遁跡山林，自安禪怡，不問世事了。」說着即要告辭而去。

七皇子道：「徒兒恭送恩師一程。」

太極慧劍佟景賢略略頷首，七皇子率衆隨去。

四皇子目中泛出一綫異芒，向身側一藍衫老叟附耳密語數句。

藍衫老叟領命如飛望太極慧劍佟景賢去向奔去。

× × ×

爆竹一聲除舊。

桃符萬象更新。

風沙古城開封，冰雪封凍，呈現一片新年開春氣象。

家家戶戶門首貼着大紅春聯，雪地中充斥爆竹殘痕。

最繁榮大街上商肆已休市，冷落蕭條，但相國寺前內外却更形熱鬧，小販羣集，雜耍唱曲，善男信女，進香朝拜，只見萬頭雲動，喧囂鼎沸。

人羣中忽現出二男一女，女的年約花信，楚楚纖腰，皮膚白皙勝雪，鵝蛋臉龐，薄施脂粉，明眸貝齒，雖非沉魚落雁，却也秀麗嫵媚，身着翠綠細花緊身襖褲，外罩玄色披風，肩搭一柄風磨紫沙銅點穴钁。

同行兩人一色藍色土布大袿，年歲約莫三旬左右，一個皮膚黧黑，頷下無髭，高顴聳鼻，雙目烱烱逼人。

另一面黃高瘦，蓄着三綹微鬚，兩目開闔之間精芒閃爍，唇薄够準，一望而知是個心機陰狠之輩，均帶着兩柄長劍，腰間懸有革囊，鼓突隆起，似貯有暗器。

這時，面色黧黑的漢子忽笑道：「咱們來的正不是時候，趕巧遇上了大年初一，客棧飯莊都歇業，所幸相國寺還有吃喝，來！咱們上羊肉攤子喝上兩盅，來一碗羊肉麵泡饃，再來上幾張葱油餅包燒鷄，塡飽五臟廟再說。」

少女嫣然一笑，無可無不可，三人擠坐在羊肉攤上一條長櫈，要了酒肉，共同進食。

這兩男一女來自梵淨山百毒宮，少女名毛慧蓮，同行一名米安陽，另一人喚蘇鵬。

米安陽鯨飲了一杯酒後哈哈一聲道：「咱們江南四季如春，柳暗花明，不似北地冰雪載途，落木蕭蕭，如非奉命，小弟委實不願前來。」

兩人話匣子談了開來後，滔滔不絕不停。

唯獨毛慧蓮輕酌慢飲，兩道清澈眼神溜望相國寺熱鬧情景，最後竟觀察到相國寺建築特色。

蘇鵬察覺冷落了毛慧蓮，橫肘輕推了米安陽一下。

米安陽猛然會意，笑道：「我倆只說得高興，竟冷落了毛賢妹，什麼事物吸引得賢妹聚精會神。」

毛慧蓮把嘴笑道：「小妹奇怪，天下禪林佛寺均有山門，唯獨相國寺沒有山門，令人納罕不解。」

米安陽忙道：「這個愚兄知道。」

毛慧蓮哟了一聲，笑道：「想不到米師哥博古通今。」

米安陽正色道：「賢妹不要輕視了愚兄，我米安陽委實是個學富五車，才高八斗的飽學之士，無奈文章憎命，時運不濟，沒奈何改行習武……」

毛慧蓮格格嬌笑道：「別胡扯了，你快說出相國寺何故沒有山門？」

米安陽鯨飲了一杯酒，道：「說來話長，聽愚兄慢慢道來，相傳相國寺爲唐初所建，唐奠都長安後，天下承平，一日，太宗李世民晝寢，夢遊地獄，被一羣怨鬼攔道，言太宗立國，殺戮太甚，紛紛索命，攔不放行，後有鬼卒請太宗超度打醮施錢解圍，太宗應允，但太宗在陽世貴爲人君，在陰司却一文不名，甚爲尷尬，後爲陰司判官查出陽世有相姓夫婦積存大筆錢財於陰司，可以挪用，須要太宗還陽後歸還……」

毛慧蓮格格笑道：「米師哥眞會編故事……」

米安陽正色道：「賢妹別打岔，太宗還陽醒後，心有餘悸，即刻訪問相姓夫婦，經查明相姓夫婦因老無子媳，孤苦無依，將小營生所存的錢，都買了金銀紙箔焚化，積修來世，故在陰世積存了大筆錢財，及至太宗派官員去見相公相婆說明來意，相公相婆當然堅拒不允，太宗又恐失信於陰曹地府，堅持歸還，太宗同意在開封搭建一座寺院，由相公相婆主持香火，並在後進建有相公夫婦生祠，是爲相公寺，後訛傳爲相國寺。」

毛慧蓮道：「此乃建寺沿革，因緣附會，雖不中亦不遠，但與無山寺門漠不相干。」

米安陽咳了一聲道：「賢妹眞是急性子，太宗命鄂國公尉遲恭督造相國寺，此公也與賢妹一樣急性子，恨不得一日造竣即行返京銷差，故寺院落成後，立即趕回長安，行至潼關才悟及相國寺未裝山門，於是權宜之計，就在潼關建座山門，所以今日相國寺獨無山門而建在潼關故也。」

毛慧蓮格格格格，笑得花枝亂顫，樂不可仰道：「眞是聞所未聞。」

米安陽正色道：「不信，咱們去一趟潼關證實。」

蘇鵬笑道：「算了吧，咱們辦正事要緊。」

毛慧蓮面色猛然一變，低聲道：「瞧，那東掖門首站立一人，不是七皇子門下高手八卦劍李宗嶠麼？半年前曾去梵淨求見宮主，宮主辭以外出不見。」

蘇鵬、米安陽抬目望去，只見東掖門首立着一個神態獷悍，身着黑色長衫的中年漢子，果然是八卦劍李宗嶠，米安陽低聲道：「白鳳棲喪命于七皇子之手，宮主不勝悲痛，但不能破誓出山復仇，命我等查出死因，與偵明翠雲別府確址何在？」

毛慧蓮說道：「白鳳棲喪命于七皇子劍下，還要查明死因何故？」

米安陽搖首苦笑道：「賢妹有所不知，白鳳棲雖非百毒宮弟子，但與宮主乃是至戚，一身武功深得宮主神髓，百毒宮門下無人可與之比擬，宮主判斷白鳳棲武功與七皇子不相伯仲，豈可在七皇子劍下喪命，顯然事先遭人暗算所致……。」

「遭何人暗算？」

「這就是亟須查明的，」米安陽微嘆了一聲，道：「宮主心疑羅姑娘必然知情，但風聞羅姑娘與王澤等五人受七皇子刼持，後經翠雲別府中人救出，帶回翠雲別府。」

毛慧蓮櫻唇一噘，道：「小妹知道宮主已心疑素蘭姊暗算白鳳棲，白鳳棲那副色迷迷的嘴臉，心術不正，小妹也極厭惡，怎怪得蘭姊？」

蘇鵬長嘆一聲，道：「但白鳳棲爲宮主最鍾愛之人，咱們這份差事也極難當，倘眞如宮主猜測，咱們該爲羅姑娘担待一點。」

只見李宗嶠似在等人，神色極爲焦躁不寧。

毛慧蓮道：「我等三人混跡人羣進入相國寺，藏在東掖門後，且看李宗嶠等候何人，窺聽他們說話，也許從他口中得知翠雲別府確處。」

米安陽掏出散碎紋銀向攤主結清，三人緩緩向相國寺東掖門慢慢走去，目光避開李宗嶠，免李宗嶠起疑戒備。

三人佯裝爲相國寺堂皇宏麗的建築所吸引，新正元旦，大雪初霽，遊人如蟻，江湖人物，也着實不少，不虞被李宗嶠起疑。

相國寺齊天保六年建，初名建國寺，唐景雲二年改名相國寺，金元改清相繼重修，前有跨街兩坊，東題「中邦福地」，西題「梁苑香林」，正中大門不開，自東西兩掖門出入，由大門向北，而二殿而正殿，而八角殿兩藏經樓，據險山轉角，飛簷四出，宏偉瑰麗，實爲我國建築物之特色。

三人進入東掖門後，佯裝指指點點，忽瞥見一毫不起眼老僧由寺外走出，挨近李宗嶠，合掌一揖，低聲說道：「佟大俠今晚在鐵塔內聚會，佟大俠判斷四皇子門下必知確址，却只宜智取，不可力勝，免又引起宮廷紛爭。」言畢，往寺內慢慢走入。

語聲極低，但百毒門下耳力逾於常人，聽得眞切，暗自心驚道：「宮廷勢力耳目遍及天下，實不可輕侮。」

但見李宗嶠身形隱入人羣中不見。

（未完・廿二）

十君子傳奇故事

遺書證主兇 辯論未終止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史平帶了一干「史氏門」的人來到天下武林店金陵分店住宿，石氏昆仲石飛、石仲明是日當値，便連忙出迎，先到店的有陳飛，駝僧，商必利，還有史平的小厮小黑炭，因他是書童不能住「武」級客房，雙方互相爭論，繼而動武，史平來到，仍然未能解決，小黑炭提出要和石仲明比武，小黑炭雖然鬥不過，但爲人俏皮，嬉戲怒罵，激怒石仲明，乘他不備，用智力取勝，然後再向石仲明道歉，史平認爲小黑炭有詐騙之嫌，怒叱要他回去向老太太面陳罪狀，衆俠雖出面講情都難挽留，此時走出一個寒酸老書生調解，史平一見馬上答應……

史平等人更未例外，他們此時始知聞文與金成，才是這「金陵」總店的最高人物，不禁互相示意。

事到如今，聞文已經不想再隱起身份，於是接着道：「狄兄應知本店規章，至盼……」

話還沒有說完。狄慕青已接口道：「屬下知道，屬下負責此處店務多年，對那條『凡入本店者，不論仇恨多深，在店中不得尋仇搏鬥』……」

金成適時接話道：「不錯，是故請狄兄遇事多爲忍耐才好！」

狄慕青頷首道：「屬下理會得！」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屬下另有下情，祈能容陳！」

聞文道：「不能到後面再說？」

狄慕青道：「這些話，屬下認爲似應當着天下英雄來講。」

金成已知其意，微笑着說道：「狄兄當知，萬事只要不碍店規，狄兄是有全權的！」

狄慕青投以感激的一瞥，道：「如今請恕屬下作主了！」

話聲一停，接着面對羣俠，把手一拱道：「狄某和他商必利，仇深似海，恨重如山，狄某就爲了找他，才重出江湖，萍寄天涯，奔波至今……」

話未說完，商必利却開了口，道：「姓狄的，騙人可要能騙的過才行！」

狄慕青沉聲叱道：「鼠輩，你敢這樣侮蔑狄某！」

商必利陰陰地一笑，說道：「姓狄的，在你這一畝三分地內，最好是多講理、少發狠才算英雄，關上門做皇帝，這誰都會！」

狄慕青怒聲道：「狄某早有交待，在本店內，不會動你一根汗毛！」

商必利嘿嘿兩聲，道：「說得嚴重了，我這生意人，走遍江湖，踏過四海，要是怕人『動』的話，這生意還能幹嗎？」

狄慕青冷哼一聲，道：「少說沒用的話！」

商必利陰森的一笑，道：「那你想叫我說甚麼話呢？」

狄慕青道：「指狄某騙人，還個公道出來！」

商必利嘿嘿兩聲，道：「我當你『顧左右而言他』，故意把話題扯得遠遠的，是怕談這『騙人』的事，原來……」

好狠毒的人，明明是他自己將話題扯遠，如今却「豬八戒輪耙子」，倒打了過來，此人之心可誅！

狄慕青壓下怒火，道：「隨你怎樣說，但直指狄某騙人一語，却要解釋！」

商必利道：「姓狄的，咱們當着天下英雄，來個一問一答可好？」

狄慕青道：「求之不得！」

商必利道：「姓狄的，今日之事，先請說句公道話，是我這生意人找你的痲煩，抑或是你先找我這個生意人？」

狄慕青道：「狄某先找你的！」

這是丈夫胸襟，英雄氣概！

商必利一笑道：「對，因此我這生意人有個要求，我先發問！」

狄慕青道：「可以，但要有個時限，狄某不能……」

商必利接口道：「總應該把你所謂的恩怨事，分開明白吧？」

狄慕青道：「那是當然！」

商必利一笑道：「是嘍，我就是這個要求！」

狄慕青道：「就如此決定，問吧！」

商必利道：「爲示公平，我問五句之後，輪到你問，咱們這樣輪流下去。」

狄慕青道：「好，你該開始了！」

商必利道：「姓狄的……」

駝僧突然接了口，道：「商施主，在彼此稱呼上，你該改一改！」

商必利一楞，駝僧挑他的眼，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一楞之下，由不得看了駝僧一眼。

神手仙翁却把眼一瞪，道：「商必利，駝子和尙的話不錯，不管怎麼說，如今你是『史家』的人，行事說話，要顧到身份！」

商必利甚麼不懂，他沾上毛的話，要比猴子還精上三分，看到這種情形，已知駝僧和仙翁，都對他起了反感。於是他眼珠暗轉，已打定了主意。

表面上，十分恭敬的說道：「這是應該，我疏忽了！」

話鋒一頓，接着對狄慕青，道：「狄朋友，剛剛你說，爲了我這做生意的，你才重入江湖，走遍了天涯海角，這話不錯吧？」

狄慕青道：「這算第一問？」

商必利道：「狄朋友，現在起，咱們就是問答正經事了！」

狄慕青道：「如此狄某就回答你！」

話一頓，字字如雷般的掠着又道：「不錯，這話狄某剛剛說過！」

商必利道：「第二問，狄朋友身負此店總管之責，多少年了？」

狄慕青道：「三年有餘！」

商必利道：「你身負店中全責，又說爲了找我，走騙天涯海角，如今我請問一聲，你分得開身子嗎？」

狄慕青說道：「對這個問題，狄某不答……」

話沒說完，商必利已哈哈一笑，對羣俠道：「諸位請聽，狄總管這不是明明騙人嗎？」

狄慕青並不動氣，却接着商必利的話道：「狄某不答，是因爲由狄某口中說出內情，恐人誤係自說自話，這問題狄某敢請負責本店總分店務的聞爺代言！」

聞文不待狄慕青請求，已開口道：「聞某可以代狄大俠答此問題，狄大俠接這店務之前，曾提出一個條件，這條件聞某已然承諾！」

話鋒一頓，聲調高揚的接着又道：「狄大俠每年只有兩個月，來店負責，其餘十個月的時間，他有全部自由，赴任何地區！」

狄慕青適時冷冷地對商必利道：「你這第三問，已有聞大俠代答，請你發第四問！」

商必利雙眉一皺，道：「既然貴店務總負責人這樣說，商必利就是還有一萬個不信，也決不再辯，這問題是解決了！」

話鋒停了一停，微微一笑，道：「第四問非常簡單，那就是設若有一朝一日，我商必利落在狄朋友手中的話，你要把我如何？」

狄慕青說道：「你自己知道，何必多問！」

商必利一笑道：「狄朋友請別忘記，你該有問必答！」

狄慕青冷冷地說道：「好，到那一天，狄某會食你之肉，寢你之皮！」

商必利哦了一聲，自語似的說道：「我的天，看來咱們的仇恨可眞不小！」

他說到這裏，停了下來，接着以鄭重的語氣又道：「第五問，請敎狄朋友，在我未報出姓名的時候，在我們見面之前，狄朋友認識我嗎？」

奇怪！眞奇怪！

商必利那樣聰明狡詐的一個人，竟會問出這樣一個傻極的問題來。

於是店中一干武林住客，都不由的看着商必利。

誰知狄慕青却適時答道：「狄某那時並不認識你！」

這樣回答，更怪，簡直是出人意料之外。

因之所有人的眼光，又從商必利身上轉望着了狄慕青。

商必利這時嘿嘿一笑，說道：「有意思，第一個素未謀面，向來不識的人，却說有如海之仇，似山之恨，眞眞令商某費解！」

狄慕青冷冷望着他，說道：「這算那一問？」

商必利道：「那一問也不是，是我自說自話，當然嘍，商某多少也有點叫在座羣俠一聽，而判斷是非的意思！」

此人着實厲害的緊，處處皆用心機，半絲空隙不漏。

狄慕青却沉聲道：「抱歉，狄某覺得你這該算是一問，否則恕不作答！」

商必利一笑道：「商某並沒有請狄大俠必答之意！」

話鋒一頓，接着別居歹毒心腸的又道：「當然囉，這個問題也非常難答！」

狄慕青冷哼一聲，說道：「相約之時言明，每人五問五答，你多說了這麼一句，若不算是在發問，就和相約的條件不合了！」

商必利道：「商某眞眞對這句話要抱歉了，因爲所約之時，並未言明雙方不得自說自話，所以商某一時忍不住……」

適時史平却沉聲接口道：「商必利，不得矯情！」

商必利暗中咬牙，表面上却恭敬的說道：「是，屬下遵諭……」

話未說完，史平接着又道：「剛才的這一句話，應算是你第二次發問的第一問，記住，再輪到你問話的時候，只能問四句了！」

商必利這份恨，眞是恨有天高，但他却不敢現諸形色，並且立刻連聲說着是，連連點頭是

狄慕青身份有關，不能不抱拳向史平致謝道：「感激史大俠仗義……」

史平還禮接口道：「這是我本份事，該怎樣就怎樣，値不得謝！」

狄慕青依然又拱了拱手，才轉對商必利道：「商大俠，該輪到狄某發問了！」

商必利道：「商某已恭候多時！」

狄慕青此時心情業已靜了下來，因之語調也和緩了許多，神色和態度上，更能嚴守自己的身份。

臉上微微帶笑的說道：「請商大俠答我這第一問，在四年前，山東泰山十八盤下的『浮生居』酒樓客棧內，曾否與人結拜金蘭？」

商必利回答的很快，道：「商某一生爲利奔波，沒空結交甚麼金蘭兄弟？」

狄慕青一笑道：「很好，第二問是，商大俠認不認識一位名叫『狄文青』的少

年，請商大俠好好的想想再作回答！」

商必利冷笑一聲，道：「用不着想，除了今夜在這『天下武林』金陵的店中，才認識了個姓狄的寃家外，生平沒有第二個姓狄的朋友！」

狄慕青哼了一聲，道：「商大俠，狄某至盼在答問之後，少出諷嘲語句。」

商必利冷冷地說道：「商某只知以事實相答，至於言語間偶不由自已的說出諷嘲的話來，也是發乎於衷，狄大俠該能諒宥！」

狄慕青劍眉一挑，道：「算是狄某要求過份了，如今是第三問，仍是四年前，在泰山的『浮生居』酒樓客棧內……」

商必利又接口，說道：「商某巳有答覆……」

狄慕青平靜的說道：「時地雖和狄某問的第一件相同，事却有些出入！」

商必利道：「那是商某心太急了，請多原諒。」

狄慕青道：「時地相同於第一問，人却不是，有位姓夏名宏聲，江湖人稱之謂『小季布』的朋友，商大俠你可認得？」

商必利道：「所答與第一問同，商某朋友不多！」

狄慕青道：「是，若果如商大俠自己所說，一生之爲謀利做生意的話，就有朋友，怕也難以是善朋益友！」

商必利道：「狄大俠怎地也說出這種嘲諷的話來了？」

狄慕青道：「近朱者赤，狄某大槪在不知不覺間，學上了商大俠！」

商必利一笑道：「商某還有一套做生意的看家活，狄大俠要不要學？」

狄慕青道：「狄某心不夠狠，意不夠毒，手段不夠辣，專以求利，爲財而不惜暗算盟弟和朋友的事，怕作不來！」

商必利沉聲道：「狄大俠，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狄慕青也沉聲道：「第四問，謠傳天下巳有多年的『東城藏寶』，據說非但果有此事，並且業巳爲商大俠發現藏處了，然否？」

商必利冷哼一聲道：「先說這是『謠傳』，又說『果有此事』，繼之硬給商某扣上『業巳發現藏處』的帽子，狄大俠這是何意？」

狄慕青道：「商大俠請別忘記，這是狄某份內的第四問？」

商必利道：「此乃私人事，况再暗中加上，『莫須有』的罪名，使商某深覺狄大俠的這一問，有些毒辣！」

狄慕青道：「這只是商大俠你的看法，狄某不能同意！」

商必利哼哼了兩聲，道：「答就答，若是准許發問時亂說一遍，商某也會，只怕稍待狄大俠答時，要十分爲難了！」

狄慕青抱拳道：「多謝關懷，請答所問！」

商必利道：「所謂藏寶，所謂商某業巳發現該寶藏處種種，儘皆是奸惡之徒，別有用心故造的謠言！」

狄慕青道：「商大俠答話的解釋，是說並無其事了？」

商必利道：「這算第幾問？」

狄慕青一笑道：「這是因爲商大俠對第四問的回答，不夠明朗……」

商必利接口道：「只怕在座英雄，只有狄大俠一人認爲是這個樣子吧？」

狄慕青道：「好，如今狄某還有最後一問，請教……」

商必利接口道：「且慢，話說的太多，商某有些渴了，可否先請狄總管下個諭令，着貴店朋友送過一杯淸茶如何？」

狄慕青頷首，道：「這要怪狄某大意了。」

話鋒一頓，接着轉對手下吩咐，在每一位的面前，都送上了一盞香茗，然後冷笑開口道：「狄某可以問了吧？」

商必利道：「請問。」

狄慕青道：「商大俠可曾見過一把『玉匙』？」

商必利道：「這一問太廣範了，玉匙天下太多，說沒見過，那是騙人，但若說是見過，却也未必實在！」

狄慕青道：「商大俠說的對，是狄某沒把話說清楚！」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其實說也沒用，鑰匙的形狀，絕非言語能夠說的清楚的，因此狄某早就繪製一圖，請商大俠過目！」

說着，狄慕青探手囊中，取出了一張極薄的淺黃色羊皮，抖開羊皮，現出了一把用硃砂繪製的巨大鑰匙！

羊皮旁邊，寫着幾行小字，一干英雄人人目注羊皮之上，狄慕青却適時朗朗向大家默背那幾行小字道：「此匙長五寸，寬僅六分，形如錐而兩面有鋸齒各十六個，厚五分，爲罕奇的『金班碧玉』製成！

「此匙名爲『寒玉金星匙』，乃開啓『宋相』賈似道所藏『東城寶庫』之匙，流落江湖多年……」

說到這裏，狄慕青停下了話鋒，轉問商必利，說道：「商大俠是否見過這把鑰匙？」

商必利哈哈一笑道：「設若天下眞有此匙，商必利勢當夢寢以求！」

狄慕青道：「狄某只請商大俠回答有沒有見過！」

商必利道：「沒見過，但是商某却知道有一個人見過此匙！」

羣俠聞言，不由個個注目商必利的身上。

狄慕青適時也急聲問道：「那個人是誰？」

商必利道：「這是第幾問了？」

狄慕青語塞，商必利却冷笑一聲，得意的又說道：「狄大俠若必欲問，請待再輪到的時候發言吧！」

狄慕青劍眉一挑，似欲開口却終於又忍在了心頭。

商必利接着說道：「現在是不是該又輪到商某發問，狄大俠作答了？」

狄慕青道：「不錯！」

商必利一笑道：「那就請狄大俠答我所問吧！」

話聲一頓，他竟沒有再接着下去。

狄慕青靜待商必利的問題，所以也沒有開口。

結果雙方竟成了閉口相對的局面，奇哉怪也！

久久之後，狄慕青忍耐不住道：「商大俠請快發問，虛耗時間不是辦法！」

商必利却故意作驚訝的說道：「咦！商某還在等狄大俠回答呢，怎麼又叫我發問？」

狄慕青道：「大俠並未發問，叫狄某何從回答？」

商必利道：「商某早巳問過這些問題了！」

狄慕青沉聲道：「商大俠請自重，狄某不信滿座英雄，有誰聽到商大俠這第二次發問的第一問來，此事……」

話沒說完，商必利却巳接口道：「商某却說，滿座英雄都聽到過！」

狄慕青揚聲道：「商大俠，你這算什麼意思？」

商必利道：「我正要請教，狄大俠這是何意？」

聞文適時皺眉道：「商大俠請恕聞某插一句口，聞某也沒聽到商大俠所問的問題！」

史平這時也開口道：「商必利，我也沒有聽到！」

商必利故作恭敬表情，對史平說道：「二公子因非當事人，沒往心裏深思是應該的。」

話鋒一頓，却轉對狄慕青說道：「可是狄大俠你却不同了，你是當事之人，商某的一言一語，你都應該記住而不能忘的呀？」

狄慕青道：「商大俠責問的是，不過若是根本沒有發問，而叫狄某作答的話，那似乎是太難爲狄某了吧？」

商必利說道：「好，商某提你一個醒兒！」

話鋒一頓，故意說道：「狄大俠，可還記得，在第一次輪流發問之時，商某那最後一問嗎？那一問狄大俠曾說，應算第六……」

話沒說完，狄慕青巳哦了一聲，道：「商大俠在指，可是先時所問那句——我們素未謀面，狄某却道仇深似海，恨重如山……」

商必利道：「正是這一問，難道狄大俠忘記了不成？」

狄慕青道：「並未忘記，只因商大俠說過，並未要我一定回答……」

商必利道：「不錯，可是最後我們公子却代我發言，只是這應算一問，並鄭重諭示商某，再發問只能四句……」

狄慕青接口道：「是有此事，狄某認錯，現即回答商大俠！」

史平却適時沉聲道：「狄大俠你沒有錯！」

話鋒一頓，史平轉向商必利道：「商必利，我希望你今後行事說話，要光明些，少動這種小聰明，多爲我『史家』的英名想想！」

商必利必恭必敬的，說道：「屬下知錯。」

史平道：「很好，那就向狄大俠道歉好了！」

商必利恨得牙癢，但却不現形色道：「屬下遵諭。」

接着轉向狄慕青道：「商某省了點事，想不到却使狄大俠作了難，抱歉！」

狄慕青道：「是狄某沒有深思，商大俠何歉之有！」

驟雙方答對，非但不像寃家，可能還是好朋友呢！

狄慕青話鋒一頓之際，接着說道：「商大俠此問，狄某立即作答，但在未答此問前，狄某必須先有所聲明，望商大俠承諾，衆英雄指教！」

商必利道：「別客氣，請說吧，不過商某却不能先承諾什麼！」

狄慕青道：「當然，不過商大俠放心，這項承諾對商大俠百利無害！」

商必利道：「那要由商某自己來判斷才行！」

狄慕青嗯了一聲道：「諸位，在下和商大俠之間的答對，認爲巳有所得，是故聲明每五問一輪的前約，不必繼行……」

商必利一笑，接口道：「很聰明，商某剛才那一問，自然是也作罷論了？」

狄慕青搖頭正色說道：「不，這一問狄某仍願回答，但答過此問之後，事情要到達水落石出的時候了，所以前約巳可作罷！」

商必利刁猾陰險至極，聞言後也正色道：「這是商某討了個便宜，但却不敢作主。」

話鋒一頓，轉向史平道：「二公子之意如何？」

史平道：「可以這樣作！」

商必利却道：「但佔人便宜，似不合適……」

史平冷哼一聲道：「事出狄大俠自願，並爲使天下英雄得能明瞭內情起見，這種便宜是可以佔的，也是應該佔的！」

商必利應一聲是，才轉對狄慕青道：「狄大俠，我們公子巳有指示了，請回答吧！」

狄慕青道：「商大俠，此問答畢，事却未了，商大俠應該知道！」

商必利道：「當然，商某必會奉陪終席的！」

狄慕青道：「好，狄某先向商大俠道謝。」

說着，狄慕青果然對商必利深施了一揖！

然後才抬頭揚聲說道：「狄某在今夜之前，只是久仰商大俠之名，而未曾與商大俠謀面，所謂未曾謀面而會仇深似海一節，是另有原因。

「緣因在數年前，狄某突接舍弟狄文青煩人送到的一封家信，啓封之下，始知那竟是一封預留的遺書！這封預留爲備的遺書，寫明了舍弟爲何事先留函的原因，和舍弟心中所疑的一件事情。

「舍弟信上說，他新近結拜了一位盟兄，此人姓商名必利，是一位隱身商賈的奇特人物……」

商必利嗯了一聲，接口道：「原來如此，難怪狄大俠恨及商某了！」

狄慕青突然問道：「請教商大俠一句，這『難怪』二字作何解釋？」

商必利雙目連眨，深自懊悔，古人說言多必失，自己只顧得意的接了口，却不料露出這大的馬脚。

但他刁猾萬端，立卽得計，笑道：「商某人稱『難怪』，若當眞令弟交上這麼一個朋友，以狄大俠的正派來說，自是要

恨我入骨了？」

狄慕青暗中冷哼，表面却一笑道：「這也未必，世人好人壞人的分野，不在門戶的正邪！」

商必利哦了一聲，道：「如此請敎高明，正邪分野在何？」

狄慕青道：「在其本身！」

商必利說道：「再請詳爲指點一下，可否？」

狄慕青道：「人邪，雖出身正派，是邪，人正，雖是邪派中的出身，但我們却必須承認他是正人君子！」

商必利故作乍懂這個道理似的，道：「高明高明！」

狄慕青看了一眼，道：「商大俠若再無問題，可能容狄某接說舍弟之事？」

商必利道：「請講請講，商某正聽到有興地方！」

狄慕青再次暗哼一聲，心中打定了主意。

聞文此時已由狄慕青所說種種話語中，會意出全部事態的十之七八，並已預料到了這件事情的後果。

於是和金成打個招呼，然後接口對狄慕青道：「狄兄，史大俠等朋友，來已多時，一路想必已經十分勞頓，我想何不立即令人擺上酒宴，邊飲邊談呢？」

狄慕青聞言知意，道：「聞總管怎樣吩咐怎樣好。」

聞文笑應，立即令人擺上了酒菜。

史平一行，計有駝僧、仙翁、小黑炭、商必利五位。

主人方面，是聞文、金成、狄慕青和石氏兄弟，也是五位。

因此聞文吩咐，擺上了個大圓桌面。

接着聞文向史平拱手道：「史大俠是一行之首，請先入座。」

豈料史平把頭一點之後，却對適才代小黑炭講情的那人禮讓道：「請上座。」

這人一笑，轉向聞文道：「聞大俠，我可還沒有試手，也沒報出名姓門戶，請問一聲，這桌上等酒席可有我的座位？」

聞文在史平禮讓這人的時候，已然想到如何與這人答話了，故而在這人話聲一停之後，立刻接口道：「五湖四海皆朋友，閣下自是坐得，試手論級之擧，大可待此席終了再行，但是爲了稱呼方便……」話沒說完，這人似是已知其意，接口道：「我姓伍，字人九。」

滿座中人，却都錯聽了這人名叫伍仞九！

聞文不能不客套一番，道：「久仰久仰，請坐。」

伍人九又是一笑道：「謝坐了。」

說着，大大方方的坐了下去。

適時另外那個看來似乎是和伍人九同路的人，大步走到席間，雙拳一抱，對聞文、金成作禮道：「在下『萬恨生』，亦未試手，也只有終席再說了。」

話聲中，他緊靠着伍人九坐了下去。

這情形，越法使主、客雙方，咸認這自報名姓叫「萬恨生」的人，是和伍人九同行的伴友。

因之誰也沒起疑心，接口互讓而坐。

互讓中，聞文和金成有心隔開狄慕青和商必利，使他們兩個人，一東一西，坐成個面面相對。

其間，萬恨生入座之後，伍人九暗中曾動過疑念，因爲伍人九自己知道，他沒有同伴，是獨來獨往。

當然，伍人九並沒有想到，衆人是誤會他和萬恨生是朋友，其所以疑心，是這萬恨生的來路罷了。

坐定之後，互相敬酒三杯，萬恨生却首先敬向伍人九道：「伍兄適才擧手之勞，而使史兄不罪這位小友，令人欽佩，來來來，小弟借花獻佛，敬你一杯！」

伍人九自然飲過回敬，使主客更認定了他們的關係。

三杯入肚，狄慕青起座開口道：「狄某要接着未完的話，說下去了！」

話鋒一頓，不容任何人接口，已面對商必利道：「狄某敢請商大俠仔細的聽着，狄某所說有關舍弟的種種事情，尤其是那封預先留置的信柬內容！」

商必利嘿嘿笑道：「是是，商某洗耳恭聽！」

狄慕青道：「舍弟預置留爲萬一時的那封信柬，如今已是遺書了，遺書上，開始的一段，狄某唸與諸位一聽！」

說着，狄慕青由手畔取出一封信柬，信封業已折疊的不成形狀了，一望即知，狄慕青必係時時閱讀之故。

信柬展開，狄慕青有些激動了，雙手已顫抖起來。

聞文和緩的說道：「狄兄，冷靜些，冷靜些！」

狄慕青面對聞文，苦笑一聲，道：「這是舍弟留給我的唯一遺物，見物思人怎能不悲！」

話鋒一頓，他强厭着無邊的哀傷和沉痛，唸道：「大哥，這封信是小弟預爲留置的證據，當它傳到大哥手上的時候，小弟必然業已慘遭不幸爲人所算了。

「此地是泰山十八盤下的『浮生居客棧』，小弟在此居留，已有十天，爲的是無意中發現了一件珍物。

「大哥可還記得，那武林流傳已幾百年的『東山寶庫』和開啓此庫的『金星玉鑰』嗎？它被小弟在無心中發現了。

「如今『金星玉鑰』，正在小弟手中把玩，那『東山寶庫』，也近在咫尺，並已決定明晨前往寶庫尋珍。」

話聲停了，狄慕青却早已淚流滿面。

他那雙流淚的眼，掃了衆人一遍，面色沉重的說道：「這是舍弟信中的第一大段！」

接當，以袖拭淚，繼續唸道：「當『玉鑰』到手之時，突有一人自暗中出現，此人自報名姓爲商必利，向弟討索這柄寶匙。」

狄慕青又停了，對着商必利，道：「商大俠，你的名字如今出現在舍弟遺書中了！」

商必利若無其事的問道：「狄大俠可是要商某回答？」

狄慕青冷笑一聲，道：「目下不必，你聽下去好了。」

話鋒一頓，接着又唸道：「小弟與其動手，久戰難分勝負，因而惺惜相引，停搏論交，言語投己，遂相伴而回『浮生居客棧』。」

狄慕青微吁而停下了唸讀信函，又對商必利道：「商大俠，舍弟信中這『惺惜相引』……言語投己』」一句，今日狄某讀來，難禁悲、恨、傷、怨……」

聲調一改，重又唸那信柬道：「小弟在泰山居留期間，認識一友，姓夏名宏聲，人稱『小季布』，是位仁厚忠誠一諾千金的人物！

「據夏朋友說，他也是爲尋『玉鑰』而登泰山，小弟慕其人風範可親，早有一結金蘭之願。

「今既又識商兄，歸後即相約夏兄懇談，訴效古之桃園兄弟，在泰山頂上，義結同盟，留爲佳話。

「豈料夏兄只允許若小弟與商兄必欲結盟時，他願出而爲證，以示事之隆重，但婉拒列名，小弟雖三請而終不得！

「於是選一吉時，由夏兄爲證，小弟與商兄義結金蘭之約，商兄年長爲兄，小弟年幼是以爲弟。」

話又停了下來，狄慕青端起酒盞，仰頸乾了一杯。

接着，目光向商必利一掃，才重唸信柬。

「既結金蘭，即乃兄弟，自是無話不言，夏兄雖未加盟，然亦道志相投，遂共研尋覓寶庫之事。

「時逢山東一境及河南半省奇旱，五穀不生，地裂河枯，夏兄即席相商，云若得珍寶，應盡爲購糧資災之用。

「小弟自是十分贊成，商兄亦頷首而諾，三人立刻商妥方策，分頭按『玉鑰』所示祕文，開始找那寶庫！」

狄慕青話鋒一頓，接着也感慨的聲調，說道：「舍弟和那夏朋友，當無愧於心了。」

說着，目閃神光，盯注在商必利的身上。

商必利並不答話，神色依然十分寧靜，若無其事。

狄慕青冷哼一聲，又接信柬所寫唸了下去。

「一日中午，寶庫終被小弟三人尋獲，果如傳言，滿是珍寶黃金，想及當年，若有這些東西謀求衞國勇士，大宋將何致亡於異族？

「因珍寶甚多，遂商同仍將寶庫封起，回店細思取用購糧的方策，却不料大禍業已暗中興起！

「歸後當夜，商兄悄然與小弟相談，言說夏兄雖有『小季布』之稱，然其本身，却是個無惡不作的僞君子。

「並說他已偵知，夏兄正與一羣黑道人物聯絡，用意不問可知，是在打這些珍寶的主意！

「又說開啓『寶庫』的『玉鑰』，既在小弟手中，則夏兄勢將圖謀此鑰，要小弟愼防夏兄的暗算！」

唸至此處，狄慕青停下話來，冷冷地對商必利道：「商大俠如此關心舍弟，令人感動！」

商必利一笑道：「商某並沒承認那人是我，狄大俠莫要錯認？」

狄慕青也一笑道：「天下還有第二位『羊城魔賈』嗎？」

商必利搖頭道：「怕是沒有了。」

狄慕青道：「那就是囉！」

商必利却正色接話道：「眞的自是只有一個，至於假的，那就難說會有多少的了。」

狄慕青道：「不說舍弟寫成此柬的那個時候，就算現在，商大俠也算不得無敵天下的高手，他人又何必假冒閣下呢！」

商必利搖搖頭道：「這只好去問那假冒商某的人了！」

狄慕青冷哼一聲，道：「這話也是，若眞有假冒商大俠之人的話，狄某自當前去找他說話，不過狄某却十分奇怪，商大俠……」

商必利接口道：「對這件事，狄大俠別再有關聯到商某！」

狄慕青道：「從狄某讀出舍弟遺書起，到現在止，內中並無絲毫不利於商大俠處，商大俠又何必一再否認……」

商必利道：「令弟說那個商必利好也罷，壞也罷，都與商某無關，但那個商必利却不是商某本人，商某自爲說明！」

狄慕青嗯了一聲，道：「這是對的，換了誰也非聲明不可！」

話鋒一頓，接唸那封遺書道：「小弟當時十分不安，不能相信商兄之言是假，又難相信商兄所說是眞，遂暗中決定了個策略。

「泰山『上清宮』中，小弟交了一位年齡相若的三清門下，他法名『涵雲』，是位可靠的朋友。

「小弟與『涵雲』論交，夏、商二兄皆尚不知，此次既然有了這種難分眞假的事情，小弟遂找上了『涵雲』。

「次日晨，夏兄突然不告而去，一去三日始歸，當夜，商兄又悄語告知小弟，言說寶庫左右，已發現了不少的詭譎的人物。

「接着商兄問及小弟『玉鑰』藏處，小弟告知其地，商兄取閱後還原，似已放心，再三囑咐小弟夜來當心而去！」

狄慕青搖頭一嘆，似是自語般道：「以狡狐之智而對一個忠厚之人，舍弟焉能不死！」

話鋒一頓，接着又唸道：「商兄走後，小弟苦思甚久，立即寫成此函，將『玉鑰』帶在身上，悄然飛馳向『上清宮』中拜懇托『涵雲』，請他在一連半月若仍不見小弟之面時，將信送交大哥。

「涵雲慨諾，並誓代守此密，因此小弟才說，大哥若能接獲此柬時，則小弟必已不在人世了。

「大哥，您若接到此柬，祈立刻海角天涯找尋夏、商二兄代弟復仇，其中之一，必然是謀殺小弟的兇手！」

狄慕青唸到這裏，停了下來，說道：「下面還有一小段，是狄某兄弟的私事，與舍弟被殺無干，因之狄某省些時間，不再唸了！」

那史平人雖看來有些直楞，實在說却是一塊璞玉，慧心天生，只是現在還拙於辭令而已。

從入座之後，他一言未發，只在仔細的聽狄慕青唸讀狄文青那封遺書，此時却突然開口，道：「狄大俠，我要問你幾句話。」

狄慕青已知史平不善言辭，因此對史

平直撞般的這種問話方式，毫不覺得無理，反而和氣的答道：「請問。」

史平道：「我是個笨人，但却已經聽出來所有的內情，別人大概更明白了，現在我只要問，令弟呢？」

這話問的可笑，但是狄慕青却知其話意，答道：「舍弟果如他那遺書中所說，已慘遭不幸了！」

史平嗯了一聲，道：「這封遺書，可是『涵雲』道人送到的？」

狄慕青道：「正是！」

史平道：「除了這封信之外，還有人見到過令弟嗎？」

狄慕青道：「史大俠問的可是舍弟的屍骨？」

史平點頭道：「是是，令弟是否遭了不幸，應該……」

話還沒有說完，狄慕青已經接口道：「狄某在『泰山』十八盤下的絕崖內，親自找到了舍弟的屍骨，如今埋葬在祖居的老屋旁邊！」

史平喟吁了一聲，道：「這件事是絕對錯不了啦，那……」

他話聲一頓，掃了商必利一眼，道：「那就只有在夏宏聲和商必利兩人之中，來找兇手了！」

狄慕青頷首道：「狄某也這樣想！」

史平道：「先時狄大俠聲言現在座中的商必利，就是殺令弟的兇手，請問是不是已經有了確實證據？」

狄慕青只苦笑了一聲，並沒有答話。

駝僧適時開口道：「狄大俠，可疑的人有兩個，業已不容置疑，但是若無證據，恐怕不論狄大俠指誰殺人，他們都難心服！

「因此和尚有個提議，狄大俠應該去找那夏宏聲，只要找到此人，不怕那惡毒的兇手再藏頭不露！」

狄慕青却搖頭道：「很難！」

史平慨然道：「我帮你這個忙，立即令人開始搜覓！」

狄慕青拱手道：「狄某深感史大俠千金一言之諾助，但是仍無用處！」

史平說道：「難道那夏宏聲上了天不成？」

狄慕青瞥了商必利一眼，說道：「夏宏聲就算沒有上天，找到他又有什麼用處呢？」

史平道：「爲什麼沒有用？」

狄慕青道：「現在府中的這位商必利商大俠，業巳聲明在先，他沒去過『泰山』，沒結過盟約，是有人冒了他的名姓！「因此我找到夏宏聲後，夏宏聲豈不也可以這樣說，那時狄某又能拿他如何呢？所以說……」

史平接口道：「不對，除非是夏、商兩個人串通殺人，要不是找到兩個人，叫他們面對了面，就能分別出商必利是否去過泰山。」

狄慕青道：「那時譬如夏宏聲指明在座的商大俠，就是去泰山與舍弟結義金蘭的商必利，恐怕商大俠還有話說！」

史平道：「我不相信！」

狄慕青道：「狄某解說一遍內情，史大俠就會相信了！」

話鋒一頓，接着說道：「設若那個時候，商大俠說冒名之人，是經過易容喬飾而去的，這豈非又落個前功盡棄？」

「再說，殺人的現在還不知道是夏宏聲，抑或是商大俠，或者正如史大俠所說，是二人共謀……」

始終沒有開口的金成，適時接口道：「狄兄恕我插一句話，我急欲想知道這一件事情！」

狄慕青道：「金總管請講。」

金成道：「既然至今不能分清是誰殺令弟，爲何狄兄在乍聽到商大俠姓名時，那樣的激動呢？」

史平也道：「我也正要這樣問問！」

狄慕青一字字有力的說道：「因爲只有狄某知道，殺人的是商必利！」

此言出口，衆人無不震驚異常！

但却沒人開口詢問狄慕青個中道理，其實若您熟識世事和人情，您就不覺得他奇怪了。

因爲在一問之下，必將有個結果出來，姑不論這結果如何，當事人必然會怨恨這多問的人，誰願多事呢！

史平可不是這種人，他要開口。可是身旁坐着的駝僧，却以傳聲說道：「二公子，問不得，千萬別開口，靜觀其變吧！」

史平雖有滿腹疑問，只好壓在心頭。衆人久久無人開口，整個大廳中頓時嚴肅了起來。

商必利爲當事人之一，狄慕青又一再明指暗示那殺人的是他，在這個情形下，他有些坐立俱感不安了。

因之他在沉思了刹那後，開口道：「商某有話請教！」

狄慕青道：「商大俠請說！」

商必利道：「商某要問狄大俠，有何指證證明殺人的一定是那商必利！」

詎料狄慕青說出了令人驚心動魄的話來。

他道：「商大俠說錯了，狄某是指殺人的不是『那個商必利』，而是現座中的商必利，也就是你！」

商必利霍地起座道：「狄慕青，這句話你非還個公道來不可！」

狄慕青穩沉的說道：「當然，不過狄某若將公道還出，你那陰謀暗算舍弟的事情，是不是也應該還狄某個公道呢？」

商必利道：「狄慕青，只要你不矯辯而入我以罪，有證據，獲確據，可公諸於在座諸君時，商某自然有公道還你！」

狄慕青冷哼一聲道：「你有這句話，狄某就放心了，如今你請坐下，狄某立即當着在座的英雄們，說出當年之事的經過來！」

商必利嘿嘿笑着，若無其事的重又坐下，道：「昔日事，不論是不是商某人或另有惡徒冒名去的，但狄大俠却沒有在塲，如今竟敢大言不慚，說是能夠說出當年事情的經過，豈非在騙小孩子？」

這話問的有理，因之羣俠有不少人在頷首不已。

那知狄慕青却正色說道：「昔日若有狄某在，你那些手段還能施展嗎？」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商必利，你不要認爲當年狄某沒有在塲，就認爲狄某

無法偵得實情，須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商必利冷冷地接話道：「確是一篇大道理，嘿嘿，只是說來說去，你狄慕青也只承認並未在塲，姓商的現在倒要看你如何自圓其說？」

狄慕青只以寒光烱烱如同利刃般的雙目，注視着商必利，沒有再爲這一句話來反駁或分辯。

片刻之後，狄慕青捧起了面前滿盞酒，向四座一禮道：「狄某敢請在座諸君爲證，先聽個故事！」

話鋒一停，接着朗朗說道：「這故事，前半段已由狄某慘死泰山的可憐兄弟的遺書寫明，此書有『涵雲』道長作證，是眞事，是事實！

「後半段，諸君請聽狄某說個明白——首先須按亡弟遺書中所寫，夏宏聲君突然不告而行，一去三日這一句來開始說起吧。」

話已進入了正題，在座羣俠無不悄然靜聽。

狄慕青字字分明的說道：「夏君的確有過不別而行三日始返的事，那是因爲夏君發現泰山附近，突然來了許多來歷不明的江湖人。

「夏君前往偵窺，已有所得，並獲得實據，那些江湖高手，竟是亡弟盟兄『羊城魔賈』手下的死黨。

「夏君獲得確證之後，回轉『浮生居』客棧，本想立刻通知舍弟，但因商必利未離舍弟左右，夏君遂决定入夜時再向舍弟言明。

「那知入夜之後，舍弟却因已動疑念，惜因不知謀己者是夏君抑或商必利，而預置遺書去了『上清宮』。

「舍弟當夜即歸，而夏君竟未出現，直到次晨，仍然不見夏君踪影，商必利却適時對舍弟說，夏君因陰謀洩露，羞愧而去了。

「舍弟信以爲眞，遂决定與商必利是日取出全部珍寶，就在取寶的當空，舍弟爲商必利所算，慘死危崖之下！」

商必利這時開口道：「好故事只是狄慕青你早巳聲明在先，當時沒有在塲，既未當塲，請教怎知這故事是如此發展的呢？」

狄慕青沉聲叱道：「狄某話沒說完，故事也還沒完，你說些什麼？」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諸位，故事的主幹，大概巳經說得差不多了，還有幾處小節，此時順便向諸君說出，以供推敲之用。

「狄某敢情諸位仍秉全神來聽，因爲若這幾處小節疏忽過去，則全篇發生的這段慘事，就無法了然是非了。」

在座羣俠，泰半互望而頷首，不論這是個故事，還是事實，如今大家都巳被它所吸引住了，無不想能快些知道後面的眞象。

所以他們果按狄慕青所要求的，人人留心來聽。

狄慕青適時說道：「小節之一，當狄某發現舍弟殘屍時，也發現了另外一處天然堆藏屍體的地方，那地方並且已有十三具屍體存放！

「這十三具屍體，經狄某仔細相認，有十具能說出他們名姓，當時，狄某曾聽一位證人指出，死者皆是商必利所約定的死黨。」

商必利忍不住接口道：「不含乎，有了證人啦，請問一聲這證人是誰呢？」

狄慕青理也不理他，接着說道：「小節之一，狄某由證人口中，得知商必利所約的死黨，恰是一十三名，如今死得一個不留，這事就簡單了。

「能殺這十三個人的，只有商必利，由於這十三個人的死，狄某有了判斷，寶庫藏珍，並未全部取出！」

史平這時接口道：「狄大俠，這怎能證明呢？」

狄慕青道：「商必利所以約得死黨的原因，是那時他尚沒有把握，能巧妙的消滅夏君和舍弟，死黨來後，可助其竟功。

「只當夏君被他暗算於前，亡弟爲其慘殺於後之下，死黨巳失功用，反而成了必分珍寶的寃家，這才再施毒謀，將死黨一網打盡。

「就因爲這個道理，狄某判斷，商必利必然不會再使任何人得知寶庫所在，來分他一杯。

「珍寶衆多，重量難計，他一個人，很難運出，況運出之後，仍須隱藏，那又何如放置原處任其隨心取用呢？」

史平領首道：「這個道理想想看是有可能，不過現在經過三年多，他就不能巳經一點一點的都取去了嗎？」

狄慕青十分有把握說道：「不能！」

史平皺着眉，道：「三年多了，狄大俠……」

狄慕青搖頭道：「沒有那麼久！」

史平甚感奇怪的說道：「令弟遺書，不是在三年多前送交狄大俠的嗎？」

狄慕青道：「不錯。」

史平道：「那狄大俠怎麼說沒有那麼久呢？」

狄慕青道：「不但狄某認爲沒有那麼久，並敢斷言一句，那殺人的惡徒，最多才取用過藏寶兩次！」

史平搖頭道：「狄大俠的話，叫我這個笨人實難聽懂。」

狄慕青一笑道：「史大俠再聽下去就明白了。」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舍弟慘死，是已有三年多了，但商必利千算萬算，却沒能算到舍弟死前會有預置的遺書，托交好友！

「因此舍弟死後一個月內，狄某巳獲得遺書，知道了凶耗，又半月，狄某巳到了泰山。

「再半月，狄某因有『涵雲』道長爲助，找到了證人，並在次日就發現了那十三具屍體……」

史平忍不住接口道：「這些都有可能，但和惡徒是否巳將藏寶完全取出，却沒有關係，狄大俠有什麼證據判斷藏寶還在呢？」

狄慕青道：「狄某自接亡弟遺書而斷定其死日起，到發現十三具屍體止，前後僅僅兩個月而已，這一點史大俠有疑問沒有？」

史平搖頭道：「沒有。」

狄慕青道：「狄某發現那十三具屍體後，不忍任這些屍體風乾而化，曾煩及『上清宮』諸道長掩埋，這事自難隱秘。

「況當時狄某已知殺人者是那商必利，自然在話語中，時時恨恨提到他的名字，此時山民也多知曉。

「待狄某運護亡弟遺體歸後，相信商必利會再去取用藏寶，那時他聽到這些傳言，必然會一探究竟！

「首先他會去那堆藏十三具屍體的地方，當發現屍體已失時，他已知危急將臨，自然不會再在泰山居留。

「於是深夜之間，悄悄前去寶庫，取出部份可供他花用甚久的珍寶，然後離開泰山他往……」

史平又接口道：「這一點我也承認可能，但是三年多仍是三年多，他仍然會再去泰山，只是小心一些就是……」

狄慕青接口道：「史大俠，惡徒從那次他離開泰山，就再沒去過！」

史平道：「這可要能證明才行！」

狄慕青頷首道：「不錯，有證明。」

駝僧接問道：「是物證抑或人證？」

狄慕青道：「人物證俱全。」

史平不由揚聲道：「好哇，狄大俠快快說將出來，誰是人證？」

狄慕青却一指史平等人道：「史大俠、陳大俠、大師、甚至這位小朋友，都是人證。」

史平一楞，才待開口，小黑炭和駝僧却不約而同道：「喔！我懂了！」

史平怒瞪了小黑炭一眼道：「你懂什麼？」

小黑炭說道：「狄大俠是指那殺人的兇手，就是咱們這位商爺，若此指是眞，商爺投入公子門中已有三年以上，其間始終沒能單獨行動了，當然，泰山藏寶就無法……」

話沒說完，史平也已經懂了，連連嗯着，狄慕青却在此時，又指出了物證，說出來驚人心魄的話語！

事經小黑炭之口，說出了狄慕青指說史平、陳仙翁、駝僧爲人證之由，一干賓客方始恍然。

史平當然也懂了，一拍小黑炭的肩頭道：「好小子，這次沒丟人，記一功！」

小黑炭順桿爬上，道：「二公子，功不用記了，剛才那次過也免了可行？」

史平一笑說道：「小鬼頭，我答應你了！」

小黑炭自是高興非常，臉上也現出了笑容。

商必利此時却若無其事的開口，說道：「狄大俠，我這買賣人現在的是佩服你了！」

狄慕青冷冷地說道：「不敢當商大俠如此垂青！」

商必利嘿嘿冷笑兩聲道：「天下事巧合的太多了，還是那句老實話，那個去過泰山的商必利，不是我這貨眞價實的商必利！」

話鋒一轉，接着說道：「所以說，不論狄大俠講些什麼，商某一概不知！」

狄慕青也冷笑出聲，道：「那個背棄盟約，暗算亡弟，又慘殺了他一干手下的商必利，是你，現在不必爭論……」

商必利接口道：「本來是不必爭論的事。」

狄慕青哼了一聲道：「不錯，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不容爭論的。」

商必利說道：「狄大俠，你一而再的指說我就是那萬惡的兇手，我已忍耐的够了，最好狄大俠能指出令人心服口服的人證來！」

狄慕青道：「狄某所以指說史大俠等的原故，只是請史大俠等及一干朋友明白，天下巧合的事有，但沒有這樣一般巧合的！」

話鋒頓了一頓，接着又道：「不過狄某在說這些話的時候，也早就知道商大俠是不會坦承此事的，所以還另有人證準備着！」

此言出口，擧座皆驚！

商必利竟也不由變了臉色，有些大不自在起來！

史平此時對商必利動了疑念，道：「狄大俠若還有可靠的人證，何不請將出來大家一見！」

狄慕青道：「泰山『上清宮』道長涵雲，也曾見過商必利大俠，若非泰山距此太遠，實在可以請他作證的。」

商必利哈哈一笑道：「諸位都聽到了吧？原來另外那位證人，還遠在泰山之上呢，商某眞正不懂，狄大俠他這是什麼居心？」

狄慕青道：「商大俠，你別認爲狄某請不來涵雲道長！」

商必利道：「那人呢？」

話鋒一頓，一聲哈哈又道：「設若你狄大俠認爲，商某能隨你安排居留，在此地等你去找來證人的話，那就太自說自話了！」

狄慕青道：「商大俠，若是有人指我狄慕青乃萬惡無義的兇手，我狄慕青却甘願等這證人前來，一清誤會。」

商必利冷笑一聲道：「若人人相同，天下早就安定了！」

狄慕青道：「有此機會難道大俠不願澄清是非黑白！」

商必利道：「商某不能由你指揮安排，若能換個地方，重新計個時間，也許我商必利會不計虧損答應這件交易！」

狄慕青哼了一聲，道：「你知道我不能等待的！」

商必利聳聳肩頭道：「那就恕我無能爲力了。」

狄慕青揚聲道：「不要認爲除了涵雲道長外，就再無人證了！」

商必利誚諷的說道：「有，我知道，還有我們二公子等人！」

話鋒一頓，接着正色說道：「狄大俠，商某爲你這種無聊的邪纏，已經十分不耐煩了，請問一聲，何時才能算完？」

狄慕青道：「此事就要結束了！」

商必利哦了一聲，道：「那眞感激之至！」

狄慕青哼了一聲，道：「商大俠，你可知道那『小季布』夏宏聲夏大俠，他是誰的門下嗎？哼哼！人家也正找你呢？」

商必利暗自心驚，表面上却若無其事的道：「不管他是誰的門下，都與商某無干！」

（未完・卅二）